

天雨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226B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天雨花 卷二

第十六回

老夫人壽盡歸泉府

都御史服滿謁金門

老夫人痰氣盡湧，下半身已冷，勉強說道：『我有幾句言語囑咐，你等須一同在此。』於是妯娌三人及孫兒孫女齊進房中。

夫人床上開言說兩個孩兒聽我論。

『我想此病再無好日，趁我未經昏憤，囑幾句遺言與你。左氏祖宗積德，遺下家園數萬，目今十六個莊子，每莊管下水旱良田，或一千，或二千，共得三萬二千田地，併山場菓木池塘市場等，每年出息約有十餘萬金，皆我與左書二人內外料理。他處總帳一千一繳，每至歲底，我通盤一算，再無侵剋，因此深知此僕可託，信用不疑。帳目現在櫥中，交與長媳收管，凡通算及用度，與二媳會同商酌而行，兩無疑忌。後樓還有三十六對箱櫥，皆係金珠細軟等物，可付二媳均分。還有八櫥家藏古玩，在我房內收貯，亦須檢點，各取其所好者藏之。你兄弟同居甚好，須念祖宗創業維艱，亦非容易，宜儉約即常儉約，不可揮金如土，須傳與子弟，綿綿不絕。』

老人吩咐多少話，兩兒聽說好傷心。夫人拉住維明手，我兒連叫兩三聲，整整養你三十歲，何曾有日兩離分。朝夕承歡多孝順，報父深仇稱母心。蘇家復轉親兄弟，訓誨成名顯左門。養親就誤功名事，母子相依五載春。誰料我今天命絕，從今長別我兒身。

『咳！我蘇氏生於天地之間，所缺的是……』

夫妻不得同到老，其餘諸事稱心。壽年八九非天，單單難撇我兒身。我死之後兒服滿，再行出仕做公卿。愛民潔己報君國，莫負傳家忠孝名。夫人說罷雙流淚，大爺好似箭穿心。老夫人又叫次子：我兒聽我一言論。幼年繼你蘇門去，天從人願得回程。汝兄友愛兒須敬，彼此同居永莫分。汝兄做人多正直，不是灣曲算小人。桓氏嫂嫂多賢德，女中君子有才能。再無異心休疑忌，他管家園不差分。但你大兒人一個，豪傑生來是性成。處家算計全不諳，我兒此事勝他身。外邊事務經心管，莫被人家暗裏侵。二爺拭淚惟應諾，又叫兩媳近前臨。你們妯娌如姊妹，同心合意掌家門。我房四個丫環女，可將擇配嫁夫君。諸事照前休更改，賞罰分明待下人。相夫教子爲賢婦，嚴明家法守閨門。二媳流淚稱領命，又叫孫兒孫女們：排立牀前心難捨，祖母今朝別你們。回頭說與周氏道：還須待女要平心，好看敬順人兩個，我歸泉壤得安寧。有我在時多方護，在我房中三載春。我死怎得還相顧？兩媳聽了好傷心，回言母親心休念，自有孩兒兩個人。管叫二女平安好，夫人又復叫儀貞。回對孩兒來說道：此女將來若長成，必須擇一真佳婿，子女婚姻要細心。言罷又呼賢姪婦：可憐孤寡一雙人，數年在此多怠慢。伏維姪媳莫存心，兩個嬌嬌存心好，料然再不把你輕。閒言閒語休氣惱，自家保重自家身。兒媳四人齊答應，大媳申氏淚如傾。口叫伯婆多感激，孤寡多年受惠深。但願伯婆身便好，長享人間富貴春。老人此際無言語，苦熬房中大小人。二人再把參湯進，看看日落點銀燈。晚膳擺在中堂上，丫環來請主人身。二人搖手稱不用，眼淚難乾苦十分。桓氏夫人來房內，低言相勸丈夫身。三日未曾眠一刻，水湯小進又焦心。君家不可來如此，許多大事在君身。若有疾病長和短，反做無邊大罪人。親取參湯來奉上，再三相勸不停聲。維明難却夫人意，只得依他領了情。低言說與親兄弟，可去吩咐衆家人。齊集二廳休去睡，看來不保到明晨。此時二月十四夜，月照中庭亮似銀。一更鼓罷交二鼓，只覺陰風滿室生。聽得喉中痰不絕，衆人急走近牀門。兩邊帳幔高懸挂，維明兄弟叫兩聲。母親還有何吩咐，甦醒連連那住聲。夫人却又開雙目，遍視床前多少人。兩行珠淚腮邊挂，欲叫親兒難出聲。眼睛睜

看無方法，魂魄悠悠赴鬼門。

享年七十有二，終於萬曆四十年，二月十四日，亥時三刻。

大爺連叫全不應，手捧娘親再看明，叫聲我母真去了一口丹田氣上昇。兩手撇開暈昏去，長城跌倒泰山崩。合房人衆號啕哭，驚壞中堂婦女們。

左書在二廳，聞得內中聲息，忙到中堂，聽得一片哭聲。又見二爺連連頓足，只叫：快救醒大爺！衆婦女上去攙扶，那裏扶得他動。

夫人急得魂不在，連連哭叫相公身。二爺大慟來扶抱，長吁短嘆醒那停聲。左書一見魂出頂，分開衆婦上前行。與二爺一邊一個扶了起來，夫人忙取參湯灌下，原來他接連三日三夜，未曾閉目，未進飲食，又何等焦心。今見老夫人一死，因此氣逆暈倒。

今得參湯扶元氣，悠悠甦醒再還魂。分開左右人一衆，轉步牀上看母親。撫屍痛哭雙趺足，果然長別不回程。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存。不如也赴陰曹去，地府黃泉侍二親。二爺扶住同號哭，一班女眷動悲聲。左書哭了多一會，回身相勸主人身。許多大事全未了，都仗擎天柱一根。大爺自愛休哭了，還當分付怎樣行。大爺聽了方止淚，開言便問左書身。

『汝外邊有多少銀兩？』左書道：『還有二百十五兩。』大爺向夫人道：『可速到中堂兌銀五千，交付左書。』

『又對致德說道：』今夜且停於榻上，候明日入殮。『忙着家人喚工匠，做其孝器莫稍停。夫人取出銀和兩，家人兌足用天秤。交付左書人一個，大爺分付說原因。』

『天明了，買辦人檢應用之物，併訃報各處親友。三日之後，成服開喪。』左書領命去得快，支派家童一衆人。一宵鬧到天明亮，東方發白鳥飛鳴。個個工匠做得快，內棺外槨盡完行。

休說別樣，單只麻布白布，裹城內收了一空，喚了百名成衣匠，趕做孝衣。左門詩禮之家，不尙浮奢，不用僧道，以鼓樂下材，內棺外槨，停在正廳，訃帖合城投遞。二月二十四開弔，合郡鄉紳，併督撫地方官，諸親鄰，右弔奠者，紛紛如蟻。

二人還拜無休歇，晚間草鋪伴亡靈。大爺更比二爺苦，骨瘦如柴，脫了形。家中大小都憂慮，看他消瘦不成形。倘生疾病如何好？苦壞夫人桓氏身。參湯日日來傳出，左書相勸大爺身。六月初一來舉殯，開喪發訃起身行。諸事俱遵古禮，守廬二十四月，直到滿服了，方得回家。

按下孝子收堂事，且說家中一段情。遵守老夫人言語，樓上金珠對半分。

桓夫人作主，將衣衫首飾提些出來，送與申氏。二夫人不好阻礙，暗暗不平，將老夫人平時衣飾，各取新者收去，舊物盡分與丫環。將秀屏紫簫秋荷，七月內都配與單身童僕，惟有桂香抵死不嫁，夫人亦聽之而已。將兩個姪女，住在自己東院，日間在西院攻書，時時照顧二夫人，因致德不在一處，終日煩惱，懨懨成病，無心照管家事。大夫人當家，井井有條，人人敬服，每年春秋兩祭，到坟前夫妻一見，早又過了二年。

萬曆四十零二歲，個個人人長二春。永正公子年十四，聖婉年交十二齡。德貞等衆皆十歲，孝貞十六長成人。其時三月內，二人方始回家。

在坟與母還相近，回轉家中更痛心。風景不殊人事改，院冷堂中少一人。怕看中院門兩扇，晨昏猶憶內中行。二夫人見夫君面，方才漸漸病離身。維明總是心不悅，無聊終日悶昏昏。勉強訓誨親生女，僚友親朋不大親。

晉家送日過來，明年正月十三日，要娶孝貞完婚。左書料理妝奩等物，度過殘歲，吉期已到，小姐年交十七，十分華麗，嫁過晉門。此時乃萬曆四十三年，因忠順番王遣使進貢，天子想起左維明之功，下詔湖北督撫存問，督撫覆查得左維明母亡服滿，閒住在家的，天子降詔，應與恤典，即詔兄弟二人來京陛見。早有宰相方從哲，

皇親鄭國泰幾番諫止，君王不准。

部中連夜行文去，提學襄陽府內行。府縣出郭忙迎接，一行到了左家門。差人左府忙通報，老爺二位接綸音。伯仲忙忙正冠帶，詔書讀罷謝皇恩。撤去香案來敘禮，吳提學便說原因。奉旨特賜三壇祭，主祭之人是弟身。次日到墓來祭畢，大人復命進都城。維明當下回言答吳兄，今日聽原因。自從老母身亡後，抱恨終天最痛心。願守先人坟墓老，以盡爲人子者心。弟當具本來覆旨，提學開言勸說云：大人此意真差了，現今服滿已三春。揚名顯姓方爲孝，故園空老不相應。王陵母死曾歸葬，大人休起這般心。府縣衆官都相勸，一巡茶罷起擡身。二人先到坟堂內，官員奉祭到來臨。誠讀祭敕排祭物，合郡鄉紳總到坟。次日左家排筵席，御賜鄉紳陪祭人。王命在身遲不得，分付家人大小情。

維明欲請申氏嫂嫂同行，大娘不捨，小姐願住家中，因此託申氏照管內事，左書照管外事，每年將出息寄送來京，兩房各點了些僮僕隨行。

擇了二月十二日，良時吉日起行。在路行來一月半，到了通州一座城，進城驛館停車馬，先使家人上帝京。要尋一所寬大宅，回來復命主人聞。

尋遍京師，只有十年前那所房屋，至今無人敢住，鬼祟吵鬧，依舊空閒。徐大戶時常收拾，十分齊整，只住得大爺一房那大戶，又起了一所房屋，比江陵故宅，略略小些，也有園亭池館，就在一條胡同內，止隔得數家門面。有一家姓張的，正典出七百紋銀，他還不肯小的去時曾對他說：「留下宅子，待我們來一齊典他。」因此十分歡喜道：「若兩所齊典，那新屋就是七百兩也肯。」

因此屋宇雖看下，大爺主意若何行。維明便乃將言說，不能一宅住安身。且喜有屋多相近，暫行分析幾年春。二爺聽說言正是，仕途不比在家庭。

二人先行起馬，家眷交與公子隨後進京。

二人赴朝來見駕，君王猶未出宮門。百官都在朝房候，會着當年好朋友。黃王趙杜人四個，盡皆顯職在朝門。王正芳爲大理寺卿，杜宏仁爲翰林學士，是正三品。趙聖治爲工部尚書，黃持正爲右都御史，是正二品。握手深深言不盡，由上金階拜聖君。天子慰問多恩眷，聖朝垂見棟梁臣。敕命維明歸原職，又詔江都一縣尊。問聲吏部何員缺，吏部尚書啟奏君。臣部考功員外缺，卽時授職特加恩。兄既有功親及弟，君王厚賜重加恩。

次日家眷到來照前住下，公子住晚翠軒。先生在正心堂慎思堂，原是大爺的書室，兩位小姐就住當年老夫人房內，衆家人照常安住二房，搬進新宅。那王先生在家已經辭去，衆家人因考夫人去世，小主人都改稱老爺了。

上朝部院公事畢，午間方始轉家門。黃杜趙王來拜望，御史殷勤接上廳。大家禮畢平身立，轉過公子五人身。趙公子十五歲，名夢魁，字步青。杜公子十三歲，名順卿，字起孝。王公子十二歲，名禮乾，字用九。黃大公子年十五歲，名斌，字遠侯。二公子年十四歲，名毅，字宏學。只因其父皆是總角之交，故各帶其子上門拜見。

五位公子來行禮，維明扶住叫平身。細看五位佳公子，王杜趙的貌出羣。文質彬彬多禮貌，只有黃家是庸人。維明當衆開言道，不意諸郎盡長成。又添幾位女公子，趙尚書便說原因。弟今現在惟此子，尙有小女十二齡。大理寺道止此子，尙有兩女在閨門。杜公亦云只此子，持正還多女一人。大家便問左御史，回言我止一兒身。還有二女年俱幼，使命書童喚秉衡。出來拜見行禮罷，又見諸家公子身。一巡茶罷收盤去，左家公子起抬身。邀請五人書房去，正心堂內共談論。維明問起朝中事，四人一一說其情。朝中首相方從哲，是個妨賢病國臣。更有外戚謀不軌，貴妃宮女兩同心。

『前年有武人王日乾，奏鄭貴妃與姜內相請妖人王三詔，在家詛咒天子太后，並東宮太子，刻木爲像，釘

釘其目。皇上大怒，因方從哲棄向高分解，遂寢其事。因請貴妃所出的福王治國，常言螻蟻不鑽無縫之階，奈何此等事，俱置之不問，只怕將來奸謀迭出，愈無忌憚了。」

況且宰相方從哲庇護奸臣鄭姓人，國英孫氏來趨奉，今爲吏部侍郎身，更有令親周通政，鑽他門路，故遷陞弟等也。上封章奏留中不發，枉帶心。左公聽了無言語，言談一會告辭行，又到致德家中去，兩家邀請甚殷勤，請個西賓他姓蔣，閒暇時常來往行。正當四月初夏了，詞中單說鄭皇親。

見左御史入朝，好生不悅，暗思此人在朝，我等有爲，必多牽制。

可奈天子來詔進，累次攔阻不能行。想我區區人一個，乃是當今國舅身。兒喚有權大司馬，廣交心腹在朝門。姊姊宮內爲皇后，首相方君一路人。區區常想謀尊位，要去東宮太子身。不意左公來朝內，欲待施爲恐此人。敢作敢爲多才智，叫我如今怎樣行。

他昔年曾奏天子停止礦稅，我如今奏要復開。

明朝當面翻他眼，他若無言不則聲。當然畏我多權勢，將來便可肆橫行。此乃指鹿爲馬法，趙高試探衆朝臣。於是想得停當，當朝啟奏聖明君。臣今爲國匡時政，伏望陛下納其情。

『近日邊關用兵，錢糧糜費太重，庫藏空虛，臣實憂之。欲思富國之法，莫妙於當年之開礦抽稅，奈何御史左維明妄言停止。微臣思此實大利國家之事，願陛下降旨，復開礦稅，以實府庫。』

天子聽言來，准奏惱了西臺風憲人，誰人起奏復礦稅？臣請先行斬此人。礦稅之弊言難盡，願聽微臣細細陳。聞得昔年開礦稅，貂當使徧乾坤。盡言天子爲商賈，擾攘紛紛實病民。雲南民把楊榮殺，蘇州民殺姓黃人。辱國害民非善政，豈可今朝又復行？國恩停止多年久，咸感君皇莫大恩。

『臣聞富國不如富民』

括斂民財充府庫，怎使乾坤天下寧？小人爲國務財用，請斬當朝興利臣。御史奏罷一席話，殿前呆了鄭皇孫。神宗天子無言語，半晌之間降玉音。左卿所奏誠不謬，礦稅終爲不可行。國舅低首多慚愧，轉過當朝一宰臣。適才所奏開礦稅，實然利國利民情。當日舉行這件事，珠玉金銀庫滿盈。自從奏請停止後，府庫空虛國漸貧。今日復開誠美政，爲何又復阻撓行？從哲殿奏方才罷，君王未及出言論。御史聽了奸臣語，難按心頭火焰騰。喝聲從哲住了口，安得當朝欺聖君？你道利民兼利國，昔日開時天下行。既然利益諸百姓，紛紛民變爲何因？你今且自陳其故，果然善政自當行。從哲聽了心中怒，開言便叫左維明。雖是民心多不喜，實能富國庫充盈。邊庭常自刀兵動，耗費錢糧無數金。總然礦稅非善政，也合從權行一行。御史聽了冷笑道：好個當朝宰相臣。常言民乃邦之本，本固邦寧汝可聞。金銀珠玉庫充盈，逼得四方鬧紛紛。此亂錢糧費多少，散處多來聚處少。腹心俱病怎安寧？非但不能成富國，愈令空虛國更貧。奸臣誤國今如此，言罷回身復聖君。願王速退方從哲，如此妨賢病國臣。豈可用之爲元輔？混淆聖聽亂聰明。神宗天子開言道：左卿所奏不差分，自古財聚則民散，礦稅終爲不可行。

『但方從哲入閣三年，實心從事，輔佐朕躬，若說妨賢病國，恐亦不能，卿且勿輕詆大臣。』

君王起駕將朝退，纓輿回轉正宮門。一衆朝臣都退出，鄭方兩人氣難平。竟投政事堂來到，文武百官盡來臨。國泰自居爲國舅，方相朝南坐定身。百官左右來列坐，內中獨少四朝臣。

鄭國泰道：『不想老左那廝這般放肆，把我們當庭羞辱，那裏氣得他過？今日偏要着他們進來，也凌辱他一番方快。』

於是喝令人去請，國家政事要商行。於是四人仍復轉，敝爵尊卑坐定身。方相一見心中怒，勃然變色說緣因：『我爲百官之長，在政事堂中議事，百僚集齊，爲何你四人，竟是回衙？』左御史道：『議甚麼國政？還是與國，還是殃民？』大理寺道：『也未必有甚政事，我等到衙門辦事要緊。』鄭國泰道：『甚麼辦事要緊？不過與』

左維明合爲一黨，要驅逐元老，謀奪相位耳。」杜翰林笑道：「謀奪相位，還是小事，不似你與方從哲援爲一黨，欲改家爲國，謀奪君位也。」趙尙書道：「你等互相首尾，成爲奸黨，如何以我們爲黨乎？」國泰怒道：「你等三人，不過是跟老左之輩，誰與你鬥口？」

在旁你等多言語，今朝當問左維明。現言府庫不充足，汝今礦稅不堪行。請教大才何策展，能令富國與安民。御史聽了一席話，不禁微微冷笑。汝既前來請教我，自合虛心側耳聽。大凡利國安民事，必要先除奸佞臣。若有佞臣來當道，安能不亂錦乾坤。勒索各鎮貪財賄，蠱惑君王禍藏心。聚斂民財坑百姓，四方激變起刀兵。若把亂臣來削去，自然國泰萬民寧。目今却也無荒政，不過出了兩奸臣。

「此二臣罪不容誅，且其家私，盡是民脂民膏。今之善策，惟有籍沒二人家產，以充足庫藏，自然國用豐饒，梟其首，自然萬民稱快。」

非惟國泰民安樂，且多善政在朝門。此卽左某之愚見，諸公盡皆聽分明。兩人一聽重重怒，拍案高呼立起身。從哲道：「左維明你不過是一個御史，二品官員，怎敢這般放肆，把我們如此奚落！」御史哈哈笑道：「御史不放肆，誰人放肆？汝等可知解豸之性，遇邪則觸？我等冠此冠，服此服，故但知觸邪而已！又安知什麼元臣皇親國戚乎？今日之言，便算奚落了麼？只怕將來還不止於此。」

言罷之時離坐起，手指奸臣兩個人。鄭國泰有何能德？仗姐在宮作貴人。既居國舅邀恩寵，自合忠君愛國民。方從哲既爲元輔，當調鼎鼐宥蒼生。豈知援引爲一黨，廣交心腹樹私門。我如浪朝居林下，你等奸謀方可行。今旣在朝爲臺諫，豈能坐視不開聲。若能從此來收斂，端方正直立朝門。自然做你當朝相，若還仍復亂胡行。稍有風吹併草動，叫你認得左維明。不別而行齊出外，氣壞奸臣兩個人。咬牙切齒聲聲恨，慢慢想法處此人。且談御史理事畢，從人擁護上街行。往前走不多路，忽然數騎面前迎。馬頭一連塵灰起，是誰冲道亂胡行。

只見馬上一人說道：『我乃國舅鄭府下的堂官李大爺，從不知避那個的道！』維明大怒道：『何物家奴，焉敢放肆？』

叱令左右扯下打，拏了家奴性李人，按倒街心三十板，打得皮開鮮血淋。街坊百姓來觀看，人人稱快喜歡心。可恨老李那奴才，倚仗皇親之勢，每每出來耀武揚威，宛然是一位官長，欺壓平民，十分可惡。

今朝打這三十板，滅盡威風羞煞人，不說維明回私第，詞中單說性方人。

他有二子，長名古學，年方二十四歲，乃是蔭官，現任中書。次名方甲，年才十六歲，尚在讀書。從哲回家與二子商量，備言受了左賊許多惡氣，須報此仇。況此人在朝，那裏還有我等門面，倚恃天恩隆重，狂妄非常，大都要做甚麼忠臣，所以與我等就如水火。又且自居臺諫，敢作敢為。今容他在朝，其實我們寢食多不得安務，須算計一法，若不害他性命，也必得逐出朝中，方得安穩。

方甲聽了微微笑，父親且自慢焦心。孩兒廣有奇謀計，分明好似智多星。待兒慢慢行一計，管把冤家離眼前。不言從哲心懷恨，詞中又說鄭皇親。

却說神宗天子，十幾登基，今已四十三年，年紀五十三歲。鄭貴妃長天子三歲，鄭國泰止少貴妃一年，今已五十五歲，所生一子，名叫有權，還有一個女兒，嫁與石將軍為妻，有權此時年才二十一歲。這日回到家中坐，心中惱怒十二分，來了有權親生子，抬頭一看問緣因：

『你老人家每日朝回，歡歡喜喜，為何今日這般不樂？』國泰嘆道：『不須提起，且坐了與你細說。』就把方纔朝內事，從頭說與有權聽。如何算計一妙法，害了斯人方可行，有權聽了微微笑，你今說話不聰明。

老左在朝為官職，安能管定鄭皇親。

『若說要害此人，只怕你老人家未必能夠。一者他到朝中，方纔一月，並無劣迹；二來他是當今得意重臣；

三來我曾聽得孫國英說他從幼機謀出衆，膽量過人，又有一手絕精的拳棒，如何設計害他呢？」國泰道：「難道就白白受他這惡氣不成？」

二人正在來談論，走進堂官姓李人，奴才見主廳上坐，一溜一拐到廳來。近前跪下來哭訴，小的今朝苦不輕。有權公子見談畢，誰人敢辱你當身守才應道：非別個，就是御史左維明。鄭府威風都滅盡，叫我如今怎做人？要求主人來出氣，今去請教左維明。國泰聽了心煩惱，默默無言自忖論。思想此賊因何故分明把我事來尋。

便道：「莫說你受了他的氣，就是我自己還受他一肚皮氣，正是沒有出處呢！你們若見他來，迴避便了。」當時議論多一會，有權辭別轉回程。他爲兵部尙書職，另有高衙私宅門，交接內臣人兩個，劉成、龐保是其名。一朝父子廳上坐，請到龐劉兩個人，引到密室來商議，喝令家丁盡出門，止留守才人一個，有權親信一家人。其人姓馬名三道，乃守才的乾兒子，六人商議謀害東宮。國泰道：「我有一計，即今去尋一個敢死之人，與他聚木棍一條，叫他巡闖入慈寧宮內，逢人便打，若遇太子一棍結果了，豈不爽快？」

有權聽了微微笑，這般計策怎生行？太子宮中人無數，豈容持棍進生人？國泰聽說回言道：我兒不曉事，何因？「不過先試試這班朝臣並當今皇，看他如何辦理？若得朦混，將來就好下毒手了。」劉成道：「國舅此言甚是，但那得有這一個敢死之人，差他前去？」李守才道：「小的有個女婿，姓張名差，爲人剛直，遇事勇敢，兩膀有千斤之力，原是蘇州人氏，現今在小的家中間住。」國泰聽了大喜，便令馬三道去叫他姊父進來。三道奉令忙忙去，家中喚了姓張人，同至鄭家密室內，國泰抬頭看此人，身長六尺多，雄壯短鬚，一口貌猙獰。叩首見了人四個，國泰開言問事因。

「你就是張差麼？」張差道：「正是。」國泰道：「我素聞你勇敢有爲，今有一事用你，若做成了，一生吃着不盡，不知你敢去做麼？」張差道：「不知國舅叫小人去何事？」國泰遂對他說了一遍道：「你可有這膽」

氣否？」張差道：「打是不難，只怕被人拏住，豈不白送了性命？」有權道：「你裝做瘋魔之狀，不要說出我們姓名來，指東話西，朦混過了。怕他做甚？」龐劉二人道：「張差你不要害怕，若得打死太子，我們救得你的性命，還包你一生受用不盡。」張差道：「如此說，小人放胆去打便了，可只要你門四位老爺照顧。」

國泰父子心歡喜，龐劉辭別轉回程。慢表奸臣施毒計，且說來朝一段情。神宗駕坐金鑾殿，文武百官進朝門。淨鞭三響人聲寂，黃門官上奏明君。東宮太子來見駕，君王宣召進金門。三跪九叩來朝拜，儲君啟奏一椿情。

「昨日薄暮，忽有一男子手持棗木棍一條，直闖慈寧宮，打傷守門宮監，幸而人多齊上，將他拿下，故臣將此人親解入朝，乞父皇定奪。」

那人勇猛持木棍，有似瘋魔一樣形。拿住問他名和姓，支吾亂道不分明。

天子傳方鄭二人諭，以此事必有主使之入，謀殺太子。鄭國泰不覺面容失色，奏道：「此人敢於青天白日之下，如此胡行，自然是瘋癲了。」方哲聽了，心中暗想，此必是國舅等所為，再無別人，便奏道：「此人必是瘋魔，不知進退，斷不是爲人指使，請傳旨把那人殺了罷，不必窮究了。」

天子未及開聲言，轉出西臺風憲臣。

奏道：「此等謀逆之事，豈有不下三司審訊之理？即使是真瘋魔，亦須審實，方可正法。若竟含糊不究，或其中果有異說，則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施，將來奸謀迭出，誰有忌憚？」

神宗天子聽奏罷，左卿所奏不差。分將這兇犯即付你，曾同大理姓王人。二人領旨平身訖，維明目視鄭皇親。面上顏色多更變，再看從哲氣不平。御史暗暗心中想，定是鄭賊不差分。當時皇帝回宮院，鈞天樂奏退朝門。方相便到朝房內，聚集官僚文武共。各官互相紛紛論，有的說是蓄謀心。有的說是真瘋子，只有維明不噴聲。袖手旁坐微微笑，只看朝南二佞臣。

鄭國泰見了心中害怕。方從哲道：『據我看此事，決非有甚主使，御史可體上天好生之德，不必蔓引株連了。』維明道：『尙未審訊，閣下何以見得便是瘋魔？無人指使！我們既奉旨訊問，自當實心研究，豈可含糊？其中若有逆謀，則天意亦不能赦宥，何傷於好生之德乎？』

但看此輩真堪笑，胸中豈止一條心？苟將此事含糊了，就思下手害儲君。御史說過一席話，呆了皇親國戚人。當下衆官無言語，各人散出盡回程。國奏父子心忐忑，忙差馬李到衙門。看審張差如何說，二人奉命急行程。單說左王人兩個，刑部衙門來到臨。大堂公案朝南坐，提到青宮槌擊人。二人奉命開刑具，刑部尙書問事因。那方人氏何名姓，爲何持棍到宮庭。慈寧宮在深宮內，何人指使你來臨。打傷守監來闖入，心中想把誰人打。須當據實將供吐，若有虛言即動刑。

那人道：『小的張差，蘇州人氏，昨李岳父來馬三舅同我到個甚麼街上，有一所大宅子，我隨了進去，那老公與我一頓飯吃，付我一根棗木棍，着我去打的。』左維明道：『李岳父馬三舅叫甚麼名字？那街道上的宅子，東西南北，在那一方？與你棗木棍，是叫你打誰人？』張差道：『小的不是京中人氏，也不曉得李岳父馬三舅是甚麼名子，也不認得東西南北，也不知叫我持棍去打何人。』

二人聽了重重怒，既然持棍入宮門。自是有人來指使，緣何不曉姓和名。分明故作癡呆狀，假做瘋狂語不明。叱令左右來夾起，套上夾棍便收繩。張差被夾熬不起，口中連叫願招成。

『兩個太監與我棗木棍，叫我去打太子的。』他說道：『你先去衝一遭，遇見一個，打殺一個，若打死了太子，還你一生吃着不盡，總然打出事來，我們也救得你。』是這般言語。正芳道：『李岳父馬三舅並兩個太監，可知叫甚麼名子？』張差道：『這個小人不知。』維明道：『那街上的宅子，是如何門戶？兩太監約有多少年紀，是怎生模樣？既經同事，難道你覷面見他，也不知道麼？』張差道：『二人同小的去時，天色已晚，到門前低頭

走進，不能看見如何門面。進到裏邊，酒飯已擺停當，小人正吃飯時，那兩個太監立在外邊，分付這些言語，其實小人不曾看見他如何相貌？」正芳道：「那李岳父馬三舅，難道你也不知他如何模樣麼？」張差道：「若是說那兩個的面貌，却不方不圓，身軀不長不短，年紀不老不少，語言非南非北，其實我形容他不出呀。」

御史拍案心大怒，奸民滿口亂胡言，叱令左右再夾起，張差死去又還魂，口稱老爺願招了，依然原是方才話，並無半句是真情。供完又作畫魔態，手舞足蹈不曾停。刑部尚書微微笑，回頭說與止芳云：反覆數次皆如此，奸民狡語不招成。且將兇犯收監去，來晨再審若何情。正芳聽說言正是，且行收禁再處分。維明說與大理寺，晚來閒暇到寒門。正芳應諾回身轉，一同拱手出衙門。尚書上馬回身看，衙門閃入一八身。昔日衙房曾犯道，分明認得守才身。必是主人使他到，定然做賊把心虛。未知此事如何審，詞文至此且稍停。

第十七回 左御史巧計審張差 方中書事急誅賈妓

接上話文重說起，早言御史轉回程。心中暗想鄭國泰，差遣家人看審形。明是守才人一個，閃身走出部衙門。急刻去報奸臣曉，必來叮囑姓張人。

隨即出一諭單，傳與獄司，不許閒人入內。

按下慢言都御史，再說家人姓李人。回家告說張差事，裝做瘋癲審不明。已經收入監中去，國泰聞言喜不勝。若得張差來咬定，料他無處得真情。

但須囑付他一番，明日不要改口方好。遂令李馬二人前去，見有諭文，不許放進，只得回覆。

國泰聽說心中恨，不說奸臣心內事。詞中再表左家情，正值黃昏天色暮。報到王爺來到門，書僮忙把香茶獻。御史分賓說事因。

『今早承審之事，反覆混供，不得實情，如何覆旨？不知王兄可有高見，令其供吐實情否？』正芳道：『據小弟看那張差，只怕真瘋，也未可知。』

維明聽了微微笑，王兄今日聽原因，若據小弟來看起，定有同謀，主使人懸揣那人非別個，莫非國泰使奸心，今夜略爲施小計，管使張差吐實情。

『必須如此如此方可，待小弟裝做國泰，老兄權充小弟，到三更時分，帶出審問，便不是鄭國泰，亦必得個真情。』正芳笑道：『此計妙甚。』

維明分付排夜宴，譙樓早已起初更。言來語去清談講，行令猜謎歡笑聲。二更時分方散席，兩人便就換衣衿，廳前不點光明燭，紗燈兩盞掛梁門。

『着家人到獄，將張差帶出，只說是私衙審問，他若問時，只如此回答便了。』維明對正芳笑道：『兄在此少坐，待張差到了，小弟却來拜訪。』

正芳笑諾廳前坐，左都御史下階行。就在門房來等候，須臾帶到姓張人。張差不識爲何處，一程押在大廳門。擡頭看見官一位，紗燈之下不分明。張差私問家人道：此間却是甚衙門？

家人道：『這就是日間在刑部堂審你的那左老爺，因鄭皇親要託我們老爺甚麼言語，因此把你帶進私衙審問，還有日間的那王老爺，已去請去了。』家人話才說完，只聽得外面報道：『鄭老爺來了。』正芳忙令左右把張差押入廳廂房內看守。

衆人答應一聲，押了張差便轉身。一同來到廳廂內，張差悄悄看分明。遠遠燈籠來照路，廳前御史降階迎。當時來了官一位，依稀國泰一般形。二人到廳行禮罷，兩邊交椅坐主賓。張差探首來窺望，只見那國舅開言先出聲。

只見國舅對左御史拱手道：「御史公，現今張差一事，都是小弟聽了兩個太監的胡言，只想打死東宮，誰知謀事不成，被獲發訊。雖則張差詐瘋，恐怕嚴刑供出，使我滅門。故特寅夜造府而來，乞念平日同官，救我一救，則萬代啣恩，感激無盡。」說罷，即起身跪下。只見御史慌忙扶起，說道：「鄭老皇親，我等既同一朝，豈不照應？但這件大獄，我一人可擔當不起。」

我等奉旨來嚴審，公事公辦，弊怎行？叫我何方來救你？國舅開言，又說因。

「御史公若果肯垂救，只消今夜處死張差，明日叫司獄遞呈滅口，此事便解。」

御史聽說微微笑，雖然國舅這既說處死張差，容易事，恐傷天理不該行。張差又未供明白，詐作瘋癲話未明。算他好意爲你計，如何反害他殘生？

國舅道：「這也說不得了！況張差詐瘋，也是我等指使，沒奈何只求處張差一人，便救了無數性命。」御史聽了笑道：「且待我再訊張差，他若主意要害東宮，情真罪當，立當處死。如內有委曲，還須商酌而行。」只見國泰又打一恭道：「全仗全仗，務求處死張差爲妥。」

再三再四哀求，御史方才應一聲。皇親權喜連連，謝了作別便回府。御史送出皇親去，說壞張差一個人。所言句句聽明白，原來老賊這般行。我才挨了兩夾棍，堅心不吐這真情。詐作瘋狂原爲你，誰知你反喪良心。嗚呼！御史來害我，今朝要取命殘生。若依這樣來看起，我必當堂招出他。張差正在心中想，又聽司關報進來。大理王爺來到了，匆匆走進二公卿，兩公多是尋常服，大理左右坐分賓。張差側耳來細聽，御史開言說事因。

「王兄可知鄭皇親方才到此，他託弟一事嗎？」王爺道：「小弟不知。」御史笑道：「原來張差，乃是鄭皇親所主使，欲害東宮。如今事破，怕張差供出實情，故囑小弟連夜將張差處死滅口，以救他身家。再三懇求，小弟無奈，只得應允。不知王兄意下如何？」王爺道：「據張差膽敢持棍入宮，也未必國泰獨自指使，未便

深求，今將張差處死，已覺情真罪當，但今夜如何結果他性命呢？」御史道：「方才提出張差，正要候兄同審，正值老鄭來，故暫押在廂房。那廝要用棍打死東宮，如今結果他，也用棍便了。」遂喝左右取刑仗伺候，帶上張差。

左右一聲答應，高張差頂上走真魂，鍊條悉索牽出，當廳雙膝跪塵埃。二人即便開言道：張差你且聽原因。諒你不過一百姓，怎敢無知大膽行，手持木棍窺宮禁，要打東宮太子身。鄭公雖說是指使，你今並未吐真情。方才國舅親來到，恐你吐供害他們，囑付今夜來處死，此時要取你殘生。言罷之時呼左右，把他擊下剝衣衿。重打一百頭號棍，處死奸民禁胡行。左右答應齊走上，廳前按倒姓張人。張差大叫呼冤枉，今朝害我鄭皇親。是他主使爲此事，又令事破諱真情。不指望他來救我，反致送我命殘生。伏望青天來剖辯，主從分清定罪名。左都御史微微笑，聽汝所供好不明。

「早上問何人指使，你道李岳父馬三舅，併兩個太監，都不知他的姓名，又不識得面貌居址。領你吃飯之人，尚不認，如何扳鄭皇親來？」張差道：「那都是小人混供，那幾個人，怎麼不認得？李岳父是我的丈人，就是鄭府的堂官李守才。馬三舅是李守才的乾兒子，是兵部小皇親的堂官，名叫馬三道。那兩個太監，一叫龐保，一叫劉成，與小人飯吃的，如何不認得？小人好好在家，憑空喚到鄭府，哄做這事，說案破不妨，包我一生吃着。誰知他們反回無情，倒要處死我滅口。如今小人拚着一死，不得不供出他們來了。」大理寺笑道：「你莫非怪他囑付，故意要害他們？」張差道：「小人怎敢要害，實在如此，並無半句虛言。」御史道：「罷了，汝既冤枉，可再細供一遍，如果情有可原，或者饒你一命。」

張差聽說連頓首，老爺在上聽分明。小的蘇州一百姓，雙亡父母又孤身。因有一身好膂力，前月來到北京城。守才見我心歡喜，願將女兒贅爲婚。向在丈人家內住，爲人正直有忠心。昨日正在家中坐，忽見阿舅喚同行。領

我去見鄭國舅，就到書房密室行。皇親所說言和語，有權多少話談論。劉成龐保有何說，如何指引到慈寧；小人半字無虛誑，盡是他們教我行。伏求老爺開恩典，今朝恕我命殘生。二人聲聽招供罷，各皆不語半時辰。

想了一會道：『據你所供，實是鄭國舅設謀陷害，果然情有可原。』分付左右錄供，將張差帶去收禁，明日早堂結案。

左右應聲來帶出，維明說與正芳云：『可恨陷民羅法網，罪不容誅鄭姓人。』

『王兄來日早到刑部，再審張差錄供，入告當朝質證鄭賊，以破其奸，方可清君側而誅逆賊。』

正芳聽說連稱是燭照神奸鐵案成，共約早朝廷訊事，賓主分手各東西。維明來到中堂上，夫人等候未安身。問起廳前多少事，御史將情說分明。一堂心服真才智，妙算神機實可欽。次日維明冠帶出，傳呼隨侍到衙門。大理寺卿隨後到，部員齊集坐公庭。令把張差來帶出，押上堂來跪在塵。御史更喝施刑具，公座高聲問事由。

『張差汝曾寫字麼？』張差道：『小人會寫。』御史道：『汝既會寫字，可將昨夜口供親筆錄出呈上。』

張差遂把親供錄寫完呈上大堂尊。便令堂吏前來，到當堂讀與大眾聽。合部官員都駭死，原來國泰使奸心。不識怎使他供出一筆親招不用刑，當令張差仍入禁，出衙即行上朝門。齊集朝房來等候，百官陸續都來臨。國舅父子也到了，見是王左二人身。故作歡容來問道：『昨日承審那椿情，御史可會根究出，是否瘋癲病症人？』維明聽說微微笑，昨宵已審出真情。親筆口供呈覽，少停啓奏白知聞。二人一聽容失色，不敢開言再問因。便聞樂聲響輿出，神宗天子坐龍廷。文武東西雁序立，淨鞭三響肅無聲。當朝國舅鄭國泰，玉珮叮嚀上殿庭。紅袍玉帶都御史，圓領烏紗大理卿。二臣啓奏呼陛下，昨朝挺擊一椿情。被交刑部來審訊，已得真情澈底明。現有兇徒親筆供，臣請今朝把罪論。二臣稽首丹墀下，一幅供詞雙手擎。喝令有權鄭國泰，速近前來仔細聽。天子御座傳聖旨，鄭國泰父子出班行。二人只得雙膝跪，左都御史讀分明。

張差供小的蘇州人氏，因父母雙亡，家貧無賴，前歲來到京師。有鄭皇親堂官李守才，見小人膂力膽量，招贅爲婿。前日下午忽見李守才同他義子馬三道來喚小人去見鄭國舅。小人隨入鄭府密室中，見鄭國舅上坐，少爺旁坐，龐保劉成二太監下坐。國舅就說我有一事差你去，你若做成，包你一生吃着，不知你有膽量去麼？小人問他何事，他道與你劈木棍一條，你可拿了，直沖入慈寧宮，見一個打一個，若打殺太子，我包你一生受用。小人道：『萬一打出事來，豈不送了性命？』兵部少爺道：『你若奮勇直沖，料想別人害怕，怎敢拿你？設使拿住，你借故作瘋狂，指東話西，不要供出我們來，便朦混過去了，決無大害。』龐劉二人道：『就是打出事來，我們也救得你，你若打死太子，包你一生吃用不盡。』小人被他哄騙，一時大膽應承。就着李守才馬三道領到龐保劉成宅內，與我一頓好飯，付我棗木棍一條，又指點我慈寧宮的路徑。小人不知死活，竟持棍前往，打傷守門官一人，遂被衆人拿住，解送法司，所供是實。

鄭家父子總供罷，頂梁骨裏去真神。一堆抖倒金鑾殿，君王御座也聽明。不禁拍案重重怒，原來你欲害儲君。怎敢如此謀大逆，罪不客誅二賊臣。

即時傳旨，勅令殿前校尉，將鄭國泰全家下獄，並龐保劉成李守才馬三道押送刑部，仍着二卿審實定罪。二臣領旨歸班立，校尉前來動手行，拿下鄭國泰父子押赴天牢做罪人。天子退朝回宮院，百官散出午朝門。一班奸黨心煩惱，無從庇護鄭皇親。校尉奉旨收家屬，合門大小失三魂。禍從天降無頭緒，一齊拿送天牢門。夫妻父子號啕哭，咬牙切齒恨維明。合門正在來痛哭，忽見人來報一聲。

『石大小姐來了！』原來國泰止生此女，乃有權之姐，名瑤仙，生的虎面金睛，身長六尺，嫁鎮國將軍石如嶽爲妻。只因貌醜，故此戎裝打扮，腰挂兩把宣花斧，時刻不離。此日忽報家中大變，瑤仙立傳備馬，直到監門。禁子開門忙放進，只見一家獄中存，見了親女號啕哭，細細將情說與聽。可恨老左人一個，今朝害我一家門。

仔細想來無法處，罪犯彌天活不成。我兒可去更衣服，速到皇宮內院行。求你姑娘來保奏，要你保救一家門。孫仙聽了重重怒，既然老左害吾門。

『等他明日早堂審事，待孩兒手使雙斧，殺上公堂，一斧砍他兩段，與父兄出氣便了。』有權道：『姊姊休這般粗魯，老左十分武猛，不要殺他不得，反吃大虧，你只是快進宮中去便了。』

孫仙只得來告別，上馬慌忙轉回程。換了鳳冠與霞帔，乘坐肩輿入宮門。細細說與姑娘曉，貴妃聽了失三魂。便叫姪女回家去，我到君前去說情。孫仙告別辭宮禁，貴妃火速去朝君。駕前俯伏來痛哭，君王在上聽分明。妾弟國泰爲至戚，忠心輔國在朝廷。小心翼翼多謹慎，赤膽忠心妾素聞。如何冤屈爲謀逆，莫非都是左維明。指使張差來陷害，故作虛言奏我君。憑空誣以彌天罪，全家收禁下牢門。吾王若把全家斬，妾有何顏再做人。說罷叩頭揩鮮血，悲啼婉轉動君心。神宗天子多不忍，扶起西宮鄭貴人。

便道：『此事是張差親筆之口供，刑部各官共聞共見。如何是左維明陷害？朕今日無法可處。』

貴妃聽了重哭，伏乞皇上出天恩。臣妾自到宮闈內，侍聖沾恩二十年。今日臣弟遭冤枉，誣以彌天大罪名。謀弑東宮因甚事，臣心却也不分明。願王速斬臣妾首，開恩赦免一家人。記得前年遭冤屈，日乾誑奏聖明君。說臣一家爲叛逆，咒咀東宮太子身。今朝又有如此事，後先設計滅全門。不如連妾都問罪，免使奸臣再挂心。不言貴妃重下拜，以頭撞地不求生。神宗天子真無奈，只得開言叫愛卿。國泰謀弑皇太子，寡人難以顧私恩。愛卿若還爲親弟，須詔東宮太子臨。卿當自去求恩赦，若他解釋便相應。貴妃再拜將恩謝，忙傳內監召儲君。須臾來了皇太子，朝見君王把禮行。神宗天子來賜坐，貴妃參拜小儲君。哭訴張差挺擊事，伏求殿下廣開恩。念臣胞弟真冤枉，望乞赦罪一家門。說罷俯伏塵埃地，痛哭悲哀血淚淋。東宮太子多仁孝，見他啼哭也傷心。近前啟奏君王道：貴妃既是如此論，不必誅求皇親赦。伏望父皇恕他們，天子聽奏龍心喜。吾兒仁孝果然真，但到來朝臨變殿。

難拗當朝執法臣。按下慢提宮禁事，再云刑部大堂尊。公事已畢回內宅，且到書房坐安身。

原來左御史生平好帶暗器防身，他有寶劍二口，名曰盤龍，可屈可伸。

此時正當來看玩，二位小姐進書廳。儀貞小姐十三歲，細髮嫩膚漸長成。請安來到書房內，見其雙劍問緣因。『爸爸這是甚麼東西？』維明道：『此乃兩口寶劍。』小姐道：『爲何如此盤曲？』維明道：『汝若扯開便爲一劍矣。』

小姐便把雙鋒扯，看見耀眼光氣生。把玩不忍來放手，但覺心中愛十分。御史便叫親生女，內中說與母親聞。與我打就絨繩結，繫其寶劍莫遲停。小姐奉命來入內，須臾打就到書廳。送上父親將劍扣，籠其一柄袖中存。開言說與儀貞女，我兒今且聽原因。你今年已十三歲，文章詩賦盡皆能。百家諸子皆通曉，算來不必讀書文。

『但我一人管領都院兩處，甚是事煩，頗有些筆墨之事。西寶寫來，甚不中意。汝兄窗下用功，不便代筆，惟汝筆墨似我，今後可爲。』

不枉用心來教你，甚堪做個內西賓。小姐聽了便笑道：『父親使命自當遵。只愁有了差池處，那時反惹話談論。』維明聽了便笑道：『書文寫得自成行。你如疎忽生差誤，我是先生法要行。』

小姐道：『母親教孩兒針黹，其實無暇兼管。』維明道：『你這孩子忘本。』

我親教你三五載，也曾費盡許多心。只因爲我身無暇，你又翰墨頗精工。與我代勞些小事，緣何推委不應承。若還如此來違逆，天性之恩薄十分。小姐回言兒，豈敢謹當從命自依遵。御史聽了心方喜，同歸內院細談論。五更盡處天將曉，御史牙牀便起身。梳洗已完天大亮，跟隨侍從到衙門。大理寺卿也到了，部屬官僚左右分。一千人犯來提出，龐劉馬李四人身。出張差來質證，四人無辯盡招成。起意主謀非別人，盡是皇親父子身。便令畫供來定案，監中提出鄭皇親。公侯冠帶都剝去，青衣小帽上公庭。朝南上奉君皇旨，官員都司兩邊分。左右吆喝

朝上跪，只得低頭跪埃塵。

御史命將衆犯口供與他觀看，有辯無辯？父子看了默然，御史遂令二人畫供。

二人無奈來畫供，再說瑤仙一個人自從宮院回家轉，監中又去探雙親，恨恨之聲牙咬碎，必然要殺左維明。父兄所阻全不理，戎粧窄袖披鎖金，却遇其夫不在宅，家人擁簇迅行程。刑部衙門前下馬，昂然直衝進衙門。左右人役高聲喝，誰人大胆亂胡行。瑤仙一聲高聲喝，我是鄭府大千金，鎮國將軍石太太，不是無名百姓人。汝等若然來撓阻，我這斧下不留情。衆人一聽心驚駭，原來就是石夫人。瑤仙按定腰間斧，刑部廳前到來臨。一衆官員抬身起，人人認得石夫人。今日到此何原故，擅闖公堂必有因。

此時國泰父子還在畫供，忽見女兒到來，大吃一驚，遂喝瑤仙到此何故？瑤仙回頭一看，只見父兄青衣小帽，坐在一邊寫字，愈加怒髮冲冠，也不答言，圓睜虎目，左右一瞧，見左首頭一位坐着那個官員，紅袍玉帶，相貌清高，尊嚴異常，便說道：『是了』遂走上當面立定，指定上面喝道：『左維明，你認得我麼？』原來左御史到京兩月，却不認得，忽見一個潑賴醜婦，突上公堂，甚是詫異。又見他出言無狀，遂問衆官道：『此是何人？』衆官答道：『他是鄭皇親的千金，石將軍的夫人。』維明道：『原來是鄭國泰之女，此乃公堂之上，那許婦人闖入。』瑤仙大怒道：『左維明，我家與你無怨，你爲何憑空陷害，我與你不共戴天，要來與你拚命。』衆官大驚，維明道：『你這潑婦，便算害你一家，你來拚命，左維明便束手待斃麼？我勸你遇事要三思而行，拚得過方可動手，你生來不聞閨教，只可在你家中胡鬧罷了，如何到公堂鏗削父兄的臉面。』此時鄭國泰在旁連喝瑤仙回去。鄭瑤仙只指了左御史高聲大罵道：『我如何拚不過？你這竊權賊臣呀！』

料你一枝毛錐筆，難敵我月斧兩根。管教你這花紅臉，分爲兩個左維明。說罷一聲拔斧出，直奔御史左維明。維明閃身只一讓，袖出雙峯耀眼明。舉手一隔叮噹響，斧頭落在地埃塵。只有斧柄拿在手，震動瑤仙手腕疼。堂

上堂下見此異，那曉堂尊武藝精？袍袖中間藏寶劍，此情難道預知聞？瑤仙此際心慌了，誰知他有劍隨身。叫我羞恥難入朝，素性與你拚一拚。慌忙再拔腰間斧，劈頭就砍左維明。御史用劍重又隔，斷其斧柄落埃塵。全然不費分毫力，羞殺瑤仙鄭千金。兩截斧柄擊在手，性命今朝拚不成。

看官，那左御史是家傳劍法，萬人莫當。况瑤仙女流之輩，雖有兩柄斧頭，只會亂劈亂砍，恐嚇平人，如何敵得？且左公的劍，削鐵如泥，因見他一舉手，便知不是會家，故只一隔一架之間，早將兩斧揮作四段，把一個鄭瑤仙羞愧欲死。

一閃就要出堂行，御史喝令擊下去，左右齊應一聲，擁住瑤仙不放走，維明歸位坐安身。盤龍寶劍仍收袖，笑對瑤仙說事因。

『鄭小姐，那裏料我袖裏行兵？你今雙斧俱折，不知你身上還有甚麼器械？』衆官聽了大笑道：『真是班門弄斧了！』維明道：『我原說拚得過，方可動手，誰知他定要妄爲！既然擅闖公堂，要殺御史，現有兇器爲證，衆官共見共聞，我少停入朝啟奏，且看縱你白日殺人，該當何罪？只怕石將軍封爵難保。如今鄭國泰畫供了，可一同收禁，俟我入朝請旨定奪。』瑤仙道：『本是我冒犯大人，還求免奏，待我回去上門謝罪便了。』御史笑道：『你豈得容易？』喝令：『左右！帶去收監，若要饒他，只要他丈夫親到部堂，叩頭謝罪。』

衆人答應齊走近，開言便叫石夫人請進監中權坐坐，將軍一來就回程。我等奉公來差遣，若是掘強動手行。瑤仙此際真無法，堂中氣煞鄭皇親。他將賤人牢房住，不知露醜怎般形？你今若有三分志，立行撞死在街心。瑤仙一聽重重怒，開口便罵老牛精。我因爲你來到此，代你出氣殺仇人。你反把我來辱罵，逼我親生女喪身。

『你這老牛精，休得惹我性起，這兩把沒頭的斧子，在你身上就禁不起。』
氣壞滿堂人一衆，賊臣逆子一家人。當下便把鄭國泰一齊押送天牢門，石府家人魂不定，忙忙回去報將軍。

刑部各官無不笑，定神安息半時辰。正思各自來散出，左右又來通報聲：外有石將軍要見，尚書令請至堂門。如嶽來到公堂上，衆官一見盡抬身。維明立起忙出位，如嶽慌忙把禮行。衆官禮畢齊登位，將軍拜倒地埃塵。適聞小价回舍說，賤內無知亂胡行。無端闖入法堂上，十分得罪大人身。來報虎威將他禁，又聞要去奏當今。因此小將聞知了，又驚又怒汗溼身。特赴公堂親謝罪，求公海量莫存心。乞賜寬宏放賤內，愿將家法治其人。御史一聽微微笑，開言便叫石將軍。尊府若還有家法，料來令正不胡行。

『今挺擊一案，我等奉旨承審衆犯，親筆畫供，立呈御覽，如何說我等陷害？方才令正直闖法堂，出言毀罵，後掣腰間板斧砍我，幸我有防身劍遮攔。今兇器已獲，衆官共見共聞，聖天子在上，法堂如此橫行，豈容隱瞞不奏將軍請歸，候聖旨定奪。』

如嶽聽了一節話，默然無語半時辰。只得鞠躬重伏罪，大人在上聽原因。自是小將無家法，至於妻子亂胡行。伏望大人寬海量，放還賤內感深恩。維明聽了微微笑，將軍但請放寬心。總然啓奏當今曉，將得大罪不妨情。令正自然來釋放，何須性急這般形。我等事完全要散，將軍且請轉回程。如嶽聽了真無法，復又開言叫大人。小將願備千金禮，前來取贖罪人名。維明又復微微笑，我從不受禮千金。假使方才遭毒手，千金難買命殘生。如嶽但只頻哀告，御史無言不則聲。將軍沒法低頭思，才聽家人有話云：說要我身來叩頭，方才肯放我夫人。看他這般光景樣，非有全禮不相應。左思右想無可奈，只得擡身說事因。大人請解心頭怒，小將應當謝罪深。今朝只得行全禮，叩頭俯伏地埃塵。如嶽言罷忙下跪，頓首塵埃不起身。左都御史微微哂，上前扶起石將軍。只說將軍休如此，爲何全體屈黃金。衆官見了真好笑，一齊開口勸堂尊。維明聽了無言語，左思右想半時辰。

『罷了！既是將軍如此懇求，我只得吃虧了。』一分付左右到監中，放石夫人出來。

左右答應連忙去，須臾鄭氏出監門。無顏當堂來相見，上馬先回自己門。如嶽方才來謝別，乞還兩斧若何能？

維明令人來捧過，起身相送出堂門。大小官僚都散出，各人皆回私宅門。用其早膳衣冠正，午時都去上朝門。文武百官皆集，神宗駕坐九龍亭。大理寺卿都御史，出班啓奏聖明君。各犯口供呈御覽，擬成罪案進當今。張差龐保劉成等，三道守才共五人。律應棄市當立決，主唆國泰有權身。大逆首犯應寸磔，君王覽奏自沉吟。便叫二臣開言道，兩卿所擬不差分。

「但東宮仁孝，貴妃面上，不忍誅國泰父子，今但以張差等立決，至國泰父子不必株連。」
二臣聽了忙啓奏，是他父子主謀行，本爲罪首真大逆，豈可今朝法不行。若還謀逆皆寬赦，朝廷立法爲何因？爲從犯人還可赦，鄭氏父子萬難輕。天子聽奏無言語，嗚呼半晌降玉音。

「爭奈太子不欲株連國戚，朕亦無可如何。既二卿執法，今將鄭國泰父子職爲民，放歸田里，諸卿無再贅矣。」天子說罷，傳旨退朝。

二臣欲待重啓奏，君皇起駕進宮門。無奈只得同散出，尙書回至部衙門。五名罪犯來提出，招旂判斬立施行，傳到八名劊子手，當堂綁縛那消停。主事兩人來監斬，五犯提到市朝門。三聲炮響鑼刀起，五顆人頭獻上來。懸掛城門來示衆，尸骸棄入萬人坑。主事二人來覆命，監中放出鄭皇親。蟒袍玉帶都納下，誥勅交還作庶民。

此時國泰父子，已打聽得審出真情，盡是左御史一人之計。當下解官立即押出，國泰父子切齒深仇，有朝窄路相逢，殺盡仇人，始稱心願。

且說衆官齊退出，御史回歸私宅門。中堂早點銀燭亮，換了常服坐安身。夫人便問因何事，相公此刻始回程。維明便說無他事，已結張差挺擊情。正與夫人言此事，儀貞小姐到來臨。數封書函都寫了，將來呈上父親身。御史接過心歡喜，我兒辛苦做西賓。却將何物來潤筆，修金多少請先生。夫人聽了微微笑，許多繡刺未完成。你今奪去爲書記，何時方得理金針？

御史笑道：『他是我的學生，理當服勞筆墨，刺綉之事，問德貞可也。』小姐笑道：『孩兒不要修命，只要爹爹佩的寶劍，與孩兒一柄。』維明笑道：『女孩兒家，要此劍何用？又是一對，豈可分開？』

小姐聽說心不悅，維明便說適才情瑤仙與我來拚命，幸而有劍手中存，聽說鄭氏多少事，人人聽了笑難存。饑貞小姐笑說道：鄭氏真無志氣人，其父使他來撞死，何不堂上立亡身，遍辱命婦當堂死，爹爹難以免罪名。幸而鄭氏不從命，算是大人福氣深。維明聽了微微笑言無忌諱亂談論。

『我如今命你觸階而亡，你肯麼？』小姐笑道：『兒若是學瑤仙打罵其父，若爹爹肯受而無言，孩童使從命矣。』夫人聽了笑道：『真是父子針鋒相對，半點不差。』

維明聽了心暗怒，妮子無知十二分，如何這等來放肆，雖然可愛把父輕，當下不答姣生女，却將書帖細觀明。燈前反復尋差錯，封封逐一完成，便將書信來擲案，喚叫儀貞近案臨，我有底稿來付你，因何如此不用心。剛用你頭一日，這般搪塞我當身，書札寫來俱失體，你忘先生法令行。

小姐道：『孩兒照式寫來，並無差錯。』維明道：『且打了，與你細說。』小姐道：『爹爹說了，再打不遲。』維明道：『既如此，我便先說後打。』

遂將書札儀貞看，其行每款有差分，你今到有何辭說？小姐低頭不出聲，夫人含笑將言勸，他是閨中女子身，你不說明安得曉，初次當饒休理論，小姐退立回言道，孩兒不做這事情，爹爹一劍猶不捨，做甚西賓寫其文。維明聽了失笑道，原來為此惱於心，所以出言來抵觸，兒童之見不堪聞。

『你可知那寶劍其快如風吹毛得過，此等利器，如何與小兒玩耍？』

全然不曉青紅皂，索之不與便生噴，心懷忿怒將親詆，這般性情怎爲人，小姐聽了心暗想，書帖無差盡可行。明明爲此尋我事，我今欲待說分明，又言挺撞無忌諱，只得低頭不則聲。

維明道：「儀貞你只用心寫作，我另賞珍物與你。」小姐道：「我不要珍物，自盡服勞之分便了。」維明笑道：「你定要那寶劍也罷，且待你長成時，有用他之處，便與你一柄，此時可不給你。」夫人道：「何等寶劍，這般珍貴？」御史就從袖中取出，將劍放開連柄二尺，對夫人道：「此劍乃杭州龍雲按察使所贈，削鐵如泥，實爲寶物。」夫人接過，細細觀看道：「果然鋒利，小孩兒可玩耍不得。」維明問了何處去，回言二叔那邊行。又見德貞來到了，維明開言叫夫人：「三房小女今八歲，若不將他繼出門，團聚一家何等好，眼前四個掌中珍，夫人聽說言正是，怎肯將他繼與人。」

『但這樣人家，何愁多女，偏偏要送了。』

他年三伯回家轉，我身亦返故鄉城。那時方得來相見，此時怎得轉家門。小姐聽說重言道：「孝貞姊姊在蜀城，可好接到京中住，再同聚首不離分。」夫人笑道：「真痴念，孝貞新嫁晉家門，如何可接來京內，你今空自念他身。每思淑婉常悲泣，怎得相逢會面臨。」維明聽了，嘆道：「此女生來孝友深，不意閨姝如此性，脂粉行中少此人。二人正在閑談處，丫嬛通報二爺臨。」永正公子同入內，問兄此刻始回程。說起張差挺擊事，朝中去了一奸臣。東宮太子安如石，貴妃孤掌計難行。虧兄審出巨奸事，如今還有姓方人。算來無計將他去，御史開言笑說因。靜以待動，觀機變，一人怎許立朝廷。言論一回排夜飯，傳杯歡飲到三更。二爺方始來別去，各人收拾去安身。許多閑事言難盡，光陰又過月餘春。單說一個方從哲，自從國泰放歸程。狼狽相依今隻手，看看要到自家身。不害維明難立足，留在朝中禍患深。日同方甲來商議，怎生斬草得除根。

方甲道：「父親曾說他無短可拿，今孩兒却拿着他的短處。他前月在刑部審事，鄭皇親的瑤仙小姐走去拚命，他却在袖中取出寶劍招架瑤仙，將斧砍落。想他身邊每藏利器，父親明日進朝當廷啟奏，說他身藏利器，圖謀弑逆，只在廳前搜出證據。」

管教今上重重怒，立時綁赴法場門。弑君謀逆應滅族，豈不登時除禍根？

從哲笑道：「他前日袖藏寶劍，或者預知瑤仙拚命，先作提防，怎見得他每日暗帶？」方甲道：「若此計不行，孩兒另有一計。」

昨日我到天香院，接到青樓賈秀英。他今現在內書室，父親明日遣家人。教請老左前來，只說商量國政情。款留書室來飲酒，卻使紅裙如此行。假扮小姐前來，父親喝退故生噴。把他灌得沉沉醉，孩兒伏在內房門。却教妓女將他戲，老左年青正後生。若是稍有歪邪處，孩兒登時喊聲。說他調奸丞相女，將他糾扭到朝門。囑託秀英人一個，只說強奸已玷身。算來也是該斬罪，管能害殺左維明。從哲聽了心歡喜，連稱妙計兩三聲。

「但若引他不動，豈不枉費心機？」方甲道：「且須隨機應變。」父子二人議妥。

叫出紅裙賈秀英，這般如此來分付。害了他時賞不輕，秀英便即開言問。不知那個左維明，他可是有個兄弟左維政？方甲回言正是稱。

秀英道：「若是左維明，賤妾情願害他；十年前他兄弟到天香院來，被他知道，把我姊妹喚去，辱罵一場，妾等懷恨至今。如少爺設計害他，也可公報私仇了。」

二人盡覺心歡喜，商量妥當莫談論。次日良辰剛七夕，方相朝罷轉回程。待到未末申初候，差遣家人左府行。務必請到左御史，說有朝政火速臨。家人奉命忙忙去，巡來告稟左司關。維明正在書房坐，忽云方相有差人。道言要議軍國事，請爺即刻到他門。維明聽了心中想，有何軍國大事情，既然遣使來相請，只得今朝到彼門。方賊自以爲宰相，不便推辭回此人。

便對家人左清說道：「你與來人說，我隨後就到。」

左清出外來回答，御史抬身進內行。重更衣冠來上馬，到了方公相府。通報一聲方甲出，殷勤迎接進廳門。

從哲立在垂檐口，起首開言說事因。

便道：「御史公來了，老夫因有一件政務，專候相商，請坐。」

方相言罷，朝南坐，御史中書兩邊。左右忙把香茶獻，御史開言問一聲：「今承閣下來見召，有何政事要商行？」敵衙還有些事務，不能在府久留停。

從哲道：「御史公且請坐，待老夫去找幾件政事相商。」言來語去，說個不休。御史想道：「閑事長談，無非籠絡住我。」

莫非父子存奸意，今朝有甚計來行？於是談論多一會，日色沉西，天漸昏。御史起身來作別，父子忙忙立起身，一齊執手相留道：「七夕良宵，住節辰，難得御史來舍下，斷無空放轉回程。聊具小酌書房內，屈留小飲幾杯。巡御史再三來遜謝，二人決不放回程。」

分付家人把左御史坐騎帶出，維明見他父子苦留，想方從哲不肯放回，定有奸計，我且看他如何？

當下稱謝不復去，二人相請入書廳，分付一聲排夜宴，家人早已到來。臨水陸紛陳，多盛設，三席華筵，列錦屏。首席坐了方丞相，次席御史，左西臺末席坐的方公子，家姬執樂進房門。珠簾高捲，紗窗啓，一鉤新月破黃昏。銀河皎皎，雙星照慶，賞良宵七夕。辰氣氤氳，香霧焚寶鼎，燈燭輝煌，照麗人鸞笙象板，梁州韻，翠袖紅衫，捧玉樽。鶯聲囉子新詞奏，主人敬客意殷勤。酒過三巡，陳五簋，忽聽叮噹珮環聲。三人席上聞聲響，從哲傳令樂部停。只聽漸漸鳴珂近，飄然走進一佳人。維明坐上抬頭看，心思此女是何人。金珮玉玦多華麗，翠繞珠圍體態輕。見他移步來走進，左右家人忙說因。

第十八回

方中書害人反害己

周公子將假信作真

且言御史恐防中奸計，隨卽告退回家門。維明卽便入內室，夫人一見喜懽心。相公昨日方家去，一宵不見轉回程。今早傳來嚇殺方小姐，家人一早去探問，並偕永正一同行，相公快快說分明。維明聽了長吁氣，便叫夫人你且聽：

此時御史忒煞刁鑽，竟抹起假粧妓女，自認姦殺相府千金，並告訴桓夫人，當堂供認，將赴典刑。

我因乞旨回家轉，分處家中多少情。更與夫人見一面，此後陰陽兩路人。我若明日身死後，收尸卽返故鄉城。好看子女人三個，夫人不必痛傷心。倚靠二叔撐門戶，教子成名顯左門。我是罪人休提起，幽魂無面返家庭。御史說罷一席話，桓氏夫人盡聽聞。悠悠七魄離身體，渺渺三魂出頂門。口呆目瞪連椅倒，四肢如冰不出聲。此時嚇壞都御史，如何遽卽信爲真。慌忙離坐前來，拖起夫人桓氏身。連叫夫人快快醒，中堂大衆失三魂。儀貞小姐心焦燥，頓足將言怨父親。順口胡談一席話，今日嚇煞母親身。

維明道：『我兒不必驚恐，你母親是一時氣厥，待我救他醒來。』

聽得此事魂驚散，氣過三關漸漸還。一聲長嘆重甦醒，淚下腮邊似雨傾。雙手把定親夫主，哽咽悲啼淚不禁。『阿呀！相公呵！早知如此，我先赴黃泉候你罷。』

生死二人同一處，怎肯陰陽兩地分。御史聽了心感動，好個重義賢德人。尙然未得言開講，小姐前來叫母親。父親乃是虛言講，母親何故信爲真。維明聽了便笑道：『夫人你且坐安身，停悲試聽儀貞說，怎見虛言不是真。』

小姐笑道：『爸爸所言許多脫枝失節，醉臥他家，還是情理。我家僮僕在廳廡酒飯也罷了，豈有客臥書房，他家無一人在內之理？小姐是相府門庭之女，行動有妾婢跟隨，那有三更半夜，獨自一人出來之理？况又高聲喊叫，豈不有人聽聞？言語荒唐，豈有此事？母親何得信以爲真？』維明笑道：『這都是方氏父子做的失枝脫節，與我何干？』便叫道：『夫人儀貞之駁，一字不差，你且休得認真，少時自然明白。』

正在心疑驚不定，二爺叔任轉家門。一程來到中堂上，見了親兄問事因；大兄已是回來了，快把其情說分明。兄弟才上王家去，他在朝中盡曉聞。備細與我言此事，現將首級掛街心。不知兄可知名姓？駕前啟奏怎般形？

維明笑道：『我豈不知他所殺乃妓女賈秀英，多因賢弟與他相識，我才認得他。』致德道：『若是賈秀英，兄弟也認得，待我去報叫便了。』維明道：『你若去認，誰人相信？那妓女的相知甚多，尚不敢去認，若要認，必得要通知賈秀鸞。』致德道：『如此說，須快去報知賈秀鸞，叫他去認，不要被方家預爲拿了苦主去。』維明笑道：『方家便拿了榜，也沒處去尋這苦主了，你們但且放心。首級懸挂通衢三日內，賈秀鸞慢慢去認也不遲。』言罷，便叫速備飯相待。

呼喚家人多停當，久已安排候主人。答應一聲齊到來，數人入座按尊卑。夫人細問其情事，維明方始語分明。從頭自尾說一遍，桓氏夫人始知聞。細思不覺心中惱，相公當我小兒身。問之何不直言告，故作虛言哄嚇人。御史道：我原取笑，夫人不察信爲真。儀貞小小一女子，他竟不信半毫分。夫人誠是關切了，險些嚇壞你當身。算來是我多得罪，感你夫妻情義深。從今立誓心無二，終身再不問他人。以報賢德夫人意，你今莫再怪于心。致德聽了心不解，問道：兄嫂爲何因？維明笑告方才事，二爺聽說笑難停。用畢早膳都出外，各人治政上衙門。西山日落方回轉，三爺先已在家門。維明換去衣冠帶，開言說與二爺聽。我今去會賈妓女，弟莫露面到前廳。此人是你相知識，莫叫識破姓和名。致德便又開言問，青樓妓女那方存。回言已在廳廂內，言罷之時即出門。夫人公子並小姐，二爺等衆盡抬身。都到廳後來窺探，目看廳前有智人。家人一切都退去，單單留下左安身。命把秀鸞來喚到，左安奉命到廂門。鑰匙開鎖來入內，只見秀鸞睡沉沉。

原來他昨夜被左安接到，就閉廳廂，全不知些頭緒。一夜坐到天亮，並不見一人入內，直到今日，方送進早飯；及問時，左安又含糊不答，依然鎖門而去。秀鸞着實驚疑，又且十分困倦，正在伏案而睡。

左安近聞喚姊姊，方才驚醒起抬身。左安便乃開言道：老爺喚你到廳門，秀鸞移步同出外，走上廳來叫貴人。輕羅翠袖深深拜，稽首塵埃把禮行。御吏上前親扶起，美人免禮請坐身。秀鸞立起抬頭望，好個眉清目秀人。不知他是何官職，家人稱作老爺身。維明當下身歸坐，便乃開言叫美人：

「我在京師數年，久聞秀卿姊妹芬名，每思一會，未得其便，不知秀卿可識吾否？」看官當年買秀鸞，雖然見過左御史，他那時年方二十二歲，尙無鬚鬚，又且是燈光之下，見過一面，此時已過十年，維明年已三十三歲，如何認得？」

當時回答左御史：賤妾從來未識荆，御史見了微微笑，我是袁姓楚襄人。兩榜出身爲進士，候選京師數載春。久聞秀卿賢姊妹，才貌無雙播大名。因而接你來相會，偏偏有事出門庭。家人不聽青紅皂，丟你廂房冷落身。我身此刻歸方曉，令妹如今那裏存？秀鸞聽說回言答，舍妹方府接去身。賤名雖則傳名久，奈何已過少年春花殘。月缺顏色退，不可移栽入上林。祇因舍妹名還盛，車馬填門爲此人。妾尙賴他門戶計，偏偏他却到方門。

維明道：「是那一個方家接去？」秀鸞道：「就是中書方少爺府中接去，今已第四日了，他的父親是常朝宰相。」維明道：「原來是方甲，這等說，我與他家是世代年誼，若在他處，叫家人去接來使了。」遂喚左安道：「你將我的名片，去見方公子，將那買秀英接了來，不可誤遲。」

左安奉命忙去了，薄命紅顏坐定身。問言青春今多少，回云三十外年庚。維明笑說年非老，秋風猶綻海棠春。桃腮上帶殷紅色，眉黛猶舒楊柳青。春風入門花如錦，秋色何嘗不可人。年華我亦如潘岳，正想相對美人身。秀鸞低首微微笑，正當在此話談論。早見左安轉回程，面色慌張跪上廳。維明一見忙問道：秀英可否到來臨？」

左安說道：「老爺還要問他呢！買秀英的首級，都挂出來了，那裏還接得來？」一言驚了書樓妓，慌忙便問怎言論。大叔說的什麼話，我全不懂半毫分。御史喝向家人道：有甚因由快說明。

左安方始將情說，小人奉命去方門。剛剛走到半路上，只聽沸沸傳語論。說是宰相方府內，書房殺死女釵裙。皆云是個青樓女，未識何人害命生。方府不肯言名姓，欲思埋掩隱瞞人。却被御史參奏了，驗時確是身首分。奉旨挂頭通衢路，要待人來認識明。多少王孫前去看，說是名叫賈秀英。因無苦主難明報，如今現斬在街心。小的也就忙去看，果然首級不差分。看他容貌多標緻，彷彿這位姊妹身。因此小的忙回轉，不上方家接秀英。人已兩段何處接，特來回復老爺身。御史聽了難開口，嚇殺青樓妓一人。好似高山失足半空跌，大海翻舟水底沉。轟的一聲頭似斗，泥丸宮裏失三魂。面如土色渾身抖，踉蹌起步就前行。拉住左安連連問，大叔之言是否真？

左安道：『我也是聽街上人言，都如此說。故此走去看看人頭，實在相貌與你相仿。』秀鸞聽了，止不住兩淚交流道：『多承袁老爺接我到來，既有此事，我存不住了。敢煩大叔，快與我喚輛車來，待我去認一認。若果是我妹子，却叫我怎了？』

說罷秀鸞悲啼哭，維明便乃說原因。久慕芳名三兩載，今朝才得接來臨。偏偏這樣殺風景，忽然生出這般情。便叫：『左安既是美人要去，你便與他快喚了車來，一同前去。若不是他妹子，可依舊回了回來，休得敗我興致。』

左安答應忙出外，霎時車子到來臨。直進二廳天井內，秀鸞告別就回身。上了車輛推出去，左安遠遠後頭跟。轉灣抹角無多路，上了通衢急急行。

遠遠望見一簇人叢，左安指道：『那熱鬧處便是了，姊姊下車自行，我在此等你。』

秀鸞忙從車中下，迤邐前行到來臨。分開衆人抬頭看，高竿之下弔烏雲。仔細定睛來一認，正是同胞共母人。此時嚇得魂飛散，寸斷肝腸滿腹疼。號啕大哭雙頓足，抱住高竿叫幾聲。

『阿呀！妹子呵！』

你是前日方家去，雙雙歡喜到他們。有何仇來有何怨，誰人把你身首分？我在家中全不曉，何來首級掛街心？你魂渺渺歸何處？不告同胞姊妹聞。香肌玉質今何在？可惜花魁第一人！誰人恨你施毒手？驟雨狂風把你傾。街心哭倒青樓妓，驚動指揮四個人。

齊上前問道：『你這婦人姓甚？這顆人頭是你何人？前來冒認？』秀鸞道：『我是天香院中賈秀鸞，這是我的妹子，名叫秀英，不知是誰把他殺了？』

須當還我情和節，要向衙門把狀呈。指揮聽了開言說：果然是你妹子身，還須細細看明白，冒認之時罪不輕。分付兩邊諸人役，放下高竿再認明。秀鸞兩手來抱住，細看同胞妹子身。星眉半閉愁眸蹙，猶如看定秀鸞身。愈加痛煞同胞姊，寸斷肝腸刃刺心。捧住妹子聲聲叫，來往行人也淚淋。秀鸞哭得如癡醉，真乃蹊蹺怪事情。那顆首級雙眼內，亦有汪汪泪珠流。更加哭煞平康妓，指揮人等叫奇聞。

『這等看來，真是他的妹子，再無可疑了！顯見得是方相國有心誣陷左御史的了。如今先把高竿上的人頭取下一面，把婦人帶去，交刑部收監，待明日早朝啓奏，再候旨意發落。』一時人衆都說道：『原來是個妓女，爲何在方相府中被殺，奇怪之極了！』

衆人都道：奸臣計要害朝中正直人，却說方家人打聽，急忙回家報主人。嚇壞父子人兩個，此事今朝怎理論？秀鸞認出親妹子，我等虛詞怎能明？欲待到監來囑託，恐怕妖嬈非我心。不知昨夜何處去，今日前來認得明。這莊事便如何處，逆風返火自燒身。慢表方家心着急，再說左安回報云。夫人等衆心歡喜，只贊神機妙算人。誰人再敢來害你，奸賊徒然枉費心。維明笑道：真拙計，他今反害自家身。談時早又排晚飯，各皆歡笑莫談論。一宵已過天明亮，文武百官盡朝君。錦衣啓奏前項事，認出青樓賈秀英。神宗天子龍顏怒，顯見方家陷害人。

傳旨將中書方甲削去官職，發下錦衣衛嚴審定罪。錦衣奉旨，拘到一案原被告，先問明秀鸞的是親妹，又

喚到幾個妓女，一一問過，都說是秀英。再喚上方府家人，要用刑拷問，衆家人慌了，只得供出兇手方豹。再問方豹，方豹無奈，只得將主人之計供出，錄了供詞，入朝覆旨。天子大怒，命將方甲等發部擬罪，法司領旨。議定方甲應立決，方豹還當絞罪名。欺君罔上方從哲，縱子爲非害大臣，不堪在朝爲宰相，應當奪爵貶爲民。君王一一俱依議，准其所奏立施刑。殺人者死，朝廷律安能逃得命殘生？二人綁出雲陽市，正其國法盡歸陰。從哲悔恨多氣苦，削職爲民立起身。朝中去了方丞相，中外人民盡快心。皆云御史多才智，退此妨賢害國臣。

天子欲救命左御史爲相，御史固辭，只得復召轉葉向高、何宗彥等人閣辦事。

此時奸黨心寒了，人人忌憚左維明。皇親父子多權勢，方公獨相已五春。他到朝中能除去，盡皆逐退放回程。何況我們無權勢，不過趨炎附勢人。如今一日冰山倒，如何還敢亂胡行？因此一個周通政，還有兵曹孫國英，掉轉風頭翻過面，趨附忠良正直人。

周通政倚爲親眷，孫國英

挨進門庭論世好，維明相與只平平。你若奉公把法守，與我何仇害你們。若還比黨爲不法，顧甚親情與近鄰。往來不過多清淡，面是心非幾個人。奸臣退位賢良進，海宴河清享太平。光陰冉冉容易過，又逢四十六年春。不說朝廷軍國事，詞中單說左家情。永正公子年十八，襄陽考試進庠門。生成才貌人難及，潘安子建又重生。翩翩濁世佳公子，性格英豪似父親。相堯有一親生女，舜娥兩字是芳名。左家聞得多才貌，爲其公子去求親。趙家夫婦心歡喜，一口應承定了親。從此兩家爲婚眷，愈形相厚十分情。儀貞小姐年十八，盈盈二九正青春。生得容如嫦娥女，貌比瀟湘洛浦神。饒他歷數無雙譜，總來不及這佳人。上天生下神仙質，鍾得山川秀氣深。百家諸子都通曉，九流三教盡皆能。文章詩賦過男子，女子還勝薛靈雲。幽嫺貞靜遵家教，雙親愛若掌中珍。德貞小姐年十四，細髮初簪亦長成。溫柔如玉羞花貌，性情忠厚少才情。姊妹二人同房住，一男二女賽奇珍。兄妹三人多孝順，

平和安樂一家門。一日中堂閑叙話，維明便說與夫人。永正已有婚姻事，德貞年幼可稍停。儀貞大女年已長，尙無佳婿中金屏。今觀輦轂諸公子，見有杜家頗相應。我心欲與連姻事，但是還有一才人。夫人令姪桓公子，幼年聰俊稱人心。那時我見多中意，如今又隔數年春。不知長成如何樣，怎得他身來到臨。夫人便乃回言道：家嫂秋間有信臨。

「他道我正月生辰，欲打發姪兒來京拜祝。」

算來他已十七歲，自然不久便來京。維明道言既如此，目今十一月中旬。要來亦可將來到，二人正在話談論。僕婦忽然傳話入，門上家人報事情。桓府舅家公子到，現將名帖上前呈。御史聽了心歡喜，桓郎果然到來臨。便令公子來出外，接進桓家表弟身。維明夫婦中堂候，永正相陪桓楚卿。匆匆來到中堂上，桓府書僮兩個人。忙把拜毡鋪地下，公子登毡把禮行。御史夫婦齊謙遜，受其兩禮盡平身。又與永正同拜過，夫人命請二千金。侍兒入內來傳請，佳人聞命到廳。彼此見罷齊歸坐，御史抬頭看楚卿。生得相貌顏如玉，唇若塗硃齒似銀。雙眉聚集江山秀，兩眼含包天地靈。姿態風流人莫比，儀容秀雅果超羣。亭亭玉樹風前立，皎皎孤鴻在碧雲。潘安那個還擲果，衛玠何人把眼睜。何郎傳粉何足道，荀令香爐且慢薰。身才一似孤松直，舉動端方似貴人。維明看罷桓公子，回頭再看女親生。心中暗暗來思想，誠爲一對不差分。桓家公子居其右，玉兒貌亦遜三分。留住一年並半載，觀其人品與才情。當下便乃開言問：賢姪今朝方抵京，尊翁令堂共納福。別來數載念沉沉，楚卿立起回言答。堂上托庇賴安寧，深念姑丈並姑母。特令小姪候安寧，更兼姑母華筵近。姪兒拜祝就回程，早間方到京城內。現今寓在店房門，御史聽開言道：既然賢姪京城到，應該我處住安身。盤桓數月再回程，便令公子來出外。速喚家僮幾個人，快將行李來取到。拾翠軒中共住身，永正領言忙外出。夫人再問侄兒身，婉容姪女年十五。想必身材甚長成，可曾受聘成婚事。公子回言尙未曾，又問賢姪會聘否。回云亦未定婚姻，楚卿說罷抬身起。偷看表妹二

佳人看了聖婉花容貌，目蕩魂搖，心內驚。幼年本是姣容樣，不道如今怎長成？天姿秀色非凡質，千古娥眉第一人。曾記姑夫親教學，必定文才海樣深。我若得此佳人偶，方是才貌不虛生。再看二妹姿容好，溫柔如玉像母親。表妹神氣渾似父，盡是無雙美麗人。公子暗想頻偷看，維明早已見其情。遂令二女回房去，兩位小姐便抬身。告別雙親回綉戶，侍兒早已獻茶臨。三道香茗來用過，霎時永正進中廳。道言行李都到來，書房鋪設盡完成。便向楚卿公子道：我同表弟到中廳。楚卿聽說抽身起，辭別姑父姑母行。同到正心堂內去，西賓兩個起相迎。見禮已完歸坐後，相叙寒溫茶兩巡。坐談一會重入內，中堂筵席已排成。御史却好回入內，相待桓桓公子。一入海陸俱陳多盛設，食間珍奇色色新。齊聲勸酌桓桓公子，談笑之言勝嫡親。直到更深方散席，送歸書院去安身。桓府書僮人兩個，拂琴捧硯是其名。守池待觀與共宿，此話叙過又分明。合室起身來相訪，永正相陪桓楚卿。往拜各位名公子，衆家公子喜懽心。彼此又添一好友，大家拜訪上門庭。左家留住排筵宴，接連叙集甚情深。彼此約定爲文會，三六九逢往來行。左王趙杜輪流轉，只有二黃內中存。按下不表諸公子，詞中且說一房情。二位小姐都長大，盡是同年十四春。敬順二貞溫性格，兩人同住一房門。閨中連坐做針指，閑來觀看聖賢文。兩個侍兒來服侍，名叫珠香與素屏。秀貞生就輕狂性，自家獨住一房門。隨身服侍紅雲女，更隨刁氏奶娘身。同惡相助人三個，秀貞倚仗母親身。欺凌兩個同胞妹，時常攘鬧到房門。兩姊妹來相向，任他作惡不聞聲。還要娘前挑唆去，諷詞愛賭有輸贏。女紅也不來上指，園亭各處要周行。花園玩耍與娘說，紅雲跟定不離身。巧巧有個紅雲女，恰與秀貞不差分。姊妹娘兒分不出，秀貞益發喜懽心。周氏溺愛全不管，二爺混看不經心。周家兩個親內姪，名喚王臣與帝臣。王臣秉性多忠厚，娶妻授室長成人。因此帝臣生得陋，舉止輕浮性格奸。伊父官爲通政使，納粟前程國學生。年紀正當十七歲，未有門當戶對親。終朝在外狂嫖賭，迎春院內當家門。時常走到姑媽處，花言巧語甚殷勤。看上一個三表妹，累遣媒人來說親。周氏心上欣然肯，奈何致德不應承。因此帝臣無法處，胸中設起不良心。但見

秀貞三小姐，百般挑動肆風塵。

帝臣乃周氏愛姪，秀貞乃周氏愛女，但到家中，兄妹二人，必同一處。秀貞也輕狂嬉笑，初不留心。只有敬貞、順貞二女，絕不相關，因此帝臣只到三小姐房中行走。這秀貞雖在童年，終是閨門之女，雖則性格輕狂，畢竟守禮。且他又秉性聰敏，窺出帝臣之意，漸漸遠嫌。忽一日，帝臣遇見紅雲，因見容貌與秀貞無二，便上前以表妹稱之。紅雲微哂而去。周帝臣就認作秀貞有意。從此時刻來窺，後來他走到上房，紅雲適與相遇，帝臣就語言相逗，紅雲即冒假爲真，彼此含情，遇人衝破。從此兩下留心，秀貞却不知其事。那一日，紅雲走到外書房院裏去採花。

轉灣抹角行得快，一程走到外書房。公然跨進書房內，倒把西賓吃一驚。立起身來尙未問，紅雲早已說分明：『徐先生，你請到大廳上坐坐，我要來玩耍哩！』

先生聽說忙不住，低頭火速出書廳。紅雲走進哈哈笑，將身移步案前臨。把些書籍都翻亂，又到各處看分明。正在書房內玩耍，外面來了帝臣身。因他去到中堂上，見其姑母一人身。不見秀貞來問及，疑他到外書廳。因而托故抽身出來，尋表妹一人身。來到書外房一座，就把紅雲當秀貞。院內即忙來趕上，賢妹連連叫進門。紅雲答應心中喜，慌忙移步起身行。帝臣含笑忙携手，愚兄幾日不登門。無時不想賢表妹，立不安來坐不寧。因此今早來探望，誰知賢妹在書廳。看來越發標致了，雪映姣姿美十分。

用過晚膳甚清閑，晚翠軒前即進內。二子窗前誦讀勤，一見之時齊立起，坐位相迎敬十分。御史卽命同坐了，守池連忙獻香茗。接茶在手抬頭看，雪光映得燭如銀。幾株花木堆如玉，兩院蒼苔玉琢成。彤雲密佈寒風烈，片片鵝毛落地輕。三位憑窗來玩賞，御史開言叫楚卿。久聞賢姪詩才妙，勿吝瓊珠照來明。楚卿聽說微微笑，小姪學詩尙未精。姑父表兄才似海，豈堪貽笑大宗門。永正便道休謙遜，請披錦綉露才情。桓公子便回身轉，取幅花

箋近案臨。呵開凍筆磨好墨，乞題方好俚言呈。御史言道題現在，便咏吟雪律詩文。公子聞言忙下筆，要逞才華不費心。一揮而就詩成了，永正拿來送父親。

凍合流水却又遲，忽看梅蕊益瓊姿。想來風雨經霜候，疑是春殘落絮時。

學士茶清廣好句，將軍衣白賦新詩。豐年須占先呈瑞，試解金貂盡一枝。

御史贊美連稱好，楚卿出筆果清新。便命書僮傳話入，內廚速速備筵樽。不須除下金貂換，小酌書齋賞此文。公子楚卿連笑謝，故父謬贊不相應。永正又命書童去，折取梅花來到臨。寒梅撲鼻清幽甚，只因春早綻瓊英。插向玉瓶齊贊好，有雪無梅俗了人。梅雪交輝詩共酒，點染書齋一片春。言罷便叫隨書去，那邊速請二爺臨。隨書奉命忙去了，須臾回報老爺身。小的奉命來相請，二爺正坐在中廳。連稟數聲俱不應，半响之間始出聲。說道十分天色冷，今朝懶得出門庭。維明聽了心驚異，因何吾弟這般形。往常我若差人請，風雨連天也到臨。今因何故來推托，必定其中有甚情。心中一想言是了，定然昨夜話談論。歸家必問妻和女，這般賢德二夫人。豈有不進讒言語，不知道我甚言論。他自婦言來貫耳，因此輕損手足情。消停慢慢來請問，內堂小酌送來臨。煖鍋一座冰盤四，三人入座坐安身。便把梅花移在桌，書僮左右捧酒樽。言談笑語多一會，御史開言叫秉衡。觀此好花何不咏，永正即便領題名。書童送上文房寶，展箋取筆吐清芬。那消一盞茶時候，一首新詩早已成。維明取過來觀看，便把詩箋遞楚卿。

霜枝清隨月生輝，未許樓臺玉笛吹。疎影橫窗風細細，低枝壓簷雪垂垂。

香浮紙帳來清夢，寒氣侵衿夢亦隨。此際江南春徧滿，騷壇擢筆費詩才。

楚卿接了吟一遍，連連稱贊不停聲。刻畫梅花真妙絕，字字驚人實罕聞。維明父子微微笑，俚市歌謠何足論。三人此際重歡飲，日落西山始起身。諸凡閒事休細說，次日天明無話文。一連過了三四日，二爺不見到來臨。維

明累次差人請，總是推故不到門。維明心下多煩惱，婦人何語中傷人？午飯用完身得暇，親自去到二房門。家人入內忙通報，二爺慢步出來臨。呆容冷氣無權色，勉強將兄叫一聲。維明看了心明白，兩人同到二廳門。兩張交椅來入座，書童就上獻香茗。御史茶罷開言問，邇來公務甚清閑。正堪手足時相聚，不知吾弟爲何因。累次差人來相請，不進兄家一座門。還是身體多不快，還是心中有何情？兄猜吾弟多不悅，有言何不說分明。你我手足非他比，豈可存了兩樣心。致德一聽微微笑，弟也心中無甚情。日來不過多慵懶，少興抬身走出門。維明聽了微微笑，此言可謂面欺人。便道：二弟休滿隱，我心早已了然明。前日晚間分手處，並無介意半毫分。次日命人來相請，忽然推故不來臨。

「莫非怪我告知三姪女，與周帝臣笑語一事麼？」致德道：「此事弟雖未曾目睹，但兄將秀貞疑心到此，還要提他做甚？」

維明聽了心詫異，此話說得真奇文。我疑三姪女什麼，今你忽作此神情。

「前日我一時按捺不住，吶嗎帝臣則有之。」

若說前日之情形，秀貞越禮不該應。論禮豈不應責備，只因非我自親生。只得按下心頭火，聽他入內自回身。如何道我疑心錯，豈可朦朧事不明。致德聽了如此話，默默半晌始開聲。實皆弟婦言如此，弟亦何曾盡信心。遂將周氏多少話，一一從頭細說明。

「因此弟想既然弟婦同在外邊，安得有此，或者大兄未見弟婦在前，疑心秀貞獨自在外，所以弟心實爲不解。維明聽了一番，不禁大笑道：『原來有此一番言語。』便道：『二弟前日之事，非止一人弟婦這些言語，兄不便與他質，外邊却有徐先生，一問便曉，是否秀貞與弟婦同行。』

言罷便令書童去，先請西賓來問明。書童領命忙去請，先先生到進廳門。相見二人同入座，御史開言問事因：

「前日見先生在廳獨坐，聽說有小姐在內玩耍，請問先生，不知先生可曾見夫人同出來麼？」老徐道：「那日晚生正在書房，却見一位小姐進來，着晚生迴避，晚生即走出來，並不會見有夫人。」維明又問道：「可曾見周公子到來麼？」先生道：「周公子先見入內，隨後出來的。」維明道：「先生請退。」就起身對致德道：「且回到堂中，問一問弟婦，便曉得了。」致德道：「此事弟已知是不賢之婦的讒言，兄不必問了。」維明笑道：「事雖極細不可不明，今若不明，汝必要受婦人之害矣。」

二爺聽了，無可奈，只得陪兄入內行侍兒見了忙通報，夫人迴避進房門，躲在門旁來窺探，見他二人到中廳，傍邊交椅來坐下，維明便令侍兒們請問夫人周太太，並請小姐左秀貞。前日可曾來出外，不妨姪女證明。

周氏夫人明知詭言對破，說不出自己帶女同行，又因秀貞患病未愈，一則不使出來，二防致德見責，心中一想，不如自己挺身直認，維明亦無可奈何，便言道：「秀貞頭風難起，前日是他高興，偶然出外，我恐你當他帶病出來，故此自認同行，亦無大事。」

維明回問親兄弟，你今日下可分明？二爺甚是無意思，誰知讒婦惑人，恨弟一生無分曉，存心見怪長兄身。說罷起立忙作揖，弟當謝罪禮來行。維明便乃開言說：「二弟今朝聽我言，你今若是男子漢，豈無決斷在眼前？雖是弟婦讒言語，緣何不察信為真？內外都可來查問，不然亦可問吾身，反言為兄過疑心，與你手足非他比，愚兄從未有私心，將來若有非禮事，我身仍要管其情。弟婦若有讒言語，汝莫含糊當究明。二爺抱愧無言答，維明太息嘆連聲。」

中堂如此辯論，為何秀貞不知？只因他寒病未愈，逐日擁衾。周氏反疑秀貞確有私情，含羞託病，這敬順二貞，亦因平日不投就背後取笑，誰肯言他？只有紅雲暗中得意。左維明自謂嚴持家法，誰知屈死秀貞呢？維明便道：

要知弟女如吾女，不是周門出左門。若還染了周家習，玷辱吾門十二分。致德低頭惟默默，維明說罷始抬身。匆匆便出中堂外，致德慌忙相送殷。口中不住來引過，望兄解釋莫存心。直待出門方始轉，周氏房中出外迎。二爺大罵不賢婦，記得纔言嚼舌根。幾乎手足傷和氣，分明是個攪家精。今朝看破妖嬈婦，還有誰來信你云。對問出來都是假，蠢婦今朝羞煞人。罵得周氏多慚媿，默默無言不則聲。致德回思多不是，自身便到長兄門。兄弟如初無話說，直到黃昏始轉程。多少閒情說不盡，殘年早過又新春。夫婦生辰多熱鬧，合門拜賀莫談論。光陰轉瞬如流水，二月花朝又到臨。草木青青花放蕊，不寒不暖日晴明。且說左桓兩公子，書房同硯質詩文。左公子便開言問賢弟而今可曉呵，我身昨日杜家去，杜家有病臥床衾。今日不知輕減否，與你同行看一巡。楚卿聽說方曉得，可知數日不來臨。禮當時候知心友，須稟尊前始出門。永正回言不在宅，二人當下便抬身。換了衣服都已畢，每人隨了一童行。門前上了龍駒馬，一行來到杜家門。通報宏仁忙出接，二位公子到廳門。齊向翰林來作揖，候安年伯禮來行。姪輩造府來問病，不知杜兄可安寧。翰林聽了雙眉鎖，不知却是爲何因。寒寒熱熱難脫體，終朝服藥不見輕。感承賢姪來看視，相陪同到內書廳。二人便即抬頭看，靜安堂的匾額題。三人舉步同入內，勉強披衣坐起身。宏仁說與孩兒道，兩兄探望我兒臨。二人便近牀問道，吾兄病勢若何能順。卿公子回言答，總然難得脫然輕。感荷二兄來看視，不能回禮罪殊深。二人聽了稱言重，書童即便獻香茗。坐談一回來辭別，宏仁相送出門庭。二人上馬回程轉，半路相逢一騎臨。抬頭看時多勒馬，不知來者是何人。下面有段希奇事，下回之中可細明。

第十九回

凝春院公子賦詩

臥雲軒周郎借榻

却說永正楚卿，走到半路，即遇着王禮乾，就馬上相問道：『王兄何往？』禮乾笑道：『小弟適造府相訪，知

到杜府，因此趕來，誰知巧遇。」二人便問王兄何事見諭？禮乾笑道：「小弟適造府相訪者，因今日二月十二日花朝，有凝春桃花兩院美人同聚一院，妙舞清歌，招接王孫公子。聞周帝臣兄弟併黃威兄弟都在院中吟詩作賦，因此小弟高興，欲與二兄同游。」

二人聽了微微笑，永正開言問楚卿賢弟可能高興否？一同前去會詩文。楚卿說：「此遊雖樂，姑夫知覺有言論禮乾便道：無妨事，大人現在舍間存，却與家父對棋局，款留夜膳始回程。二兄要去須乘早，少停就要日西沉。三人歡喜聯轡去，轉灣抹角半時辰。一程來到迎春院，但見平頭坐在門。書童上前叫喝道，叫聲平頭聽事因。」

『今有刑部大堂兩公子，大理寺正卿公子到此，快着小娘出來迎接。』

平頭飛即來報進，鴛兒領衆出門迎，含歡滿面來迎接。三人下馬進中庭，四個美人忙叩首，請少爺坐定獻茗。

公子皆初進勾欄，面有些慚色。方才入座，忽聞屏後哈哈大笑，走出四個人來。三人驚起一看，却是二黃二周，大家作個總揖，分賓坐下。帝臣問道：「三兄如何來？」禮乾笑道：「桓左二兄本不知道，却是小弟邀他，又聞四位在此吟咏，故來拜讀佳章。」四人道：「原來如此，便是這四位美人索詩，小弟們還不會做。三位既到，談一會再做，但早飯前踢球串戲，雅舞曼歌，弟等已偏過了。這四位美人，真是蓋世無雙，兄等若不來，真個有負春色。」

三人聽了微微笑，抬頭細看四紅裙，霓裳翠袖飄蘭麝，膩粉香脂臉上勻。妙不過裙拖六幅瀟湘水，髻挽巫山一段雲。那裏是天姿國色無雙女，閉月羞花絕代人。引得四位痴公子，竟說傾城沒處尋。三人便問芳名姓，四妓連忙答回音。

穿大紅盤金襖的道：「妾姓陸，名鳳城，年十八。」穿水綠花襖的道：「妾姓李，名楚雲嬌，年十七。」穿白

綾花襖的道：「妾姓施，名玉生香，年十六。」穿鵝黃花襖的道：「妾姓宋，名花解語，年十九。」四人也問三位公子台號，三人一一回答了。

再看鋪設多齊正，天然几一古銅瓶，孔雀翎毛分左右，紫金獸鼎異香焚。名公堂畫中間掛，八隻交椅兩邊分。漆楠桌上文房寶，尺幅單條色色精。秉衡公子開言道：「弟等專來賞妙文，伏望四位揮彩筆，速題佳句顯才情。」鳳城春便忙湊趣，先請王臣公子吟。王臣便不來謙遜，欣然入坐便高吟：

小子王臣身姓周，今朝入馬闌紅樓，丫頭侍女都垂手，老鴛鳥龜總叩頭；
妙矣清歌呈妙舞，佳哉美酒進金甌，直須吃得昏昏醉，睡足蘭房始罷休。

禮乾一見哈哈笑，楚卿永正笑難停。一齊都道真佳作，字字珠璣真可人。王臣好不心得意，哈哈大笑說緣因：「小弟這一首詩，雖不算作佳章，却也鍛煉，所以中聯切當，就前後也去得。」帝臣岔道：「且候我評此高低。」三人齊聲稱請教，帝臣入位坐安身。楚雲嬌連忙來磨墨，帝臣舉筆便題成，自己寫完讀一遍，十分得意遞三人：

小生賤性愛紅粧，日走花街柳巷忙，只為名姬花解語，更兼佳妓玉生香；
歌喉宛轉魂都喪，舞態翩翩興欲狂，來往之人無不贊，盡誇一對錦鴛鴦。

三人看了詩一遍，果然佳句更清新。唐句宋詩都不及，第一詩翁算你身。帝臣搖擺多得意，多承兄等這般稱。『小弟詩雖不及宋唐，然當今也還數得一二。』二黃道：「二兄既擅絕調，愚兄弟只得效顰。」二黃遂先後寫出：

黃大 區區黃大性風騷，日日凝春院裏嫖，撒漫銀錢趨老鴛，花消財物騙多姣；
詩曰 烏龜口口稱公子，妓女聲聲贊富豪，只道區區真大老，三天不至就來邀。

黃二家父官居御史，區區黃二有聲名，但來妓女都稱贊，每到烏龜便奉承。詩曰：及說相公真大老，又言公子是才人，因而在下心歡喜，滿院之中盡賞銀。

三人看完詩二首，愈加笑斷肚腸。禮乾笑得推打跌，愈出愈奇好詩文。自古以來尋不出，李杜誰能及半分？二黃聽了多得意，回首便對禮乾道：兄等清高嫌近腐，終朝只躲在書廳。那知外面風流事，翠館紅樓樂十分。三人聽說言正是，諸兄每到院中行。年伯倘聞何解得，四人便笑說原因。我們家父多慈善，並不瞞他私出行。老年即要閒多管，我們不理半毫分。三人聽了微微笑，再把詩文看一巡。禮乾拍手哈哈笑，便向左桓二人云：

『怎麼這幾首詩，首首少不得烏龜二字？細看起來，畢竟此詩是贈與誰人的？上邊烏龜老鴇妓女丫環，個個都有，豈不奇絕了？』楚卿笑道：『依我看來，倒不像贈妓，却似自贊一般。頭一聯，必道姓通名，或稱小子，或稱小生，或稱區區，或稱在下，併相公公子，無一不具。末句結尾，又都是稱贊自家之意，該算自贊爲題。方纔切當。』永正笑道：『詩上的人物也甚多，以弟論之，但有名者，皆可叨惠。』

三人說罷齊大笑，帝臣聽了怒生噴暗想：三人真可惡，分明說笑我們身。且說四個烟花女，各皆侍坐下邊存。仔細來看三少俊，美如冠玉貌超羣。年紀又輕人又俏，四人那及半毫分。若得三人來住夜，豈非一刻值千金。當下便乃開言道：四位公子四詩文，算來自稱並自贊，不關妾等半毫分。伏望三公施彩筆，一詞見贈不忘恩。

永正笑道：『題詩容易，只是見有珠玉在前，恐我等俗筆爲嫌耳。』楚卿笑道：『正恐貽笑大方。』禮乾道：『二兄太謙了，既美人索詩，皆可贈詩將意。』

四個妓女歡喜，忙將三尺白杭綾，藏墨名端忙送上。三人謙遜半時辰，桓家公子先題咏，一揮而就早完成。禮乾永正俱題畢，大家爭上看詩文。

桓詩：笑拈裙帶解鳴璫，獨背歡筵愛玉郎，素面卻嫌脂粉污，遠山不倩黛螺粧。

風前立去人持袖，花下行來蝶趁香，欲向溫柔通問訊，可容藥杵付裴航。

左詩 花前傳酒接梁州，舞罷樽前錦百頭，愛他落紅藏蠟盒，春來賺得阮郎遊。

王詩 步下階來一笑嬌，花間少立近香肩，愛他舞罷輕盈態，每倩檀郎整翠鈿。

青樓四個心歡喜，一齊拜謝贊連聲。旁等閒人真不少，從來未見此詩人。才貌二字俱第一，三生有幸得相親。四人聽了心中惱，微微冷笑便開聲。

『三詩有何好處？你們這等贊揚，我們實實不解！不通名姓，不說佳麗，不道行止，如何算得贈妓詩？』

四個烟花皆暗笑，夫子之云理亦然。我們遇這三公子，誰來理你蠢牛精。當時永正開言道，看來日色漸西沉。我等快些回去罷，四女聞言忙起身。難得三公今日到光輝，小院感非輕。如何一見隨別去，定須留住幾晨昏。妓女挽留還未畢，四人一聽盡生嗔。

齊聲喝道：『住了！你們如何留他三人置我等何地？』黃威道：『你們四個，我們四個，却好配對，那有多餘的姊妹要留別人？這不的愛上三個，逐我四人，放肆作惡，且試試我黃太太爺的尊拳。』黃威說着來跳起，伸拳挽袖上前行。趕來就要揪頭髮，帝臣拉住勸連聲。

『黃兄息怒，我們都是風流人物，豈可如此粗豪？』便對四妓道：『你們不知這二位的尊公十分厲害，不比我輩老官人的慈善，他們怎敢在此過夜？你們留也沒用，徒然惹惱我們，打斷主顧，反爲不美。』四女頓然慚愧絕，楚卿永正笑難停。禮乾公子心不服，開言轉問四人身。

『這凝春院，乃當官之妓，人人可來，若這等說，竟是四位的尊嫂，不許他人留宿的麼？』四人心中大怒，周帝臣道：『雖則官妓，也分先後到來，我等先來，有甚說得？』桓左二人笑道：『用九兄，又不要在此留宿，與他們不消爭得趁早回去罷。』禮乾道：『除非我不欲留宿，欲要留宿，也不怕他趕出此門。』

三人當下回身轉，不別而行盡出門。上馬回家且慢表，單說周黃四人怒生噴。

帝臣道：「禮乾這小畜生，可惡他要到凝春院來，我若放他在此，住了一夜，不算手段。」王臣道：「如何不放他來？」帝臣笑道：「他們現題詩在此，我今即拏去告訴他父親，害他一害，包管回去，就是一場責罰，看可敢再來？」

三人聽說連稱妙，帝臣即速袖詩文，出門上了青驄馬，一程來到姓王門。

原來禮乾同到左府，尚未回家，卻好大理寺與左御史在書房弈棋。

家人通報齊立起，帝臣到此爲何，因便教請入書房內，帝臣不免禮來行，口稱：「年伯容聽，稟小姪無端不造門，只因用九兄多事，特來府上訴分明。正芳驚問何緣，故帝臣一一訴其情。左年伯也同在此，秉衡兄亦到來臨。今朝小姪人四個，只爲留宿共相爭。小姪不敢虛言語，親筆詩詞可證明。言罷袖中來取出，正芳接了細觀明。果是三人親筆跡，兩公俱各怒生噴。」

『多承來相報，周世兄請回，我等都知道了。』

帝臣作別來出外，仍到凝春妓院中，左王兩個重歸座，局棋一完便起身。左御史袖詩三首去作別，王公大理卿一程回轉家門內，維明直進慎思廳，却好二爺身在內，還有千金兩個人。叔姪正當言笑處，見了維明盡起身。各皆入位來坐下，維明便問兩兒身，汝兄出外曾歸否？小姐回言不曉開，維明便着書童去，看兩位公子那方存。書童答應忙出外，正心堂內到來臨，傳說老爺來相請，禮乾作別起抬身，二人送罷回身轉，一齊趨到內書廳。永正上前來侍立，爹爹呼喚有何因，御史便乃開言道：「二人今日那方行，公子不免忙回答，杜家訪病轉回程，維明又復問根問，半途又往那方行？公子心驚曲院事，低頭失色不開聲，只得勉強回言道：「杜府辭回便轉程，爹命課程惜寸陰，同楚卿溫習在書廳。御史聽了心增怒，叱令永正跪埃塵，秉衡說得心驚戰，定然訪出到凝春，只得低

頭來下跪，楚卿公子亦心驚。二爺見了全不解，儀貞姊妹也疑驚。大兄果向何方去？爹爹這樣怒生噴。但見維明親指喝，你今膽敢亂胡行。竟與楚卿王用九一同結伴到凝春，戲誦周黃四個人，要圖宿院啓紛爭。左門家法從無此，名教全無墜。畜生尙敢支吾爲抵賴，少遲不說立施刑。公了一聽驚呆了，問爹此語出何人。維明冷笑舒袍袖，擲下詩綾示秉衡。此詩却是誰人筆，楚卿永正各驚心。兩詩怎得歸爹手，令人不解半毫分。大小姐上前來拾起，送於致德共觀明。果然兄長親題筆，原來同伴到凝春。公子此際真無奈，只得開言稟父親。因離杜宅回程轉，半路相逢用九身。他言今日凝春院，周黃倡和作詩文。約同兒等前去，只得不便推辭且一行。因見歪詩隨戲語，服於賤妓有邪心。用九口兼尖舌薄，我二人不合共譏評。兒等亦勸王兄出，算來並未啟紛爭。今當嚴訓難支飾，直寫前情字字真。伏望父親來恕罪，念兒怎敢宿娼門。御史聽罷雙眉皺，下流不肖畜生身。公然入脚勾欄院，背違祖訓亂胡行。豈可今日來饒恕？言罷之時即起身，手攜戒尺爲懲戒。書房一衆盡心驚，秉衡只得低頭受。忍痛無言不則聲，打了十數難熬住。泣告爹爹恕我身，孩兒知罪深悔過。從今不敢亂胡行，御史怎肯輕饒恕。祖訓誰人不凜遵，畜生膽敢偷閒空。九死難容剩一生，二爺致德向前說。大兄勸且息雷霆，恕他年少是初犯。下次若犯再重懲，御史回說毋多語。回身舉手再施刑，公子傷痛無地入。致德從旁莫理論，兩位小姐多不忍。近前雙膝跪埃塵，伏望父親來息怒。今朝饒恕大兄身，御史喝道休胡說。二人速退一邊行，休得自己來取責。說情一並與施刑，兩位小姐言難進。儀貞小姐便回身，哭對叔父點頭說。不想爹爹恁狠心，不過贈妓詩一首。責打多少始停刑，姪等說情多要責，叫他怎敢進言論。既言決不行情面，混他一混白回身。

致德說道：『如何方法？』小姐道：『叔父勿言。』說罷，忙取詩綾，信筆如飛，題詩一首，遞與隨雲高聲說道：『你可與我將此詩送到凝春院，說左小姐也有一詩相贈。』

隨雲接了全不解，維明忽聽此言論。十分詫異回身問，儀貞所說甚言論。小姐言道無甚事，御史回身移步行。

便將戒尺來擲下，回手書內取詩綾展開，即便來觀看，添得新詩一首文。

一笑傾城國，嬌姿世態無，臉疑花欲睡，腰比柳難扶。

細倩檀郎整，環邀阿母拴，風前來獨立，揚袖態仙乎。

後寫俚言贈凝春院四美人，嘔正。襄陽左聖婉題。

維明看罷詩一首，回頭一笑問儀貞：「妮子莫不痴癩了，如何這等亂胡行？你身乃是閨門女，怎去題詩贈美人，且要送到凝春院，是何道理這般形？」

小姐笑道：「爹爹今日責備大兄，也打得高興了，孩兒等不過與他討情，不想爹爹也要責罰。因此孩兒索性也作一首贈妓詩，送到凝春院，然後受責，豈不名副其實？」

維明聽了心中怒，原來却是這等心。明是說情吾不聽，你今來混我當身。既然情愿來受責，上前舉手欲施刑。玉人見了吃了一驚，低首無言速退行。卻更問道：「如何說？既與你兄共作文，理當照樣來責罰。如何躲避閃開身？小姐只得回言道：實因不忍大兄身，爹爹若把刑饒去，兒便甘心受責情。」

維明道：「我本欲將汝兄重責數十，你既是這等語情，如今饒了永正，所應得之杖，你替了罷。」此番還有何詞說，你這狡辯無倫妮子身。想你情理真可惡，今朝打死也還輕。叱令德貞二小姐，將他扯過案前臨。二爺見了微微笑，開言便叫大兄身。他見秉衡遭責罰，手足情義義氣深。見兄不肯來饒恕，十分無奈這般形。望兄今日垂憐念，他乃閨中女子身。表兄現在書房內，存其體面免施刑。

維明道：「我豈不知妮子之意，雖然爲了手足，怎許將父親如小兒一般玩耍情理？其實難容罷了！既然叔父說情，且權寄片時，片刻到內堂責罰。」

儀貞小姐心煩惱，回身移步出書廳。德貞小姐來入內，告別嚴親也出門。御史叱起親生子，畜生爾聽我言論。

生爲左氏門中子，豈容半步亂胡行？祖宗遺訓傳孫子，代代房房盡凜遵。我等幼年悲失怙，祖母高堂主內人。但能拘管門中事，門外安能管我身？我幼到今無失足，如何生你這般人？又還引誘桓兄弟，同到勾欄妓院門。他遠雙親違教訓，有誰拘束戒當身？你反狎邪相引誘，舅父聞知是怎生？此回初犯從輕責，將來若再這般行，立時斃汝于杖下。寧可吾宗絕後人，斷不留你淫邪子。畜生好去謹收心，永正聽言難對答。低頭傍立愧難禁，楚卿公子多慚愧。二爺却也不開聲，維明喝令書童等，詩綾卽付火中焚。可惡儀貞多弄巧，登時題上一詩文。蓋因妮子才甚敏，所以他身不怕人，思量可愛兼可惱，有朝再犯不容情。當下起身歸內室，氣壞書房左秉衡。此事父親焉得曉，必是周黃陷害人。二爺便乃開言說：如何你等亂胡行，怎生便去凝春院，贈妓題詩胡亂行。又被父親親訪得，證據拿來字跡新。

楚卿道：「小姪何曾要去？都是用九苦邀姪等，陪去院中一坐。周黃題詩之後，卽便出來，因四個青樓，留住求詩，推辭不得，無奈應酬。又因用九口快，取笑歪詩，帝臣等因而爭論，姪等卽勸用九出外，未至破顏，想必他四人心，中啣恨袖詩，造言生語，說與姑夫知道。」

冤屈姪兒嫖賭事，徧體排牙說不清。二爺聽了微微笑，姑夫是個性嚴人。記得我身年幼日，也曾接取兩紅裙。偶然我去閒玩耍，遭他責罰不非輕。天香院內聊嬉戲，又責書童代我身。兄弟同輩猶如此，何況今日子姪們。還虧姪女生機變，秉衡扑責怎能輕。楚卿聽說言，正是姪也嘗聞家父云。當日武昌同赴考，共住中街客店門。曾來四個青樓女，芙蓉院內久聞名。趙年伯與杜年伯，欲留安他四個人。却是姑夫家父來力阻，幼年便是這般形。致德笑道：「真迂闊，我兒最不近人情。但是你等同去看，周黃所作甚詩文。楚卿不覺來失笑，便把周黃所作文。一首一首來誦出，致德聞之笑不停。原來有此真笑話，理應前去看分明。三人談笑天色晚，童子兩個掌銀燈。內裏侍兒傳話出，請二爺公子內中行。膳肴已擺中廳上，二爺聽了便抬身。便叫兩姪同入內，永正開言說事因。姪兒不

欲來用膳，叔父相同表弟行。致德道言：休如此。家庭常事莫存心。子受父刑何希罕？勞而不怨可知聞。若還不去，來用膳，定然汝父又生嗔。公子聽了無可奈，只得抬身移步行。楚卿公子心中想，愛煞儀貞表妹身。貌如仙子才如海，睿知聰明那裏尋？爲人正直多義氣，因救其兄不顧身。惹得姑爹多惱怒，內堂要去責家人。方纔回入中堂去，不知可否罪他身？但願解釋無話說，弱質柔姿怎受刑？若能爲我檀郎偶，一姓名香拜玉人。舍之於口擊之掌，洗空地貯奇珍。皇天得遂平生願，許我雕弓中雀屏。多才想思中堂立，看時不見兩千金。晚膳擺設多齊備，各人入坐安其身。夫人見了親生子，畜生連罵不停聲。竟習下流遊妓院，今朝打死也還輕。又責楚卿人一個，如何這等亂胡行。桓門自昔無此例，你竟習了下流人。將來再到勾欄院，作書告你父親聞。兩位公子無言語，致德開言勸嫂。身事已過去，休再說。侍兒捧酒到來臨。二爺說起疑春事，周黃所作妙詩文。這樣笑話來看，總然打死也甘心。兄弟若還知此事，必然也要一同行。豈可不惜來一看，天下難尋此妙文。維明聽了便笑道：你身原是個中人，可惜秀鶯已身死，秀鸞年老減芳春。天香院內無佳侶，又想疑春院裏行。果肯甘心來打死，請君明早急忙行。二爺聽了微微笑，兄今何出此言論？你也接過平康女，弟們親耳聽分明。對着心愛人一個，口口聲聲叫美人。說年華我亦如潘岳，正堪可配愛卿身。大兄也愛紅裙女，豈可今朝管別人？御史聽了大笑道：原來你有這般心。果然像我來嫖妓，再不前來管你們。若還像你天香院，姪兒榜樣早施行。夫人聽了多好笑，二叔童心未改更。楚卿含笑無言語，秉衡踉蹌不安身。勉強相陪來用膳，上前告退到書廳。早歸牀上來眠臥，翻來覆去夢難成。楚卿公子同回轉，兩人一夜少心情。致德辭別親兄嫂，維明送罷自回身。各皆收拾來安寢，一宵過了又天明。諸凡閒事不必說，單表書房兩個人。長吁短嘆左公子，立不安來坐不寧。楚卿公子多煩惱，姑夫何苦重施行。只得婉言來勸解，膳罷窗前共讀文。早見侍兒來通報，王家公子到來臨。永正命弟來迎進，三人相見坐分賓。書童忙把香茶獻，楚卿公子問緣因。

『王兄昨日回去，不知年伯可曾知道凝春院一事麼？』

禮乾一聽雙眉纒，不須提起這段情。小弟昨日回家去，家尊一見就生噴。不由分說施刑罰，說我嫖妓宿娼門。渾身是口難分解，徧體排牙辯不清。正是青天聞霹靂，問及家童始曉聞。竟是帝臣周賊子，袖了詩綾進我門。告知家父同年伯，說因留宿與他爭。

『不知年伯袖詩回府，曾否提及此事？』楚卿道：『二老同心，兩邊一樣。』禮乾道：『周帝臣如此可惡，平空陷害我等，情理難容，因此特來商議一計，必須也弄害他一番，始出了心頭惡氣。』永正道：『所見略同。若用計策，真怕有事端，只與他惡取笑罷了。』楚卿道：『計將安出？』永正道：『只須如此如此，儘够了。』二人大喜道：『此法甚妙，只是誰人去做方妥？』永正道：『弟處如琴若段，原是家父幼年所用書童，最肯爲弟湊趣，使他兩個便了。』

禮乾聽了心歡喜，楚卿便乃問緣因。深憶杜兄今日病，王兄曾否到他們。禮乾聽了微微笑，那病如何使得輕。『起孝害的，乃木邊之目，田下之心，正在懨懨，豈能脫體。』永正道：『那果思想甚人，用九一味胡言。』禮乾笑道：『兄等不知，小弟頗知一二。原來杜年伯母裴氏，與左都御史老黃的夫人同胞姊妹，黃夫人一女無子，黃威兄弟皆庶出，那黃小姐名靜英，年十九，性情溫柔，容貌端麗，與杜起孝與兩姨姊弟，時常往來。起孝屬意表姊，杜年伯夫婦亦甚愛之，曾遣妹求親，老黃迂執異常，欲先婚庶男，再求嫡婚，因此堅辭。又二黃生母呂氏，與黃夫人母女不睦，攬撥老黃憎嫌此女，所以杜起孝抑鬱愁煩，病從此起。』楚卿笑道：『原來你是一個地裏鬼，從何處打聽得這些詳細。』禮乾道：『只因他那日打書童，送題與我，閒談得知其細。』

言了之時，重說道：『秉兄不必慢遲停，即將妙計行將去，今朝顛倒姓周人。永正便着書童去喚如琴，若段到書廳，二人聞命忙來到，公子開言說事因。』

『如琴你可與我前去，打聽周通政的二公子，今日在家不在，速來報我知道。』如琴奉命去了，一回轉來報道：『打聽得周二公子，今朝是他生日，正在家中宴客未散。』永道：『再去打聽，可曾喚那一院中妓女承值？』如琴又去打聽明白，回來覆命道：『止喚去桃林院兩個，凝春院中妓女，是孫郎中喚去，不在周家。』公子笑道：『卻有這般湊趣之事？』便對二人道：『兩個可到後槽，牽一馬猴，黃昏時候，前往周家如此如此，切莫使老爺知道。』

二人笑應稱曉得，自行幹辦去當心。三位公子書房內，言語笑談半時辰。王家公子來別去，二人送出自回身。按下左府諸般事，且說輕狂周帝臣。二月十三生日，許多朋友盡來臨。肆筵設席來款待，觥籌交錯管絃鳴。桃花院內青樓女，在筵歌舞奉金樽。直到初更方散席，帝臣已是醉醺醺。衆班朋友都謝別，帝臣送客到前廳。衆人去了剛要轉，忽見一肩轎子送來迎。小小燈籠昏懵懵，後轎跟隨兩個人。帝臣便問誰來到，兩人回答說分明。

『轎中是凝春院，行首鳳城春，今日乃公子華筵本該早來拜賀，只因孫老爺接去，耽擱到今，故此來遲。如今一者補拜生日，二者陪伴公子良宵。』

兩人說罷來退下，轎兒歇在大廳門。回身便就出去了，帝臣甚是喜歡心。我正思量來院內，誰知他却到我門。當時移步忙走近，美人姐姐叫連聲。轎中只聽悉索動，不見人來答應聲。帝臣此際多醉態，開言笑喚鳳城春。你不早行來拜壽，找正心中怪你身。你反與我來作耍，故意今朝不應人。待我扯你來出轎，今宵罰你跳長更。言罷之時忙動手，扯開兩扇轎帘門。忽然撲地一聲響，轎中躡出怪妖精。見人劈面來撲上，嚇煞輕狂周帝臣。大叫一聲不好了，亂走亂跌沒頭奔。猴兒直跳來趕上，抱住周家公子身。滾倒在地連聲叫，驚動家人一衆人。人人嚇得真魂冒，大家飛趕上廳門。舉燈一照觀仔細，却是個黑毛徧體馬猴精。緊緊抱住周公子，亂抓亂咬扯衣襟。口中不住吱吱叫，一衆家人戰戰驚。高聲大喝來趕上，馬猴一見衆多人。說的撇了周公子，亂抓亂咬扯衣襟。格扇上

邊奔上屋，霎時不見影和形。衆人拍手猶驅逐，人人吆喝捉妖精。不聞響聲方回轉，大家來看帝臣身。只見他口吐白沫雙睛定，面上斑斕盡血痕。叫呼數回方甦醒，戰戰兢兢抖出聲。怪哉異事真奇文！

看官原來猴性最淫，雄猴歡喜婦人，雌猴歡喜男子，故永正將雌猴耍他，便將帝臣抱住。此時面上也破了衣服也碎了。帝臣定神一會，問衆家人道：「你們可曾看見轎子進來麼？」家人道：「小的們大家看見他說是凝春院行首，纔放他進來，誰知是這般怪物？」公子道：「還有轎夫，并兩個隨轎的人呢？」家人道：「出去已久。」帝臣道：「這定是一個妖怪，假冒了鳳城春名字，到此吃人，幸而有命，不會被他咬殺。」衆人道：「自然是一個猴精，一些不錯。」

將燈照那廳前，轎破而且舊不新鮮，灰塵滿地多年久，妖精攝到坐其身。帝臣越想心中怕，寒毛直豎汗淋身。欲思回到書房去，只怕妖精到再臨，只得使衆來圍護，一宵坐到大天明。方才告與雙親曉，周商夫婦盡心驚。皆因是你游妓院，所以妖精來假名。帝臣甚是心煩惱，爹娘說話不中聽，你不叫我遊妓院，除是娶了女佳人左秀貞。我便收心圖上進，不嫖不賭讀詩文。若還不得三小姐，雖死勾欄院內存。周通政道真無奈，我曾屢次去求親。姑娘甚是心中肯，奈何左二不應承。我兒不必多心了，世間豈少美佳人？秀貞雖是生得好，看來德性不和溫。留心再訪官家女，不須只想左家人。帝臣煩惱歸書院，思量欲待到凝春，恐防妖怪來變化，算來無處去存身。若到左家姑母宅，料來左二不留人。只爲上年圖密約，維明衝破見分明。挑唆他弟爲防備，待人冷淡到如今。因此我也稀疏去，久撇情人左秀貞。我爲佳人說不得，如今去借住左家門。老着面皮挨坐下，不怕將我趕起身。相機行事來下手，這段姻緣必要成。帝臣想得多停當，午間來到左家門。恰好致德因公出，帝臣一逕內堂行。廊前侍女忙報進，周氏夫人便起身。帝臣一見忙作揖，夫人歡喜叫兒身。你今爲甚原和故，約來半月不登門。帝臣道：言無別事，只因身子欠安寧。言罷便問姑娘道：三妹如何不見形？夫人答道：剛飯後，想來玩耍到園亭。帝臣便就歸身。

坐，夫人一看甚心驚。便問賢姪因何事，滿面傷斑不像人。帝臣道：「言休提起，幾乎一命送妖精。路將昨夜一節事，從頭告訴左夫人。因此不敢家中坐，必欲商之姑娘身。這花園裏面多幽靜，有臥雲軒下甚幽情。姪欲借住二三月，不知姑娘可應承？供膳終須補來送，決不空來攪擾情。」夫人言道：「多客氣，我身看你似親生。若得你來多歡喜，如何心下不應承？只恐姑夫他不肯，我難做主便留人。」帝臣聽了微微笑，姑娘嫁在左家門。也是家中一主母，况兼面上別無親。止有兄嫂同兩姪，如何作主聽他人？你今作主來留姪，那怕姑夫趕起身。趁他今日身出外，便移行行李到園亭。生米已教成熟飯，便告姑夫待怎生？夫人聽了言，如此姪兒說得不差分。你今卽速搬行李，帝臣見尤喜歡心。

帝臣家值名大青錢年十九歲，卽忙着他快到家，中搬取行李，須臾來到，卽向臥雲軒鋪設停當。

帝臣住在花園內，要引閨中左秀貞。那識秀貞全不懂，前番竟是婢紅雲。秀貞素昔猶狂縱，舉止輕佻沒正經。多言善笑無拘束，諛語嬉談欠老成。本以嬌姪難訓誨，又因清瘦可憐人。周氏夫人頻護短，愈加任意任胡行。至於求偶懷春事，小小閨娃不動心。祖宗家法傳聞慣，左氏門中氣骨清。青蓮出水心先白，嫩竹臨風節已成。桓王才貌難挑引，何況卑卑周帝臣。正患風寒垂綠帳，誰知名字竊紅雲。從來蹴碇能充玉，婢學夫人亦有因。怪怪奇奇貞作賤，離離合假爲真。情節後文方遞出，再言致德轉家門。二爺日暮方回轉，夫人說與這椿情。致德聽了心中惱，爲甚容他進我門？我纔半日來出外，你今作主便留人。

夫人道：「只因家中出怪，嫂嫂着他來借住數月，供給送來，叫我如何推却？」致德道：「即使推却不得。止借與外書房，如何借與園內？」致德說罷，便到園中，使帝臣移到外書房去。帝臣稱有西賓，不便清養。致德無可奈何，只得入內，吩咐德順二貞，用心迴避，並差人告知三小姐病起，亦避帝臣，三人皆不許入園玩耍。又着左秦把守園門，不許丫環婦女出入，如違卽家法處治。

不說致德多嚴厲，再說花園周帝臣。一連住了三兩日，不見秀貞小姐到園亭。德順二貞俱不出，這便如何？怎理論？暗使書童來探聽方曉。姑夫如此情，帝臣甚是心中恨，原來他決却這般行。

常言道：『只有千日做賊，那有千日防賊。』難道就是這般罷了？我周帝臣若不弄秀貞到手，決不干休。』

慢慢商議尋妙計，這段姻緣必要成。不說帝臣心中事，單言姣詐婢紅雲。一自帝臣園內住，十分歡喜在中心。忽然家主多嚴禁，一瓢冷水沒頭淋。左思右想真無奈，長短吁嘆自尋思。

我想周公子特為秀貞小姐而來，我前日假冒秀貞，恰好周公子與三小姐兩下相逢，這裏正可生出機關，再圖以假作真，會他一會。我想三小姐極愛鮮花，開園內碧桃盛開，正可攬撥三小姐，使我採花，就中覷使紅雲想妥，便進房告訴秀貞，秀貞本愛紅雲，肯己衣履換着長短相同，坐立相偕，不分主僕。向來說一聽一何况採花瓶供，說得投機，此時秀貞寒病未痊，只可在床半坐，正憶園中春色，不知幾樹名花開放，恰遇紅雲說知紅桃開放，不等紅雲開口，就使入園採花。

紅雲見說回言道：『悶也真堪悶煞人。這等桃紅柳綠三春景，叫人不得去園亭。無端留下周公子，老爺見鬼這般形。姑表弟兄何避忌，必須嚴密這般形。小姐便是千金體，奴婢何妨任意行，也禁丫環休入內，再三叮囑把門人。算來此等迂拘狀，全學尊兄御史身。不留體面於妻黨，園內全無內主尊。我想大房桓太太，現留伊姪楚卿身。弟兄姊妹時相會，作字吟詩日討論。一樣至親無薄待，二房周姓便無親。周家也有當朝貴，不是低三下四人。偏把公子來奚落，夫人面上忒無情。我今為你折花去，親將此語告夫人。等得小姐身全愈，偏往花園走一巡。偏與表兄來笑話，看老爺兄弟若何能。小姐點首言稱是，你今正合我中心。嫡親中表如兄弟，何忌何嫌假撇清。爹娘遺體留根氣，白璧無瑕不染塵。只在本心無別念，那拘俗體與虛文。我自病中多懶散，豈愁拘管閉園門。二月半邊花事好，匹香亭畔月華明。鞦韆步軟扶欄檻，蹴鞠腰酸坐錦紋。有一隊釵環齊結伴，便二人獨往也歡心。你今

先告夫人去便探到稷桃供臙瓶。等我病愈同去玩，看蠢奴誰敢閉園門？紅雲聽了心歡喜，卽忙去告二夫人。就把方才一席話，述與夫人周氏聽。又說小姐將痊可，寒窗寂寞少心情。奴去卽回伴寔寂，夫人你請自寬心。

紅雲這一番言語，恰合了周氏心腸，便道：「老爺說，雖吩咐丫環僕婦，一概不許進去，不過是句套語，那有我使你去，左秦敢攔之理？我先着人吩咐左秦，你卽進園使了。你說大房一樣留住桓公子，儀貞等無避無嫌，我也一般想起，果真二爺吩咐，我不敢當，且等三小姐病好十分，我自同他進園散悶。」

夫人聽了紅雲語，便傳左秦啟園門。左秦聞言開鎖鑰，夫人之命敢違行。尋來綠柳三條徑，暗喜紅雲一片心。紅雲打扮多齊整，撲粉香腮點脂脣。淡紫披風描菊滿，三藍裙幅綉鶯分。幾枝翠雀銜梳月，一穗芳蘭插髻雲。輕盈體態風流步，看去依然左秀貞。手整烏雲重約釧，芙蓉一逕入園門。管園左秦開言問，紅雲姐姐那方行？老爺前日親分付，閒人不許進園門。今雖奉了夫人命，請你瞬息便回程。紅雲聽了心中怒，你太多言攪事情。我奉主母言來此，夫人不是主人身。再遲幾日春光好，三小姐日日要游行。不許閒人來阻住，自有閨門作主人。左秦聽說微微哂，老爺吩咐恁言論。何關於我分毫事，怎教姐姐不容行？但使老爺知道了，今日之行要稟明。紅雲不管他煩惱，一人移步進園門。十分春色花如錦，撲面繁華喜十分。西也瞧來東也望，桃步亭在面前存。碧桃繞檻開如錦，蜂聲蝶影戀芳春。紅雲上了桃花亭，轉過湖山曲折行。走過白石小橋荷沼岸，臥雲軒下到來迎。大青錢坐在堦沿上，一見之時立起身。慌忙報與周公子，左三小姐到軒門。帝臣一聽心花放，猶如半夜拾奇珍。喜從天降忙迎出，深深作揖到埃塵。我道是誰人來到此，原來一位救星人。紅雲聽了微微笑，便叫周家公子身。你今害了是何病，奴奴怎得救殘生？帝臣笑說相思病，已害三年兩載春。除；小姐無人救，一見芳容體就輕。紅雲面頰微微笑，哥哥休教細言論。二人攜手同行進，窗前交椅坐安身。大青錢把香茶獻，公子開言說事因。憶自從去年臘月內，偶然戲耍外書廳。維明伯父來看見，告與姑夫知此情。杜絕芳卿難再見，小生雖則在家庭。神魂日到香闈

內，病染相思不脫身。因此思量無可奈，故來借住在園亭。指望賢妹常親近，少慰相思一片心。何期小姐多見外，也不前來會小生。直到今朝方見面，如何發付小生身。紅雲聽了長吁歎，奴非不欲兩相親。只爲爹爹多管束，不容我等出園門。今日到來非容易，母親費盡話言論。趁着爹爹身出外，母親許我進園門。得與哥哥會一面，帝臣嘆息兩三聲。開言便叫三表妹，我今有句話談論。不知你可應允否？須當兩下要同心。

紅雲道：「不知哥哥有何話說？」帝臣道：「我有一個故事在此，說與小姐一聽賢妹呵！」

不知你可曾看過西廂記，鴛鴦小姐會張生。小姐相國千金女，母女棲遲僧院門。普救寺中驚見美，閒游佛殿見佳人。因而借住西廂下，一封書去退雄兵。口不應心崔氏母，身安無事賴婚姻。張生爲此沉沉病，鴛鴦小姐費多情。暗使紅娘傳簡去，粉牆跳過會佳人。月下佳期成密約，往來一月破幽情。夫人恐出家門醜，遂將小姐配張生。長亭分別京都去，探花及第榜題名。泥金喜報歸家轉，鴛鴦小姐做夫人。至今一段風流話，戲文扮演到如今。今日我與小姐人兩個，活像崔張一段情。小生願做張君瑞，望三小姐做鴛鴦。也不要傳詩並遞簡，也不須月下聽瑤琴。今宵就訂三生約，三更小姐到園亭。雲軒下成夫婦，就醫可了相思去除根。小姐若肯來俯就，小生就從此奮功名。一舉成名高折桂，再遣媒人來說親。令尊必定來喜諾，洞房花燭結成親。一牀錦被全遮體，十足完全滿美情。伏望小姐休推却，面談訂定若何能。帝臣說罷一席話，紅雲低首自思尋。我今若便來依允，不像千金小姐身。況且重門多阻隔，又隨閨閣伴晨昏。且禁烈火乾柴念，裝些冰清玉潔身。低頭默默無言語，半晌開言說事因。哥哥所說多少話，奴家不解半毫分。雖然平日心相慕，只願明媒正娶成。何曾有意爲苟且，你今所說乃私奔。奴身怎肯爲此事，家父何等性嚴人。大房伯父尤嚴厲，一朝知覺不非輕。必然難保殘生命，你今莫惹我當心。姻緣若是難成就，不如休起這條心。名門閨秀知多少，哥哥再對別家婚。速速兩邊除此念，免得牽腸掛肚情。帝臣聽了紅雲語，半晌無言不則聲。低頭兩眼雙流淚，含悲又起告紅雲。小姐雖則來回絕，小生怎得便休心罷了。

果然此事終難就，算來要甚命殘生。就拚一病懨懨死，九泉之下候卿卿。說罷拭了時頻淚，紅雲低首不開聲。心中不忍無理會，說一句：你且稍停再可論。秋波一轉情無限，慢移蓮踪往外行。帝臣移步來相送，覷定嬌。不轉睛，眼看紅雲將去遠，高吟一首妙詩文：

只因平日兩情投，欲把相思一筆勾；豈料佳人心不定，小生性命必然休。

紅雲聽了雙眉皺，怎生便慰此人身？不免重來亭子外，折了穠桃覆主人。可愛桃花迎面笑，未經風雨醉酣春。太湖石畔來攀下，先取穠芳插鬢雲。回首再看花梗好，長短欹側配勻均。一半送交三小姐，幾枝先奉二夫人。紅雲花下方攀折，左泰前來說事因。姐姐進園今已久，理當回步快抽身。不是我身交口說，老爺嚴諭不非輕。拜客便回將過此，倘然遇見若何能？你往後再須求供插，我老身情愿代你行。紅雲聽了心中怒，此種情狀實堪憎。我奉夫人言到此，不干他事半毫分。但與周郎圖密約，出入花園彼管門。未便將他來怠慢，且裝假意獻殷勤。一面將花來折取，含嗔作笑說原因。左叔老年多古板，算來不會做人情。園內開門問誰說，可知發付是夫人。夫人鍾愛三小姐，一家大小盡知聞。叫我尋花來到此，不過問他病後情。你若心機能活潑，早該引我到花亭。世情不懂仍攔阻，你好笨，呆不識人。奴身不肯多言語，主母前頭守口行。別位姑娘來遇你，內堂添語你誰聞。便無責罰來加你，老守園門了此生。差使仍多花似錦，別家熱鬧你淒清。紅雲利口隨機變，左泰低頭暗悔心。便說：姐姐多承教，你若重來掃徑迎。我有一言來奉託，這些時節耐清貧。你遇夫人歡喜候，請姐姐從便說一聲。紅雲手執桃花笑，你太糊塗昧事情。現有他胞姪周公子，借住書房靜養身。朝夕之間常見面，你須討好姓周人。公子性情多豪邁，揮金似土一般能。若得公子來歡喜，自解金囊你稱心。內外美言俱進說，牡丹綠葉再成陰。奴奴贈君一夕話，如何酬謝我當身？左泰連連來笑謝，二人一路出園門。紅雲便進中堂去，將花送與二夫人。夫人把玩開言問，可曾見過帝臣身？答言未奉夫人命，未去相探公子身。夫人笑說多拘執，再行便可去書廳。順便爲我相問好，有需

什物便傳聲。此花我不留房內，老爺瞧見恐疑心。你去說與三大姐，好生靜養閉窗門。春寒感冒非輕可，你若當心替我心儘有聰明可使女，他偏憐愛你當身。也是前緣來結就，怪你兩人年貌少差分。不是左臂紅斑來辨別，叫我自家難認女親生。就把紅雲左臂近，看他六點痣分明。

原來紅雲之貌，與秀貞一般無二，身材長短，舉止輕佻，兩個也如一人。惟紅雲左臂有桃花紅斑六點，注就下賤，死於慘刑。此却秀貞所無，終是左門之女，根氣不同。左府一門，盡知此異，當下周夫人笑將紅雲左臂拉近前來，丫環僕婦，俱上前觀看，無不嘖嘖稱奇。夫人便命紅雲送桃花回房，與秀貞消遣。紅雲回至房中，與秀貞說知花園春色，並說夫人要等三小姐全愈後，同去遊園。秀貞喜歡不已。不過小孩心性，嬌縱成風，誰知賤婢冒名傷伊名節。日後負屈含冤，死於非命，直至紅雲法場供出，方才表白秀貞之冤，徒令致德夫婦二人終身悔恨而已。所以閹閣之家，須嚴閨教，亦防婢妾引誘，即青衣侍婢，亦須矢慎關防。

第二十回 贈羅帕浪子題詩 竊綉鞋丫環施計

接下後文且慢表，回文再說左秀貞。不寒不煖春三月，臥枕圍衾懶動身。院落鳥聲鳴嚶嚶，紗窗蜂鬧響盈盈。欲問藥罍無甘味，厭厭參湯惱性情。手腕瘦不嫌釧重，髻絲撩亂使膏輕。他思鬪草尋山徑，山想簪花上一亭。又想綴絲擒綵蝶，又思轉軸放風箏。不過這些嬌縱稚憨態，豈有傷春候月情。那識紅顏圖假冒，正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紅雲哄騙數日，一心只想帝臣，暗思左泰已可通融，必須通了刁氏奶娘，方可合成一路。適遇刁氏竊了秀貞簪飾典當，來囑紅雲。紅雲便將帝臣與刁氏通情一節說明，囑其照應。刁氏一力擔當。晚間二人商議，紅雲便將帝臣誤認自己，冒應一事，亦與刁氏說知。許伊向帝臣索賄。刁氏初則支吾，繼而貪利應允。紅雲遂於次日

告帝臣囑送銀五十兩與刁氏送銀五十兩於左秦。帝臣大喜，立付刁氏。刁氏遂自留七十金，只分給左秦銀三十兩，却與左秦面前，只說紅雲進出，不說假冒秀貞。左秦亦喜歡應允。彼此暗通消息，一家如何得知？從此紅雲刁氏一路約定時刻，出會帝臣。

自從刁氏通音後，喜壞書房周帝臣，行立坐俱難適意，只如君瑞想鶯鶯，徘徊曲徑，疑環佩，躑躅長廊，聽履聲。忽見花陰垂處，蓮踪響，恰似天上飛來一朵雲。摩眼近前，觀仔細，看來竟是意中人。此時喜壞周公子，慌忙搶步上前迎。當頭作個深深揖，倒把紅雲吃了一驚。笑說：「表兄多禮甚，帝臣也笑問緣因。」表妹因何來到此？紅雲笑答姓周人。妹身病後無消遣，閑到園中步一巡。偶有好花思折取，膽瓶點綴綉房春。書室被兄來占取，我們久未到園亭。千紅萬紫圍佳客，折一枝來伴玉人。帝臣聽說微微笑，口稱：「表妹你須聽，你身那會將花採，要採花時請小生。」表妹採花兼採蕊，小生却會採花心。小生只在花中串，浪蝶狂蜂遜武能。紅雲聽了呵呵笑，表兄言語慢誇能。你採花心空費力，花不開時妄費心。帝臣一聽心中喜，即忙攜手叫卿卿。你若許我將花採，小生便死不忘恩。請到臥雲軒下去，必有良謀教我身。紅雲回說：「難耽擱，我家姊妹要疑心。」帝臣攜手牢不放，笑言：「妹妹要同行。」紅雲含笑身移步，臥雲軒下到來臨。忙烹香茗來請坐，葵花椅子並肩分。紅雲假意來謙遜，我今即便要回身。帝臣抵死拖他坐，紅雲只得坐安身。低斜杏眼微含笑，帝臣含笑近前臨。輕拍香肩來挽手，挨近紅雲並坐身。低言便叫賢表妹，求你今朝發善心。我可是卿心內物，你今是我意中人。小生渴了三年久，望乞妹妹救殘生。臥雲軒下無人到，與你做效鴛鴦配對成。紅雲忙便推開手，含笑開言說事因。休叫這等來惹厭，你是官家公子身。奴奴也是千金體，怎好今朝便失身？帝臣笑道：「忙謙遜，多情妹妹莫推辭。」小生今日見了你，三魂七魄盡離身。你不憐我誰憐，我除了妹妹再無人說罷了！時回身轉，掩上軒中格扇門。可笑帝臣輕薄子，作事爲人不正經。放下金鈎垂玉帳，霎時歡會效雙星。貪花好色男和女，兩人今日有同心。整衣挽袖來同坐，共飲香茶細談心。紅雲故作含羞態，表

兄污了我清名。終身不嫁他人去，相隨你去過今生。帝臣便道：何消說，定然他日做夫人。當下又復稱妹妹。我今不負你常身。向來與我多親狎，那得而今有變心？前日密言推不允，愛卿未免太無情。今朝巧遇天緣合，定須臂盟訂三生。紅雲聽了，微微笑表兄你且細評論。奴本不是無情女，向來屬意在郎君。只因膽小心多怕，恐防事洩被人聞。伯父爹爹家法重，倘教敗露送殘生。如今與你來歡會，要你守口如瓶，謹十分。帝臣聽了心歡喜，當時忙即起抬身，取出金鐲金戒指，還有珠鑲如意行，並取一方白羅帕，帝臣就上寫詩文：

金鐲金簪帕一方，小生贈與俏娘行。天長地久從今定，海誓山盟切莫忘；

歸去小星隨日色，來時明月上東牆。一言約定無更變，日日軒中來會郎。

寫完念，與紅雲曰：愛卿你贊妙詩文。紅雲便說高才學，將來必中狀元身。帝臣包好來親送，聊表區區一點心。紅雲甚是心歡喜，接過連將多謝論。

周帝臣便道：『皇天在上，我周帝臣若負了左秀真，將來不得死在家中，必當短壽促命。』

紅雲一笑連聲睡，帝臣相送出軒門。便叫妹妹休忘了，得暇重來看一巡。若還忘了區區意，只消細看那詩文。若還未解詩中意，小生再講與你聽。紅雲笑道：休講了，奴奴解得那詩文，只爲表兄題得好，所以聽來句句明。

帝臣笑道：『這樣深微奧妙的好詩，妹妹聽了二遍，就解其中之意，真仙才也！』

紅雲一笑忙忙走，暗暗心中喜十分。思量好個周公子，我今得了有情人。小姐幼年不解事，只怕你失此才郎。悔一生，一而想來一面走，穿過湖石洞門。順採牡丹三兩朵，要將送與秀真身。左秦只因刁氏托，由他進出不開聲。一程回轉香閨內，將花奉上女千金。秀貞舉目周觀看，但見紅雲改舊形。蓬鬆兩鬢衣衫皺，氣喘吁吁難出聲。小姐一見心驚訝，開言便罵女奴裙。叫你去把花兒採，爲何許久始回程。誰人與來，拚拉頭蓬衣，這般形。紅雲却不來瞞隱，叫言小姐莫生心。只因少小常親愛，賽過同胞姊妹們。要將密約私情意，日動了冰清玉潔人。

就把頃刻花園事，從頭一一說其情。袖中取出黃金鐲，這是公子將來送我身。這些物件他與我，秀貞接過看分明。又見羅帕詩一首，怫然不覺怒生噴。登時變色容大改，喝罵紅雲小賤人。侍我向來看重你，竟敢背人胡亂行。你這哄拐非好意，將來引動我那心。你知我是任何輩，左府千金小姐身。內言不出傳家教，那臊輕狂周帝臣。你既妄爲難饒恕，我非反面別無情。不將賤婢來加責，那得閨中自洗清。秀貞難忍心頭怒，取將戒尺手中掄。劈頭劈面來亂打，打得紅雲沒處奔。着急秀貞三小姐，你雖未與他通約，平時嬉笑亦多情。我去老爺前稟告，他也今朝要責刑。秀貞劈面連兩掌，大罵妖嬈刁賤人。口邊言語會嬉笑，有何實跡眼中存。你敢向老爺來告訴，只怕先教打死賤妖精。你便與他爲醜事，喊口親招自認明。紅雲心下多惱悔，正然打鬧在房門。來了奶娘刀氏婦，進房看見甚心驚。本來私下先通約，事急應來做好人。上前扯住三小姐，問起方知這段情。再三相勸方住手，紅雲啼哭出房門。正在廊下泪紛紛，切恨妖嬈小賤人。你道與他無實事，今朝口硬打奴身。偏要把你來算計，弄上高竿把戲成。大家打下渾河去，看爾如何再撇清。那時慢慢將仇報，叫你黃連啞子吞。鐵石心腸難改變，也須出醜頂虛名。不表紅雲心切恨，只說秀貞心下悶昏昏。可恨紅雲妖嬈婢，他到結識園中周帝臣。母黨止他無體面，母來留下是私言。我若母親前告訴，爹爹知了罪非輕。還有賤人牽連我，有口難分待怎生。況且惡言千里播，自家姐妹不同心。傳到大房添笑話，那時悔更難禁。此事算來真不妥，且須含忍在當心。本來病體來痊可，蹙眉何當氣惱侵。再卸衣衫支枕眠，不言不語困沉沉。不說秀貞煩惱事，再說紅雲一個人。思想想來計較，一蹙眉頭計上心。悄到小姐官箱內，偷其一隻小紅菱。欲尋機會花園去，爭奈天公不做情。忽然大雨傾盆下，妖嬈不得到園亭。悶昏昏守到了次日，依然大雨又傾盆。一連落了三四日，怨恨天公太狠心。此日二月二十日，紅雲大早起抬身。

紅雲竊鞋之意，送與帝臣爲挾制秀貞之具，就使秀貞不受挾制，便叫帝臣趁周氏出去，故將綉鞋露出，使

周氏信秀貞與帝臣有私，成其婚事，紅雲便穩做偏房，小人狡計百出如此。

紅雲聽了風一夜，料然次日必天晴，推窗格扇來一看，夜光穩穩日光明，紅雲不覺心中喜，今朝必要去園亭，諒他數日多冷，不知怎樣盼奴心，忙碌梳洗來出外，前房侍候女千金，小姐起身梳洗畢，紅雲便乃說緣因。

紅雲這數日竭力哄騙秀貞，又加刁氏從旁解說，秀貞女娃心性，漸已釋然，紅雲便道：『小姐，待我去園中採幾朵鮮花來，與小姐插帶。』秀貞說道：『一連三四日大雨，花也謝了，你這賤人，不過要與周公子混帳，我豈不知從今以後，偏不許去看你如何？』

紅雲聽了無言語，暗暗心中恨十分，秀貞又說身痊了，我今要出綉房門，便叫紅雲侍婢走，前堂上面候雙親，敬貞順貞多在外，回坐中堂用點心，二老見三女齊齊在，開言便乃叫兒身。

『我昨日在外書房來，有個友人借一玉器客人來到，我化換了四股玉釵，甚是精雅，與你四人插戴。』便叫夫人取出開匣觀看，三枝龍頭釵子，一雙氣通，便把龍頭簪付與三人，氣通留夫人插戴。

姐妹三人心歡喜，各人接了玉龍釵，玉簪髮邊來插了，須臾早膳到來臨，用完細說家常事，諸種凡語總休論，詞中再說紅雲女，要尋機會去園亭。

日未斜西，就把銀燈擦洗，推說要去池邊洗淨桶，走園門邊抬頭一看，心中大喜，你道為何？原來那花園後因連日大雨淋漓，倒塌土牆一座，只剩得牆角二尺餘高，碎磚瓦石堆滿一地，只好跨過，就是花園門，因此紅雲大喜，把銀燈丟了，去進缺牆，也不顧磚瓦淋漓。

撩起羅裙來跨過，碎磚堆上好難行，況兼雨後多潮溼，紅菱鞋透水紅雲，紅雲也不來檢點，轉灣抹角往前行，早行臥雲軒子下，不見書僮門外停，慌忙移步來走進，只見帝臣伏案睡沉沉，上前便把肩兒拍，表兄低低叫一聲，帝臣警醒來拭眼，回頭一看是佳人，慌忙立起勾肩抱，親親賢妹叫連聲，幾疑賢妹棄我了，連朝想得眼兒昏。

紅雲便道：「休提起，總因雨阻不能行。今朝幸得天晴了，忙裏偷閒到來臨。我從角牆來跨過，鞋幫溼透好難行。帝臣不住言生受，姊妹情深沒處尋。小生那裏消受得，言罷回身閉上門。」紅雲道：「你且慢，還有言詞告你聞。」

看官：帝臣也是世家子弟，如何不疑貴介千金，那肯冒泥前來俯就？只爲男女心愛，色使人迷，從這淫邪之念一起，雖妖迷惑，亦自甘心。這主婢之間，有何辨別？所以帝臣十分相信，快然情歡，那裏想到紅雲假冒。紅雲說道：「自從別你以後，時刻思量，終無妙策，可以成雙。我今取出綉鞋一隻贈你，你可故意露在母親眼前，便即忙藏過，我便暗中與母親說，方可得成事。但遇母親一人到此，方可露出，切忌他人見之。你莫留我，母親相尋，我便去了。」帝臣一把扯住道：「妹妹數日不來，小生飲食俱廢，今日既來，豈有虛度之理？」

紅雲一見無推托，兩人彼此了其心。帝臣攜手來相送，二人同到土牆根，看清門路方回轉。紅雲自進內房門，按下妖嬈施詭計，且言御史左維明公事完來日過午，清閑來到二房門。兄弟閑話書房內，見個書童來到臨。茶壺拿出烹茶去，維明便問：「何人？」二爺道：「真好笑，兄今有所不知聞。只因帝臣人一個，在家見了妖怪精，假冒妓名來戲弄，滿面傷斑盡血痕，驚得不敢家中住，前來借住此間存。御史聽了心不悅，吾弟心中好不明。去年對你如何說，不可招留周帝臣，如何你又留他住？况兼又進內書廳。」

致德道：「只因兄弟出外，弟婦留他，親情上不好回得。原着他外邊來住，他又不肯，故此吩咐合家婦女，不許進園，他只於早間到中堂一候，諒住些時，自然回去。」維明道：「他人猶可，只怕三姪女未必奉教。弟婦未必遵行，且你在外邊管不得內中之事，安見婦女不進花園？」致德笑道：「大兄忒也多心，秀貞尚在童年，不至有意外之事。」維明道：「秀貞雖在童年，周帝臣却已弱冠，你既不聽好言，可喚三姪女到我家去住，我便放心。」

二爺暗笑兄迂執，着書童傳語請千金。須臾來了三小姐，見其伯父候安寧。御史便乃開言語，今日晴和霽色

明。久已要接賢姪女，到我家中住幾辰。故而伯父，今日來到此，少時打轎到來臨。姪女作速來過去，秀貞聽了此言。論心中不悅，開言道：「母親命姪女，鞋止有一幅，綉花畢，完工之後再來臨。維明便說無妨礙，可將帶過那邊。正堪姊妹來刺綉，休得推辭。必要行說得秀貞無可奈，綉罷裙花便到門。致德聽了微微笑，今朝將已日西沉。明日早辰來便是，御史無言不則聲。起身便又將言道：「明辰必要到來臨。秀貞小姐稱曉得，維明作別外邊行。致德送兄同出外，秀貞小姐轉中廳。開言說與娘親曉：伯父前來喚我身。孩兒推道明日去，明朝打轎到來臨。孩兒本是逍遙慣，怎到他家拘束身？」

周氏聽說便道：「明日回他便了。」

言罷了時回房去，且言御史轉家門。一程來到中堂上，親了恰好內中存。一見了時齊立起，維明歸位坐安身。開言說向夫人道：「方才我到二房門，詫異帝臣周浪子，借住花園裏而存。可笑致德無分曉，不識輕狂浪子心。我料畜生無他意，無非妄想秀貞身。致德是個粗流輩，周氏無知一婦人。因此我接三小姐，將來且住這邊存。絕其妄想無門路，自然他就轉回程。夫人聽了微微笑，帝臣何故住他門。維明道說真堪笑，他言家內有猴精。此月十四來到此，已住園內多少辰。秉衡在旁聽此語，不禁失笑語儀貞。帝臣見的妖精怪，必然乃是一猴精。小姐未及開言問，維明早已聽分明。心中頓覺明白了，開言便問秉衡身。我想什麼妖精怪，假冒勾欄妓女名。必然是你設定圈和套，報仇雪恨耍他身。永正聽了微微笑，默默無語不開聲。衆位小姐齊聲問：「那方弄去一猴精？」

公子遂將前日之事，一一說明，便道：「可笑周帝臣竟諷得亡魂喪膽，果然信爲妖怪，連凝春院中都不敢去了。前日見他出來，滿面傷痕尙在。」

聽人衆了無不笑，且將按下大房情。二房單表紅雲女，謀成計策在房門。只想空閑偷出外，再會花園周帝臣。看來早又天色晚，家中到處掌銀燈。侍兒來請用曉膳，秀貞即便叫紅雲妖嬈窗外來低答。腹中疼痛不能行，小

姐道言既如此，不須伺候我當身。秀貞便到高堂上，用其晚膳始回身。從此紅雲私起約，花園秉燭夜談心。燭換兩條茶幾，鸞樓早又起初更。刁氏來到中堂上，伺候多嬌左秀貞。二爺夫婦歸房去，三位小姐盡抬身。各人自向香房去，卸粧收拾睡安身。書中單說三小姐，進房不見女紅雲。刁氏道言他睡了，只因不住腹中疼。秀貞內室更衣畢，卸粧籠髮盡完成。淨了手面來出外，腰間寬下綉羅裙。

當時刁媽隨從服侍，剔起銀燈近床門，細將帝臣一事，慢慢引動秀貞。誰知秀貞立志甚堅，口內咬釘嚼鐵，還說帝臣才學全無，一味游蕩，周家出此下流，母門削色，就是前日紅雲一事，也須緊密，不使人知，以全夫人體面。刁氏服侍秀貞寢後，回到自己房中，想秀貞光景，不能引動分毫，只可別爲算計，便叫紅雲回房去。

紅雲聽了心中想，一計難成別計行，使你爹娘來配匹，你能不進姓周門。紅雲便告周公子，有暇遇便示夫人。周夫人便到書房去，帝臣依計便施行。夫人認得弓鞋樣，的的真真是秀貞。悔不盡來慚不盡，十分坐立不安寧。果有這等蹊蹺事，維明見識是神人。將來敗露難遮蓋，母女之間怎做人。倘與秀貞親話問，恐他羞澀妄輕生。千思萬算難拗過，便喚紅雲一個人。紅雲見喚忙來到，夫人傳進裏房存。低言密語來盤詰，綉鞋怎得到書廳。紅雲假作驚呆狀，半晌開言說事因。

紅雲一面假作驚呆，一面暗喜夫人中計，竟說秀貞與帝臣私通，私贈綉鞋金鐲，堅訂終身，並戒刁媽紅雲不許夫人前露出隻字。若夫人知覺查問，周公子藏有毒藥，立即服藥自盡。三小姐即懸梁殉身，生則同生，死必同死。

夫人一聽驚呆了，這便如何是怎生害我姪兒已不好，害我秀貞尋死我難生。一差主意來留住，醜事因何便做。成待要聲張行不得，再思隱忍事非輕。方信伯父多才智，婦人無計不遵承。有些聲息來傳出，兩邊門戶壞名聲。只可將機暫聘定，勸老爺許下這門親。夫人不盡胸中悶，叮囑紅雲不露聲。

可恨紅雲奸計，既壞秀貞名節，又使他母女之間，不能面對證。又是周夫人先使秀貞裝病，不住大房。秀貞恐遇見父親，便在房中不出。周夫人一發疑心，秀貞慚愧，不料天下竟有此等冤屈之事。

不說紅雲回綉閣，此文再說左維明。三五日間頻想起，二房一事在於心。維明便叫家人去，打轎來前接秀貞。中堂報與夫人曉，夫人說與二爺聽。秀貞前日身寒熱，不能行走在床眠。今朝有恙如何去？致德開言說事因。

『秀貞前日好好的，爲何今日有病了？』夫人道：『便是那孩子十分嬌弱，時常發寒發熱，少刻頻請先生方好。』

致德道：言既如此，須當回去大房人，便叫僕婦傳言出，家人只得轉回程。回覆主人左御史，三小姐有病不能行。維明聽了心煩惱，前日好好在書廳，如何忽爾生病疾，定然妮子假推情。怕來我家嚴拘束，總因其母不分明。此時却也無可奈，只得丟開莫理論。再說紅雲人一個，兩下私情做得成。夜來明去十數日，早已被人看破露幽情。三三兩兩來議論，合家衆人盡知聞。敬貞順貞都知道，只瞞了雙親二大人。按下此事且不表，單說宮中鄭貴人自從國泰離朝去，終朝想念一家門。常向君前來泣拜，要乞天恩召轉京。挺擊之事真冤枉，無故將他貶庶民。天子只得來降旨，立時下詔召皇親。左都御史曾苦諫，無奈君身不聽信。此日三月初五日，皇親父子已來京。朝見君皇歸舊職，宮中去謝貴妃恩。依然照舊多榮耀，狐羣狗黨又趨迎。只恨仇人都御史，少不得深用機謀害此人。國泰又保方從哲，向來輔國有忠心。那有子罪來及父，賢臣豈可困山林？因此下詔重起復，惱恨忠良爲國臣。二奸退避方三載，復靜朝綱正太平。誰知一旦都重起，料來多事後邊生。慢言天子朝中事，詞中再聽左家情。紅雲來往花園事，人人個個盡知明。幾人要塞夫人口，含糊說得似不聞。只怕老爺不敢說，恐防惹起禍非輕。且說夫人周氏女，聽得衆人議論不分明。心中原不生疑惑，久聞紅雲澈底明。此乃三月初六日，二爺早出到衙門。夫人再喚紅雲女，悄然來到內房門。問他衆人所說花園事，果是真來不是真？紅雲越發多粧點，假作真情說與聽。

怎生私贈花鞋去，怎生金錫訂終身，怎生來往將半月，一應都推周帝臣。怎生若與大人曉，兩下雙雙各殉生。夫人問得多情實，謊得魂兒不在身。就到秀貞房內去，見他倚足房台閑坐身。秀貞陪伴多時候，媚態姣容助十分。夫人親一見生女，端詳仔細察神情。宛似桃花滋曉露，似覺容光分外明。不說之時猶且可，說來轉像是真情。抽身默默無言語，走轉房中泪倍傾。秀貞那曉其中事，走近前來叫母親。夫人略略無多話，只防說破要輕生。

當下周夫人回房，思想暗恨：「呵呀！我的兒呀！」

若還被你爹爹曉，必定殘生生活不成，再被大房伯父曉，我生一世怎爲人！周氏暗暗雙流泪，懊悔先前不識人。想來此事無幾日，如何大小盡知聞。那時將他來責罰，老爺豈可使知聞事已做成難以罷，只好周全他二人。怎能得你爹心轉，把你終身許帝臣。夫人跌足連聲恨，都因不貞許婚姻，以致做出如今事，悔不該留住那畜生。錯來錯去爺娘錯，難怪姣兒一個人。商議慢慢尋機會，要求大伯勸父親，將兒許與周帝臣。此時須要快離分，再若如此來交往，定然他父要知聞。便到臥雲軒子下，看見輕狂周帝臣，就叫姪兒好大膽，你如何這樣胡亂行。怎敢強姦三表妹，姑姑夫曉得若何能。帝臣聽了吃了一唬，低頭呆了半時辰，只得勉強開言說：「姑娘何出此言論？」夫人道：「你還瞞隱，現今合宅盡知聞。只有姑夫還未曉，你不該敗壞我閨門，害了我的嬌兒苦。姑夫知道命難存，終身況且如何了。日後將他嫁甚人？」帝臣聽了雙流泪，姑娘在上聽原因。此事非干姪一個，表妹原也久有心。如今生米成熟飯，姑姑且緩與知聞。若還斷送三表妹，我也拚命共歸陰。姑夫若能來將就，便把終身許帝臣。這種事便周全了，免教出醜外人聞。夫人聽了長嘆氣，開言又叫姪兒身。你既做出如此事，不宜再住我家門。明朝作速回家轉，還可遮人耳目情。帝臣不便來違拗，只得連連應諾聲。夫人掩目抽身起一程，回入內中廳。帝臣送得姑娘去，低徊怎忍便回程。怎能再見三妹妹，別別多嬌一個人。明朝就要分離了，何從說與女千金。帝臣懊悔無情緒，一宵易過又天明。看官到此如何說，怎教深閨左秀貞。秀貞心情多嬌縱，任意輕狂習慣成。爹娘膝下曾偏愛，姊妹

中間要逞能。巧工珠翠更番插，豔色衣裳變換新。梳頭幾遍方盤髻，勻面三回方始成。愛好太多人妒忌，出尖尤甚衆嫌憎。

左門家法森嚴，閨門潔淨，不意紅雲賤婢，生此一段風波。此事上下相傳，竟說秀貞紅雲一同在花園來往，周夫人亦已深信。何況敬貞順貞，只瞞了致德秀貞而已。可憐秀貞白璧無瑕，已被紅雲駕名玷辱，就使及早辯明，也恐縉紳譏論，雖則名敗身死，連性命不能保全。若非紅雲法場供出，則秀貞身後含冤，千秋豈屈矣。

慢說紅雲千種罪，且言敬順兩貞心。晚膳已完無別事，到了房中輕閉門。忙忙收拾身安睡，丫環兩個伴千金。四人床上閑談論，敬貞使叫妹兒身。我看三妹人一個，正堪相配帝臣身。因何父伯俱不肯，極該早與對婚姻。去年若把親來許，那得做出這般情。順貞聽說言稱是，去年幾次苦求親。母親心意多情願，爹爹執定不應承。再三說合偏不許，故有今朝一段情。可惜左氏名門族，家傳詩禮聽聞名。他今却把門楣辱，有朝破出禍非輕。疎香素屏都說道：三小姐做出這般情。萬一老爺知道了，只怕殘牛活不或。還有紅雲人一個，罪魁惡首是他身。必然取死難饒恕，一朝敗露罪非輕。他今全不思悔惱，一意狂爲欺主人。憐愛向蒙三小姐，衣裳首飾任他行。同行同坐如姊妹，肆無忌憚半毫分。自與帝臣私通後，三小姐並未責他身。敬貞小姐開言說，有朝敗露這樁事。老爺性情難按捺，不是思前想後人。三小姐難活殘生命，紅雲必死不能生。賤人死有餘辜在，誰肯輕輕饒此人。順貞小姐又說道：叫言姊姊聽原因，我想母親鍾愛三小姐，偏他做出這般情。

『我想母親若有主意，應該到大房說明此事，轉請大伯相勸父親，將三妹嫁與周家，還可遮蓋其事。』

若還不許婚姻事，日後終須出醜名。大小姐聞言稱正，是除非如此始相平。誰人可與他商酌，世親聞語必生噴。素屏等便開言道：小姐何須管此事。

『三小姐平日倚仗夫人，欺滅兩位小姐，夫人又待小姐刻薄如此，三小姐做出這等事來，只得冷眼旁觀。』

便了。」

二位小姐聽此語，各皆默默不開聲。言論一回都睡去，半宵良夜漏沉沉，一覺醒時天已曉，合家人衆盡抬身。大小起身梳洗罷，用其早膳已完成。帝臣收拾來辭別，周氏夫人不樂情。二爺好不心歡喜，猶如拔去眼中釘。口中俄說稱簡慢，起身相送出門庭。苦只苦了紅雲女，終日相思悶昏昏。誰知來往無多日，孽種留子賤婢身。此事秀貞怎曉得，又兼誑過母夫人。夫人悶悶多不樂，詞中且說大房情。單表儀貞大小姐，年交十七在閨門。德貞小姐年十五，姊妹同房共綉針。有時閑暇觀書史，有時題咏作詩文。有時與妹圍棋局，有時共理七絃琴。有時與父爲代筆，姊妹同心義氣深。常想孝貞難得會，更念同胞小妹身。此時三月十二日，天氣溫和霽氣晴。德貞小姐開言道：終日房中悶此身，且喜今日天光好，約同姊妹去園亭。儀貞小姐稱：二妹，你今有事不知聞。昔日爹爹親教訓，我等年俱及長成，不可輕到花園去，如今若是到園亭，雙親知道了都不悅，又恐旁觀話談論。

小姐房中四個侍兒，大小姐的名玉釵、瑤釵、二小姐的名鳳樓、凝翠，都是自幼跟隨服侍的，都在十五、六、七的年紀。此時在旁說道：「今日夫人在樓上整理衣服，緞匹着人晒晾，老爺還未回來，小姐若去花園，並無一人知道。」德貞道：姊妹不必拘執，偶然玩耍片時，料無大害。譬如二房三小姐，日日在花園玩耍，卻待如何？」儀貞聽了微微笑，二人當下便攙身。臨粧重把烏雲整，侍兒服侍換衣衿。春衫淺淡添嬌色，環佩飄飄蘭麝香。四個丫環隨左右，出了香閨緩步行。一程來到園門首，相隨齊入內中存。抬頭細看園中景，春色渾如錦綉形。但見碧桃枝上施紅粉，楊柳梢頭黛眉青。池中綠水荷錢點，枝上青梅豆子生。鶯啼燕語鳴春晝，蜂聲蝶影戀花深。單棲白鶴啣瑞草，雙飛鴛鴦戲波心。石橋轉折橫池沼，欄杆屈曲繞涼亭。樓高臺出層霄外，軒敞深居茂樹陰。雙聯袂徐觀，玩待兒四個共游行。真是花襯玉貌相輝映，不知誰是花來誰是人。早到海棠軒子下，垂垂簇簇綻紅英。推進軒門齊步入，內中清雅絕紅塵。案中設有文房寶，小姐開言說事因。多因前日爹爹等，此間題咏賞花。

辰。二人便向窗前坐，遍看名花笑語論。只聽得鳳樓窗外來說道：誰家放起一風箏？小姐聽得抬頭看，果然飄渺在青雲。德貞小姐開言道：姊身久未作詩文，對此風箏何不詠？算來詩題甚新鮮。儀貞小姐微微笑，此題果是少人吟。言罷回身來就坐，移過文房四寶珍。輕舒彩筆珠璣落，半真半草立時成。德貞取過來觀看，七言絕句甚新鮮。

乘風萬里任翱翔，不畏道遠錦帶長；寂寞金閨憶關塞，欲憑書信到遼陽。

德貞看罷深贊道：才華才華那知情。妹子一般同上學，安能及得半毫分。儀貞小姐微微笑，皆因你自不專心。言罷忽爾聲歎息，二妹今朝聽事因。提及幼年初上學，我今想起孝貞身。自他出閣歸晉氏，算至於今四載零。從前常有音書到他身，無事甚安寧。夫妻和順姑媳好，已生子女一雙人。今年正月來書信，乃伊伯母手書文。道言姊姊粧資盡，其姑反面就無情。薄待淑婉人一個，全無慈愛半毫分。姊夫又得虛癆症，家貲難以度朝昏。爹爹見了常憂悶，路遠山遙莫理論。家用雖然常照應，盡被其姑袁氏吞。此禮真令人心悶，姊姊生何命不辰。德貞聽了連嗟怨，皆因誤對晋家親。二人正在言談處，只見丫環報一聲。桓家公子來到了，小姐聞言吃一驚。我等偶爾來玩耍，日年難遇歲朝春。如何這等不湊巧，徧徧他卻也來行。欲使侍兒來謝去，只言我等少親情。無奈只得同迎出，果然却是楚卿身。多才一見深深揖，不知賢妹在園亭。只爲表兄身出外，獨坐無聊閑耍。臨驚動賢妹多有罪，二人還禮遜連聲。楚卿步入軒子內，三人賓主坐安身。多才當下抬頭看，案上新詩墨跡淋。忙近前來細讀誦，誦罷之時笑說因此必大妹吟佳句，真個俊逸新清勝古人。儀貞遜道：真佳句，偶然戲耍不成文。楚卿公子微微笑，風箏題目甚新鮮。班門弄斧妹貽笑，愚兄獻醜若何能？小姐道：言兄請做，愿觀佳句助才能。楚卿見說忙提筆，要顯才情示玉人。全然不用來思索，帶草連真頃刻成。儀貞小姐來取過，二人連聲誦分明。

等閑一葉超天風，萬里扶遙上碧空。鳳羽翱翔紅日近，鸞音飄渺碧霄通。

冲殘惟字遊思細，飛破晴烟錦帶紅，征婦陌頭看柳色，遙疑塞北度飛鴻。

小姐看罷深嗟歎，表兄才學實勝人。况兼口氣多宏遠，必然金馬玉堂人。楚卿笑道：承謬贊，市井歌謠，怎道文書罷偷眼觀表姊，豔質明姿照耀人。花顏月色難比並，恍若姮娥下彩雲。綿心繡口才如海，穩重端莊福過人。不識姑夫姑母意，紅絲他日附何人？我若得此真佳麗，方知月老配公平。與他若是無緣法，溫郎玉鏡與誰人？多才思想神飛越，儀貞小姐問緣因。表妹今年二八，料然才貌勝於人。深閨自是多情趣，楚卿回答說分明。舍妹今年交十六，離了書堂三載春。不過稍知文墨事，怎如賢妹半毫分。小姐言道：休謙遜，記得幼年同聚故鄉城。時常來往多玩耍，舅父爲官兩地分。未知何日重相聚，妹心常念向時情。楚卿聽說言正是，聚散渾如水而萍。除非他日回家轉，那時方得再相親。言來語去多一會，玉人即便喚茗來。瑤斂答應忙往去，出園後堂內邊行。卽因去把香茶泡，就中生出許多情。要知生出何如事，再看下回接前文。

第二十一回 拾珠球痴婢害主 着圍棋御史擒賊

且說桂香自老夫人亡後，夫人幾次要與他配人，堅執不願，只說要守大爺，就想以此感激大爺。誰知自守十餘年，鬼也不理，就擱青春，是時三十七歲了。

夫人並不來差遣，衣裳一樣做他身。

且當初老夫人愛他，時常與他首飾銀兩，因此手中頗好，若肯安分，倒也一生快活。爭奈他爲了那一夜之情，強要認做大爺姬妾，在衆侍兒中，十分放勢，衆人也怕理他，時常走到小姐閨中，訴說當年大爺與他成親，如何恩愛，怎樣綢繆，論起來小姐們不該叫我名字，應該叫我要好聽些的才是。

時常惹惱兩小姐，一番怒罵出房門。桂香啣恨無處訴，只恨公子風流喜俏人。與他面貌真相仿，不知情意果

相仿時常悄悄到書房內，妖形怪狀獻殷懃。公子一見開言罵，討其沒趣始轉身。那知見了桓公子，更覺風流貌出羣。怎能勾引他上手，方稱奴家一片心。

奈何他是客邊，再沒個空處去，少訴思慕之情。今日正在後軒吃香茶，卻見瑤釵拿了茶壺杯盤等物，來前泡茶。便開言問道：『有甚客人在內？』瑤釵道：『小姐今日在花園玩耍，恰好桓公子到來，因此泡茶前去。』桂香暗暗心中喜，夫人今日在門樓。他身既在花園內，奴奴也好到園亭。若是說得投機有了意，豈不是奴奴有喜星？想停當回房轉，重施脂粉挽衣襟。大紅鞋子長七寸，梅花高底印香塵。打扮完了將鏡照，今日花容更愛人。丫環一見多相問，爲何打扮這般情？桂香答道休多管，竟往花園路上行。一衆侍兒都好笑，再言小姐二人身。瑤釵取得香茗到，楚卿吃罷不抬身。儀貞小姐開言道：表兄閑玩自消停，失陪表兄休見怪，公子忙將請便稱。姐妹雙雙亭上去，軒中公子自思尋。瑤羨妹妹人兩個，正是閨中守禮人。多因他避嫌疑迹，因而洒脫別方行。且說桂香來到花園內，無心看玩景和情。忙忙只顧朝前走，忽然一絆險傾身。桂香吃唬低頭看，草中一幅帕紅綾。帕上繫着一幅赤金牙桃，認得此帕是大小姐的，如何落下此間？我拾了不要還他。

便將手帕藏衣袖，東行西走覓情人。忽見丫環凝翠到，便言小姐那方存。桓家公子何處去，莫非都已出園亭。凝翠見問回言答，小姐在吟風嘯月亭。公子海棠軒內坐，桂香歡喜往前行。望見海棠軒一座，紫荊一樹面前存。枝梢一物光閃閃，忙忙走近看分明。

原來是一個珠球，十六粒珍珠結就，上有赤金寶蓋，周圍絡索，吊在紫荊樹的枝上，伸手扯下道：『這物也是儀貞的，時常見他佩戴，這丫頭也算粗心，到花園裏走走，失了兩件東西，且喜都被我拾了。』

就將手帕來包好，藏在懷中急急行。軒中且說桓公子，窗前悶立半時辰。起身正欲來走出，劈面相逢魏姓人。便欲忽忽朝外走，妖嬈慌了問郎君。因聞公子身在此，奴家特地趕來臨。正要與你來談話，如何就要出軒行。楚

卿一聽多詫異，只得停身問事因：

「我認得你是裏邊使女桂香，如何尋我說起話來？」

桂香聽了哈哈笑，公子原來錯認人。奴豈是丫環女客邊不曉這椿情。我是刑部尙書妾，左都御史二夫人。左太夫人爲媒妁，將奴配與老爺身。爲你姑娘生妬忌，一宵恩愛便離分。奴家是個貞烈女，因此終身不嫁人。守着無義無情漢，耐盡孤單與冷清。指望守他回心轉，就攔青春三十零。如其道我丫環女有眼無珠不識人。公子聽了微微笑，抬頭觀看細詳情。不想姑夫有此妾，分明胡說亂談論。當時只得開言道：我是從來不曉聞。總然你是姑夫妾，今來尋我爲何因。桂香聽說微微笑，奴非無意到園亭。因見公子多才貌，定是多情多意人。因此特地來相訪，要你憐我孤單薄命人。公子聽了心中怒，一聲冷笑又開言：

「休得胡說，快快讓開，我好出去。若再言三語四，我必告你老爺知道。」

桂香只把衣衿扯，滿面堆花又轉因。常道勸人無惡意，公子休教太薄情。楚卿頓脫回身轉，剛剛跨出這軒門。却見鳳樓窗外立，公子開言說笑因：

「小姐等却在何處，你可告知去，竟有這般奇事。」

一言說罷忽忽去，鳳樓含笑也回身。桂香好不扯扯淡，惱羞變怒罵連聲。我只道是個風流輩，那知也是全無情。回看一看條桌上，兩幅花箋有字痕。三隻茶杯壺一把，必是方才同聚在軒門。必然與那儀貞女，大家在此作詩文。不知寫的什麼字，待我藏下再言論。將詩塞入袖兒內，恰恰雙雙小姐臨。只因凝翠來報說，桂香也到這園亭。姣粧打扮多豔麗，要找桓公子一人。小姐曉得嬌妖意，故使鳳樓探聽到軒門。窗外一多明白，回身覆命兩千金。因此又到軒兒下，儀貞小姐問其情：

「桂香到此何故？」桂香道：「不過也是玩耍，有甚緣故？」小姐道：「你玩耍便了，如何假冒老爺之妾，向

桓公子說出許多忘廉喪恥的話來。少時必告老爺知道。」

桂香聽了心中怒，我到未敢亂胡行。小姐來此花園內，桓公子同來爲何因？孤兒幼女同相聚，嫌疑之迹惹人論。方才親見桓公子，袖去花箋兩幅文。若告老爺知此事，我也將言直訴明。儀貞大怒開言罵，反來勾挑血噴人。叱令四個丫環女，打這猖狂淫賤人。四個侍兒齊應命，握拳撩袖上前行。揪住桂香齊動手，一頓巴掌打面門。儀貞怒氣猶未息，侍兒隨了轉閨門。氣煞桂香賤淫婦，無故將奴凌辱行。這事那裏來說起，這個冤仇那裏伸？

可恨儀貞這般作惡，我也不貪他這點金珠，不若做成圈套，害他一害，就在懷中取出手帕，包了兩幅詩箋，並那珠球，打同心之結。

藏在袖中忙忙走，出了花園入內行。轉到晚翠軒書室，門兒半掩悄無人。桂香大喜忙入內，臥床鋪在左邊存。手帕塞入他枕下，回身急急出書廳。管教小姐名聲壞，還怕殘生活不成。妖嬈入內將衣換，御史衙門回轉程。換去冠帶更常服，轉身便到愼思廳。窗前坐下觀書史，不見殊書案上存。必然二子來拿去，晚翠軒中自找尋。案上翻來全不見，再看書架也無形。

正是合常有事，回頭一看却在楚卿床上。想是他孩子觀書，故撇在此。

移步到床將書取，枕邊忽露帕紅綾。暗思此是何物件，便將扯出看分明。一幅牙桃綢帕上，當胸挽個結同心。維明好不多詫異，只怕看來不分明。分明好似儀貞物，常見他身手內存。再捻其中還有物，解開羅帕結同心。一個珠球光閃閃，也是儀貞首飾珍。再看還有花箋紙，展開慢慢看分明。

乃是風箏二首，一是儀貞筆跡。一是楚卿筆跡，詩中卻並無私意。

左都御史心疑惑，此事令人好不明。儀貞日坐深閨內，楚卿不進內房門。手帕珠球何處得？若還遺失地埃塵。或是楚卿來拾取，緣何又有兩詩文。儀貞豈是輕狂女，斷然不做這般情。且他果若私相贈，必然詩內兩含情。詩

中却又無邪意，總來不過詠風箏。據我今日詳其事，想他同在內書廳，一人作此詩兩首，珠球手帕兩般形。定然妮子遺地下，楚卿收起結同心。我今且問儀貞女，此中委曲便分明。便叫快請大小姐，少頃儀貞到來臨。上前便把爹爹叫，維明早已看分明。鬢邊左首珠球失，當下開言問事因。我今問你一句話，你的手帕可在袖中。存小姐見說心中異，袖中便取帕紅綾。左邊不見尋右手，全然不見影和形。御史見了微微笑，果然不見袖中存。還有一樁來問你，髻上珠球一對珍。爲何今日存一個，小姐聽來又一驚。忙向髻邊鬢角伸手摸，果然剩得鳳頭釵。幾時失却珠球帕，那方落下寶和珍。因何我竟全不覺，爹爹何故問其情。維明道：你何處去，怎生遺失不知聞？

小姐道：『適纔到花園……』

說到此處忙頓口，默默低頭不則聲。維明道：『如何說，只言半句便收聲？』

小姐道：『爹爹怎知孩兒失此二物，必是那方收拾伏乞言明。』維明笑道：『我問你，你倒來問我？我才回來，那得拾你物件快實說，今日到那處去的？』小姐只得說道：『孩兒與二妹因見春色和融，故偶到花園中玩耍片刻，二物除非落在園中？』

維明聽說花園去，叱退書房左右人。驚了儀貞大小姐，花容失色不則聲。維明便問親生女：『原來玩耍到園亭，可曾還有誰人至，可曾吟咏作詩文？你休驚怕明告我。』小姐聞言轉吃驚，莫非桂香來告訴。爹爹要問這椿情，當時就把從頭說，御史開言說事因。

『風箏置之勿論，但你身上之物，那有遺失下了，全然不覺之理？』小姐道：『孩兒其實不知，不是爹爹問及，只怕要到睡時，方才曉得。』

爹爹看見祈明示，好使丫環去找尋。御史聽了微微笑，園中那有兩般形。你今要我來明示，可到楚卿床上尋。此物藏在他枕下，上邊還有結同心。小姐一聽心大駭，不覺紅花面上生。突然改變花容貌，爹爹之語好難聽。突

然出此蹊蹺話，孩兒不解半毫分。維明聽了喝住口：「我言聽來豈不真？親眼見來親手取，現今在我袖中存。說罷取出擲案上，妮子前來看分明。儀貞小姐來走近，果然自己帕紅綾。當中打着同心結，解開結子看分明。一個珠球詩兩首，竟得佳人難出聲。維明問道：『如何說？可曾認得盡分明？』儀貞小姐無地入，從何說起這椿情。御史道：『你當面說，有何私意快言明。』小姐急得通紅面，不禁兩淚落衣襟。實然不過花園去，失落兩物並不聞。定是桓玉來拾起，無良禽獸壞人倫。御史聽了微微笑，便叫儀貞你且聽。凡事返躬當自省，如何但怪姓桓人。你雖生作閨中女，不比尋常脂粉羣。廣讀聖賢書萬卷，有何禮則不知聞。既具冶容堪絕世，年當及笄正芳春。合當深閉居閨閣，勤攻女職自勞心。如何閑步尋花柳，偕同小妹去園亭？」

『這所花園不比住宅之內，三面圍牆之外，盡是通衢大道。往來馬上之人，皆可觀望。又年代甚久，還是宋朝所建，豈無花妖木怪？少年美女，豈可到這般去處玩耍？』

故與汝母曾說過，休教二女到花園。你等今日前行去，可曾與母說知聞？玉人低首無言答，維明又復說原因。擅往花園已不是，再加桓玉到軒門。既無尊長同在內，當使丫環回此人。如何竟蹈嫌疑跡，軒中同坐作詩文。至於出生嫌疑事，珠球包了結同心。此情欲被他人見，定然認作有私情。到處相傳留話柄，芳名掃地怎爲人。幸而與我來看見，細心詳察兩邊情。假使我爲糊塗父，不察其情驟動噴。立時置汝於死地，送了殘生又污名。汝當自去從頭想，爲人不謹可該應。儀貞聽了一席話，默默無言悔不勝。恨煞桓家輕薄子，開言說與爹爹聽。父親之言如金石，言言刺骨實寒心。終身佩此銘肺腑，誓不輕身再出門。但是桓生真可恨，爹爹須要問分明。雖然不便來加責，立刻回他快轉程。御史聽了無言語，半晌沈吟又說因。此情還要來詳察，你今不可亂冤人。我觀桓玉多端重，不是輕浮一派人。有意自當身秘密，如何顯露枕邊存。且待楚卿來到此，問其明白再詳情。

小姐道：『若不是桓玉，除非就是……』

一言還未全出口，楚卿永正進書廳。御史便乃開言道：「你等今朝那裏行，直於此刻方回轉！二人回答說分明。維明又問桓公子可曾閑玩到園亭，多才一聽心中訝，何爲問及這椿情，抬頭只見大表妹玉容慘淡有啼痕，多因道我園中去，與他二女共談論，自然責備大表妹，連我今朝怪十分。」

只得答道：「小姪因表兄出門，獨坐無聊，故爾閑步花園，是不知兩妹在內。不過海棠軒內少坐，登時就出去的。」維明道：「可曾拾取物件麼？」楚卿答道：「並未拾取，姑夫失了何物？」御史道：「我如何失物，只因此女到園玩耍，失了兩件東西，大約是楚卿拾去。」公子大驚道：「表妹失了甚物，如何是小姪拾取？」御史道：「乃是一個珠珠，一方手帕，還有詠風箏詩一首。」

聞言唬壞桓公子，甚麼珠球手帕珍。小姪影兒都不曉，若說風箏題詩文。因見表妹詩一首，也題一律是真情。姪在海棠軒少坐，妹去吟風嘯月亭。正要起身來出外，卻逢婢桂香迎。小姪因彼胡言語，慌忙洒脫出軒門。忘取風箏詩一首，至今還在那方存。維明聽了多言語，心中澈底了然明。回頭便說大小姐，看你今朝似失魂。方才那樣來問你，如何不說桂香名？

小姐道：「正要說及，却逢兄等到來，因此打斷。」維明對楚卿道：「只因賢姪拿我一本書，丟在床上。我去取時，見你枕邊露出紅綾半幅，扯出一看，乃大表妹的手帕，帕中包了珠球詩箋，挽着同心結。此物現在，你且觀看，不是你，定有人做成圈套了。」桓公子近前一看，只叫「怪事，小姪離了花園，就到正心堂去，並不會到晚翠軒中，如何枕邊忽現此物？」左公子也來觀看道：「這必是他人做成圈套，大妹與表弟皆是正人，必無此事。」維明道：「你且說桂香何故也到花園？」公子便將桂香的話，從頭述了一遍。儀貞亦將如何打桂香一節說出，維明便把桂香叫到。

維明一見高聲喝，大胆胡行賊賤人。你今怎敢花園去，勾引桓家公子身。拾了小姐球和帕，詩箋包了結同心。

藏在公子枕頭下。做成圈套害何人？賤人從實招供出，饒你全屍入土。桂香一聽驚呆了，如何頃刻破其情？此事叫我如何說？只好回他不曉情。便道老爺真奇事，小婢今朝未出門，何曾勾引桓公子？何曾拾着甚球珍？何曾見甚香羅帕？何曾挽甚結同心？何曾藏甚枕頭下？何曾圈套害甚人？今日憑空冤屈我，黑了青天好不明。況且小姐香奩物，怎到公子枕邊存？如非小姐來相贈，不然那得有詩文告罷？維明連冷笑：賤人好片訴詞文。渾身洗得乾乾淨淨，全然不與你關情？起身壁上來拔劍，上前揪住桂香身：你見小姐來投贈，你知道詩內有何情？從頭備細來告我，說得分明饒你身。唬得桂香人一個，滿口銀牙抖響聲。連叫老爺饒小婢，收回寶劍愿招成。無奈此時雙膝跪，只得從頭說個清。伏望老爺來饒恕，少念當初一夜情。御史聽了猶未語，公子聞言笑不禁。御史起身往外走，須臾來了兩家人。喝令桂香快出去，三人書院嘆連聲。儀貞小姐回入內，將言自訴母知聞。

且說桂香押上二廳，只見刑杖分列左右，御史坐上說道：『你這賤人，怎敢亂吾家法？且如此無良心，我本欲梟汝之首，既已質供，賜你全屍而死，叱左右斃於杖下便了。』

左右家人齊齊應，即時揪倒細麻繩。麻繩幾道來，細縛左安執棍便施刑。迎風起落難禁架，桂香痛哭振廳門。看看打到三十棍，肉綻皮開鮮血噴。兩位公子旁邊看，雙眉緊縐慘人心。偷看父親容甚怒，不敢開言勸一聲。只得回身都入內，中堂來告左夫人。桂香打得看看死，想來今日不能生。夫人便仍開言說：那知賤人做出這般情？論來其實該處死，待我廳前去看臨。夫人出外來觀看，到把夫人吃一驚。見桂香半身如血裹，哀哀悽慘臥埃塵。夫人一見蛾眉縐，止住家童行杖人。御史說道：休胡說，污讒閨門甚罪名。今朝打死從輕論，依情還將身首分。夫人又乃將言勸，念彼無知婢女身。一差二誤行差事，既經重處可饒生。維明不答夫人語，叱令家人再用刑。左安只得重又打桂香，哭得好傷心。

『啊！老爺夫人呀！』

饒了小婢殘生命，願你萬代公侯蔭子孫。可憐都是爺娘養，皮肉原非銅鐵生。好叫我上少天門來躲避，下無地洞去藏身。早知仍復來打死，不如咬定不招成。一刀何等來爽快，這般痛楚實難禁。夫人看見情如此，料來難以勸回心。忙移蓮步回入內，對兩位公子說原因。當初祖母身亡日，曾經囑咐我當身。桂香若是身死了，吾心實有不安寧。你等可去勸一勸，與那妖嬈說個情。兩位公子回言道：「那般大怒怎開聲？夫人便叫儀貞道：我兒你到廳門，他心最是重愛你，說情必定肯依聽。」小姐聽說微微笑，母親勸尚不相應。如何肯聽孩兒話，去也無益枉徒然。且桂香來害我孩兒，怎肯與求情？夫人聽了心中惱，大抵左姓之人盡狠心。若還不把爹來勸，你今瞞我到園亭。致於生出如此事，可該責罰畜生身？好生勸得爹爹轉，將功折罪免施刑。儀貞小姐真無奈，只得前來到二廳。玉人轉出屏門外，抬頭先看父親身。端坐正中全不語，鐵面青靨怒十分。再看桂香真個慘，正憑家人慢動刑。桂香階下微睜眼，氣短身低叫一聲：

『呵啗小姐呵！』小姐也覺心中不忍，走上前來說道：『爹爹真個要處死他了麼？』維明道：『不處死，還待何時？』小姐道：『爹爹打煞桂香，這罪名都是孩兒當了。』維明道：『與你何干？』

小姐道：『言爹不曉，母親不怪桂香身。道兒因到花園去，致於生出是非情。着兒出外將情說，若還留得桂香生，將功折罪方饒恕，不然便要重施刑。因此孩兒無可奈，只得前來求父親。不當饒恕桂香女，只當饒恕左儀貞。御史聽了微微哂，此是夫人無法行。心知我愛儀貞女，所以他來反跌人。叫出此女將情說，實是怎捨責兒身？』

便道：『私到花園，原該責罰，迅速進去，休得多言。』小姐道：『原來爹爹這等心狠！但孩兒既奉母親之命而來，豈可無一言規諫，便就罷了？』

桂香雖則身該死，當服侍老夫人。兼祖母心愛婢，視如親女一般。記得臨危那一日，床前囑咐母親身。房中四個丫環女，好生遺嫁配良人。三個侍兒都已嫁，單單止剩桂香身。不能了其終身事，反把他來杖下傾。今

朝若把他打死，祖母黃泉必痛心。爹爹何等爲仁孝，事死還當如事生。小姐說罷一席話，提醒維明吃一驚。此女之言如金石，非惟入耳又鑽心。便向家人喝住了，且行饒放賤人身。家人一體忙解縛，桂香匍匐拜洪恩。再三叩謝大小姐，維明見了這般形。想起母親那般語，不禁酸鼻好傷心。賤人偏只不安分，無端自取禍臨身。長嘆一聲回入內，兩位公子到廳門。得知已放桂香女，盡贊儀貞小姐身。楚卿回入書房去，秉衡兄弟轉中廳。來了幾個家人婦，安頓魏氏到房門。此時日色西山落，家中到處掌銀燈。維明說與夫人道：今朝二女到園亭，你爲母者全不曉。致於生出許多情。此後園門須鎖閉，你收鑰匙在房門。若容二女花園去，連你難辭責不輕。夫人聽了微微笑，可記當初兩個人。儀貞永正有話論，諸般不與我關情。如今他到花園去，你便難辭有罪名。如何却來反說我，與我何干笑煞人。御史聽了亦笑道：夫人既不管儀貞，因何要把他責罰。叫他出外說人情。

「總之儀貞已出書堂，自然以家教爲主，二女年長到花園實爲不謹之地，斷不可行。」

只是桂香已受責，未知可得命殘生。夫人好生來調護，待其愈好可能行。喚他父母來領去，任其擇配嫁良人。夫人聽了微微笑，自己今朝打壞人。却教我身來調護，怎生調護得安寧。是你打得他如此，解鈴還須繫鈴人。取笑一回排晚膳，夫人即便入房門。取出護心丹與山羊血，吩咐丫環四個人。後房護持魏氏女，更將陳酒與他吞。看看早又半個月，漸漸和平立起身。問他父母居何處，便着家人速喚臨。

原來桂香之父，開着茶館，一團喚時，夫妻兩個及魏敬兒一同到來。維明道：「你就是桂香父母麼？」答道：「小人正是。」又問：「爾叫甚名字？」答道：「小人叫做魏元福，這是兒子魏敬。」維明道：「你今可將他領去擇配良人，身價紙在此，領回去罷。」

魏老夫妻忙叩首，多謝高天地厚恩。少刻桂香來出外，見了爹娘兩淚傾。御史當下開言道：桂香你且聽原因。種種不法應該處，念你服侍老夫人。饒你性命回家去，收心改過配良人。

『若還要胡行亂做將來恐不免殺身之禍。』着左升妻把桂香押進，令將平時衣飾箱籠物件盡行帶回。收收拾拾已完畢，叩辭太太與千金。若無小姐將情討，那有性命轉回程？公子二人俱叩別，又別同行伙伴人。然後來到大廳上，桂香叩別老爺身。兩行珠淚腮邊落，前情想起痛傷心。傷心指望成連理，那知落花有意水無情。早知今日仍如此，不如少年配夫君。老夫人何等恩如海，幾次良言勸我身。恨奴守甚貞和節，誰家誤了美前程。今日這般放我回家去，只怕也還念當初一點情。叩頭已畢抽身起，魏老夫妻叩謝恩。僱人挑了行李等，領了女兒同出門。團團回轉家中去，夫妻細問女兒身。桂香備說諸般事，魏老夫妻嘆息聲。若還這等來說起，算來都是自家尋。這樣主人真難得，應該着實感他身。但不知我兒多少私房積，說與爹娘聽一聽。桂香便乃回言道：我箱中尚有蓄積多金並首飾，算來五百有餘金。夫妻好不心歡喜，百順千依鬼奉承。只說與他尋親事，將他就攔在家門。生心要騙他財物，那時再復賣他身。更有魏敬騙來爲賭本，桂香那裏識他心。只說爺娘好心意，與他尋得好姻親。況且從來拘束慣，何曾見過外邊情。今日回家多快活，烏出樊籠一樣情。日日東鄰西舍去，街坊游玩樂心情。大家氣度從來慣，不把銀錢放在心。有人要借雙手奉，親鄰個個騙他身。按下桂香且慢表，再言國泰入朝門。仍舉舊相方從哲，三月廿四進京城。朝見天子仍入閣，二人只忌左維明。當面見了多趨奉，脅肩諂笑獻殷勤。不敢照前多放肆，口口聲聲左大人。維明總是如冰拒，不來答理二奸臣。二人深恨真無法，國泰商之方姓人。如何算計一善策？殺此仇人方稱心。從哲但只說罷了，我實無能害此人。只怕害他反自害，大兒送了命殘生。眼前只有一個子，要留送送我終身。國泰聽了無言語，只是心中恨不平。此是三月廿八日，皇親父子坐廳門。國泰回頭來看處，身旁侍立一家人。

却是李守才之子名五兒，國泰問道：『五兒你多少年紀了？』五兒道：『小的二十四歲。』國泰道：『我看你清清秀秀，伶俐身材，不知你可會些什麼本事？』五兒道：『小的曾學過飛簷走壁的本事，還能飛石打人。』

百發百中。」國泰聽了便道：「你既有這本事，怎不思量與父報仇？當年挺擊之事，都是老左追究根底，審出真情，害了你父，你如何全不恨他？」五兒道：「小的豈有不恨？但朝廷大臣，何等厲害，小的雖要殺他，何處下手？」國泰笑道：「你這孩子，真是無謀之輩。常言道：『明鎗好躲，暗箭難防。』你若青天白日殺他，如何使得？果有心要報仇，只於今夜黃昏，悄悄伏他屋上，窺伺有便，或飛石中之，或突然刺殺，飛身脫逃，藏匿我府，誰人得知？」

你如依我成其事，抬舉前程飛上雲，認你做個乾兒子。五兒聽說喜在心，老爺吩咐當遵命，只愁無便枉勞心。國泰道：「今夜無便，還有明夜，苦着工夫，少不得有便。」五兒道：「小的今夜就去便了。」

有權在座微微笑，此計看來未必行。老左不是書生輩，他身本事十分能。刺殺他人也罷了，刺他不着惹災生。也罷，且待你們做起來，倘若不成，待我施展奇謀便了。此時已是黃昏，左公與楚卿永正同在慎思廳上，維明乃與桓公子道：「聞賢姪圍棋甚高，我與你手談一局如何？」楚卿笑道：「小姪豈是姑夫敵手？」御史道：「休得太謙。」

即呼侍者將棋擺，二人對坐賭輸贏。永正在旁來觀看，各爭形勢用心情。局到中間尋子打，維明忽爾一回睛。窗中望見牆上，好似人頭突然伸。御史頓然心詫異，是何人物屋頭行。

如今方鄭二人，重復入朝恨我入骨，只怕終日商量，害我性命，我且試他一試。

於是便將銀燭取，身立着剪銀燈。故意將燈來剪滅，書房此刻暗沉沉。口內呼童將火至，眼望牆頭仔細睜。此是廿八無月色，映着星光看得明。

果然像個人形，在那牆頭轉角之處，又見他探起頭來往書房張望。

御史看得多親切，輕輕移步往前行。摸看弓箭來簷下，轉步當窗立定身。觀得親切搭上箭，一點流星力用深。

那物中了無情鐵噙喇喇磚瓦響連聲。兩個筋斗從空下，說壞書房兩個人。齊言天井何物落？恰好童兒取火臨。移燈到天井一看，只見一人閃跌於地下，左足上帶箭一枝。兩公子心驚，不知何故？維明便令書童替他拔了箭，塞住瘡口。

將他帶入書房內，維明指着問何人？不甚識來從實說。那人見問跪埃塵。小人順天人姓趙，只爲家貧苦十分。老母今年八十八，並無活計過光陰。因而無奈來爲賊，算來只爲老娘親。今因偷盜他人去，借路徑由屋上行。並非來偷爺府上，望求饒放小人身。御史聽了微微笑，一派胡言哄甚人。

「我看他這厮容顏俊秀，身衣綉襖，豈是個穿窬之人？既欲借路，只該在飛牆行步，如何直到這宅心來？」遂令二童搜他身上，看有何物。

那人見說來搜取，欲思逃脫腿難行。腰內胸間來搜着，拿來獻與大人身。原來一袋青石塊，尖刀一口亮光明。維明見了微微笑，可知吾已了然明。

「我看你的容貌，却與鄭國泰的家人李守才彷彿，只怕你未必姓趙，分明是鄭國泰遣來的刺客。汝若直言，決不害你，必使人報與你家老爺，放你回去。」

那人聽了如此話，抬頭觀看左維明。若非他是神仙降，如何妙計得知聞？低頭思想多一會，只得開言道實情。怎長怎短都供出，只求饒恕命殘生。御史當時離坐起，着人押了到前廳。驚動家人家將等，一齊都到大廳門。左公吩咐張燈火，火把燈籠白晝明。五兒諱得心中怕，御史開言說事因。

「鄭國泰這件計策，施之於別人，何愁不中？若說要害左某，只怕甚難。五兒，莫說你這本事，倚仗着這些小技，便爲刺客，胆敢前來。莫道你只一人，就在萬馬之中，我亦能出入自由。汝若執迷，再圖僥倖，那時斷送一條性命。」五兒連連頓首道：「小人該死，倘蒙恩放，怎敢忘恩？」維明道：「你係奉公差遣，我不加罪，但國泰

老賊，何敢妄爲？他既起意害我，我豈無以報之？汝既是他兒子，自然骨肉相連。我只今便借你兩小腿，如責你父親，責打三十，稍示儆戒便了。」五兒吃驚道：「小人姓李，他是姓鄭，如何骨肉相連？況左腿現中箭傷，其實受刑不起，還求開恩，饒恕了罷。」御史笑道：「却是顧你不得，我但打鄭國泰耳，與你何干？」遂喝左右，將五兒面上，刺書鄭國泰三字，選頭號棍木，重打三十。

兒抵父罪，非爲過，方老家中心也疼。一五一十三止，打得他兩腿皮開鮮血淋。維明喝住來吩咐：「可回傳話老皇親，莫向班門輕弄斧，枉然自取禍臨身。言罷之時，離坐起，差左榮左德兩人，押送五兒回家去，免得盼殺老皇親。家人奉命來扶出，三人說笑內中行。棋局補完排家膳，三人入坐飲杯巡。兩位公子開言問：「那知牆頭上有人怎生射中全不覺，維明便說滴纔行。我因故把燈剪滅，暗立當窗射此人。方才拽得弓弦響，難道全然未聽聞？」二人聽了，便笑道：「方才是實，未留心。楚卿公子便問道：「姑夫武藝果然精，再表左榮并左德，五兒送到轉門庭。國泰爹兒人兩個，廳前共坐等回音。遙見五兒回來了，一躍一拐上廳門。放聲大哭雙膝跪，備細從頭告主人。如此長來如此短，現今面上有尊名。這般妙計真堪笑，徒令小人去受刑。五兒說罷前後話，有權移步上前行。揭他衣服將燈照，拍手哈哈大笑聲。」

「果然是鄭國泰三字，這等說起，你老人家竟被老左打了三十大板了。」竟說得他面紅耳赤，坐立不安。國泰聽得通紅面，不禁重重大怒，噴銀牙咬得格格響，這個狗奸刻薄人，今生不殺左奸賊，誓不爲人把姓更。『孩兒你說我計不成，你方施展奇謀，如今我計已敗，不知有何妙計？你且說來。』有權笑道：「我有妙計，明日去與老孫商議，你老人家不必回去。」

言論一回辭別去，有權別宅自回程。次日三月廿九日，有權下午到孫門。一巡茶罷開言說：「孫兄請退兩邊人，有權坐近孫公問，一般訴與國英聽。可恨老左人一個，種種冤仇似海深。小弟欲要行一計，孫兄未識可應承？」

國英道：「老左那厮，其實可恨，兄言正中下懷，請問計將安出？」有權道：「我聞他與孫兄原是同鄉緊鄰，且係素常往來，思想四月初一，乃孫兄華誕，不知請他，可肯到來？」國英道：「年年彼此拜壽，必然來也。」

第二十二回

赴壽筵暗藏毒酒

扮巾幗負荆請罪

有權道：「言既如此，至期老左必登門，孫兄可把他留住，廳前備酒請諸賢。先具一壺砒霜酒，玉盞奉上送殘生。他家若是來告發，自然要去見當今。」只言他是烏痧脹，一時腹痛命歸陰。

國英道：「中毒身死，自有情形，如何遮瞞得過？」有權道：「只要死了老左，還怕那個？他的兄弟妻子，如何敵得我們？况有方公爲相，姑母爲妃，諸多自有照應。」國英道：「此計雖妙，但是老左與我交情頗淡，並未會杯酒深談，只怕他不肯留飲。」有權道：「若不肯留，小弟又有一計。」

埋伏家人數十，各帶腰刀結束身。他如不肯來留飲，孫兄偏要強留人。故意犯顏來廳鬧，咳嗽一聲起伏兵。數十餘人蜂擁上，各掣腰刀砍此人。饒他遍體皆拳脚，量他赤手怎交兵。砍爲肉泥非難事，他家若是奏當今。只言遇敵身亡了，也無大罪抵償生。國英聽了將頭點，且待他來依計行。二人妙計商量就，國英吩咐設金樽。叫人去喊公子到，有權便乃說原因。

「孫兄幾位令郎？」國英道：「止有一子，向來隨母在家，去年年底接來，還有小女，年纔十歲。」

言語之間，公子走出，走進書房一座門。呆呆看定他兩個，不知禮貌半毫分。叫他作揖，方作揖，叫他稱呼，始開聲。少刻酒筵俱吃過，黃昏席散始辭行。三十過來初一到，已牌御史出衙門。回來身到中堂上，雙雙子女候安寧。

御史道：「今日我要出門，侍兒取吉服來。」夫人道：「相公何往？」御史道：「今日乃孫國英生辰，前去拜壽。」夫人道：「午膳已備，相公須要早回。」

侍兒忙取袍服至，維明即時換衣巾。袖中落下盤龍劍，脫了絨繩墮在塵。夫人上前親拾起，笑而說與左公身。終朝把劍藏袖內，究竟要殺甚等人？維明聽說亦笑道：「無非藉此以防身。」袖了寶劍辭別去，四個家人隨後行。通報國英忙便出，二人同上大廳門。左都御史忙作禮，拜壽來遲恕罪名。國英欠身稱豈敢，有勞大駕降寒門。更蒙厚禮當不起，一番遜謝又回身。相見在廳官一衆，各自相邀飲香茗。一巡茶罷收盃去，御史抽身作別行。國英忙起來攔住，兄何見外這般形？小弟賤辰無別個，只留草酌且稍停。維明道言承美意，奈何公事未完成。且容小弟來別去，改日前來再領情。

國英道：「使不得，偏要留你一遭。」左公心地玲瓏，聽了此言，忽眼一轉，只見屏後有人探頭一望，分明是鄭有權模樣。我聞老孫與有權二人之交。

他也自然來拜壽，如何潛躲在廳門，遮遮掩掩來窺探，這般舉動惹疑心。莫非又有奇謀計，莫非是要害我當身？我且將計來就計，權留於此看虛實。當時便對國英道：「既是孫兄美意深，小弟只得來從命，只嫌攪擾不安寧。國英聽說心歡喜，方才歸位各安身。老孫着請親公子，家人傳語到書廳。內廳來了孫公子，近前來見父親身。」

國英道：「我兒，這位是我們斜對門的鄉親，你可去請他上坐，道小姪孫繼賢拜見。」那公子聞言，走上前來，對着維明道：「斜對門的鄉親，請上坐了，小姪孫繼賢拜見。」

御史聽了真好笑，忙忙坐起即抽身。一衆官員都好笑，那知老孫之子是呆人。國英滿面羞慚，說道：「雖是鄉親，卻要稱年伯，你這孩子，如何這等不曉事？」

御史便問孫公子，賢姪年庚十幾齡？公子見問全不解，國英忙忙代言論。

「今言十六歲了，」維明道：「原來令郎如此長成了。」國英道：「小兒自來隨母在家，弟於去年方接家眷來京，只因止此一子，愚夫婦未免溺愛，至十四歲方上學攻書。」

言來語去無多刻，盛席華筵早出廳。家人上前調桌椅，共有官員十八人。三人一席成六席，各分賓主坐安身。首席敬請都御史面對周通政一人，老孫下坐爲陪席，各官依次坐其身。國英便着公子進，維明拉住不容情。命將本席几屏撤，看坐前來公子身。國英笑道：「不必了，此兒不善作陪賓。」維明笑道：「無此禮。」維明只得坐安身。各席家人身立後，孫府家人來往行。銀壺斟上金盃酒，美味珍饈色色精。主人舉盞殷勤勸，言來語去笑談論。酒過三巡菜五味，國英回首喚孫成。可改玉盞嘉賓待，卽來奉酒左爺身。孫成奉命來斟酒，御史週圍觀看明。

見諸官席上，都是金盃衆人執的，盡是銀壺惟孫成拿着一把玳瑁自斟，却在那廂裝酒。

左公早已心明白，原來這等計來行。却將毒酒來害我，狠似方家父子心。孫成斟酒來席上，國英親奉與維明。此盃本是無價寶，傳家數代值千金。伏望吾兄來飲盡，聊表區區敬客心。維明立起來接過，二人從復坐安身。御史舉盃方欲飲，喜煞屏中席上人。

只見他剛到口邊，正欲飲酒，忽然手中一側，盃酒都倒在懷中，立起來，將衣一抖，酒淋在地，只見火星亂爆，磚盡裂開。

御史坐下攔了杯，國英便乃說原因：想因盃中來傾潑，命人再奉酒來臨。孫成取酒重斟上，維明離坐忙抽身。手持玉盞微微笑，敬上筵前孫國英。小弟生來多量淺，不能再領長兄情。借花獻佛聊飲此，轉敬孫兄飲一樽。國英聽說吃一唬，慌忙立起笑言云：「只有主人來敬客，那有客來敬主人。吾兄不必來推却，伏維滿飲表微誠。」御史聽了笑說道：「直是家藏寶玉珍。自然美酒非比別，小弟何敢獨叨情。孫兄休得來推却，滿飲一杯表弟心。」國英推辭這盃酒，滿面堆歡說事。因方纔一盞却潑了，此盃酒尙未沾唇。吾兄何得來見，却望祈飲盡莫推辭。維明笑道：「雖傾去，猶如弟飲一般情。況且領了這一盞，再來小弟便叨情。」國英但只推任了，不飲苦苦讓維明。御史笑道：「兄太執，既然這等太無情。小弟實不能再飲，當敬賢姪飲一巡。」舉盃回奉孫公子，只稱賢姪莫辭情。令尊不飲這盃。

酒，你今代飲禮該因。痴呆公子全不曉，用手前來接玉樽。拿到口邊就要吃，慌了尊翁孫國英。心中大訝便紅面，如何轉奉我兒吞。此時不顧機謀敗，急忙出位上前行。劈手把盃來奪過，酒漿潑在地埃塵。轉身出位來一看，十裂磚噴燥火星。原來酒中有毒藥，起身要害我當身。可知不與孩子吃，此事看來了不成。喝令椅後家童輩，拿下方纔司酒人。即忙解赴刑部獄，四個家童齊應聲。一把孫成來拉住，如飛扯了就行程。呆了廳前人一衆，人人個個盡擡身。國英看見機謀敗，料難遮掩這莊情。左公反面了不得，我身怎敵半毫分。咳嗽一聲飛身入，維明舉目看分明。只見門廂人擁出，屏後奔出數十人。廊前左右齊挨滿，紛紛都上大廳門。人人腰下懸利刃，個個都把眼睜。按定腰刀齊欲拔，維明見了這般形。回頭席上來一看，國英不見面和形。止有那位痴公子，呆呆坐着不動身。上前一把來拉住，輕輕提出席間人。公子不覺魂飛散，維明笑着說緣因。

「賢姪休怕，你令尊伏下家丁，欲來害我，只得要借你尊軀，當一兵器用了。」

忙對一班家將道：爾等齊來說甚因？莫非爾主行妙計，今朝四面暗藏兵。既然事已安排定，快些露刃上前行。衆人見了如此景，個個心中吃一驚。誰知他把公子拿住了，此事今朝怎樣行？我等若是來動手，他將公子抵刀兵。若還傷犯了不得，此計雖成不可行。國英躬在屏門後，忽聽其言大吃驚。伸頭往外只一看，唬得三魂少二魂。埋怨有權都是你，此人怎樣害他身？如今拿住姪兒子，此事今朝怎理論？

有權道：「我這條計，甚是停當，都是你不好，這位公子，就等他在書房坐坐罷了，喚出來見甚麼鄉親？你既脫身，又不扯他同走，如今却被他拿住了，怎生動得？」國英道：「我只怕老左拿住了，只顧逃了一身，那裏料他要拿我兒子，如今沒奈何，着家將門退了罷，放回我的兒子要緊。」

有權只得將令出一班家將出廳門。衆人得令哄然散，霎時退出影無形。維明見衆都去了，攜定孫公子一人。開言便對官員道：諸兄聽我一言論。我與皇親鄭國泰，有何仇恨這般形。前日三月廿八夜，佈過刺客到寒門。幸

而被弟擒拿住未遭毒手送殘生。好意將情來放去，今朝其子又胡行，并與老孫同設計，現今躲在後屏門，安排藥酒謀都憲，埋伏家丁害大臣。彰明較著全無忌，不知王法那方存？弟定明早當朝奏，諸兄在此看分明。駕前都要明白奏，還有孫成作證明，更有這位孫公子，要隨我朝中去面君。衆官聽了他的話，都言實是不該應。止要把言來勸解門外來了許多人。

原來四個家人，拿了孫成送獄，如飛報到家中。致德與二位公子，唬得魂不附體，忙領了十數名家丁，各帶腰刀，飛奔到來，齊上大廳見維明無恙，方始放心。

走近前來忙啓問，維明道：「且慢言論，開言便叫孫公子，令尊躲在屏後門，不敢出來重見我，你代他身送客行。公子立定不肯去，眼中流淚落紛紛。」維明笑道：「休害怕，我與鄉親斜對門，放心隨我來相送，何須執定不抽身？公子放聲來大哭，維明見了怒生噴，袖中拿出盤龍劍，扯開鋒刃亮光明。」

便對孫府家人說道：「你道我真個手無寸鐵麼？豈知我還有此物在我身，不過要借你公子抵當數刀，等你老爺着急着急耳。」

言罷劍指孫公子，繼贊你可送吾行。敢道三聲不可行，劍下頭顱就滾塵。一言唬死痴公子，戰戰兢兢抖不停。不敢出聲移脚步，維明挽手一同行。在廳衆官齊相送，收其寶劍到牆門。

喝令家將們，把孫公子扶撮上馬，帶他回去。衆家將答應一聲，撮了公子上馬，週圍擁住。維明方自上馬，對孫府家人道：「請你公子同去，別無他意，不過明日同到御前做見證，待打完了這官司便送來，你家主人可再與有權商議良策。大丈夫作事，當光明正大，休得在屏門後進退不得，直如那婦人家的模樣一般。」

言罷之間回馬去，紛紛擁擁盡行程。呆呆孫府家童輩，如寐如痴一衆人。都道厲害真厲害，此公豈可惹他身？我家老爺真鹵奔，如何要害左公身。二人方從屏後出，國英忙問衆家人。公子如何不見了，家人答道已行程。就

把左公方才話，從頭說與國英聽。老孫急得雙足頓，喝罵奴才無用人。豈不知這口嬌公子，千金小姐一般能。我如何嬌養來，愛惜風吹草動也關心。怎被老左來領去，唬壞姣兒一命生。你們怎不來救護，就該搶奪進家門。

家人道：『他扯了公子同走，一到門前就喝令衆人簇擁上馬，團團圍住，叫小的們如何救護。且左老爺何等的厲害，老爺門躲在屏後，不敢出頭，何況小的。』國英聽說上馬又吃一驚道：『這越發不好了！我家公子從不曾騎過馬，這一路難保跌多少筋頭了。』

罷了罷了，罷了！我的姣兒不得生，都是老鄭來行計，害了我墳前拜掃人。請教還有何妙計？救我孩兒轉回程。有權聽了未言答，衆官便乃說原因。

『拿了令郎去，還是小事，方纔他說來，日要啓奏當今，此一事實是兄等背理。即算從輕辦理，不是降謫，也是廷杖。況且來日駕前，叫小弟們也難回奏，還是說……』

左公牽引爲證，見却教弟等做難人。此人真是多厲害，二兄不合這般形。方纔他敬孫兄飲，又敬賢郎一個人。教兄不得不敗露，登時拿下一孫成。早將證見歸他手，更無遺漏半毫分。及後見了多人出，分明帶劍袖中存。他偏不肯先拿出，卻將公子抵刀兵。使你束手不敢動，自來自去任伊行。他也聲色全不動，教你良謀不敢行。今將公子拿去了，兩名證見到他們。看來事事他得利，二兄真是枉勞心。

國英道：『小弟一向原知老左足智多謀，雖然心上恨他，不過却不敢輕易惹他。今日之計，都是鄭有權起意，如今反害自身，明日入朝啓奏，自然他的理長。爲今之計，不若與他講和謝罪，求他莫去奏聞，方保得功名富貴，若不早去挽回，只怕事成，悔之無及了。』有權道：『都是小弟多事，反累了孫兄，實不知此人這般才智。如今沒奈何，只得告求放回公子息事罷了。』便對周商道：『兄與他乃是親戚，敢煩大駕，到他家走一遭，探個口氣，可有甚挽回的道理？』

周商聽了微微笑，口稱小弟便起程，且言御史回家後，喚個孫公子一人。

問道：「孫公子，你令尊謀害我，你知也不知？」公子聽了，低頭不語。維明笑道：「方才問他尊庚，都不解得，自然這令尊都不懂了。」遂又問道：「孫公子，你可曾見鄭有權到來，與你父親有甚話說？」公子方才答應道：「前日有個人，在書房與我父親吃酒，曾經說話來我家，家人都要迴避老爺，不知鄭有權甚麼？」致德與兩位公子都笑道：「原來這位孫公子有些呆了。」維明笑道：「你且說那鄭老爺與你父親說些甚麼，今立在屏後的，就是他。」公子道：「我只聽得他們說道，要害甚麼？」那立在屏後的，就是鄭有權。」

維明亦不多動問，陪他去坐在書廳，便着家人刑部去，牢中帶到那孫成。維明便乃開言問：「你本爲奴底下人，怎敢筵前斟毒酒，何人教你這般行？」孫成見問無可奈，只得開言告實情，都是鄭老爺來設計，何關家主半毫分小的奉的他們命，不然怎敢亂胡行？伏望老爺來恕罪，開恩饒放轉家門。御史聽了微微笑，便照孫成口供文，須臾錄就來呈上，維明看罷，轉廳門，致德並及兩公子，開言動問這莊情。御史正欲從頭問，門上來傳通政臨。維明聽說來，迎出，各分賓主，飲香茗。一巡茶罷，收杯去，通政開言說事因：小弟造府非爲別，只爲方才這莊情。孫鄭二兄胡亂做，十分得罪左兄身。他今追悔無門，路特央小弟說人情，伏乞左兄來寬恕，明朝莫去見當今。放去主僕人二個，願備千金禮上門，不知兄長容情否？望求留意與他們。御史聽了此言語，不禁冷笑兩三聲。原來要想求和事，談何容易這莊情。青天白日謀人命，他將王法那方存，更將兵器來相向，紫禁城中亂胡行。小弟與他何仇恨？兩次三番謀害人，有證有據非虛誣，如何不去奏當今，啟請明旨來定奪，怎肯干休這段情。周商聽了微微笑，開言又叫左公身，他們不該行錯事，望兄海量恕三分。况與老孫人一個，自幼同鄉友誼深，來往之間非一日，望兄且自念鄉情。維明聽了稱小弟朋友之間未缺情，好意到門來祝壽，如何生此不良心，他還邀請諸公等，周兄代我問他身，捧將藥酒頻頻勸，不知他果念交情六十壯丁齊擊刃，不知他果念鄉親。若無這位痴公子，我已分身。

碎骨在他們。不說交情猶自可，若說交情恨愈深。周商見說多決絕，有言難以再開聲。只得起身來作別，維明送罷自回身。從頭說與三人曉，致德開言說事因。誰能這等將兄害，斷莫輕輕饒此人。明朝奏與當今曉，二賊功名保不成。

維明笑道：「方才老周到來說，欲謝罪求和。我思若去奏聞，反屬多事。他若再來，我與他做個難題目。盡情玩耍做他一番，倘肯奉命萬事全休。他若不依，明早再去奏聞。」

二爺便問何題目。維明正要說其情，又見家人來通報，十數官員齊到廳。彼此遂讓朝內走，大廳之上兩賓分。家人忙把香茶獻，禮畢收盃齊欠身。弟等今日來造府，前來驚動左兄身。

「只爲孫鄭兩兄，今日得罪實深。不自量力，冒犯吾兄，悔之無及。方才挽周兄說情，未蒙俯允，因此他兩個十分着急，又挽弟等到來。」

懇求兄長和其事，海量包涵兩個人。或是備禮來謝罪，或是登門自負荆。若說那位痴公子，老孫性命比他輕。從幼姣生與憎養，風吹草動也關心。今夜左兄來帶到，他在家中急斷魂。伏望左兄來釋放，體諒人間父子情。更求莫奏當今曉，生生世世感深恩。維明聽了一席話，開言笑說衆官聽。我雖帶到孫公子，並無歹意害他身。不過同到朝中去，做其見證奏當今。老孫何必來着急，既然不捨這姣生。只與有權重設計，再把神機妙策行。害死某家人一個，令郎頃刻轉家門。何須要來講和好，備甚禮物負甚荆。衆官聽說都笑道，只爲神機妙策深。以此弄出多少事，如何再敢叩班門。

「若再設謀，除非來求教左兄。方有神機妙算。」維明笑道：「小弟一個愚夫，自己還被人謀害，那有機謀可敵他兩個。」

諸兄不必言和事，上覆神機妙算人。備禮負荆當不起，只須實據奏明君。衆官聽了又說道：「左兄今且聽緣因，」

他們兩個行錯事，其實都皆有罪名。但是弟等都在此，兄若來朝奏此情，必然弟等爲證見。倘然發下有司臣，三番四覆誠多事，望允今日體人情，得罷手來須罷手，得饒人處且饒人，不當寬恕他兩個，只當寬鬆小弟門。左公聽得如此說，默默無言半時辰，沉吟半晌開言說：「諸兄既是這般論。」

『想此事大干王法，却教小弟怎樣私和？』衆官道：『他二人情願負罪，不知左兄尊意如何？方能解釋，只消出個題目與他，就好做了。』維明笑道：『據我看老孫老鄭二人的行事，却與妾婦所爲無異，下些毒手，暗藏飲食之中，却是個謀死親夫的手段，潛身屏後，遮遮掩掩，又是個羞見男子之形，衆兄既要，就是這個題目。』孫鄭二人聽了如此語，不勝含怒火生心。我等鬚眉男子漢，况在朝中作大臣，怎教扮作紅妝女去拜他家妾婦身？教明日聞于上，這個文字不能成。衆官聽了微微笑，總之不合害他人。兄等不去謝他罪，他必明朝奏聖明。弟等在此親眼見，難以朦混不奏明。休教爲了尋常事弟等不過要調停，從與不從憑兄意，且行告別再登門。言罷衆官齊立起，二人只得送行。送罷衆官回身轉，同坐書房惱煞人。國英說道真無奈，只得依他作婦人。且救我回家轉，免教陷在左家門。解了此事收心起，從今再莫害他人。有權聽了無言語，此時日落已西沉。國英入內來聽得，中堂哭得有悲聲。夫人聞得公子走，說得三魂走二魂。黯然在此號啕哭，抬頭忽見國英身。尤氏夫人忙立起，兩個狠心狗肺人。一聲大罵天殺的，還我姣兒一個人。國英被打忙捧面，呵噴噴夫人不必火生心。我身爲了姣兒子，急急團團無路行。要我自己去妝爲妾，今宵嫁與左維明。如何你尙來打我，不問青紅皂白情。快借女妝並花粉，首飾包頭與汗巾。待我改作紅妝女，去救孩兒轉回程。夫人聽了無意緒，殺才胡說沒正經。

國英便把方才之事說了一遍：『如今無可奈何，借你的衣裳首飾出來，待我與老鄭二人扮作婦人，去做一做老左的老婆，使得孩兒回來了。』尤氏大怒道：『左維明怎敢這般作惡，不消你去，待我孫夫人趕上大門，扭住老左與他拚命，不怕他不放我的公子出來。』國英連連搖手道：『動也動不得。夫人的本事，只好降

服我老孫；若說老左，你怎去惹他？前年爲那挺擊之事，鄭皇親的瑤仙小姐，是何等有氣力之婦人。他使兩柄宣花大斧，殺上公堂，與他拚命，反被他把斧頭削去，拿下監牢，只得丈夫謝罪叩頭，方才釋放，何況夫人？」

此事斷然行不得，只好下官去嫁左維明。夫人聽了，重重怒，我是要去左家把命拚。難道要把維明嫁殺才說出這般聲。國英見說哈哈笑，他叫我們扮婦人。如今老孫不去夫人去，自然掉趣這般論。夫人劈面復一掌，連罵烏龜就轉身。只得取些衣和飾，國英拿了外邊行，就與有權人一個，兩人同到外書廳。喚出侍兒梳雲髻，搽脂抹粉着衫裙。打扮完了天色晚，廳前上轎就行程。四個家人來隨了，長街短巷走如雲。轉灣抹角來得快，左府門前上面存。家人見了忙通報，左公傳命與家人。

令在街心下轎，緩緩進來。家人出外高聲傳命，兩個聽了，咬牙切齒，只得低頭下轎。衆人見了，哄然大笑。只顧低頭走。

二人只顧低頭走，一直來到大廳門。方始抬頭仔細看，火把燈籠白晝明。左都御史朝南坐，二爺公子坐傍邊。家人家將如山擁，屏後哄哄還有人。眼光都射他兩個，人人個個笑盈盈。御史看他來了，先看鄉親孫國英。盤龍警挽新時樣，珠翠金釵兩鬢分。包頭扎額眉攢月，白粉抹面脂點唇。上穿粉紅秋羅襖，外罩元花綉背心。大紅汗巾攔腰束，下邊繫了綠羅裙。看罷了時心暗笑，回身再看有慳身。一般挽着新時髻，珠花金翠戴當心。包頭扎額抹脂粉，水綠衫兒綉背心。鵝黃汗巾顏色俏，腰間束了紫羅裙。只見二人挨肩立，輕提裙袖拜深深。一齊屈下黃金膝，叩頭塵埃說事因。小妾無道多冒犯，十分得罪老爺身。今日望求寬宏量，放還犬子感深恩。二人拜倒如此說，笑壞大廳多少人。左都御史微微笑，開言說與二人聞。

「你這兩個婦人，既已知罪，我且姑貸一次，放你兒子回來；從今以後，須要收心，不可再生歹念，惟有緊守深閨，學些三從四德，守你二人本分。」言罷，便着左右喚孫公子出來。

家人奉命書房去，請出呆人孫相公。呆呆立定全不曉，維明便乃說緣因。

『孫公子過來，你的母親在此，好生隨了他回去罷。』公子抬頭一看，說道：『我母親是沒有鬚鬚的，這個却不像我母親。』

公子一言還未已，哄然笑滿一廳門。人人拍手都絕倒，二人無地可容身。回頭就往廳下走，三步移來一步行。國英正走忽立住，家人傳語到廳門。既然這樣羞辱了，還須釋放我孫成維明，便令家人去，放出孫成說事因。

『兩個活證兒便放還了，尚有孫成書紙親筆口供留在此，做個執照罷。』

衆人只叫真厲害，誰可今朝敵此人。忙忙上轎回去了，廳前笑壞一家門。都道國英還雅秀，有權俗氣不成文。害人不倒反自害，這場羞辱自家尋。說笑一回都入內，兄弟父子到中廳。却好夫人與小姐，大家談笑這椿情。一見了時都立起，夫人笑倒相公身。想必尊寵都去了，如何今晚不成親？

維明笑道：『夫人想必出外，在屏門後窺探了。』

笑他枉使千條計，如何害得我當身。徒然自己尋煩惱，不知此去可收心。言論一回排夜膳，次日天明無話文。早又過了三四日，正當初五日清明。永正公子生辰日，中堂上面拜雙親。兩位公子來拜壽，桓公子禮物來行。合家男婦都來拜，家祠裏面把香焚。只見家人通報進，二房小姐到前廳。夫人傳命忙出接，轎兒打到二廳門。只得跟隨人兩個，秀貞小姐未同行。儀貞姊妹來接着，各相問慰甚殷勤。問言三妹何不至，敬貞小姐說其情。只因三妹身不快，未曾與妹一同行。四人說笑同行走，來到中堂上面存。伯父母前忙行禮，雙雙拜賀長兄身。禮罷左公俱命坐，出言說與二人聽。久已要接賢姪女，總因有事不關情。今日到來十分好，書房賞玩牡丹春。但有三女何不至？二人回答說其情。夫人聽了開言道：『想你三妹一個人，母親愛惜如珍寶，向來甚是有精神。近來却是何緣，故時常見說不安寧。』維明聽了便笑道：『秀貞俱是故推情。總因其母嬌縱慣，一向逍遙任性情。怕來我處多拘束，

見我伯父就心驚。夫人聽了微微笑，少時壽麵到中廳。一同歸席來用罷，維明公事到衙門。公子告退來出外，夫人吩咐衆人身。外席正心堂內去，兩位公子與西賓。內席慎思堂內去，我們小姐賞花行。二房送麵與送席，衆人答應自遵行。午牌時分多齊備，夫人共女起抬身。五人同入書房內，牡丹花放甚精神。看過一番齊入席，侍兒左右奉金樽。酒過三巡菜五味，左都御史轉回程。更衣來到書房內，五人見了盡抬身。夫人便乃開言道：相公此刻始回程，若還不棄殘筵席，同玩名花酒一樽。維明應允來同坐，六人談笑飲盃巡。眼看花間雙蝶舞，左公即便語儀貞：方才閑座談清話，見有詩題頗覺新。

『一是宿花蝴蝶夢魂香，一是山居限韻，上八字用雨絲風片烟波，畫船待舟停曲二句，韻用溪西雞齊啼五字。今既在此看花，豈可有酒無詩？我兒可將此題試吟一首。』小姐笑道：『這個難題，叫孩兒怎做？抑且詩思今日不在，不能奉命。』

維明聽了稱亂道：詩思不在那方存？這般題目何難做？你今違拗不應承。今朝不把詩來做，先生定把法來行。儀貞小姐微微笑，爹爹當日做先生。學生不獨兒一個，如何但只使兒身？現今二妹俱在此，何不分題共作文。爹爹若是存公道，孩兒奉命立時成。御史未及回言語，夫人便笑叫兒身。有才豈怕難題目，父親命你作詩文。便當應命休違拗，何必多言推託情？

小姐道：『不是孩兒違拗，想自十三歲與爹爹代筆，到今已及四年，曾經面許潤筆之物，誰知爹爹絕不提；起因此孩兒無心做此，連那代筆先生也不做了。』

一任父親來責罰，學生不獨一儀貞。維明聽了便笑道：我兒要我送何珍？你今不說吾安曉，且將何物說分明？小姐見問回言道：珠玉金銀非我心。兒心只愛盤龍劍，爹爹偏不與兒身。維明聽說又笑道：劍是男兒所用珍，你心只是放不下。幼年索取到如今，究竟要他何所用？你今對我說分明。

小姐笑道：『爹爹將那劍終日藏在袖中，却是作何用度？』維明道：『爲父佩在身邊，作防身之器，緩急之間，可應手你乃閨中弱女，非男兒可比，如何只要這般物件？』小姐笑道：『孩兒雖係閨中弱女，志亦丈夫，爹爹若將此劍賜兒，亦能應手運用。』維明笑道：『真是有理也罷！』遂將索解下，『卽以盤龍劍爲彩，速速作詩，詩若好，卽以此劍與你。』

小姐聽了心歡喜，當時離席起身，案中移得文房寶，拈毫頃刻便成文。那消一盞茶時候，兩首新詩早已成。忙移蓮步向前席，將詩呈上父親評。

賦得宿花蝴蝶夢魂香

亂紅深處覓新枝，聊倩清寒夜正遲。
淑氣時來牽夢去，暗香如醉夢魂離。
春風剪剪芳叢冰，秋露濃濃草徑迷。
亦有夢中人似爾，莊周幻夢正堪思。

山居限韻

雨過溪流漲碧溪，絲絲垂柳拂橋西。
風聲猶送三更漏，片夢還驚午夜雞。
烟與枝頭紅欲落，池開波面綠初齊。
畫樓遠眺凭幽處，船泛湖心聽鳥啼。

維明看罷微笑，便對儀貞說事因。

『此詩中聯，但言其景，全無蝴蝶夢香之意。至於限韻一首，不過佳句而已，不算全美，寶劍安能與你？』小姐聽了心煩惱，爹爹故意作難人，借景言情何不可？寶劍今朝帶不成，夫人取過詩箋紙，看罷開言說事因：兩詩做得十分好，並無半字不通情。快將寶劍來贈與，言而無信豈成人？維明聽說便笑道：我非不肯與他身，只怪妮子多性拗，只恃嬌痴傷犯人。說完遂乃抽身起，自向書箱裏面尋。取出那口盤龍劍，連鞘將來付玉人。小姐接了掣出鞘，凜凜鋒芒冷氣生。便將父劍來比並，果然一對不差分。方才眉黛生春色，仍將劍入鞘中存。付於侍

兒收入內，復歸原座飲盃巡。直到日落西山去，方才散席盡抬身。樽前告退歸房內，看取盤龍寶劍珍。

當時小姐纔一錦囊，把劍盤曲如盞口大小，盛在囊中，繫在裙帶之下。

順貞小姐便笑道：「算來姊姊是痴人，有心做了詩兩首，贏些好物也相應。要這兇器何所用？儀貞開言笑問因：『真個姊姊定要這口劍何用？』儀貞笑道：『我要他佩作防身之器耳。』順貞笑道：『住在深閨內院，有何橫事，却要防身？』儀貞道：『人生在世，那裏說得盡？』」

二人住了八九日，二房打轎到來迎，只得告別伯父母，依然回轉自家門。此日四月十五日，正當午未未初臨。御史回轉家門內，中堂便說與夫人：

『二月盡間，皇上有旨，詔令兄入朝陛見。今早到京，引見已過，我在朝房已會過了，夫人果知道麼？』夫人歡喜道：『原來兄長到京，妾身却不知道。』

二人正在言未已，外邊通報進來。桓府舅爺來到了，維明聽說便抬身，不知老桓到了有何事，話言至此慢消停。

第二十三回 赴新任桓公求婚 訴衷曲姊妹談心

却說家人通報桓老爺到來，左都御史出門迎接，却好兩位公子，自杜宅而回。

一齊相見多歡喜，四人同到大廳門。桓左二人同禮畢，楚卿拜見父親身，拜罷永正公子上，應徵扶起禮殷勤。敘罷一回寒溫話，御史開言說事因。桓兄既到京師地，應該祕寓到寒門。應徵聽說多感激，小兒在府半年春。多承妹丈來訓誨，再兼叨擾不安寧。在弟寓所反覺便，自然朝夕往來行。說罷四人同入內，桓氏夫人出外迎。兄妹相逢行罷禮，傳言請出兩千金。侍兒奉命香闈去，兩位小姐到中廳。拜見母舅深深禮，應徵還禮甚殷勤。細看兩

個外甥女，都是傾城絕世人。仍向維明夫婦道：甥女原來盡長成，看來三位佳兒女，只怕世間沒處尋。維明遜謝，誠謬讚，怎及令愛令郎身。應徵又問維明道：想來都已有姻親，答道：二女猶待字，外甥已結趙家婚。言論一番筵席上，接風酒擺在中廳。二位小姐來告退，五人入席共談心，說些兩地諸般事。夫人留住長兄身，應徵固辭決不肯。酒闌人散盡，抬身清茶奉過來作別。楚卿隨父共起程，且言應徵回寓所，父子言談兩地情。問是姑母家中住，自必時常入內行。可知表妹人兩個，才華德性若何能。楚卿公子回言道：孩兒雖在左家門，姑父家法多嚴緊。那容女子出閨門，雖然早晚來入內，難得相逢表妹身。但是聖婉大小姐，貞靜幽淑沒處尋。錦心綉口才如海，百家諸子盡皆能。行藏舉止多似父，占斷乾坤第一人。二妹德貞年尚幼，溫柔如玉似娘親。才色二字不及姊，可稱第二美佳人。應徵聽了開言說：我兒今且聽緣因。

『你母親在襄陽時，常見儀貞大表姊，心甚愛之，囑我到京，必要爲你聯其親事，已把聘禮吩咐帶來。還有妹子年長，也是有心擇婿，等有了旨意，我便要央媒前去，故此不肯寓在他家。』

將來妹丈無相託，親上攀親美十分。黃王趙杜人四個，各家都有令郎身。不知那個才出衆，楚卿回答說分明。要算杜家公子才貌美，勝其王趙二三分。但他母與黃年伯，兩姨姊妹一重親。黃家有女年十九，生得花容美十分。名喚靜英黃小姐，杜兄愛意十三分。兒等曾探那口氣，大都除了黃家不對親。其次要算趙公子，夢魁才貌也相應。尚有禮乾王公子，也是兼全才貌人。只嫌性情多狂妄，願好風流欠老誠。至於二黃無足道，應徵點首不開聲。父子二人談論久，更深俱各睡安身。楚卿暗暗心歡喜，但願姻親一說成。我若娶得左小姐，強如鼎甲中魁名。莫言公子心中事，一宵過了又天明。維明答拜來別去，午朝天子降綸音。

『桓應徵才堪部用，令其暫回東昌府，候有缺出，再詔來京。』

東昌知府得了旨，盤桓且住在京城。拜望好友人幾個，你來我往十分親。早已過了七八日，正當廿四好良辰。

應徵此日清晨起，差遣家童四個人，請禮部尚書趙聖治、翰林學士杜宏仁、大理寺卿王華伯、左都御史姓黃人，午間陸續都來了，四個茶罷盡，開聲今日桓兄來見召，有何見諭弟們身應徵起身忙回答，屈請兄駕到弟門。只爲小兒人一個，行年十八未連姻，居垣有女年十七，絕世無雙第一人，欲求此女爲兒婦，敢煩兄等作媒人。四人聽了稱頌命弟等當命執柯行，令郎乃是人中傑，自然一說便能成，言論一回來作別，一齊來到左家門。家人一見忙通報，左都御史出相迎，四人坐定開言道，弟等道府有原因，昨宵共得希奇夢，冰上人詔冰下人。

維明笑道：「冰上人詔冰下人，爲陽語陰也，想必諸兄今日爲人執柯？」

若還兄等誰家去定來攜弟一同行，四人聽了都笑道：「誰來攜你作媒人？我等今日來驚動，都是陽來語你陰。只爲兄家韞寶藏美玉，待價多年未有人，又見屏中雙雀眼，並無那人中雕翎，今朝一位乘龍客，想兄原是意中人。願奉玉鏡臺一座，特煩弟等作冰人。維明心下多明白，定是桓郎欲對親，當時便乃回言答，諸兄今且聽緣因。小弟所生三個女，長及次者在家門，第三幼女承繼出，總之待字在家門，雖則柳姿蒲質難稱美，却也四德三從數內人，因此錦屏雖立人難中，不逢君子好逑人，今日誰人思射雀，欲繫紅絲第幾根？四人聽說微微笑，他要絲牽第一根，久聞閨闈大令愛，是兄一粒掌中珍，今朝欲結絲蘿者，這位郎君正性溫，若依弟等來看起，他也是人中俊傑，男中英，料思此姻堪可對，說來兄也要應承。左都御史便笑道：「諸兄且說是何人說來果是多相配，弟今無有不應承。四人聽了方言道：「就是桓家公子身，他年二九兄亦曉，玉鏡台還未與人，只怕吾兄久已心相許，設定東床待此人。一言允諾無多語，休教勞苦衆媒人。御史聽了心中想：桓郎才貌儘堪稱，嫌他性情多柔弱，不及吾兒智術深，思之良久開言答，桓郎才貌固曉稱，小弟從來無此意，未設東床待此人。一來小女年還幼，未諳婦道在閨門。二來弟爲他擇婿，不圖眼前才貌便爲憑，儘有才貌兼全者，還有天亡寒薄許多情。」

若說楚卿才貌，弟亦愛之，若說品行性情，弟留他在舍，將及半年，豈不深知灼見，既蒙桓兄欲結絲蘿之

好，又承諸兄玉成二姓之歡，弟亦無甚推托，就煩四位兄長，回復桓兄。」

小弟心中無別意，但須金殿傳臚第一名。那時求取年庚帖，願在閨中待此人。如今且慢來議成，四人聽了這般話，趙尚書便開言道：「左兄語固不差分，但弟愛楚卿人一個，不單才貌占乾坤，并且端重多貴相，自是福壽兩全人，斷然不誤大令愛，自必高魁第一名。左兄不必來推托，譬如你我結婚姻，也得秉衡無差錯，慨然以女許爲婚，富貴命中來坐定，拘泥執一不相應。杜翰林又笑說道：「當日桓兄何不難他身，他來求對兄令愛，何不要他榜後出年庚？」

「功名是命中註定，得知那一科，方中狀元。若說令愛在閨中等待，或者楚卿命中，雖有狀元之分，却要遲得。科兩科，豈不把人等老了？若說那時再許別人，那保得必有這般一個年少狀元做居垣令婿？」

看你分明推托語，此言欺不得杜宏仁，快快一口應允了，早向桓兄報允親。左都御史便笑道：「何來這樣硬媒人，不容半句來相託，叫人一口便應，想必杜兄家事敗立等花紅月老金。四人聽了哄然笑，黃王兩個又言云：「弟看楚卿桓公子，將來穩穩占魁名，若還失此真佳婿，後來那有這般人？况且親上連姻真美事，若還推托不相應。翰林院又笑說道：「左兄今且聽緣因，弟等平日未把媒來做，今朝初學做媒人，不喜花言並巧語，決不空身往外行。若還不把親來許，我四人坐此不抽身，這般才子還不許，眞使媒人動怒。」

左御史笑道：「我看靜菴不是到此做媒，却是上門來索債一般，你道楚卿才貌雙全，然而欲配小女，尙欠三分，因此心實有不足。」宏仁笑道：「老左的令愛，自然出類拔萃，但楚卿的才貌若要配他，除非是天仙下降，方可稱對。」

見今既是如此說，須當請出令千金，與弟們眼中來見了，如何一樣掌中珍？若還勝過天仙貌，弟們不敢做媒人。若還勝過天仙貌，這段姻緣必要成。

維明笑道：『弟與兄等爲總角之交，情同手足，便着小女出來拜見，其實無妨。』兄長今日乃做媒到此，豈可叫女孩兒出來與你相會？

且兄會見天仙否？怎生容貌可評論？不必今朝胡混賬，弟今也難擇十全人。楚卿不過微欠缺，其他與母總相稱。諸兄可復桓兄道，允他擇日禮來臨。雖然聘定須等待，必要金殿傳臚第一名。那時還要來入贅，完其花燭洞房春。若還依此兩件事，允此婚姻無話論。桓兄若有推敲處，令郎再去選高門。只此一言得定了，不怕強媒杜翰林。四人聽了都笑道：『既是左兄執定這般行，弟們便去來回覆，料想桓兄無不應。言罷之時齊立起，維明止住慢行。』常令舍弟同行去，一回答禮始相應。言罷御史呼左右，那邊速請二爺臨。家人答應忙去了，四人仍復坐安身。杜翰林便微微笑，左兄今日許親姻。

道：『楚卿必要中了狀元，方成花燭。萬一他沒有狀元福分，到老來亦不能中。不知這位令愛嫁也不嫁？』御史聽了回言道：『一言既定永無更。桓郎不折蟾宮桂，銀河那得鵲橋橫。譬如我未生此女，今生裏休想洞房成。大理寺聽微微笑，兄今既是這般行。不知這位大令愛，可能與父一條心。萬一楚卿身不中，這閨中怨女怎安寧。維明聽了便笑道：『女兒與弟一般能。三從之道他深曉，安能有怨在閨門。黃御史便開言道：『原來這等孝心人。與父志同并道合，怎怪相看似掌珍。趙尙書聽了這般話，便乃開言說事因。左兄此法真妙絕，弟今也相做而行。』秉衡雖把親來做，小女猶然未過門。今日一言齊來定，我要他傳臚第一名。秉衡殿在三名外，莫望尙書嫁左臨。五人言論多時候，却當致德到來臨。五人立起來迎住，一齊禮畢坐分賓。左爺便乃開言問：『大兄見召爲何因。』維明說與兄弟道：『四位媒人到我門。桓兄請到求親事，要聘儀貞姪女。身兄今已是應允，少個報禮大媒人。故請吾弟同一往，回在桓兄允此親。如此這般依我話，任他擇日禮使行。桓兄若是心不願，弟當回謝禮來臨。致德聽了稱曉得，大兄之命謹當遵。宏仁在座聽罷了，又復開言笑說因。』

『我想老左有甚法力，却把個令弟治得這般伏貼？幼年時怕他也罷了，如今成立，不與他違拗一言，若使我做了令弟。』

聽了這樣難題目，就合將兄唾面門。如何還肯唯唯應，口稱兄弟謹當遵。維明聽了便笑道：舍弟從來知禮人。兄則友來弟則悌，不似你來強橫心。只思犯上無規矩，要把其兄唾面門。若使老杜爲吾弟，早已將他打斷筋。二人聽了都發笑，正芳立起笑言云：

『老左老杜都不要取笑了，趁早前去，回覆桓兄罷。』

五人聽了齊立起，都皆舉手告辭行。御史送出牆門外，轉身來到上房門。夫人往外開言問衆官到此爲何因？御史便道說親事，我今已是許他身。令兄在此難耽擱，當然不日定姻親。夫人須要來打點，夫人聽了喜歡心。桓家內姪真不錯，失此才郎何處尋？與我長女多相配，相公許得不差分。御史聽了微微笑，令姪雖然英俊才。貌堪與孩兒敵，只嫌智術遜三分。我今也是將他許，只爲世間難得十全人。不言左府諸般事，再言月老到桓門。應徵出外忙接進，茶罷開言問事因。重勞四位兄大駕，屈垣末識可應承。四人聽說微微笑，從頭一一說分明。應徵聽了開言說，入贅何妨儘可行。

『但要狀元，那能勾得穩？且不要管他。』

楚卿若是完姻後，自然用功來發憤。如今且許百年婚，說罷便對致德道：仰攀貴府不該應，小兒的贅駘何足道，恐防有辱令千金。致德謙身稱言重，兄不棄寒微對此姻。

『只恐舍姪，蒲柳之姿，難奉令郎之箕箒，請問桓兄擇于何日行聘？弟好去回報家兄。』應徵道：『既蒙兩兄慨諾，弟在京不能久待，今擇于五月初三日，乃大吉之日。』

料想母姨及表姐，必然拜壽到來臨。不知果能留住如花女，盤桓幾日再回程。思思想想天色晚，半輪新月破

黃昏。疏星幾點輕風動，熱氣漸消晚景臨。書童就把銀燈點，請用曉膳內中行。順卿入內來用罷，宏仁夫婦共談論。夫人後日生辰到，不知令弟可來臨？夫人答道常來，自然日後必來臨。言罷之時長歎息，可憐我姐一人身。雖然丈夫高官爵，不若民家小戶人。老黃性情多粗魯，兩邊甚是不投情。二十一歲生一女，落盆身死命歸陰。直到廿六歲上又生女，便是如今名靜英。可笑老黃人一個，連生二女就生嗔。道他不會生兒子，登時買一妾來門。名喚巧蓮身姓呂，原是蘇州姓吳人。此人奸邪多狂妄，專權固寵日無人。生下黃威併黃毅，公然要壓正夫人。攬撥老黃多行暴，將他母女肆欺凌。他又說與持正道，待他兩個孩兒對了親。方許靜英成親事，將他緊鎖在閨門。如今已是年十九，比着吾兒長二春。老黃聽信妖嬈婦，冷着姣姝不當人。常時與姊來爭論，若還抵對更兇橫。揮拳就打開口罵，市井之徒一樣能。靜英小姐真可惜，母子淒涼誰曉聞。宏仁聽了多嗟嘆，開言又要問夫人：

「我聞得黃威也是十九歲，爲何與靜英同庚？」夫人道：「巧蓮乃二月初旬進門，就月內懷孕，至十一月生下此子，故與甥女同庚。」公子道：「既是母姨表姐這般苦惱，後日到來，母親何不留他住幾日也好？」夫人道：「我兒不知你姨夫還有一種毛病，疑心太重，只怕母姨表姐做出甚麼事來，終日防閑，十分可笑。」宏仁道：「那自然也是巧蓮的所教了。」

夫妻言論多一會，更深俱各睡安身。諸凡閑事休題表，夫人生日十三臨。諸多僚友都來拜，翰林陪客外邊存。喚得梨園來伺候，只見家人通報臨。黃夫人和小姐來到了，杜夫人忙出外相迎。二廳上面齊出轎，丫環僕婦緊隨跟。三人來到中堂上，夫人姐妹禮完成。靜英小姐拜姨母，請其公子進來臨。順卿聞知忙入內，拜見黃家姨母身。又與表姐來禮罷，四人俱各坐安身。茶罷相敘寒溫話，起孝定睛看美人。眉如柳葉沾春色，臉似梨花帶月明。輕盈翠袖戴金釧，正若嫦娥下彩雲。多才不覺神飛越，這樣佳人何處尋。分明是我琴瑟友，如何對面不相親。與他若是無緣法，豈不天地虛生一對人。公子思量心不悅，低首淒然歎一聲。起身告別來出外，當時壽麵到中廳。

杜夫人便邀入座，用罷之時各起身。侍兒又把香茶進，杜夫人便緣姊姊近况如何。姊姊想必在前廳，甥女可會聯姻事？巧蓮近來若何？能黃夫人聽長吁嘆，愚姊生來命薄，人自從來了妖嬈婦，毫無善狀。到如今終年受氣，多口舌。老賊偏寵恩親，言聽計從，依他教，自中那有正妻身？縱容二子不習正，終朝嫖賭宿娼門，花費銀錢如糞土，全然不管半毫分。女兒好似他人養，耽擱青春不許親。當時賢妹求婚定，愚姊心中喜十分。堪愛外甥才貌好，誰知老賊不相應。黃夫人說罷重吁嘆，杜夫人嗟嘆兩三聲。開言說與親姊妹：一年一度得相親，姊妹并及賢甥女，盤桓幾日再回程。黃夫人便開言道：恐防老賊要生噴，愚姊難以留此住，除非甥女可消停。趁今老賊廳前坐，須當妹丈與他論。杜夫人道：我曉得，三人正在話談論。左右稟請來坐席，夫人請姊一同行。前廳一衆官員坐，後廳女眷舉丕巡。梨園演戲多熱鬧，半本完時盡一身。一衆官員俱辭別，夫人命請順卿身。說與汝父人一個，要留表姊住家門。公子奉命忙出外，低言說與父親聽。宏仁更對持正道，黃兄今且聽緣因。內人要留賢甥女，盤桓幾日再回程。持正聽說無言語，算來難已不應承。沉吟半晌回言道：恐有打擾不安寧。宏仁道：言說甚話？至親何出此言論？持正捨身來別去，宏仁父子轉回廳。下午聽戲來觀席，廳前到處上銀燈。黃夫人便來辭別，說與孩女兒靜英。我兒在此陪姨母，散心數日轉回程。花奴待月隨小姐，我身先自轉家門。小姐領命齊相送，夫人上轎自回程。宏仁父子齊入內，靜英小姐起抬身。拜見姨父人一個，翰林還禮甚殷勤。開言便叫賢甥女：你母姨想念十分情，今留甥女身在此，寬留月餘轉回程。靜英小姐開言道：只愁擾攪不安寧。夫人便乃開言來吩咐，對面房中舖設精，安床小姐來坐下，侍兒答應一齊行。須臾收拾多停當，更深俱各睡安身。一宿已過天又曉，且表書房公子身。早晨問安來入內，爹娘猶未起抬身。出見對門房開處，走臨花奴使女身。多才一見忙問道：小姐房中可起身？回言窗下來梳洗，公子心中暗自論。房中不便來進入，且向窗邊看美人。回身徐步來廊下，湘簾一掛在窗門。簾中隱隱佳人坐，正對菱花整鬢雲。纖纖玉手把金釵插，多才偷看暗銷魂。移步走到簾兒外，把姊姊輕輕

叫一聲。小姐吃驚忙立起，順卿簾外問緣因。姐姐起得何太早？爹娘猶睡未抬身。小姐簾內回言答：炎天久睡不相應。早涼却便來梳洗，公子聞言笑說云：小弟書房無暑氣，桐蔭蔽日甚幽清。賢姐不寒來一往，定比中堂勝幾分。靜英小姐回言道：恐防抄鬧不安寧。順卿公子回言重：午間早候姐來臨。言罷公子回身轉，觀看庭前花卉明。盆中月季花正放，宛比薔薇勝幾分。上前折取花一朵，手中玩賞半時辰。正見花奴來走到，上前止住說緣因。『我偶爾折一朵花來，甚是可惜，又不好插瓶，你可送房中小姐戴了罷。』

花奴接了稱曉得，只見丫環傳語云：老爺着請公子走，順卿問得進房門。宏仁便乃開言問：今日緣何早起身？對房表姐來坐下，你今不可那邊行。姨夫本是多疑忌，莫教有話被人論。順卿公子稱曉得：孩兒本是在中廳。言論一回來出外，夫人梳洗盡完成。小姐進房來安候，翰林公事到衙門。日正當空多炎熱，夫人說與靜英聽。中堂上面多暑氣，內書房裏甚幽清。我兒若是不嫌棄，可到書房散散心。小姐起身稱領命，便喚花奴緊隨身。夫人吩咐丫環女，相隨小姐到書廳。幾人同共黃小姐，靜英堂內到來臨。只見書童兩個門前坐，公子書齋吟詩聲。抱桐入內忙通報，公子聞言忙出迎。佳人微笑輕移步，走進書齋一座門。二人遜讓分賓坐，侍兒左右奉香茗。靜英小姐抬頭看，書房清雅果無塵。正中一座花梨案，金爐相配古銅瓶。四盆蘭花香撲鼻，萬卷牙籤架上存。窗前一棵梧桐樹，翠葉森森蔽日陰。窗下大小二書案，花箋一幅上邊存。硯上有墨筆在架，定然在此作詩文。小姐茶罷抬身起，移步窗前一巡。順卿公子微微笑，也到窗前來到臨。案中取過花箋紙，送與佳人說事因。弟偶吟詩休作笑，但今日新詩甚有靈。靜英小姐來接過，從頭細看說分明。

其一 柳含烟翠碧於苔，幾陣鶯聲喚夢回；小院寂寥春漸晚，焚香靜待玉人來。

其二 芙渠出水溼紅腮，曉露盈盈帶笑開；獨對名花憶傾國，如何解語玉人來。

其三 秋郊紫羅錦成堆，碧樹陰疏帶漸摧；雁落魚沉香漸邈，蘭舟輕載玉人來。

其四 寒窗靜掩減愁懷，添盡蘭膏撥燼灰，裁得紅箋製心字，定知今夕玉人來。

近作錄呈靜娘清玩

小姐細把詩來看，眉黛輕颯不則聲。暗思詩內多有意，堪笑多才輕薄人。奴今豈不知他意，無奈閉門禮法算。沉吟良久重再看，順卿正要開言論。忽然書童來報道，老爺來到此書廳。公子回身忙出接，靜英小姐暗思尋。正欲把詩重細玩，姨丈因甚到來臨。且將納入香羅袖，少刻將來還此人。況且詩中多有意，被他看見惹疑心。早見翰林來入內，抬頭看見靜英身。開言便叫賢甥女，想必中堂暑氣生。吾甥避暑書房內，正該如此散心情。小姐見說微微笑，母姨之命到來臨。書房果是多清雅，時有風來暑氣清。翰林又叫賢甥女，適纔令尊差家人。要接小姐回家去，姨母將言回此人。還留甥女住幾日，家人已是轉回程。我思令尊真可笑，剛剛一日在姨門。如何便遣人來接，親情全沒半毫分。小姐聽了吃一唬，姨父今且聽緣因。既是父親差人接，甥女須當轉程回。如今回了家人去，嚴親必定怒生噴。杜翰林便微笑道：有何可怒內中存。甥女這等來懼怕，他若將言來責備，只說姨夫作主留下你，請他來與我言論。靜英小姐無言語，只得微微應諾聲。言談半晌抬身起，丫環隨侍轉中廳。杜翰林也來出外，順卿悶悶不歡欣。正要說幾句暗藏春色話，誰知來了父親身。當下案前來觀看，詩箋却到那方存。翻尋書內全不見，定是佳人袖內存。我便只恐爹爹見，那知你關心慧性深。

『小姐啊！』

今生與你成虛度，這無限深情是怎生。越思越想心越悶，不住長吁短歎聲。且言小姐來入內，說與花奴待月聽。方纔回了家人去，老爺大怒在家門。必與夫人來爭鬧，花奴便道不差分。小姐明日回去罷，省了淘氣許多情。小姐聽說言稱是，來到中堂上面存。相陪姨母談閑話，忘了詩箋袖中存。却值翰林來入內，順卿公子也來臨。只見僕婦傳話入，黃老爺家又遣人。要接小姐回家去，已將轎子在廳門。宏仁未及開言說，靜英小姐起抬身。父親

又遣人來接，甥女如今便轉程。夫人聽了言，且慢，可喚來人入內臨。僕婦應聲傳命出，家人黃福進中庭，走上迴廊忙叩首，諭林命起說緣因。

道：「黃管家，我想你家主人爲何如此？我與他既是至親，便夫人要留小姐再住幾日，難道這點情面，都不能留？又差你來，必要接小姐回去，却是甚麼緣故？」黃福道：「小的也不知家老爺爲何這樣性情，方才叫小的來接小姐，將夫人老爺留下，回去稟明，不想老爺大怒，與夫人大鬧，說夫人家教不嚴，放閨門小姐在人家過夜。夫人說：『老爺自己應承的。』方才無話，又叫小的定接小姐回來。」

靜英小妹聽得說，果然與母親又爭，感謝兩位大人多美意，且待甥女轉家門。若是有便還來，夫人道：「這兩般情，強留甥女終不好，管家且出候廳門。宏仁心下多惱怒，好個連襟無面情。從今再不將他理，夫人歎息兩三聲。小姐起身來作別，拜辭姨父姨母身。甥女今朝來別去，不知相會在何辰？小姐說罷，雙淚落，夫人執手也傷心。含悲便叫賢甥女，回家保重自家身。相勸母親休着氣，有便當接你來臨。宏仁便叫賢甥女，本欲相留一月春，誰知汝父無情面，回家就把我言論。依直告他休瞞隱，小姐回言領命稱。又與姨弟來作別，大家相送出廳門。順卿暗裏偷彈淚，無限傷情難出聲。兩個丫環又叩首，上其小轎內中存。宏仁父子齊送出，看其去遠始回身。黃福隨轎忙忙走，一程早到自家門。小姐出轎前進內，只見老黃獨坐在中堂。巧蓮立在房門外，靜英行上叫爺親。持正勃然來變色，開言喚問女親生。」

「方纔差人來接，爲何不肯回來？」小姐道：「只因姨夫姨母苦苦相留，再四告辭不成，故此未回。」持正道：「胡說，汝若懇切告辭，焉能留下？汝乃閨門女子，年已長成，他家現有表弟，年紀相仿，又無姐妹爲儕，此等可疑之地，虧你安然居住，豈不自恥乎？」

小姐聽說紅了面，怫然改色，便回身。姨夫親對爹爹說，自家面允口應承，非干靜英來專主，何來責備許多論？

持正聽了心大怒，且要開言罵出聲，只見家人來報進。大理寺王爺到來臨。持正聽說抬身起，忽便往外邊行。靜英小姐雙流淚，回身便去母房門。那知袖中一幅詩箋紙，突然落在地埃塵。靜英小姐全不覺，巧蓮二娘見分明。等他去了忙走出，輕輕拾起手中存。藏在袖內回入內，且言小姐進房門。安候母親人一個，夫人說與女兒聽。可恨老賊論情而，剛剛一日住他門。便叫家人前去接，只爲回他不轉程。老賊把我來大罵，縱容閨女外邊行。是他自己當面話，轉口將來反怨人。小姐聽了回言道：方纔也是這般論。許多言論來責備，幸逢客至外邊行。夫人聽說長吁嘆，母女言談半時辰。小姐忽然來想起，杜宅詩箋一段情。我本還要觀一遍，依然還了那人身。怎生便就忘壞了，衣袖之中帶回程。忙向袖中來尋覓，誰知不見影和形。小姐心中吃一驚，詩箋遺失那方存。落在杜家猶小可，倘落在家中了不成。若還傳與嚴親曉，遍體排牙說不清。忙忙出外來尋覓，那來形影半毫分。暗暗心中多着急，又難訴與母親聽。按下靜英黃小姐，且說巧蓮拾了那詩文。藏在袖中回房內，便將取出看分明。

原來巧蓮頗通文理，將四首絕句，細細看完，不覺哈哈大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原來如此不端，怪不得老爺要用心防閑！今日看了此詩，直頭身子已屬于杜順卿了！』

好一個無媒苟合真老臉，竟做其醜事轉家門。可笑裴氏人一個，時常與我鬧分爭。那丫頭也要來幫襯，那知做出這般情。詩箋被我來拾了，首呈證據敗私情。少刻老爺回來了，且與他身看個明。

『咳！黃靜英呵黃靜英！』

你的尊翁性情多厲害，只怕你殘生活不成。待我先把靜英來斷送，還算計你娘親。兩個冤家離了眼，家中惟我獨稱尊。兩位公子親身養，何愁不做正夫人。巧蓮思想心歡喜，侍兒來到送香茗。巧蓮便乃開言問：老爺會否轉家門？兩位公子何處去？侍兒回答說分明。老爺出外還未轉，公子凝春院裏行。巧蓮聽了無言語，詞中且說左家情。政事已完清閑坐，來了趙尙書與杜宏仁。家人通報忙接進，閑談早又半時辰。又見家人來通報，二位黃

王老爺臨。彼此相見同一拱，正芳使笑說緣。因兩兄瞞我同聚此，想必商量甚隱情。偏偏弟卻來闖到。趙杜開言亦笑云：自然隱事方瞞你，兄且猜來那件情。

宏仁笑道：『小弟本約諸兄同訪居垣閑話，不想來到府上，兄已出門去了，故此偏背。』老黃笑道：『偏背其麼？老左這裏無酒無花，小弟意不欲來，是王兄強約我來的。』左公聽了大笑道：『原來老黃相與朋友，只看花飲酒，不然便不來了。這等說，只是個酒肉朋友耳。』宏仁便笑道：『老黃原是個酒肉朋友，甚麼義氣？我處留他令愛，盤桓幾日，決不容情，便立時接了回去，可有一些交情面上麼？』黃御史笑道：『這等說，倒是小弟來的不是了。老左又說是酒肉朋友，老杜又說是沒有交情，反待小弟告別了。』

言罷就要回身走，左公扯住不容行。笑道：黃兄休作惱，皆爲戲語莫爲真。王兄既強兄來到，但無花酒待兄身。薄酒久經安排就，預爲黃兄設一樽。此時夏月花卉少，教人何處覓芳春。

『惟小園內池蓮正開，兄等同去一玩何如？』聖治與宏仁齊笑道：『又來看荷花了，不知那一位朋友悔氣也。』左公笑道：『當初看荷花，是酒色俱備。因老孫愛色，教惹悔氣。今日是有酒無色，除非是好酒的人，方惹悔氣，我想今日必是老黃當之也。』

各人聽了但暗笑，今日居垣又有心。維明便令家人去，那邊速請二爺臨。五人當下抽身起，二廳側街到園門。齊徐步閑觀玩，絲暗紅稀夏景新。等候致德來到了，方纔同步上花亭。週圍楊柳遲日色，池內荷花朵朵春。凝香弄色堪娛日，暑氣潛消肺腑清。家人奉酒來亭上，調開桌椅四邊分。書童左右來斟酒，主人勸客意殷勤。打謎猜拳多一會，頻頻斟酒不會停。多是老黃酒受罰，粗人怎解令中行。酒令原與軍令同，欲思逃席不容情。持正到此真無奈，只得酒到樽中勉強吞。眼花頭暈身無主，口內支離話不清。合該小弟來起令，奈何醉得不能行。坐不定來立不直，快些一睡始相應。左公便着家人去，小榻涼床移上亭。老黃見了忙離席，舒身就枕合雙睛。五人失

笑傳盃盞，早已譙樓打一更。老黃方始翻身起，五人見了喜歡心。忙來叫喚黃御中，半晌方纔坐起身。猶是昏天與黑地，眼花頭暈話難明。

此時恰好有一大磁盆碧桃，綠沉瓜，紅藕，萍菓，花紅，葡萄，李子，用冰蓋了，放在桌上。黃御史甚喜，每樣吃些。方覺頭目清爽一些，遂向告別，三人亦起辭行。左公道：「黃兄這等沉醉，如何騎馬？我處用肩輿送歸府罷。」言罷着人來打轎，須臾抬了二牆門，三人作別。齊上馬，持正躬身也告行。左公送罷回身轉，詞中慢表左家情。單說巧蓮人一個，候在窗兒下面存，袖中取出花箋紙，再把香奩詩句吟。細細揣摩詩中意，連連冷笑不停聲。今見這樣千金女，不過年纔十九春，便做出這樣蹉跎事，帶累了爹娘壞了名。從今穩把烏龜做，背上花紋又一層。他還在外多高興，此時猶自不回程。若還他不出外去，阿奴告訴這椿情。不知鬧得如何了，靜英料想已傾生。黃老性情多厲害，把他不是刀來定是繩。偏偏這等一美事，今朝却不在家門。便這等得心如火，令人盼得眼兒昏。巧蓮只顧呆呆想，不知天色又黃昏。房中早把燈來點，巧蓮等候老爺身。用罷晚膳多一會，尙然不見轉家門。夫人小姐都睡了，看看不覺二更深。方報老爺回來了，巧蓮迎出二廳門。但見老黃吃得沉沉醉，七闌八跌到床臨。巧蓮一見忙走近，老爺連叫兩三聲。將就雙手來扶了，持正將身入內行。搭扶巧蓮肩頭上，相扶直到內房門。送他樓下來坐定，家人退出外邊存。巧蓮上前將言問，老爺何處飲杯巡。直于此刻方回轉，又兼這樣醉沉沉。持正搖頭稱醉極，口內支離話不清。老王約我同出外，去訪左家兄弟到他們。卻好老趙老杜都在彼，承他留住飲盃巡。老左把我來捉弄，被他罰飲許多樽。今日醉來了不得，眼花頭暈了不禁。不住惡心思作吐，快取清茶與我吞。巧蓮答應忙奉上，老黃一口吞完成。一個嘔心朝外吐，眼淚鼻涕一齊噴。三起三落方纔住，巧蓮不敢安身睡。烹茶伺候在房門，妖嬈心下多煩惱。我要告訴詩箋這事情，誰知偏又沉沉醉。看看睡到鼓三更，不見翻身來甦醒。巧蓮只得也安身，吩咐侍兒來伺候。恐他睡醒要茶津，丫環答應稱曉得。大家不敢去安身，守到五更天明亮。須

與紅日又東升。老黃方始來安睡，酒態全無心內明。連聲說道起遲了，慌忙梳洗到衙門。一早理事都完畢，飯時回轉自家門。小姐出外來安候，一同用膳在中廳。巧蓮也是同席坐，持正開言問一聲。兩個孩兒何處去？巧蓮回答說分明。昨日去到凝春院，至今不見轉回程。想必不是留住下，任他兩個去陶情。持正聽了長嘆氣，兩兒游蕩不成人。你爲母者全不管，將來誰肯與聯姻。巧蓮聽說微冷笑，也不見誰行成個人。大都老爺兒女皆如此，持正聞言不開聲。夫人小姐心中怒，聽他語言太傷人。大家入座膳罷，夫人小姐轉房門。巧蓮招進黃御史，回到房中坐定身。袖中取出詩箋紙，將來送與老爺身。持正扯開來看畢，後邊落款也觀明。

便問巧蓮道：「原來是杜順卿做的，你從何處得來？」巧蓮笑道：「我們又不到他家住下，那有這等淫詞見面？這是你令千金昨日在袖中帶回來的。他不提防，落了出來，被我拾着，昨與你觀看，又不想老爺大醉，故此不會說起。」

第二十四回

持正逼死親生女

維明智救黃靜英

巧蓮說罷哈哈笑，老爺呵！你是一個龜名上了身。看了這些詩中意，分明赴約到書廳。可知去接不肯轉，大都留戀才郎杜順卿。老爺說二子不習正，看來女兒勝他身。

「雖然嫖院還討別人的更宜，不像你女兒，却被人討了便宜去。」

持正聽了這些話，再把詩箋看一巡。不禁心頭掇起無明火，怒髮冲冠跳起身。案上一拍驚天響，咬碎銀牙怒不輕。

「阿喲喲！原來這賤人做出這等事來，豈不氣死我也！」

就要把詩箋來扯碎，巧蓮止住說緣因。老爺若把詩箋碎，却將何物證他身。持正道言說得是，抽身大步到中

廳挺身椅上來一坐，大喝丫環左右人，快把靜英來叫出，侍兒一衆好驚心。老爺今日因何故，這般大怒喚千金？答應一聲來入內，且言小姐在房門，只因不見花箋紙，一夜無眠到五更。無心做甚針和線，思想悶悶沉沉。正在無聊房中坐，只見丫環走進門。

道：『奉老爺之命，着請小姐到中堂上，小姐阿！』

不知老爺因何故，怒氣冲天大喝聲，挺在椅上呼呼氣。小姐聞言如此論，不禁失色渾呆了。悠悠頂上走真魂，阿呀罷了罷了真罷了！必爲詩箋一事情，不知那個來拾了，今朝傳與父親聞，便叫丫環先出去，我身隨後就來臨。小姐傷心雙淚落，開言便叫母親身。孩兒今日無常到，料想殘生生活不成，算來一死何足惜，不甘遺臭污芳名。夫人驚問何原故，靜英小姐細言明。如此長來如此短，夫人聽罷失三魂。連連頓足稱罷了，緣何這樣不經心。他詩既是多有意，不該藏在袖中存。且又帶回落在地，真是無私有弊情。更被老賊知道了，此事今朝怎理論。小姐道言無甚說，便拚一死早歸陰。夫人聽說心中苦，兩淚紛紛似雨傾。我兒若有長和短，我生一命也難存。母女正在悲切處，又見一羣侍僕到來臨。齊叫小姐快去罷，老爺怒發時雷霆。倘若遲挨飛趕到，要拖小姐到中廳。小姐聽了抽身起，孩兒前去見他身。母親只在房中坐，不必前來看此情。言吧一聲朝外走，夫人慌得急抽身。一把扯住親生女，我今共你一同行。娘兒拭淚來走出，來到中堂見惡人。老黃一見姣小姐，二目圓睜火直噴。雙手拍案驚天響，大喝如雷罵賤人。還不頓首雙膝跪，猶自昂然立定身！

『你在杜家住了一日，就與那畜生做出這等醜事來，玷辱我黃家門風，是何道理？』

小姐聽了如此說，只得開言問一聲。誰人見我做醜事，有何證見那方存。持正取出花箋紙，將來飛擲地埃塵。大喝賤人拿去看，首首淫詞證甚人。小姐低首來一看，冷笑開言說事因。

『我只道拿着甚麼做醜事證據，所以這等大發雷霆，却原來拾着了這幅詩箋，就要想含血噴人，豈不是』

潑天的怪事麼？大人見說，上前拾起一看，便問小姐道：『這是那裏來的？』小姐道：『乃杜起孝之作，前日在他家，母姨命孩兒前去書房避暑，偶見此詩，愛他香奩佳句，要抄錄一紙，放在袖中，一時忘了，不想遺失在地，又不知誰人拾着，起此風波，豈不奇怪？』

他詩雖是香奩句，靜英不叫玉人名，不知他題誰一個，與我何故笑煞人。平空今日冤屈事，不問青紅亂罵人。我今何必來分辯，清自清來渾自渾。持正聽了心大怒，仰面哈哈冷笑聲。這等巧言欺誰個，明明落款靜娘名。首首玉人來結句，分明赴約到書廳。

目視宏仁問道：『老襟丈的賢公子在那裏？叫他出來。』宏仁道：『小兒在書房裏面，黃兄有何話說，這等大怒而來？』持正道：『只叫你兒子出來，我自問他。』維明笑道：『黃兄有話，便先與說說何妨。』持正聽說抬身，取出詩箋，手內擎送與一人。左御史叫左兄，你且看分明。那有讀書之人做此事，這一紙淫詞起孝文，贈與小弟不肖女，做出西廂月下情。左公聽了微微笑，將詩接過手中存。宏仁近前同展看，御史將詩細玩吟，從頭看了新詩句，笑面說與姓黃人。

『這等風流香奩的好詩，黃兄却指爲淫詞，且不把此詩辱沒煞了。』持正道：『怎麼不是淫詞？左兄是會做詩的，難道看不出詩中之意麼？』左御史道：『兄不過拘了詩中之意，疑他二人然以弟看來，只怕未必，大凡詩人游戲，何所不爲？此詩得知起孝何時所作？他不過說近作，錄呈靜娘清玩，又無題贈字樣，兄不可過疑。且把此事的始終本末，細說一番，待小弟評論他們的虛實，真假便立辨矣。』

宏仁笑着連說道：左兄原自法司臣，慣能與人伸冤分皂白，今朝細審這件情。御史笑道：說得是，黃兄且自訴分明。

持正道：『就是前月十三日，是杜夫人華誕，內人與小女來此拜壽。杜兄便與小弟說，要留下小女，弟一時

推辭不得，勉強應承。次日十四，就着家人來接。他却不肯回來。『宏仁道：『那是內人告留，與令愛何干？』』持正道：『爲此就有些疑心，因此又使家人打轎來接，他却不肯回來，我聽了，就感得十分不樂，正要盤問，却直王兄來約，同到尊府，承兄留飲，又吃得大醉而回。誰知賤人把這淫詞，藏在袖中帶回，正是合當事敗，偏偏又落出來了，却被小妾拾得，直到今日飯後，纔說與弟知，即將賤人拷打，他咬定口風，全然不吐，反與我挺撞。因此被我重責一番，將他來問問起孝，與他是幾世冤仇，今日把我門風敗壞回去，就將賤人，立時取死便了。』持正說罷一時話，左都御史未開聲，翰林就令書童去喚將公子到前廳。順卿聞命忙來，至見其二位禮來行。宏仁便乃開言說：『畜生做得好詩文，今朝生出大饒舌。公子聞言吃一驚，孩兒做甚麼詩和？』父親忽出此言論，詩箋左公拿在手，翰林拿過付他身！

『黃姨夫道：前日表姐在此，住了一夜，就與你做出醜事來，此詩是你贈與表姐的，表姐帶回，落在地下，被他的如夫人拾得，交與姨夫，因此姨夫大怒，說你敗壞他的門風，要將小姐取死。』

順卿公子聞此語，不覺心上吃一驚，誰知此詩他帶去，今朝鬧出這段情，分明害了黃小姐，此事今朝怎理論？當下便乃回言答爹爹今日聽此情。

『若說此詩，實是孩兒做的，然還是六月初旬，偶拈得『玉人來』三字，甚覺香豔，因而戲作數語，實未曾指定何人，前日在書房，偶錄此詩一紙，却值表姐到來看見，正看之間，又遇父親入內。』

誰知表姐存深意，恐人看見起疑心，又不知他將此詩來袖去，孩兒尋不見詩文，却也未曾來問及，他自然遺忘帶回程。

『若說在此住了一夜，就做了醜事出來，皇天在上，似這等含血噴人，定要割去舌頭的，不要說別樣，表姐住在母親對房，五六個侍兒不離左右，若要出來，重重門戶，莫道也有人知覺，又不是熟路，父親豈不明白也？』

要冤屈孩兒？其實一句說話。」

孩兒今世姻和眷，實願相求表姐身。除了此外無他意，如何冤屈這私情？杜翰林聽說無言語，持正重重大發憤。既然這等心相慕，那有這般便處不相親？我豈不知他心意，總爲求親不允起好心。今只把賤人來處死，爲你淫邪小畜生。待那賤人問你來討命，森羅殿上訴其情。御史聽了真好笑，黃兄息怒且消停。今據起孝賢姪如此語，實情實理沒虛文。不知令愛如何說，可有些符合兩邊情？持正道言休要說，提起之時氣滿心。賤人非但不招認，併不片言辨此情。無非將語來挺撞，全不將言當父親。遂把辯英方纔事，說與維明一個聽。御史聽了微微笑，老黃好個虎狼心。

『我想你只一位令愛，應該是掌上明珠一般愛惜方是，如何得將他這般毒打？又且是風影之事，皂白未分，怎便將他撻之流血。』

嬌姿弱質閨中女，豈可將他用重刑？老黃便欲施刑罰，正堪薄責與輕懲。如何遽爾加毒手，天性之恩那裏存？老黃道言兄怎曉，若說無知小賤人。他生長到今十九歲，意中但曉有娘親。觀我父親如陌路，終朝只躲在房門。我與他久絕天倫義，立時打死方趁心。

維明笑道：『原來兄與令愛，已是天倫乖違的了。但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若要冤屈殺他，終使不得。』持正道：『此事有何冤屈？』維明笑道：『兄且說府上平時家教如何？起孝與令愛可時常相聚否？』

持正聽說回言道：『我家教從來嚴十分。拘束妮子人一個，等閒不許出中門。內中兩家雖姐妹，祇得生辰一度往來行。雖然起孝常來到，那容妮子見他身。除非小弟身出外，二人私下定相親。公子聽了連冷笑，維明又笑說原因。若依這等來說起，真是一樁屈事情。老黃你且消了氣，聽我分明解你聽。』

『大凡世間男女，要做苟合之事，斷非一朝一夕，就得做成之理。你令愛與起孝平時難得一面，不過因前

日十三拜壽在此十三日，還與嫂夫人同往，直至晚間方回，人尙未曾往。縱使欲交一語，尙且不能。至於第二日，日間耳目衆多，料難着手，如何便做出醜事？兄若說有詩爲證，方纔起孝已明明說此詩是六月初上所，那時令愛尙不會來。即使起孝有意，也不過是他以詩寫其心事，安得如此玉人來方好，斷非實有其事。至於令愛袖了此詩，或者恐杜兄看見疑心，或者愛才，欲將抄錄，俱未可知。兄若疑其係有成約，則其實冤屈處無休說。黃兄如此一位嚴父，令愛不敢絲毫差忽，但據這二位夫人在內，不時巡察規視，若起孝到來，有一毫苟且，則這樣是非，一早興起了，何待今日乎？」

我勸老兄休執見，不可摧殘令愛。雖然他不能孝敬，也爲黃兄無愛心。父子相殘，人倫變，兄今切莫這般行。順卿聽了一席話，左年伯明鏡質如神，可知道察院衙門咸稱頌，再沒含冤負屈入。若無年伯爲都院，不知屈煞幾多人。公子說罷，連冷笑，飄然移步入書廳。杜翰林也笑說道：「黃兄不必屈他們，事經都察來審問，叫他再沒有冤情。」左御史便笑說道：「只怕老黃誣告罪難輕，律云誣告當反坐，也令打破頭顱鮮血噴。」聽了連聲說：「老左真正不是人。我這裏滿胸怒氣冲牛斗，你倒將言取笑人。言罷之時忙就起，不別而行竟出門。維明也便來辭別，扳鞍忙，良駒行，加了一鞭行得快，正上黃家御史身。維明將彼殷勤挽黃兄，且自慢行程。老黃聽了忙住馬，御史開言問事因。」

「方纔之事，到底果能解釋否？」持正道：「有甚解釋？回去取死不肖之女，洗清了這個龜名便罷了。」維明道：「令愛究竟親生骨肉，何忍下此絕情？但須要三思。」持正道：「老左你不曉得我老黃賤性頗壞，惱的是這等之事，別人妻女不端，我知道了，還要替他不平，何況于自己女兒如此？我若不殺此女，自己也就沒命了。」維明道：「既如此，不知兄將令愛如何結果？」持正道：「一把刀，一服藥，一條繩，讓他認了那一件。」維明道：「兄要死令愛，還是怪他平日不孝不是，還是單單欲泯其事？」持正道：「其實欲泯其事耳。」維明道：

「這等說其刀繩藥三字，弟思非但不態治死令愛，並不能泯其形跡。」持正道：「何以見得？」左公便道：「兄怎曉？我今分解一一明。兄雖不愛親生女，他身還有嫂夫人。生平祇此一個女，天然愛惜掌中珍。你將三件叫他認，今日如其認了真。自縊本比一刀遲，聲息相聞最慘人。若說令愛人一個，誰人容彼下喉吞？若說令愛把刀自來認，愈加慘惡更疼人。不見閨中嬌柔女，怎會持刀殺自身？三般自然行不去，黃兄自斬手施刑。尊嫂豈不來庇護，還有合家婦女們。拖拖不住啼啼哭，大家拋住不容行。枉教鬧破人人曉，老黃何處洗編名。御史說罷微微笑，持正聞言不則聲。」

細想其言果然不錯，便道：「多承左兄開諭，但此一事，卻教我如何方好？」維明笑道：「兄只是一味暴躁，假如小弟之女，做出這等事來，我也不消打罵，也不必問人，只須等到黃昏夜靜，用一肩小轎，將他抬至玉河，推入水中而死，他尸首飄流，不必問他，方是個踪跡全無。」持正聽了，大喜道：「左兄此法大妙，小弟聞言，頓開茅塞，我就學你，今晚將那賤人抬到玉河，推入水中便了。」

只消兩個家丁來押了，夜深人靜，有誰聞維明聽了吃了一驚，呀！老黃兄豈可這般行？弟本戲言無心語，你怎今朝照樣行，取死令愛了，不得冤魂啣恨我當身。且還要使家人押，家人或起不良心，拐帶小姐他方去，愈加出醜敗名聲。算來總要歸罪我，此事今朝怎理論？老黃聽了心中想：此言說得甚中聽。家人押去難憑信，必得親身監押行。果然老左多心思，我身不及半毫分。便對御史稱別了，維明扯住又叮嚀。

「只要回去害人性命，仍用你的刀繩藥三字便了，斷不可依我之言。」持正笑道：「出兄之口，入弟之耳，我得了這個新法，怎肯還用舊謀？」左兄但請寬心，料冤魂再不來向你索命的。」

言罷縱馬忙忙去，此時日色已西沉，離鞍下馬來廳上，也不將身入內行，一直坐到黃昏後，叫進家人黃福身。如此這般來吩咐，又教傳話內中行，速喚靜英來出外，書童傳命到中廳。

且說靜英小姐，被老黃毒打，頭額破損，血流滿面。夫人忙與揩去血痕，用包頭扎了，早已面黃肌瘦，扶入房中，臥在夫人床上。

夫人心痛如刀割，小姐無言淚滿襟。相看此夜黃昏後，忽聽書童傳話臨。裴氏夫人魂不在，婦女丫環胆戰兢。靜英小姐長嘆氣，勉強抬身叫母親。此情也是天之數，乃是前世冤仇結得深。兒在閨闈十九歲，何曾一日得歡心。今朝一死何足惜，只是污我清名心不平。說罷慨然移步走，夫人大哭好傷心。雙手抱住親生女，我的兒呵！你今不可出房門。老賊狼心如狼虎，必然害你命殘生。小姐拭淚回言道：孩兒豈有不知開便。在房中無所用，母親休得這般形。今朝捨了孩兒罷，譬如無我靜英身。言罷又復朝外走，夫人只得緊跟隨。侍兒僕婦齊簇擁，巧蓮高興也同行。一程來到前廳上，見老黃端坐殺八形。一見靜英來出外，座上開言叫一聲。

叫聲此間就是了，小姐悠悠如夢甦。當時小姐來出轎，抬頭拭目看分明。一輪明月清如鏡，照映光明亮似銀。蒼烟滿目無人跡，此地原來我葬身。回頭便語家人道：吾心尚有一言論。傳語花奴與侍月，小心伏侍老夫人。保得夫人身無恙，黃泉地府感他恩。佳人說罷移蓮步，河灘立住把身停。回頭一望家何在，綉閣香閨那裏存。不覺哭聲猶在耳，娘親不見影和形。長嘆一聲雙淚落，從今永訣一家人。叫聲孩兒分別了，十九歲深恩報不成。提起絲絡蒙粉面，將身一縱下波心。花殘月缺沉玉女，玉碎香消美貌人。可惜了遠山眉畫文君黛，可惜了小口櫻桃樊素脣。可惜了梨花粉面烏雲髻，可惜了袅娜腰肢楊柳身。虛度青春年十九，瓊姿瑤質化爲塵。霎時間天愁地慘烏雲起，月色無光泣鬼神。兩個家人齊洒淚，可憐連叫兩三聲。只得抬起空轎子，樹林覆命老爺身。

持正道：『知道了，眼看他跳入河中，料然必死，我還道他必要哭哭啼啼，救生乞命，誰知這個女子如此輕生，死得這般爽快罷了，此事已畢，如今回去罷。』

持正上馬回舊路，家人隨侍起行程。再把玉河回首望，忽然一陣覺酸心。咳靜英兒呵！你皆因自己行錯事，算

來難怪我父親身。言罷了時走出去，一直走到自家門。匆匆回入中堂坐，此時譙鼓已三更。聽得夫人房中悲啼哭，老黃亦覺暗傷心。眼中落下三點淚，巧蓮請去睡安身。再說靜英黃小姐，湧身一跳下波心。

只覺得身子半浮半沉，隨波流轉，河水只往口鼻內湧來，七竅阻塞，十分難過。正在九死一生之時，忽聽得蘆花蕩中啞啞之聲，搖來一隻船，即伸下竹竿，提起衣服，將他提在水面，放在船頭，又覺兩個婦女，把他抱進船艙，隱隱只叫小姐醒來。靜英心中明白，莫不是母親差人救我。口中漾了一回清泉，漸漸甦醒，舉目看處，只見兩個青衣婦人，却不認得。欲要問他，一時不能出口。只見那婦人先奉了一盞姜湯，與他吞下，小姐始覺心中和暖。二人又奉參湯到來，請小姐飲下。又聽得岸上有人問道：「黃小姐可曾救醒了麼？」船頭上兩個家人復道：「奉老爺之命，小姐已救在船，此時想必漸漸甦醒了。」岸上又道：「既如此，着汝妻好生伏侍小姐，扶上暖轎，速速抬回。」

船上家人齊應是，小姐聽來好不明。莫不是姨夫在此來救我，但聲音又不像他身。又非地府陰世路，岸上聲聲叫救人。杜宅之人，都認得此是誰人救我身，只得口飲參湯下，漸覺得營衛調和，可出聲。低言便問青衣女：你們二位是何人？因何得知來救我？二婦聞言，回答明：

「小姐，我們是左御史老爺家中僕婦，他是左安之妻，我是左升之妻，今日奉老爺之命，喚一小舟在此，定要撈救小姐。又使人沿途探聽，從日沒時等到如今，方才見幾個人抬了一乘轎子來。小姐方才投下河時，我等都遠遠望着，直待岸上人都去了。方搖出船來撈救。如今小姐無恙，老爺已回去了，即請小姐上轎而行。」佳人聽說心感激，真個是重生父母大恩人。但不知左公何以知此事，却藏在漁舟救我身。此時力掙抬身起，打轎船頭上面存。左公只等扶入內，兩盞燈籠照路行。

小姐見那燈籠上，是「部院大堂左府」六個大字。

並無疑忌心安放，轎兒抬起走如雲。轉彎抹角多一會，早到了左府大門中。

此時已有三更，衆人將轎子抬上二廳歇下。原來左御史未回，早對夫人說知其事，已在小姐房中鋪設床帳，一切停妥。此時聞報到了，便對夫人道：「此女被老黃摧殘辱殘，又投下河中，今雖撈救，不知如何光景。且着兩女接他進來，換去溼衣，夫人須與我小心調護，使其安臥一日，將息好了，明日再他相見。」

便叫兩女來出接，儀貞姊妹起抬身。一衆待兒齊出外，中堂上面到來臨。御史夫妻觀仔細，佳人身上水淋漓。雖是容顏憔悴蓬鬆髮，綽約丰姿畫不成。宛如出水瀟湘女，可惜嬌娃遇難星。御史吩咐諸侍女，扶歸小姐臥房門。衆人簇擁朝內走，杜氏夫人也起身，回到小姐香房去，夫人吩咐侍兒門。

「快服侍小姐，通身更換乾衣，且上床中安睡，將息要緊。」黃小姐見了夫了，氣短言促，口中稱謝。夫人道：「小姐且莫勞神，待你將息一日，明日與你細細談心。」衆丫環手忙脚亂，忙取乾衣與小姐換完，另取包頭，扎了額上傷痕。

扶歸床上安身睡，衆人調護女千金。參湯連服扶原氣，米粥將來進一巡。房中寂寂無聲息，讓他安安好寧神。直到雞樓交四鼓，夫人方始出房門。且說兩位黃公子，正在凝春妓院門，與楚雲嬌等同歡笑，家中來了兩童身。耳邊低報蹊曉事，小姐河中喪了身。二黃聽了心驚訝，登時離坐起抬身。辭別妓女開言道：「我等家中有事情，且行暫別，重再叙言罷回身，且出門如飛，早到家門內，廳前來見父親身。老黃一見心中怒，畜生只躲在凝春，全然不曉家中事，我幾乎氣死不能生。乃把靜英一節事，從頭說與二黃聽。二黃聽了齊說異，那來就有這般情。爹爹分明此事真冤枉，你今屈殺姊殘生。不過一幅花箋紙，就捕風捉影亂胡行。持正聽了道：「胡說，我今豈有屈他身？二黃大惱回身轉，內堂忙到母房門。夫人一見兒子面，放聲大哭訴真情。兒呀，狠心老賊天下少，生生逼死姊殘生。不知屍身流向何方去？好叫我寸斷肝腸碎了心。五更就遣家人去，找尋不見影和形。今朝你兄弟回家轉，

可與我沿河訪訪姊屍身？夫人說罷號啕哭，二黃頓足淚雙流。怎便做出如此事？老官人這樣沒仁心，更又可恨。杜起孝，無端做的臭詩文，弄出這樣無美事，害其姊姊喪殘生。昨日這樣來大鬧，母親又不早相聞。若叫兒等回家轉，怎叫姊姊赴河心？夫人哭道：悔！晚！只爲老賊猖狂亂打人，一家說得渾呆了，誰出機謀請救兵？又不料他真如此，早知我也早相聞。

二黃道：「事已如此，母親且免悲傷，待我們到河邊去訪尋屍首，買棺成殮，招他魂魄，還要與小杜說話，且看杜姨夫如何道理？」

二黃說罷回身出，又來埋怨巧蓮身。恨恨之聲來出外，兄弟同到玉河臨。訪尋並無踪和跡，打撈不見影和形。洒淚一番無可奈，回身來到杜家門。二黃不待來通報，雙雙竟入內中行。正值翰林夫妻併公子，同坐中堂上面。存議論老黃昨日事，王欲差人探此情。忽聽二黃公子到，三人一聽盡驚心。只見二黃來走進，作揖姨夫姨母身。二人還禮忙請坐，二黃不坐便回身。對了起孝雙頓足，你今做得好詩文。把我姊姊來害了，此時今朝怎理論。弄出一條真人命，這樣冤枉那裏伸。三人聽了都大駭，宏仁忙問怎言論。二人就坐雙流淚，我們昨日在疑春。並不曉得家中事，直到今朝始曉得。姊投玉河身已死，尸骸不見影和形。母親苦壞身難起，可憐這樣冤情最痛心。三人聽罷前後語，一齊頂上走真魂。杜夫人兩淚如傾下，放聲大哭外甥身。早知今日情如此，不該招住在家門。翰林嘆息雙頓足，夫人怒罵順卿身。盡是畜生來起衅，害了表姊命殘生。宏仁大怒抽身起，我今立斃畜生身。撈將戒尺施刑法，公子心中似火焚。因此放聲來大哭，倒在塵埃苦受刑。只求快把兒打死，賠償表姊命殘生。二黃在傍忙嘆氣，只得上前反勸杜宏仁。老杜夫婦惟此子，愛之不啻掌中珍。只因事出無可奈，要使二黃看看解其情。真心怎捨將他責，見人來勤便停刑。叱退公子書房去，起孝抽身就出門。翰林說與黃公子，兩位賢甥聽我論。『若說這件事，也不全因表弟題詩而起，他在書房時常吟咏，這還是他六月初旬，因偶佔得玉人來三字，

方作此詩，並不會題令姐。不想你令姐見了此詩，竟袖了回去，又落於你生母之手，攬撥令尊，起此蕭牆之禍。昨日到來，我等再三勸解，也只道不過一時之氣，誰知果然回去，竟把女兒斷送了！

二黃聽了言稱是，真個世間少有這般人。夫人拭淚開言道：如今尸首無踪，是怎生？你母親這苦如何過？須仰賢甥兩個人。二人聽說齊應諾，如今姐姐已亡身。母親獨自孤單苦，自然甥等慰他心。言語一回來，別去，宏仁送出回程。

夫人忙打發幾個婦女，去看黃夫人，勸他保重。說小姐尸首無踪，或者被人救去，也未可知。我等已將公子重責，又派人訪探小姐生死。夫人且自寬懷，或者還有月缺重圓之日，亦不可料也。

衆人應諾黃家去。安慰夫人，且慢論。單表左家救了黃小姐，吩咐家中大小人，不可洩漏其情事。莫教黃杜兩家聞。有誰漏了真消息，查明取責不饒。衆人無不皆遵命。左公理事到衙門，晨起時分回家內，穿其常服坐中廳。來了兩位嬌小姐，連步趨庭，喚父親。維明便乃開言問黃女：今朝是怎生？儀貞小姐回言道：爹爹今乃聽緣因。可惜這位黃小姐，似玉如花，美十分。誰知老黃真狠虎，虎豹豺狼不是人。把他身上都打壞，不能起動臥床心。昨晚間言難出，今朝常覺少安寧。他身告訴多少事，令人切齒好難平。應該把那黃持正，身首異處如相應。德貞小姐也就道：這樣豺狼老賊精，應該把他也鞭打，也將立逼赴河心。方才可得來出氣。維明聽了笑言論，兩個妮子真胡說，世間豈有這般情？父親打壞兒和女，就該犯罪身首分？

『這等說來，你這兩個妮子，都是殺父之人了！且他取治自己女兒，與你等有何相干？這般深恨。』大小姐笑道：『原來爸爸又多心了！兒等因見黃小姐這般苦惱，不由人不替惱恨，故出此不平之語，實是無心。』維明笑道：『你但知回護靜英，卻不知他父子殘傷的緣故。』

老黃昨日說與我道：靜英不孝逆他身，但知有母而無父，膝下承歡無一分。若還其女多溫順，料來不至這般。

行。儀貞今日觀榜樣，可知警悟二三分。與親違逆終非善，必然取禍致傷身。小姐聽了微微笑，却好夫人來到臨。備言可傷黃小姐，老黃真的虎狼人，再加其母多懦弱，竟難庇護半毫分。御史只是微微笑，又見那二爺自外到中堂。後來還有大公子，一齊相見坐安身。致德問起這莊事，維明即與細言明。吾知此女真枉屈，因此將他救轉程。二爺聽了頻歎息，廚中早膳到中廳。夫人命女房中坐，陪著黃家小姐身。外面四人同用膳，膳完各各起抬身。按下左府諸般事，再說多才村順卿。當時回到書房內，頓足悲傷淚滿襟。我那小姐啊！與你一番心思成虛話，今世姻緣結不成。你既有心袖去花箋紙，因何落在地埃塵。恨殺巧蓮賊真賤，起此風波害你生。恨殺黃老狼心肺，不顧天良父子恩。恨殺自己錯主意，不該落款靜娘名。今生害了黃小姐，教我一世牽懷怎放心。只好此生守定寒窗下，誓不將身再娶親。若還負了黃小姐，永墮酆都地獄門。公子越想心越苦，呆呆一似失三魂。看看坐到黃昏後，書童進內點銀燈。道請公子用晚膳，夫人老爺相等在中廳。公子回言我不用，你到中堂回一聲。書童奉命來回，夫人便道為何因起。孝被責心生氣，無顏入內見雙親。宏仁道言非爲此，他乃悲傷黃靜娘。此子向來多屬意，並非無意作詩文。黃女何嘗不相慕，兩邊都是有心人。只恨老黃多執見，眼前佳偶不應承。反把女兒來逼死，定然要苦壞我兒身。夫妻同到書房去，苦勸孩兒一個人。順卿難却雙親意，只得同歸中院門。珍饈百味難下咽，無言少語似呆人。更深辭別回書院，書童伏侍睡安身。枕邊流下傷心淚，輾轉無眠到五更。到明便就抽身起，不告雙親私出門。兩童隨侍上了馬，玉河早到面前存。但見波平浪靜清如鑑，此地誰知葬玉人。暗叫一聲黃小姐，你玉骨冰肌何處沉。可知我爲卿在此來相探，渺渺香魂何處聞。小姐啊！你若還不負生前義，念我相思幾載深。芳魂隨我回家去，夢裏婚姻了夙情。相期來世成鸞鳳，今生守你畢終生。從今當立靈神位，四時相祭你幽魂。生前不得成連理，死後來爲杜氏人。公子越想心越，願盼徘徊淚暗傾。繞河慢步多時久，不覺溟溟濛濛雲霧昇。書童不住頻催促，順卿只得轉回身。不說公子多心事，詞中再說左家情。救了靜英黃小姐，將息深閨內院門。

已經過了三四日，佳人全愈，起抬身。早起梳洗，映寶鏡，夫人送到綉衣襟，金珠首飾，釵和釧，替他打扮，及時新人見了，都稱賀。好位千金，貌出羣。雖然不及大小姐，比二小姐看來勝幾分。妝束已完，辰時候，朝中御史轉回程。二爺公子都來到，衆人簇擁女千金。齊來到中堂上，各皆離坐起抬身。左右拜氈鋪在地，靜英小姐上前行。道：『二位年伯及伯母，請上坐。容姪女拜謝救命之恩。』三人齊道：『賢姪女不消如此，只以通家常禮相見便了。』

小姐深深忙下禮，三人還禮請平身。靜英必欲行四拜，夫人扶起女千金。開言說與維明道：『既然住在一家門，永正早晚難迴避，不如相禮來行。』維明聽說，言稱是，秉衡公子上前行。兩邊見禮稱兄妹，又與儀貞姐妹禮完。成，然後各各來就坐，問起根由始末情。靜英一一從頭訴，再把前程述一巡。衆人無不都嘆息，老黃真是狠心人。小姐又復開言道：『生成薄命，怨何人？自分穩葬魚腹內，誰知年伯廣施恩。重生父母，差多少？再養爺娘，勝幾分？又且兩妹告知多少事，方曉年伯機謀費盡心。此恩此德如何報？犬馬來牛報得清，更恨巧鑽何太毒。起此風波，害我身。不知我母如何苦，倘有差池是怎生？』

維明道：『這一段事，盡已知之，不消提及了。我知杜起孝，素常屬意于你。前日詩章，未必是無心而作。然不過寫其思慕之情，誰料令尊竟認爲實事，屈殺姪女。我因苦勸不回，只得略施小計，救小姐到來。』

再與令尊爲密友，父執如同叔伯能。閨中姐妹堪爲友，安心且住在寒門。且過一年，併半載，找當撮合這良姻。令尊也不便來爭執，事到臨期再說明。小姐聽了如此語，心中感激不非輕。大恩大德難補報，只是心中難撇一棒情。姪女在此雖安樂，不知母住家中是怎生？如何暗通一信，寄到家中安母心。維明聽了回言道：『這却看來怎理論，有誰心腹堪寄信？平時內眷不通行。若差使女尊府去，令尊必定起疑心。被他察出真情事，必來要你轉回程。雖然不致重處死，怎肯婚媾許杜門。豈非枉費我心一片，靜英聞言不開聲。二爺便乃開言問令尊前日怎

般行？

「賢姪女還有兩令弟，也不勸他們？想必也是妒嫉之心，願你速死的了！」小姐道：「道兩弟爲人，甚是忠厚，却不像其母。每見父親偏向，甚是不平。不過因他的先生不好，不教兩弟讀書，專引他出花街柳巷玩耍，因此引誘壞了。前日之事，若在家中，必不致如此。」永正道：「昨日小弟遇見兩兄，說起賢姐之事，他也十分怨恨。年伯良心，弟問伯母，却安然無恙，道：『只因杜夫人差人勸解，勸兩兄尋覓音踪，或者有人救得，因此母親少減哀思，望後來有個月缺重圓之日。』或者兩兄又加殷勤，還有姐姐兩個尊婢，朝夕在傍，不離左右。」

算也却是安無事，姐姐何須心不寧？小姐聽了方曉得，果然如是可安心。自是小姐左府安身住，夫人看待似親生。姐妹三人多親切，同行同坐不離身。御史兄弟如叔伯，秉衝相見禮彬彬。早又六月來過了，七月初旬又到臨。此日晚坐中堂上，數人閑聚共談心。庭中茉莉香撲鼻，三位千金塔下行。各折香花簪雲鬢，儀貞取奉母親身。德貞亦折此來到，維明便叫我兒身。與我素馨三四朵，德貞忙奉到來臨。

只見一肩披着一個玉墜，却是個花籃式樣，有底有蓋，細巧玲瓏，可入香花數朵。

德貞見了心中愛，把玩連稱玉墜精。御史識得姣兒意，解下籃兒語德貞。莫非我兒身愛此，便將奉送若何能？

德貞小姐多歡悅，忙來接過玉籃珍。儀貞靜英都觀看，畫道籃兒果是精。

又看那扇上面，畫着一枝虞美人，綽約多致，二人笑道：「大妹此花甚堪吟哦，我與你各題一首如何？」

小姐笑道：稱便得，命取文房四寶珍。侍兒答應忙奉上，秉衝先寫扇頭文。寫了絕句詩一首，維明取過看分明。

香消楚帳散春風，紅草猶沾血淚紅。原上年年呈舞態，可憐無復對重障。

御史看了微微笑，此詩做得甚清新。却比虞姬悲往事，慨感淒涼作意深。言罷付與儀貞手，我兒題咏用心情。

若還不及兄之意，累了先生壞了名。小姐笑面來接過，拈毫揮動立時成。先送父親人一個，維明觀看那詩文。

夜半兵離霸業空，魂依花草化愁紅；
枝枝帶淚搖明月，腸斷春風憶楚宮。

御史看了微微笑，終遜其兄一二分。付與永正人一個，夫人等衆盡觀明。靜英小姐稱說道：曾言年伯親教學，所以文章似海深。御史笑道：真謬說，真個是獻醜笑煞人。夫人便問黃小姐：姪女才華必定深，請教妙筆題一首，與妹兒看看益才情。黃家小姐笑道：姪女如何能作文？未會上學攻書史，誰人指點半毫分？今得粗粗識幾字，算來虧了母親身。今逢大妹真有幸，願投門下拜先生。儀貞笑說：休笑我，妹有何才可教人？言論一回排夜膳，各皆入坐用完成。三位小姐來告退，回轉香閨綉閣門。維明說與夫人道：可笑孩兒兩個人，自從有了黃小姐，品字相連再不分。堂前無意承歡笑，自思躲入內閨門。夫人聽了便笑道：自然前去論詩文，若說妮子人兩個，每常思想孝貞身。又怪小妹承繼去，如今有了靜英身。看他兩個多歡悅，意合情投十二分。維明笑道：言如此，日後分離是怎生？慢言堂上雙親話，再表閨中三個人。靜英請教儀貞女，講談詩法細分明。黃家小姐心靈慧，默識心通盡曉聞。琴棋簫管都傳授，靜英聰慧頗都能。更又托了左公子，時常打聽自家門。訪知慈母身無恙，小姐安然無掛心。看看七月又過去，時值中秋天氣清。正值十三這一日，早聞御史在書廳。來了二爺人一個，秉衡安候也來臨。三位千金齊走到，致德開言說事因。敬貞順貞人兩個，聞救黃家小姐身。每每思量來一會，只因三妹病纏身。欲要與他同來到，故而耽擱到如今。

維明道：『三個姪女久不過來了，後日中秋務必同來玩耍。但是秀貞却爲何故？自春至秋，却是多病？』
弟當用意來調理，莫因多女怠其心。致德道：我亦不曉，今年只是欠安寧。未嘗不請醫看視，奈何服藥總無靈。維明聽了無言語，暗暗蹊蹺定有因。于是笑問儀貞女，聞你終日做先生。賢徒學了一個日，想來必定已能文。今朝却娶來面試，切休推托這椿情。

靜英笑道：『姪女其實不能。』儀貞道：『姊姊聰明兒等萬不及一，今若面試，姐姐怎肯獨吟？待我拋磚引

玉姊姊再商，不可推托。」靜英道：「既如此，只得獻醜，我卽以思親爲題便了。」儀貞道：「我以窗外早桂爲題。」

兩人拈定詩題目，不多一刻早完成。

早桂 瑤台佈種散天香，金粟叢叢壓衆芳；不共海棠爭巧笑，早秋獨奈曉風涼。

思親 夢入慈幃悵別離，不堪重對訴淒其；數聲殘漏驚杳杳，枕畔新痕續舊啼。

衆人盡贊黃小姐，真乃天才仙縱成。此詩全不似初學，靜英謙遜不停聲。致德便叫二姪女，你從父學數年春。如何此事終不會，且試拈題作一文。德貞笑而無言，維明聽了笑言云：「這等學生真可笑，止堪打煞有何能。我今不認爲子弟，再休題及這椿情。笑談一回齊出外，三位佳人入內行。夫人在內忙碌碌，支分節禮各家行。用罷早膳都散去，各攻所事且休論。一切閑言收作起，傳中正事要分明。此回暫且來剪斷，下回書中細分明。」

第二十五回

黃靜英園內遇怪

左御史窗前除妖

左府秋涼天爽，丹桂盛開，德貞便告儀貞，想去花園遊玩。儀貞道：「花園從二廳左首走去，怎奈爹爹叫鎖，不容我等去遊。」靜英道：「自家園亭，如何不容進去？」德貞道：「只因園中牆矮，恐被馬上遊客所窺，又經封鎖多年，恐有花妖木怪，因把鎖鑰交母親收管。」

靜英小姐微微笑，我到如今兩月春。今朝說起纔知道，原來有此好園亭。何不同行求伯母，暫容散步進園門？儀貞笑說家嚴令，家母如何不奉行？倘被爹爹查問出，牽連家母事非輕。靜英聽了重含笑，妹身枉自具聰明。自來瞞上休瞞下，伯母高堂遠十分。年伯又經來出外，我們結伴且微行。算來却有誰知道，何消執意這般能。儀貞便道難私去，鑰匙現在母房門。怎敢取來開鎖入，德貞便乃說緣凶。除非向母來求出，母親不像父親身。靜英小

姐言道：「好！我今去討鑰匙臨。」便叫兩妹同前去。德貞高興便抬身，叫聲姊姊同去否？玉人無語不開聲。半晌開來，答道：「你陪姐姐一同行。未曉母親應允否？我身等候在房門。」二人聽了回身轉，同移蓮步到中廳。

見夫人坐在中堂，送禮人多指點回答，自己又命辦禮物，吩咐家人分送各家。正在冗忙之際，靜英上前請求取花園鑰匙，與兩妹同往散步。夫人回言不便，如儀貞之言。靜英含笑婉求，夫人情不可却，只得將鑰匙取出，與靜英道：「賢姪女略去散步，須臾早回。」

靜英小姐稱頌命，二人歡喜轉房門，便促儀貞忙去玩，再遲一會日西沉。儀貞只得抬身起，四個丫環喜十分。一同來到花園首，開了園亭兩扇門。三位佳人聯步入，滿目秋光實可人。桃李枝雖無綴玉，桂花樹却密攢金。鳳仙石畔芳菲絕，叢菊籬邊欲綻英。芙蓉朵朵秋容麗，桐葉蕭蕭秋氣侵。迴塘曲水菱蘆長，月樹花台草蔓生。蓋因已久無人到，三位佳人嘆息頻。儀貞想起春間事，時時刻刻甚留心。行過綠陰頻掠髮，恐防再失寶和珍。三人連袂歡談笑，穿徑沿籬到處行。走過曲橋湖石路，又去繡檻碧雲亭。看看日色將西下，粉牆返照彩霞明。儀貞便乃開言道：「日色啣山天漸昏，快些回轉閨房。」靜英小姐故留停。

「兩妹難得到此，且再玩耍片時，待月明上了，看了一回夜景進去。」
四時惟有秋蟾好，人生在世幾何春？花朝月夕休辜負，莫教虛度好光陰。德貞小姐言稱是，姊姊之言合我心。總然難得到此，既夾必要暢心情。

「道後邊有一座雲中閣，高出層霄，却堪玩月。」

儀貞小姐開言道：「若還再上閣中行，定然既暮方回轉，路徑迷離怎樣行？」

靜英道：「這個何妨？只消使丫環去取盞燈籠來便了。」

玉人此際真無奈，被他強逼要同行。迤邐來到雲中閣，蓮瓣輕移細步行。上閣推窗來四望，倚欄瞭見晚霞明。

紛紛百鳥投林處，一園景色目前存。儀貞小姐心歡喜，閣中高峻果開心。吩咐凝翠丫環去，打點燈籠接我們。侍兒奉命來臨內，三人觀玩在樓門。一輪月湧青天上，皎潔光華分外明。疎星幾點秋雲淡，羣雁高飛夜色清。儀貞不覺心開朗，喚靜英姊姊聽吾吟。

良宵何幸遇名流，便覺傾懷兩意投。鬥草每輸金跳脫，彈棋新賭玉搔頭。

菱荷已盡都無暑，桂魄初圓已半秋。還憶閒庭好風月，桐陰掃徑約重遊。

玉人樓上吟佳句，耳邊忽聽贊連聲。

「好詩好詩謝庭咏雪之才，不在此也。」

三人忽地吃一說，此地何來贊嘆聲？回頭四顧來一看，說得魂兒不在身。只見西首園牆外，牆頭三個少年人。月光頭面顏四五，豔服飄巾簇簇新。年紀約來十八九，都向牆上露半身。看定樓中三小姐，笑容滿面細觀睜。三位小姐通紅面，慌忙回步內中行。忙喚侍兒窗隔掩，儀貞埋怨德貞身。只該早早回房內，你身偏要閣中行。果爲遊客來窺見，成何體統闈閣門。今當快快回房轉，爭奈昏黑步怎行。德貞靜英都說道，不知凝翠可來臨。六人坐在樓中等看看等了半日辰，方纔聞得樓梯響，凝翠提燈來到臨。三人忙便抬身起，開言齊問侍兒言。你身纔自來走到，可見牆頭有幾人？

凝翠道：「並沒看見。」黃小姐道：「想必去了，我們快些走罷。」

三位小姐忙移步，侍兒四個緊跟隨。一程下了雲中閣，繞徑穿房迤連行。剛剛走過湖山洞，抬起頭來吃一驚。面前立定人三個，攔住閨中七個人。凝翠提燈觀仔細，原來三個俊書生。一個紅色海青衣，一個柳綠衣衫簇簇新。一個白綾素服多雅淡，瀟灑風流貌出羣。說壞幾個閨中女，慌忙退步遠離身。四個侍兒來走上，開言喝問來何人。三個少年微笑道，深深作揖盡躬身。

紅衣的道：『小生姓陶名榮春。』綠衣的道：『小生姓柳名先春。』白衣的道：『小生姓梅名魁春。』都是異姓兄弟，同年十九歲。』

只因偶從牆外過，閣中吟咏聽分明。因此遠從牆外望，誰知三位女佳人。生等一見花容貌，骨化魂消意不禁。雖讀聖賢詩禮戒越牆而過到園亭。思想小姐回房去，定然經過此間行。因而在此來恭候，伏惟蓮步且消停。生等有段衷情話，訴與佳人聽一聽。三個書生言罷後，三位小姐盡生噴。四個侍兒心大怒，高聲喝罵莫胡論。那方光棍來胆大，越牆胆敢進園亭。你道此間誰氏宅，御史私衙左門。堂堂宦府千金女，何來光棍敢胡行。快快速即來退去，不然立報老爺聞。拿往了時難保命，登時處死不饒輕。三人聽了丫環話，哈哈大笑兩三聲。三位姊妹休開口，慢出胡言亂罵人。你道我們那一個，乃是花園始祖人。

『不瞞你說，自建此園，便是我們地主，有甚進來不得。你道是宦室千金，我們也是宦家公子。』門當戶對無高下，不是低微下賤人。況且今夜前來，並無惡意向佳人。只因愛你如花貌，願結絲蘿百歲姻。求得小姐心中肯，親身迎接到家門。我那裏春風秋月年年有，紅紫紛紛歲歲春。時鮮果品般般有，美景良辰處處新。銀屏金屋多精雅，算來最可貯佳人。望來小姐來賜允，携手同歸莫暫停。四人聽了劈面唾，大罵奴才了不成。怎敢這樣來放肆，大家快報老爺身。三人但只微微笑，全然不懼半毫分。齊將袍袖來一洒，揮遠丫環四個人。一齊趨步前來，走近佳人作揖深。德貞靜英忙後退，戰戰兢兢無理論。惱了儀貞夫小姐一盆烈火透青雲，柳眉直豎重重怒。何來光棍敢胡行，探手囊中抽寶劍。扯出霜鋒冷，竟向三人揮劍去。正中魁春梅姓人。梅生舉袖來一隔，忽然一臂落埃塵。三人大笑回身轉，這位佳人胆氣深。

『罷了！想必爲我們未成六禮，因此不肯俯從。如今且回去備辦花燭，今夜三更來府迎娶便了。』說罷仰天齊拂袖一聲長嘯滿，驚。蕭蕭颯颯風聲起，三人不見影和形。呆了姊妹人三個，說壞丫環四個人。

一齊都叫真奇事，分明遇了怪妖精。他言還要重來到，這便如何怎理論？儀貞好不心中恨，始信爹爹教訓真。總之不合前來到，我身主意欠三分。今朝惹出非常事，必須堂下稟雙親。無奈連聲稱快走，且轉房中再理論。德貞靜英都心悔，擔驚受怕急忙行。按下小姐來出外，且言內裏一椿情。夫人一日忙碌碌，晚來諸事稍閑清。只道三女歸房內，爲何不見到中廳。正待着人來看問，維明父子二人臨。中堂歸坐開言問，往來送禮可完成？夫人回道都完畢，維明又問女兒們。每到晚來都出外，緣何今日在房門？便叫侍女飄香去，請將小姐到去臨。飄香奉命忙入內，須臾覆命老爺聽。三位小姐都不見，鎖了香閨兩扇門。夫人聽了稱罷了，定然還是在園亭。御史聽了心驚異，如何說是在園門？誰人放入園內去，怎生此刻未回程？

夫人道：『不要說起。方纔是黃家姪女到來，說自到我家，未觀園景，再三討去鑰匙。我說過略去要回，誰知他等還在園亭，豈有此理？』

御史聽了心中怒，好個堂前爲母人。我因那所花園內，圍牆通外歲年深。因此把門來鎖閉，不容他等去閑行。鑰匙付你來收管，如何又把與他們？此等美貌年輕女，只宜深坐在閨門。豈可園內窺花柳，春風秋月最撩人。日間尙且不可去，況乎遊到夜黃昏？你今爲母全不問，此等所爲真詫異。我心不解半毫分，多因是你無家法。今將施向左家門。夫人聽了難開口，半晌回言說事因：

『若是二女來討鑰匙，自然不與，只因黃小姐來要，是以不便推辭。』維明冷笑道：『原來黃小姐的情面，這般尊重，如此說來，黃小姐要你女兒到街妨玩耍？』

此言扯談真堪笑，如何誥命做夫人？生下女兒無閨教，端坐中堂管甚情？與二房嬌子差多少，兩兒穩學秀貞身。我須不比愚兄弟，任你閨門胡亂行。兩人有甚差池處，莫想輕容一二分。君子愛人當以德，小人姑息怎成人？似你這等舐犢愛，終須反害兩兒身。夫人聽說心中惱，無知妮子累娘親。況且儀貞人一個，說開與我不關情。他

今去到花園內，你也該認罪二三分。黃家小姐非我養，還該埋怨姓黃人。如何但只歸罪我，萬般都是我當承。御史聽了重言道：「此情安見是儀貞？他身只爲春間事，我曾開導細言論。他曾垂淚深道悔，刻銘肺腑凜然遵。未必是他來起意，想來都是靜英身。還有德貞小妮子，貪圖玩耍亂胡行。儀貞想必情無奈，只得道陪共一行。夫人聽說微微笑，三人尙未到中廳。先替儀貞來洗淨，自然無過罪他人。左公道言：你不信，待我三人都問明。若還不是黃家女，定然責罰要施刑。常言知子莫如父，且休誣說女儀貞。御史便吐了環去，速喚千金來到臨。飄香奉命忙忙去，秉衡公子暗心驚。不知兩妹來悔氣，但願都推在靜英。且言使女來出外，剛到園門立定身。正逢三位嬌小姐，侍兒照路出來行。飄香一見開言說：老爺太太大生嗔。速着婢身來請去，小姐須當來轉程。三人又復吃一驚，儀貞小姐說緣因。非但違了嚴母語，又經耽擱到黃昏。再加惹出妖精事，今朝受責自該應。靜英小姐開言說：年伯從來愛妹門。料來無甚嚴責備，不像我家惡父親。兩妹但只推愚姊，自無大害且寬心。儀貞小姐微微笑，一家不曉一家情。姐姐而今纔看見，言罷之時急急行。一齊來到中堂上，靜英自立一邊存。儀貞姐妹來行上，齊啟朱唇叫父親。御史未及開言說，夫人怒責二人身。閨門女子無忌憚，此時尙且在園亭。那般囑咐歸須早，全然不聽半毫分。好意相容閑散步，偏遭帶累做娘身。二位小姐低頭立，御史開言問事因。汝等今日園中去，是誰起意要遊行？德貞不敢回言答，靜英默默不開聲。儀貞小姐低頭想，是他兩個要遊行。靜英姐姐他爲客，怎好將言說此人？若說二妹人一個，爹爹今日怒非輕。聞言定要行責罰，他乃年輕胆小人。必然推說黃小姐，累他抱愧不相應。交情面上行不得，我今做個罪魁人。御史重復來問道：誰人起意去園亭？小姐只得回言道：是兄不合要遊行。夫人聽了微微笑，維明喝跪衆皆驚。玉人只得低頭跪，御史開言罵畜生。他人要去猶自可，在你更覺不該應。可還記得春間事，失落珠球手帕綾。我曾與你如何說，今將棄在那方存？儀貞見問無可奈，只得回言答父親。」

『孩兒糊塗，一時忘記』維明道：『既如此，你這孩子不足以語言教訓了。』

便命侍兒拿戒尺，丫環怎敢不依行。德貞靜英渾呆了，秉衡公子見驚心。夫人不好開言勸，公子前來勸父親。雖然大妹違前訓，算此也是偶然情。伏望爹爹來息怒，今朝恕了妹兒身。靜英只得前來稟，實因姪女要遊行。不關大妹分毫事，伏求年伯恕他身。維明便道：賢姪女，他今自認這椿情。你身何必來招攬，他一口滿自承。自然甘心責無怨，何須你等說人情。速當退後休多口，言罷之時便起身。儀貞小姐驚呆了，只得開言告父親。孩兒怎敢忘前語，刻銘肺腑謹存心。不過我心忘記了，提起之時記得明。父親今日來加罪，儀貞受責儘該應。御史聽了他言語，百般巧飾更堪噴。

「汝可知我所深怒者，乃起意遊園之人，汝既自認，必須治以家法。」

小姐聽了難回答，低頭無語自評論。遊園非我來起意，實是他們兩個人。一心怪我自認，既認如何謗別人。玉人思想無可奈，腮邊不覺淚珠淋。靜英見了心難忍，只得來前告稟云：今朝大妹真枉屈，實因姪女不該應。他原不要園亭去，姪女催他共出門。今朝此罪該應領，怎教大妹受施加。御史道言：何關你一人之罪，一人承。不消姪女來引起，儀貞認罪自甘刑。我今怎肯輕饒恕，想其情理最堪噴。靜英見說見無奈，德貞兄妹跪求情。維明不聽將加責，儀貞泣告父親身。兒已一時來自認勢難今日再推人，惟求父親來免恕，從今誓不到園亭。玉人言罷雙流淚，左公聽了此言情。他終不說黃小姐，怎肯將他責罪輕。雖然塞了夫人口，苦了嬌姪柔弱人。左思右想難下手，只得開言說事因。本應向你來重責，念汝同胞義氣深。且將此罪權留記，叱起儀貞一個人。靜英小姐忙前去，膝前扶起左儀貞。背立倚傍身不動，靜英退回半邊存。御史命坐黃小姐，夫人便問德貞身。今日園中玩耍去，你身可也要同行。德貞默默無言語，維明冷笑說緣因。盡是儀貞包攬去，何必多餘再問人。德貞之責權記下，有朝再犯並施刑。靜英小姐多慚愧，暗暗心中想此情。看他平日多慈善，愛他兩個掌中珍。誰知有過來翻面，一般責罰不容情。此事皆我來招惹，將何以謝妹儀貞。又况園中來遇怪，怎敢將情告此人。他言今夜三更到，好不教

人怕十分悔而再悔無方法，此事看見怎理論？佳人默默低頭坐，早已晚膳到中廳。侍女上前安桌椅，夫人體貼女兒心。吩咐傳言廚下，去另將一桌綉房門。吩咐孩兒都罷陪他姐姐，內中行。三人聽說回身轉，上前告退欲行程。御史喝住大小姐，儀貞不得內中行。玉人聽了真無奈，退立于旁淚暗傾。煩惱靜英黃小姐，少逢這等狠心人。只得先行歸綉戶，堂中三個坐安身。侍兒來請用晚膳，儀貞煩惱不前行。夫人便把孩兒叫，爹娘責備是常情。你今何必存私怨，不來用膳惱雙親。維明便說開言道：自家取責怪何人？春秋責備歸賢者，汝非庸俗輩中人。胸藏萬卷過男子，蛾眉魁首女中英。博古通今何不曉，不料這般亂胡行。敢同小妹黃家姊，又沒年高領袖人。一班小女荒園去，肆無忌憚到黃昏。違背父命全不記，免你責罰已嫌輕。玉人聽了多流淚，非兒起意到園亭。只因提起花園景，此時秋色定芬芳。惹動一個黃家姊，頓然高興要遊行。孩兒也曾來力阻，兩人不聽半毫分。母親又付鑰匙去，無奈陪他共一行。到得花園天漸晚，勸他兩個早回程。偏偏要玩園亭月，上閣遲留天色昏。以至爹娘知道，三人之罪一人承。御史道言：既如此，方纔我亦問分明。爲何不早將言告，自家一口獨擔承？

儀貞道：「只因黃家姐姐是客，不好說出苦來，只得自認。」維明邊道：「這等說來，情義深重，使小姐亦可替之。何況小小委曲，這般氣苦，晚膳都不用了。如此看來，也是個假義之人，不是方纔直說，何必隱瞞？」

小姐聽了無言答，維明又復叫兒身。既已說明休氣惱，快來用膳莫遲停。儀貞不肯來就坐，默默低頭不出聲。夫人離坐親來勸，坐了呼兒說事因。我兒只爲黃家姐，不知觸怒你爹身。他先與我來爭論，決非是你要遊行。所以把此言來問，你偏認定自家身。絕然兩下言相反，自然觸怒責你身。兒今當體親心意，不須如此這般形。況你讀書知大義，勞而不怨定知聞。近前用膳心煩惱，莫使雙親心不寧。小姐聽母多少話，只得相從移步行。席前歸位低頭坐，侍兒左右奉金樽。秉衡舉盞來相勸，雙親俱勸慇懃。三人只得來奉命，勉舉金盃順二親。須臾用膳都完畢，衆人收拾後邊行。各人散坐香茶到，儀貞想起遇妖精。此情叫我如何說，開言必定又生噴。不知埋怨多

少話，怎好開言叫父親？左思右想，言難出。夫人去到內房門，小姐起身隨母入，近前便告母親聽。

便將花園遇怪，三更後怪物將來一節，說與夫人。夫人駭異非常，十分埋怨。

汝父之言原不錯，你們不聽要遊行。今朝惹出奇怪事，妖精誰可抵他身？須請法師來作法，快當告與父知聞。夫人忙即來出外，便把儀貞多少論。從頭一一來說出，果然引動怪妖精。這樁事便如何好，相公須速命家人。快延高道施符水，除其妖怪始清寧。今夜到來如何好，怎保閨中三個人。維明聽了便笑道：那來當真這般情。莫非幌子虛言語，可喝前來問個明。開言便把儀貞叫，佳人只得出房門。御史便問親生女，如何園內遇妖精。此語是實還是假，你今與我再言明。儀貞只得重又告，這般如此說分明。七人同見其情事，怎敢虛言妄語論。永正聽了心驚駭，左右諸人盡吃驚。御史聽了微冷笑，皆爲不聽我言論。致今惹出如此事，算來不與我關情。母親付你鑰匙去，與他商酌怎生行。那方延個高僧道，降妖縛怪法來行。

夫人道：『相公此語真是可笑，兩個是你左門之女，一個是你所救之人，妖怪要來攝去他們，怎說不干你事？』維明道：『我不曾放他們遊玩，三人不去，如何遇妖？』夫人道：『你若不管便罷，妖怪做了女婿，少不得你是丈人，不獨在我一人身上。』小姐道：『花園中耍了片刻，爹爹便要責罰，孩兒有了事，如何便推不管這件事？』

今朝不管這件事，將來怎得服人心？小姐說罷心煩惱，回身告退在屏門。侍兒秉燭歸房去，維明聽了不開聲。夫人公子齊言道：此事今朝怎理論？

御史道：『且待妖精來了，再作商量，不必紛紛議論。』

按下不表中堂事，且言小姐轉房門。德貞靜英忙接住，黃家小姐謝慇懃。皆因愚姐來多事，今朝深累妹兒身。儀貞道：『姐姐不須介意，只因父親做我等先生，自幼到今，時常責罰慣了，何足爲奇？至於小妹，本作兒子

看承，所以恩威並用，一向如斯，何關姐姐之事？『德貞道：』不知姐姐進來，還有些甚麼說話？『儀貞道：』爹要強我用膳，解釋此事。黃靜英道：『不知遇妖之事，賢妹可曾言之？』

精？
小姐道：『曾說及可笑，爹爹刁滑人，佯推不管其情事，果然不管仗何人我等，但只來安臥，把妖精交與老家。任憑他怎樣施為法，切莫愁懷，但放心。』靜英小姐便說道：『令尊年伯是凡人，既是他身能法術，有何力量抵妖？』

儀貞道：『法術之事，雖是不能，然而家父機謀壯壯，便有妖精，也敵他不過，只是今夜有事，不便明言，改日再與姐姐細談可耳。』即令快快收拾睡臥，關窗滅燈便了。

任他多少妖精到，不關我等半毫分。言罷，抽身臨寶鏡，梳粧諸事完成，寬衣解帶歸床上。三人共展繡鴛衾，門窗格扇都關緊，將燈移入內房門。你等不可沉沉睡，靜聽今朝事。怎生侍兒答應齊入內，靜英笑問左儀貞：『方纔果若來受責，此時玉體怎生疼？』儀貞小姐劈面唾你身，當日屈遭刑。香肌玉質都傷損，今逢陰雨可知疼？我等不知其中味，此情須問自家身。靜英小姐又笑道：『幸而今日免施刑，若不哀告多苦惱，安能此際不知疼？且還累我心不忍，惜玉憐香肉也疼。』

儀貞笑道：『休得討人便宜，人子觸怒于親，理合低頭受責，那可畜怨於心？』靜英笑道：『我雖受嚴父責，未嘗縉眉，便死不肯求告。』

儀貞道：『你因為此，所以傷殘父子情。姐姐若是能和緩，令尊豈少挽回心？德貞小姐便笑道：『只言狠毒老黃身，勝過豺狼與猛虎，安能及得老家尊？姐姐怎肯哀求告我？等逢他也不能。』

儀貞便笑道：『如何對了姐姐，就罵起黃年伯來，你真個忘形骸了。』靜英道：『休說老黃，便喚老牛，不干我事。』

儀貞笑道：「休如此，姐姐焉存這樣心？此身到底從他出，天性之恩怎斷根？」

當時儀貞婉勸靜英，靜英重將被逼投河訴說。『今左年伯雖則家法森嚴，見妹妹不用晚膳，便加意愛憐，我父天心全無，豈可同年而語？』儀貞聽了，亦皆嗟嘆。

三人正在私談論，忽聞門外履聲臨。姐姐心中吃一驚，莫非來了那妖精？大家側耳無言語，只聽得使女聲音喚一聲：

『小姐們睡沒有？』德貞道：『沒有睡。』使女道：『老爺說，請三位小姐閉門安睡。』靜英感嘆連聲，儀貞答應曉得，使女進看維明。維明笑道：『這女子甚為可惡，竟自安眠，將此事推我身上。』

開言便對夫人道：「你且回房安睡。夫人聽了，驚疑道：「相公何法治妖精？維明道：「言休要笑，又叫公子也回程。永正便及開言道：「兒當隨侍父親身，維明聽了，稱不必你乃書生懦弱人。公子只得回身轉，左公獨自到書廳，取了健股純鋼劍，懸掛腰間，便出門。吩咐衆人都去睡，自家獨往後邊行。來到小姐窗門外，聽時寂寂沒聲音。維明不復來呼喚，步下瑤階望明月。一輪明月將西墜，靜聽譙樓點二更。不知此事真和假，且到三更始曉開。維明立來思想房中女子太安心，獨累令尊人一個，今宵在此守長更。看看等了多時候，漏滴銅壺二詩深。銀漢微明桐葉澹，冷風遠度桂花馨。那來有甚妖精怪，半夜全然未到臨。」

御史正在徘徊，忽聽空中聲響，有如風雨驟來，月暗星迷，三個人從空落地，將前忽後，錯立庭中，衣服燦然，鬢髮灑灑。維明忙問甚人？三人答稱花園三主。維明道：「既是園主，何以半夜來到內堂？」

三人聽了，微微笑。左公今且聽分明。小生等在花園內，雲中閣上見佳人。訪問知是公令嬖，一般三位貌娉婷。生等慕他傾國貌，願結鸞鳳百歲姻。因此來成花燭禮，望求讓路行方便。明日來前拜丈人，御史聽了微微笑，開始便問那三人。

「你們花燭在何處？何等出身？何名何姓？便可說明。」三人說道：「花燭備在家裏，生等名姓，卽梅魁、春陶、榮春、柳先春，便是，異姓弟兄，同年十九。」維明道：「原來如此，你等既要三位美人，可近前來。」

三人聽了微微笑，爭先移步近前臨。果然貌容多豐秀，知是園中花木神。維明忽掣腰間劍，兩道寒光左右分。斬了花妖三俊少，一齊舉袖起相迎。三條臂膊迎風斷，一齊落在地埃塵。哈哈大笑騰身起，此公寶劍好驚人。一聲長嘯飛空去，滿院瀟瀟風雨鳴。維明方把紗尚扣，儀貞連叫兩三聲。三人都未曾合眼，庭中之語聽分明。聞爹相喚忙聲應，維明便問我兒身。妖精言語會聽否？小姐回言說事因。

「言語雖聽得不真，但呼嘯之聲，想必去了。」維明遂命取燈燭，瑤釵等四人，卽起身點燭，出外照見天井中三段樹枝，猶帶綠葉，看出是桃、柳、梅三枝。維明笑道：「果是三枝妖木，可以按迹尋。」

恐防三怪重來到，不敢回房安歇身。使命侍兒移坐出，長廊獨坐候天明。三更前過交四鼓，夜冷風寒秋氣生。月沉滄海明星暗，五鼓金雞到處鳴。誰樓滴盡蓮花漏，東方發白大天明。左公方始抬身出一程，回轉上房門。夫入一夜心疑慮，未曾合眼到天明。見他來轉心纔放，忙問妖精事怎生。維明便與從頭說，使到園中去尋找。

帶了家將，各帶斧鉞到園，內中桃、梅、柳三種樹甚多，並無新斷樹枝。直到園後西首牆邊，有桃、梅、柳三株，根相幹實，年代久長，枝葉茂盛，風前飄蕩。

數人向上從頭看，每枝小幹有傷痕。惟有梅枝傷兩處，盡如新砍一般形。維明見了微微笑，此卽書生三個人。便教家將忙動手，挖出其根莫暫停。衆人奉命齊來到，各把鉞鋤短斧擎。鋤開泥土聲呼吸，斧斷根株鮮血淋。霎時倒了三株樹，御史開言命衆人。就此園中空地上，架火焚燒作怪精。化爲灰燼妖方絕，免留後患害他人。可憐百載精靈怪，遇了天星一旦傾。將灰洒入河池內，御史方纔回轉身。並與家將同出外，鎖了花園兩扇門。忙忙梳起更冠帶，自行辦事到衙門。已牌時分方回轉，幾人安候到中廳。備言昨夜妖精事，用其早膳莫談論。一旦無詞

休細說，次日中秋佳節辰，接到二房兩小姐，秀貞推病不來行。諸位小姐來相聚，宛似同胞一母生。歡然過了中秋節，大房留住兩千金，五位小姐同房住，各皆問起秀貞身。敬貞姐妹來告訴，恃嬌裝病在家門。縱婢紅雲無管束，總因護短在娘親。三人聽了都嘆息，這般性情若何能？

兩位小姐在大房住過八月，至九月中旬，方纔回去，按下不題。

左家之事權收起，單言國泰鄭皇親。權柄比前如一樣，密令奸黨做公卿。心中蓄意謀不軌，欲改家爲國轉乾坤。結盟從哲連首尾，只忌朝中幾個人。搜尋罅隙無尋處，時常算計用謀深。正值神宗多疾病，東宮儲位欠英明。竟思王莽秉政事，要學曹瞞篡國臣。只忌廷尉王華伯，左都御史左維明。禮部尚書趙能治，翰林學士杜宏仁。還有個御史黃持正，並同左公六人身。志同道合爲朋黨，時常察訪我好情。

正是欲成大事，必除正人。今日時勢，必先打發六人，方好下手。但現在夫人病了，且去妬妻，可以娶妾，而佳麗未得，頗覺闕位中宮。當年愛僕李守才，最能知心識意，只因挺擊一案，害於老左之手。如今新點堂宮丁九，也不讓守才，此事即交他辦去，便了國泰。遂將銀一千兩，付了九購覓美女，按下不題。

早已九月來過了，十月初冬應小春。不說別人併別事，詞中單表秀貞身。一自春間寒病後，時痊時發悶沉沉。時被紅雲來頂冒，秀貞不曉半毫分。鎮日嬌癡貪睡臥，懶到中堂候二親。紅雲別有稀奇事，思想酸甜孕在身。暗謀刁氏求方治，也向翁鬚算脫身。刁氏夫妻均得賄，這便如何怎理論？

若要紅雲之事不破，必須陪嫁秀貞，只得打發翁鬚忙去周家，仍前假冒，說與帝臣道：「你害我家三小姐，弄出這等事來，如何是了？你須早早遣媒說合，迎娶過門便是。現在十分着急，料想姻事難成，且先墮胎去累要緊，急購打胎靈妙藥，付與翁鬚帶轉程。」

紅雲服下全無用，腹中不動半毫分。兩人暗裏相埋怨，叫天不應地無靈。要到秀貞前服侍，推言腹脹不安寧。

大腹皮湯無效，驗看來濕氣久侵淫。秀貞孩子無知覺，那識其中暗昧情。嬉笑轉言如孕婦，幾時嫁了丈夫身。接木移花多變幻，僵桃代李任胡行。紅雲玷辱貞名姓，屈煞閨中左秀貞。只看眼前與背後，果然知面不知心。紅雲雙種看看大，再使翁鬚催帝臣。方藥服了全無驗，腹中胎帶越生根。

紅雲將兩幅細布緊緊束縛，權且避人，恐怕跟隨秀貞出房，亦將秀貞哄在房內，因此維明來到，亦久不見秀貞請安，心中十分疑惑，致德無心，也想不到。周夫人亦將繡鞋一事，隱隱疑心。合家大小上下，暗中議論紛紛，便敬順二貞亦信秀貞與帝臣私下相訂，誰識紅雲奸婢爲此欺心。這日正是十月十三，致德到周家會話，却值周氏出外，致德便進書房，欲留書扎致意。將到書房，聽得小妹二字，悄悄窺探，見帝臣一人獨坐，拿一枝玉釵低頭嘆氣道：『咳！三小姐！三小姐！』

一自春間分別你，眠思夢想到如今。我又不肯來探望，見釵如見女千金。姑夫不把婚來許，應該今日負虛名。致德心中疑惑甚，輕輕移步進書廳。

帝臣擡頭不覺致德走近，劈手一把，將玉釵搶在手中。帝臣擡頭駭絕，慌忙立起。致德問道：『這香奩之物，你從何處得來？』帝臣戰兢兢答道：『此物乃是小姪家藏的。』致德道：『且借我去做個樣兒。』說罷回頭就走，帝臣阻擋不得。

見他拿了釵兒去，一呆了半時辰。

連連頓足道：『罷了！罷了！破了！破了！叫大言錢快備馬來，隨我到凝春院，成桃花園，躲避一時，再作道理。』不表帝臣忙躲避，且言致德轉回程。一直來到中堂上，周氏抬頭吃一驚。相公今日因何事，怒容滿面不非輕。但見二爺歸坐位，喝令丫環左右人。着三位小姐齊來到，侍兒答應後邊行。夫人甚是心疑惑，草非破了那椿情。少時三位小姐出，上前來見父親身。

致德問道：「春間我會與你們每人一枝玉龍釵，都在麼？」

三人一聽都吃說，敬貞二個便言云：「兒等玉釵都在此，髻邊拔取識嚴尊。」

致德接來一看，依舊還了二人，因問秀貞道：「你的玉釵何在？」

呆了秀貞三小姐，滿口通紅強對云：

「孩兒今日忘記，不曾帶得來，還在粧匣之中。」致德道：「快去取來。」此時秀貞全不料紅雲偷贈帝臣，只道留於粧匣。夫人却疑秀貞暗裏贈與帝臣，便道：「相公既與了女兒，他今日忘記插帶，便罷了，定要取出來，做甚麼？」致德冷笑道：「我要玉釵一看，礙他何事，你却這等慌張。」

夫人聽說無言語，秀貞速即轉房門，傾奮倒匣搜尋處，刁氏紅雲忙十分。秀貞憤惱來大罵：「你等全然不用心。兩姊髮邊俱插帶，老爺查問在中廳，我身偏把龍釵失，叫我何顏見二親爹娘與我多簪飾，件件精工有寶珍。姊妹行中增妬忌，自家房內失難尋。此後二親寧再與人人稱我敗家精。秀貞那曉爺心事，只有紅雲暗吃驚。」

秀貞含羞出來，告致德道：「玉釵也不知藏在何處，兒也一時忘了。」致德見秀貞羞慚滿面，益發深信不疑，便微哂道：「一刻之間，兩般言語，不用說了，今日我倒與你尋了一根玉釵在此。」

言罷袖中來取出一聲，擲下地埃塵。玉龍釵子成三段，拍案重重大怒聲。喝令賤人來跪下，娘兒兩個失三魂。秀貞小姐渾身抖，兩淚如珠跪在塵。心中不懂分毫事，小事如何大惱生。二爺指定親生女，好個千金小姐身。

「你這賤人，做得奸謀，你怎麼與周帝臣私通苟合，把這玉釵贈他，快與我從實說來！若有半句虛言，家法伺候。」

秀貞大哭呼冤枉，那識伊誰周帝臣？要剛要刑俱使得，誣人名節好傷心。請爹指出真憑據，我拚不要命殘生。登時哭倒塵埃地，悶絕難甦不轉聲。致德見了心大怒，曳翻交椅便抬身。壁懸鐵鑪來搶去，一把青絲手內擎。此

時不顧親生女，怒氣填胸火上噴。鋼打腦邊鮮血湧，周氏夫人刀刺心。不顧親身來趕上，雙臂抱住秀貞身。放聲大哭來遮護，口內嬌兒不絕聲。二爺越發沖天怒，大喝妖嬈狗賤人。劈開周氏只一脚，一交直撞到屏門。敬順二貞齊攔阻，堂中鬧得震天聲。驚動合家男和女，人人個個戰兢兢。盡言小姐含冤枉，且須細究此中情。致德粗暴誰攔阻，鐵錮掄來手不停。遍體打傷多血漬，屈天屈地秀貞身。三春桃李被雨打，六月飛霜怨氣深。虎毒食兒猶不忍，鴟殘喙母大非情。王子刮心悲抑塞，哪吒剔骨恨分明。未分皂白先摧折，不辨真訛下絕情。欲識秀貞含怨氣，十字詩篇最可憐。

左秀貞負奇冤，立時慘死。有神明來接引，去到天庭。九重上，絳霞宮，玉妃簾捲，召秀貞來階下，目拭啼痕。汝本是侍香臺，傳言玉女爲聰明，多戲謔，污滅仙真。笑劉阮，議桓裴，譏人宅眷。說嫦娥，談牛女，許遍私情。因此上，謫凡塵，辱名敗節。又相逢，左致德，是汝仇人。左致德，是星官，責你輕薄。汝當初，嫌規勸，狎侮老成。說星官，非父行，那來嚴訓。若降上，遊塵世，必敗閨門。口孽重，夙嫌深，今爲汝父。因玉釵，疑私約，那顧親身。那紅雲，本妖狐，慕卿容貌。他不該，爲點化，竊你仙形。今世裏，假爲真，盜你名姓。向書房，成密約，玷汝清聲。若不是，左腕間，紅花斑痣。要傳流，青史上，遺臭千春。紅雲女，劫未完，應歸鄭氏。救專諸，扶菡，政伴左儀貞。汝得着，惡姻緣，登時夢覺。洗前愆，歸班位，再續仙經。也勸汝，忘父仇，貞邪自辨。那其間，須顧恤，莫悖天倫。左秀貞，淚雙流，渾身汗浹。却不知，冤解事，重列仙真。有妃主聽，給音方知，夙過可憐。我遭沈河，遍體傷痕。奴若是，到人間，定將仇報。害帝臣，誅賤婢，不怨嚴親。玉妃說，儘可憐，聽卿所奏。賜瓊漿，斟翠碗，洗汝傷痕。秀貞女，謝仙恩，盈盈上殿。換花冠，搖玉佩，快身輕。命秀貞，近前來，翻開圖冊。教你看，將來事，歷歷心驚。汝一門，俱施忠，死喪離亂。汝及今，歸班位，莫羨家人。命秀貞，近前來，翻開圖冊。教你看，將來事，歷歷心驚。這番事，近神奇，後文方表。再回言，左致德，嗔怒非輕。

二爺昏暈來歸座，一口鮮紅往外噴。頓時椅上來厥去，敬貞姊妹失三魂。慌忙來把爹爹叫，甦醒連連不住聲。叫了半日方纔醒，拍案連連聲震廳。賤人做出如斯事，玷辱家聲了不成。若還夢想殘生命，除非認母再投生。大罵周女二淫婦，親生這樣小淫根。每每縱容全不管，又復招留賤畜生。女兒做出真醜事，你有何顏再做人。我已殺了不肖女，便休你去轉家門。左門世代多清肅，今朝因你墮家聲。罷了罷了真罷了，實實無顏再做人。我一堂堂男子漢，此生斷送婦人身。二爺罵得無休歇，夫人不敢出言論。正然在內鬧不了，只看家人左茂臨。朝廷有旨傳宣議，各官俱已到衙門。傳請二爺須速去，不可遲延片刻停。致德聽了方住口，當時即便起抬身。慌忙更換冠和帶，吩咐家人左茂臨。與我速買盛尸木，晚間立送二廳門。說罷一聲匆遽出，從人隨侍到衙門。周氏一見他去了，放聲哭倒在中廳。便把秀貞雙手抱，此事今朝怎理論。秀貞倒地無聲息，可憐四體尚柔溫。

夫人此時不辨秀貞死生，只怕致德回來活釘，因想此事全係帝臣之過，不如趕緊將秀貞送往周家將息。隨喚一輛車，倒命翁鬚刁氏紅雲三人，飛即扶秀貞上車，一逕送往周府，待秀貞養好，致德氣平，再來接轉。當時翁鬚刁氏紅雲，遂即扶秀貞登車而去。

第二十六回

翁鬚子欺心滅主

鄭皇親有意逼妾

單言致德從公退，一程回到自家門。就命抬棺傳左茂，左茂回言尙未曾。致德怒喝何遲誤，即令速去莫留停。說罷匆匆歸內去，單單不見秀貞身。致德開言來喝問，賤人却在那方存。衆人不敢回言答，夫人只得說緣因。夫人便道：『秀貞有言難分，恐老爺一時動氣，救解不來，我已遣奶娘夫婦丫環，權送我家將息，等查明此事，再去喚回。』

二爺一聽心中怒，賤人還敢亂胡行。就把夫人只一掌，一交跌倒地埃塵。慌了衆人忙掖起，致德心頭似火焚。

「難道躲出就罷了，我偏要立刻叫他回來。」

夫人正要開言說回頭已往外邊行。連連頓足稱罷了。不知哥哥如何回答。論單說致德來出外，登時上馬疾行程。兩個家人跟馬去，立時趕到姓周門。家人忙報周通政出來迎接坐分賓。致德就從頭至足談一遍。現今不肯在家門。快快叫他來出外，周商聽畢大驚心，不想畜生行此事，小弟全然不知聞。喝令書童來喚出，書童回答老爺身。公子不曉何方去，至今還未轉家門。

「並無別法，且等我明日到刑部傳督捕司，只說逃去家奴四名，出幾角廣捕文書通緝。料此奴現去不遠，只消拿得翁鬚刁氏紅雲，便知秀貞下落矣。」

言罷之時長嘆息，家門不幸這無能。少刻夜膳來排上，維明留住二爺身。事已如此無可奈，弟今不可太焦心。用了晚膳消停坐，夫人也勸說緣因。二叔不必心煩惱，訪尋下落自知聞。當下幾人齊入坐，盞來相勸二爺身。儀貞小姐開言道：春間兩妹到來臨，到來曾說紅雲婢，引誘閨房了不成。都爲三妹擔心久，衆人恍惚到如今。誰知今日竟敗露，却被奸奴拐去身。玉人說罷容悽慘，德貞嗟嘆時傷心。維明使乃開言道：一自園中住帝臣，秀貞姪女總推病，從來避我不相親。我心久已生疑慮，難以明言問此情。致德聽了回言道：家中那個不知情。大都單只瞞了我，永正開言說事因。事未破來誰敢說，但那翁鬚夫婦身。叔父應該早趕出，不當留用在家門。觀其容貌多奸猾，不是馴良可用人。致德道：言雖亦曉，因係周家贈嫁人。孀母倚彼爲心腹，事何應該私遣行。丈夫作主妻難管，你偏關因亂紛紛。二爺聽說無言答，大家談說半時辰。用罷晚膳齊離坐，二爺告別出中廳。維明父子來送出一程，回轉自家門。夫人房內還悲痛，致德心中悔不勝。便向書房來臥歇，十分怒恨自家身。

次日左御史早間理事畢，傳到督捕同出廣捕文書通緝刁奴，又遣家人等前往一同緝捕。且說翁鬚夫妻三人載秀貞出了左府，於路換車，見秀貞已死，恐送往周宅，自己牽連，即買棺盛殮，埋於亂葬墳頭，憑左府鄰

家查訪，那有下落，按下不題。却因紅雲暗肖秀貞，頂名可得重價，大家商議，紅雲只得依從。刁氏又叮囑紅雲，賣到宦家，須裝身分，日後偏房之位亦可倚託。左氏門楣，紅雲一一依允。

翁鬚聞得皇親府要買花容月貌人，丁九家中離不遠，紅雲甘頂秀貞名，賣他幾百兩銀子，夫妻逃往別州城。做其財主多安樂，何須再進左家門。遲恐維明來捕捉，立時車戶喚來臨，草草梳粧修飾好，竟到堂官丁九門。

翁鬚先走一步，尋着了九，備說其詳。丁九拍手大笑道：「若說是左維明的姪女兒，不要說容顏標緻，就是奇醜不堪，我國舅老爺也是要娶的。」翁鬚問緣因。丁九道：「兩邊有仇，今將他姪女做小，先討便宜，豈不暢快？」便問多少身價。翁鬚道：「白銀一千一厘不少。」丁九道：「就八折罷了！你且去領進人來，和你去兌銀子。」翁鬚即到車前，暗暗知會紅雲。紅雲一一答應，將車子推進二廳，只見刁氏下車對紅雲道：「小姐，這是我妹子家中，我跟他疎闊多年，今日難得到此，順便進來看他一看。小姐若不嫌棄，也下來坐一坐，再走。」紅雲道：「我這般模樣，不出來罷。」刁氏道：「這個何妨？你是我領的小姐，就與兒女一般，料不慢你。」紅雲便把車來下。刁氏攙扶往內行，彎彎曲曲來走進，抬頭看見是房門。

道：「小姐這裏是客房了，暫且少坐，待我去叫妹子出來。」

刁氏說罷回身轉，紅雲椅上坐安身。幾個丫環門外望，交頭接耳密談論。紅雲心下多疑惑，外邊走進一人身。身穿棕色道袍，頭戴烏翅紗帽，面白微鬚，身長六尺，跨進房，對了紅雲，就是深深一揖。紅雲見了，只道便是主人，便裝出小姐身分，問道：「你是何人？我家乳母到那裏去了？」那人見問，微微笑道：「我乃鄭府堂官。」爲了皇親鄭國舅，要買花容美貌人，充選後庭姬妾位，九爺在外留佳人。今你奶公來作主，賣其八百雪花銀。却將小姐來賣了，他夫妻逃往別州城。你今休想周家去，此身已屬鄭皇親。昔日私情我已曉，現今懷孕未輕身。且在我家來奉養，待你臨盆滿月辰，那時送至皇親府，包你富貴榮華享一身。強如嫁彼周家子，花朝月夕過光

陰到老終身無出息，怎能誥命做夫人？

『你若不信，有翁鬚夫婦親筆一張文書，待我念與你聽。』就從袖中摸出一紙文契，念道：

立契賣人翁鬚刁氏，今願將吏部考功員外左維政親女一名左秀貞，賣與鄭府。此女係我夫婦自幼抱領乳育，今年一十五歲，因其不端，伊父將置死地，由夫婦救出。近因手頭貧乏，將女賣身，兩願非逼。當日議定身價銀一千，實兌八百兩整。自賣之後，為婢為妾，一聽主命，疾病天殤，各由天數。恐後無憑，立此賣身文契為明，親筆無中。

紅雲聽罷，難回答，假作傷心痛十分。登時亂頓金蓮足，號啕大哭罵連聲。奸奴焉敢行大膽，欺心拐賣主人身。罷了罷了，真罷了！王法全無了不成。開言就對堂官說，好生送我轉回程。伯父現為都御史，又兼刑部大堂尊。誅奸除佞人人懼，君王信任不非輕。你若不送我回去，被他知道不非輕。就到通政周家去，一樣相酬身價銀。寧可送我回家轉，還你花銀八百金。丁九聽了微微笑，左家小姐莫痴呆。既已將銀來買下，豈得將來退轉程？若言你伯人一個皇親，怎得怕他身？當年失錯遭他手，如今復召做皇親。威權更比從前盛，區區御史有何能？況且今朝來買你，怎能泄漏與他聞。勸你休想回家去，來時有路去無門。紅雲道：『言如此，認真不放我回程。拚得一命尋個死，決然不進鄭家門。』言罷假裝來撞壁。丁九觀之吃一驚，慌忙趕上前攔住，大呼：『妻子姓毛人。』毛氏聽得忙來，到上前解勸，不會停。紅雲故意嚎啕哭，暗裏傷心周帝臣，要死要活來尋鬧。丁九心中怒十分，只因為主偏房計，算來將做小夫人。不敢把他來得罪，慙懃相慰不停聲。毛氏攙扶來入內，繡房裏面坐安身。珍肴膳品忙供上，紅雲假意不開聲。毛氏再三來勸進，看看不覺又黃昏。紅雲悶坐牀沿上，忽然一陣腹中疼。

原來紅雲為因事被之後，受了驚恐，車上一路顛播，今再哭了半日，傷了胎氣，一時腹痛起來。

毛氏道：『破其情事，出來埋怨丈夫身。你既費去花銀子，買個孕婦到家門。既然左府千金女，那來孩子腹中存？』

如今肚裏多疼痛，自然小產要臨盆。丁九道言：「不曉，我今早已盡知聞。蓋因老左親姪女，氣兼容說擅娉。故送皇親爲出氣，定然大喜不非輕。你等休得來恥笑，必須服侍要當心。若能小產了更妙，早些好了送他行。不可把他來怠慢，後來得罪不非輕。若得將他調養好，登時可送前程。」罷忙喚家人婦，進房伏侍女千金。參湯煎好忙忙送，又燒苦草那消停。黃糧白米來熬粥，陳酒醇醪裝備均。忙忙亂亂三更後，紅雲分現一身。未曾足月兒難活，臨盆氣絕命歸陰。紅雲不免心傷痛，紛紛兩淚溼衣襟。當初使盡千般力，偏偏不得去奴身。今朝鬧破從前事，却到丁家出醜情。且將此事權按下，詞中單表了九娶小星。有箇媒人劉婆子，一程來到她家門。便與桂香來作伐，魏老一口就應承。劉婆歡喜相辭去，將來回覆姓丁人。早已早膳來用過，搖搖擺擺出門行。劉婆前面來引路，兩個童兒後面跟。早到魏家茶館店，劉婆先進說知聞。魏老忙出來迎接，九爺坐定用香茗。當下吃了茶一盞，婆扶出桂香身。朝上深深來萬福，丁九抬頭看一巡。暗想：「女容雖陋，看他肥胖有精神。」

便道：「姐姐青春多少？」桂香低答道：「二十五歲了。」丁九道：「爲何未出閣？」劉魏二婆正要替他答話，桂香說道：「九爺不知，奴家原是左御史家妾，只因正夫人嫉妬不容，今春纔打發出來。」丁九道：「原來不是閨女，我認左御史這等人物，爲何女色上邊不擇美惡也罷，既是御史收過的人，料想不錯。我不過要他生個兒子，竟娶了他罷。」當下魏婆同了女兒進去了。九爺老魏道：「你這令愛，要多少聘金？」魏老道：「但憑九爺小人怎敢爭執？」丁九道：「我也不好太輕，今日當面過聘金五十兩，金釵一對，繡衣一套，五兩銀子謝媒，少刻使人送來，今日好日晚間把轎來抬，你須打點。」魏元龍歡喜承。果然日暮時，差家童將銀送過魏家，魏老夫妻款留酒飯，稱銀子謝媒。初更時彩轎到門，竟將鄭府公侯御爵帶籠引導。魏老一家多體面，耀武揚威興十分。左右鄉隣多羨慕，魏家女子嫁豪門。大男小女多來看，街坊擠鬧紛紛。桂香好不甘心，歡喜渾身鬆快，骨頭輕。當下梳粧忙打扮，拜別爹娘上轎行。甬道上邊將轎歇，劉婆扶出桂香身。紗

巾罩面燈引路，二廳上而到來臨。丁九夫婦朝兩坐，劉婆說與桂香聽。

『小姐上前，叩見了九爺與奶奶好入洞房。』桂香心中一想，有些不服。

想奴雖則身微賤，幼年曾任大家門。叩見總督夫人，誦命叩見左都御史大堂尊，叩見梅封紫誥千金女，不曾下拜家奴夫婦身。身到其間無可奈，只得低頭把禮行。叩頭已畢平身立，毛氏開口吩咐云：『差劉婆扶入新房去，又命家中大小人。』

『道新人俱稱他魏姨，又叫備酒進房，請九爺與新人喝和合酒。再取一桌豐盛華筵，送到左小姐房中，我自相陪吃一盃喜酒。其餘照常酒席，衆人去陪劉婆飲。』

衆人答應，忙亂。九將身往內行。毛氏便到香房去，小姐連連叫兩聲：『今日我家來娶妾，開懷歡天飲三樽。說罷，丫環來鋪設紅雲，得此抬身開言，便叫了嫂嫂。你家娶妾那方人？毛氏見了微微笑，好叫小姐得知。今日新人身姓魏，算來也是你家人。御史左爺房內妾夫人，妬忌不容情。因此來間來打發，回轉家令配人。今爲九爺親看中，五十花銀作聘金。方纔娶到無多刻，此時却在洞房門。紅雲聽說稱奇異，伯父何曾有小星。有甚夫人來，嫉妬春間打發出家門。莫非你等傳差了，算來沒有這椿。毛氏聽了回言道：『是他親口說分明，且待三朝來出外喚到房中見你身。小姐自然多認得，問他緣故就知聞。紅雲聽說言，正是毛氏慇懃勸酒巡。吃了一回筵席散，霎時不覺夜沉沉。丁九新房來安歇，次日天明早起身。桂香打扮來出外，中堂拜見姓毛人。毛氏抬頭來一看，不覺心中吃一驚。我家九爺瞎了眼，怎生看這般人？只怕御史公愛妾，自然生得貌娉婷。誰知這等容貌醜，不像銀屏金屋人。左家小姐言不錯，大都不是左家人。不過是個丫環女，扭扭渾身下賤人。只怕未必能生子，多分輕狂非好人。便着了環來看坐，開言便問桂香身。』

『姐姐，你果然是左御史姬妾麼？』桂香道：『奴家正是。』毛氏道：『因何將你打發出來？』桂香道：『只

因夫人妬忌，終日與老爺吵鬧，說罷了奴家，因此老爺受氣不過，送回娘家。『毛氏心中暗笑道：『不信這等一個婦人家，還要寵愛？』又道：『魏姐乃專房的人，可曉得二房的三小姐麼？』桂香道：『怎曉不曉得？我家二夫人一胞生下三位小姐，都是同年一十五歲，長名敬貞，次名順貞，三名秀貞。只有三小姐生得標緻，是二夫人十分鍾愛的。』毛氏聽了，笑道：『你這三小姐現在我家。』桂香大驚道：『如何到此？』

毛氏遂與分明說，桂香方始得知，聞原來做出如斯事，委身久已離他門，所以一些全不曉，可好房中走一巡。毛氏且說消停待，來日三朝可一行。二人言論多一會，家中無事莫談論。

次日魏家備盤盒來做三朝丁家款待酒飯而去。

桂香打扮多齊整，拜見夫妻兩個人。中堂共吃團圓酒，又將物送左千金。酒罷之時，身閒暇，桂香來進內房門，進房便叫三小姐，紅雲舉目看分明。

原來桂香紅雲分居兩宅，彼此不常見面。桂香雖曾見過秀貞，無奈紅雲十分相像。紅雲心中明白，便說道：『我道那個原來就是你，你爲何也來了？』桂香認作秀貞，悄悄見房內無人，就備細說了一遍道：『我如今只說老爺姬妾，方得體面些。小姐切勿不可說破。』紅雲聽了，微微冷笑道：『好。』暗想桂香當我真是秀貞，我想大老爺爲人何等精細，若是我家二老爺見了手帕珍珠，藏在別人枕畔，一定也要活釘入棺了。』

可惜秀貞因我死，陰魂只怕要來尋。書房盟誓如山海，又負多情周帝臣。只想後來同一處，誰知轉賣姓丁人。偏遇此人來話問，幸虧誤認不分明。我已冒名三小姐，彼今又說二夫人。當初若俱能安分，怎爲奴僕辱此身。紅雲不覺雙流淚，假說今要短見行。

桂香笑道：『小姐，我們求生便難，求死便易，有甚煩惱？』紅雲支吾半晌道：『我也幾遍想懸樑自盡，爭奈衆丫環不離左右，夜間又伴我床前，怎生動得要去投河奔井，一來不識路道，二來不得動，教我何法可行？』

桂香道：『這般死路，其實難行，小姐若肯絕食，只怕可行。』

紅雲見說回言笑絕，食看來難以行。記得十三閏氣日，用完早膳到他們。一日鬧到三更後，總來水米未沾唇。腹中已覺多飢餓，又婉孩兒脫了身。頓覺心嘈難得過，虛氣沖來火盡昇。眼花頭暈心思食，粥湯下腹始安甯。因知餓死真難過，絕食看來不可行。

桂香笑道：『死總是難過的，小姐既然一日之飢，都忍不得；那以死全名的事，不要說了，到不如安心樂意，將意好了，去享榮華罷。』

紅雲合心頭事，二人言語半時辰。桂香告別來出外，將身回轉自房門。却好了九來入內，桂香迎接坐安身。就叫：『九爺幾時將三小姐送到府中去？』丁九道：『他是此日十三夜分晚，至十一月十三日滿月，十五日乃黃道吉辰，送他進去便了。』桂香道：『這三小姐也不算美人，只怕老爺未必中意。』丁九道：『左小姐怎說不美？況且老爺與他父深仇，恨入骨髓，將他姪女兒做妾，豈不深脾決沒有再好的事了？』桂香道：『這等說，你還不會見過他大房的大小小姐呢？今年一十七歲，名喚儀貞，他生得……』

花前一笑花無色，月下行人掩月明。幼年他父親教育，狀元鼎甲做先生。詩詞歌賦般般會，品竹彈絲件件精。醫卜星相通皆曉，天文地理盡分明。描龍綉鳳無不妙，九流三教盡知聞。其實世間尋不出，爹娘愛似掌中珍。能將此女來獻出，只怕九爺就要做公卿。丁九聽完心動了，含笑開言問事因。

『你言當真麼？』桂香道：『怎說不真？都是看生看長，焉有虛言。就他妹子德貞外貌，遠比這秀貞好幾倍，也還不及儀貞。只怕不是凡人投胎，大都天仙下降。』丁九道：『竟絕世無雙，怎生弄出來，送進鄭府？』桂香笑道：『他父親何等厲害，誰敢去算計他？要作此事，除非先打發了老左，方好行事。若有他在家，萬不能到手。』丁九道：『我老爺正算計調開他們一黨，這儀貞一事，且待打發老左，再作商議。』

不表丁九家中話，詞中單說鄭皇親。此日坐在中堂上，兩傍婢妾立如林。國泰週迴來一看，可恨奴才丁九身。與他銀子一千兩，買個花容月貌人。我已今年五十九，如今幸喜晴瓶傾，正好逍遙尋快活，房中已拔眼中釘。豈可一日來虛度，可恨奴才不用心，便叫家人傳丁九，須臾丁九到來臨。國泰見了方喝罵，丁九來兩說事因，啟請老爺暫息怒，且容小的稟分明。

『八月間老爺銀出來，就着官媒相人，只此四人出色，故此買了進來。且四女身價又輕，一總八十金，豈不值得。』國泰道：『不信，偌大京師，尋不出一個美女。』丁九道：『民間女子，不過如此，那裏有甚姿容如今小的現尋下一個絕色佳人，已接在家等十一月十五送進。』國泰道：『何不立時送進。』丁九笑道：『其中有個緣故。』遂將秀貞之事細說一遍。此女非但容顏秀美，又是左御史的亲姪女，老爺把他作妾，豈不漢脾？』國泰聽了，拍手大笑道：『怎麼老左這等一個正人姪女兒，倒會偷漢，又生出私孩子來，這等說，他是烏龜了，好好好！如今將他爲妾，他再也說不嘴響了。快到十五絕早送進府來，自有重賞。他在家生了孩子，我便與你燒個頭路。』

不想堂官真有用，險些錯怪你常身。若說老左親姪女，醜如嫖母我歡心。你若占了先春色，我便剩酒殘餚也娶吞。他若相同找眠宿，老左碑文重一層。好生快事真爲妙，不枉多謀丁九身。

丁九笑道：『多謝老爺恩典，小的明日也娶一妾，真個說來好笑，也是老左的小老婆，因妻妾不容，打發出來的。據他說，他家大小姐的才貌，休說今世無雙，便古時沒有。因此小的還要與老爺算計，弄了他親生女兒出來做小，益發澡脾。』國泰道：『原來如此，老左女兒自然不錯，觀其父，卽知其女也。但是他的小老婆，也是絕妙了，你明日再着他進來看看。』丁九笑道：『不料他的小老婆，是一個莫母，小的不過娶他生個兒子，所以將就些。』國泰笑道：『你莫非怕我看見，娶了你的如意夫人。』丁九笑道：『豈敢虛言，老爺見了便笑。』

只怕他的尊容貌，遠遜初來四個人。恩主見之添戲笑，管教笑斷此場根。皇親聽了哈哈笑，二人言論半時辰。丁九告退休提表，詞中擡起鄭豕情。正遇仲冬期十五，丁九送進女紅雲。紅雲不肯來依順國泰，提鞭下絕情。

紅雲掩淚道：『身到此間，只得付之無可奈何！』

衆人聽說回心轉，凶秦皮鞭拋在塵。扶掖紅雲朝上立，大家扶定女千金。着他四福深深拜，低頭叩首地埃塵。皇親得意哈哈笑，惜哉左不問。若還在此親看目，管叫氣斷腸根。言訖拍手連，快快就叫多情左美人。你今既是師從我老爺，豈有不歡欣我的夫人？過了一日，然立你二夫人，使使左右來扶起，賜坐於旁，命衆人忙赴西樓收拾好，諸般多宴簇新，便請美人前去住。今朝備酒速成親，好上老左龜名號，是大報千刁，萬惡人衆人答應稱曉得，回頭又問姓丁人，你的愛寵今何在？我還沒有分明。桂香聽同忙趨走，重新拜見老奸臣。國泰細細來觀看，拍手哈哈大笑。丁九之言真不錯，果是非常醜婦人。只道老左上房多出衆，不知怎樣貌娉婷。原來這等多奇怪，虧他怎樣共牀衾。

不料老左女色上邊不擇美惡，便問道：『魏氏，聞你說老左的長女儀口，才貌十全，可是真麼？』桂香道：『的真絕色。』遂把儀貞才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鄭皇親心痒難抓，便道：『你從他家出來，深虛實，有甚算計，哄他出來？』桂香笑道：『左御史家法最嚴，夫人小姐，從許輕出中堂，還有三十二名家將守門，又平番回來，皇帝賜與雙戟，御史衙門，有如鐵桶。如今老爺娶他女兒，小婢倒有一計，必先打發老左，那些家奴家將自然懈怠，那時只消使開衆人，點幾個勇士，男婦抬轎趕進他家，把儀貞搶劫而回。比及他上本告狀，人已姓鄭，不能退回。且朝內百官，都是老爺門下，誰與他伸冤理枉？就算老左回來，見老爺這般勢力，也要認親。』國泰點頭道：『此計甚妙，看不出這個婦人，有此計。』便對丁九笑道：『好好好，你這小老婆貌陋才多，可以助你。』便吩咐左右，取十兩銀賞桂香，一百兩賞丁九，且等打發老左，弄得儀貞到手。

不談國泰謀心事，再表周氏一段情。

原來周氏不知秀貞生死存亡，終日憂愁涕泣，長久不到大房。

此時只爲將離別，方纔來到大房門。三乘轎子廳前歇，桓氏夫人出外迎。一齊相見來入內，中堂上面禮來行。尊卑長幼都過，靜英小姐始前行。見了周氏人一個，口稱孀母禮深深。周氏慌忙來挽住，開言便問大夫人。此位想是苦小姐，大伯河中救轉程。桓氏夫人回正是，周氏傷心兩淚傾。他人子女遭兇橫，有人救轉殘生。我的嬌兒何處去，不知流落那方存。姐妹五人行禮罷，各皆歸座坐安身。侍兒忙把香茶獻，桓夫人問秀貞情。周氏未說先流淚，細細從頭哭訴明。伯母呵，算來事已經如此，到底親生兒女身。可恨你叔心腸毒，要活釘裝棺了殘生。那時說得無方法，正望周家避惡星。誰知卻被奸奴拐，不知死活那方存。訪尋半載無消息，未卜今生見得成。周氏說罷號啕哭，桓夫人勸說緣因。二孀且免悲傷苦，一時做出這般情。已行廣捕文書出，自然有日獲奸人。知了姪女真消息，那時再議怎生行。此時悲苦誠無益，去年孀孀自差分。與其送到周家去，何不將他送我們。到底一家親骨肉，還可商量解勸情。周氏痛哭深追悔，此時大伯那方存。夫人答道：因公出，二夫人細看靜英身。稱贊好個黃小姐，也問當初一段情。桓夫人便來相訴，此乃希奇古怪情。言來語去多一會，侍兒通報老爺臨。敬貞姐妹來出外，廊前萬福禮深深。左公還揖親扶起，回身便欲入書廳。便對二人稱姪女，飯後書齋閒散心。二位小姐稱領命，只見了環稟告聞。

『二夫人道：「有句話說，要面託老爺。」』

吩咐且把珠簾下，御吏回廊立定身。周氏當中來萬福，維明外面揖深深。侍兒移出金交椅，珠簾內外坐定身。周氏夫人雙流淚，把大伯開言叫一聲。不想秀貞三姪女，一朝做出這般情。如今流落奸奴手，不知生死那方存。合家今到青州去，要託大伯留心話。此情維明便乃回言道：去歲文書已出門。若還捕獲奸奴等，自然有日得真。

情。但是秀貞一節事，當初何不早相聞？夫人聽說重流淚，也曾想告此中情。只恐聞知添惱怒，依然要取命殘生。左公聽了微微哂，此時性命那方存？假使早來通報我，縱然身死在家庭。如今總得身存活，料然玷辱不堪聞。言罷之時，嘆息家門不幸這般情。此皆吾弟當初誤，閨門無法亂紛紛。不能嚴戒不肖女，過于溺愛亂胡行。並且留下周家子，任從邪狎任開心。男女不避嫌疑跡，果然做出這般情。如今拐掠無踪影，不知去到那方存？縱然得了真消息，何以處此秀貞身？還是認來還不認，算來難以轉家門。若像這樣來愛女，豈非反是害他身？周氏夫人聞此語，默默無言不則聲。御史雖坐擡身起，開言便叫二夫人。秀貞本是吾家女，未嘗一刻不關心。自然用意來察訪，無庸牽掛費叮嚀。說完辭別書房去，中堂筵席已排成。調開桌椅相邀坐，桓夫人相勸飲盃巡。開言便問親嬸嬸，姪女年俱十六春。韓家曾否來說起，幾時迎娶始完姻。回言兩女年還幼，且自耽遲兩載春。開言也問夫人道，近聞姪女盡完姻。不知今春來出閣，答道也於榜後始成婚。言來語去相勸，酒闌人散日西行。各自起身來散坐，同飲香茗閒話論。五位小姐抬身起，一同閒步內書廳。儀貞想起三妹子，不曉傷心兩淚傾。我等每每相逢處，五人姊妹一同行。今朝三妹何方去，單單不見了他身。憶自幼年常同耍，思之今日實痛心。三人聽說皆洒涕，總是爹爹大不仁。靜英小姐多嗟嘆，二叔渾如我父親。我身幸遇年伯救，但願他也遇好人。五人一面來閒話，早到書房走進門。維明窗下觀書史，抬頭看見五人臨。道言：「你等來看我，正逢獨坐冷清清。」遂令小姐齊歸坐，個個腮邊有淚痕。驚問你等何緣故，想聽陽關動別情。四人見問容淒慘，只因同步到書廳。想起三妹人一個，不由人感不傷心。幼年一處同玩耍，後來雖則兩分離。時交月節還相聚，笑語歡談五個人。今朝三妹獨不見，不知生死那方存。說罷四人重灑淚，御史開言嗟嘆聲。我心也爲這樁事，從來不說到如今。儀貞便問爹爹道：「大兄今日那方行？維明道言：他出外，叔父家中料理情。檢點行裝諸事務，至今尚未轉回程。當時閒話多一會，山西日落點銀燈。辭歸內室重夜宴，初更席散便辭行。五位小姐多情密，執手依依不忍分。各皆洒淚來送出，一齊上轎便行程。」

幾人送了回身轉中堂閒話片時辰。公子二房來住下，代他料理許多情。更深各各來安睡，撇下閒話總不論。夜睡早，容易過，十六日開早到臨。長亭送別官四位，餞行酒席亂紛紛。香車馬連轡去，各差使女送夫人。別人內眷猶自可，只黃左夫人苦十分。多少堂珠擎一粒，來是如何去怎？維明與弟來分別，執手開言說事因。吾弟去到青州府，只今贈你言論。愛民如子省刑罰，正直清廉得衆心。詞訟之間休草率，莫啟紳衿鑽刺門。積年蠹吏須除革，賄賂人情切莫聽。願你化行俗美青州治，聽你政誦甘棠到處聞。姓名他日留青簡，不枉家傳忠孝門。致保躬身來受教，又見三人說別情。兄等於路須保重，華翰長通慰弟們。三人應諾，分手上馬登車盡此身。直抵通州是水路，不說送行人盡轉。單言御史左公身，攜永毛回程轉。秉衡先自轉家門，致德一家都去了。宅內空空未鎖門，維明看見門未鎖。當時下馬進頭廳，隨了家人五六個。空宅之中來到臨，慢言御史來入內。且說其中有一人，不知宅內何人在話文。至此且消停少時，是有分明處，等到開言下回文。

第二十七回

維明狹路打蕩子

持正中途沉愛姬

不說左公來看屋，單言屋內有何人。原來却是周公子，只爲姑娘要起身。絕早到來思一送，思訪問秀貞身。因見維明兄弟，雙雙在恐防拿住究其情。因而不敢來見面，躲在傍邊偷眼明。見他人衆都去盡，未曾關鎖大開門。帝臣悄悄來入內，重重一直到中廳。尋到秀貞，圍圍去見景，情痛。你今流落何處？去身懷六甲死還生。且望鸞鳳成配偶，不料蕭牆起禍根。一番好事遭可變，枉費當初一片心。徘徊不忍來出外，那知門外有人臨。

且說左御史來到二房，看了一回。心中暗想昔日，帝臣與那不肯女，做這些勾當，不知從何處出進。因此走入內中，細細踏看。暗道：多分是這倒的牆中進去，所以這般便捷。我等男子，身在仕途，不能理及家事，那知牆倒不修，不知周氏夫人所管何事。因嘆了一聲，不覺直到秀貞住房，忽聽得有人言語，吃了一驚，遂站立。

窗下靜聽好似帝臣聲音。

維明聽罷重窺看，果然正是臣身。賊子到來因甚事？回身即便到中廳。走向廊前來立定，吩咐家丁六個人。

『原來周帝臣在內，少刻出來。』若喝令叫打汝等諸拳齊上，打這奴才，少出胸中惡氣。』

六個家人齊應，七人正在話談論，却好帝臣來走出，抬起頭來吃一驚。相逢狹路難迴避，上前作揖禮深深。左公當面來叫問，深深呼喝汝何人？帝臣作揖稱年伯，小姪名爲周帝臣。

維明道：『既是帝臣到此何事？』帝臣道：『只因來送姑夫姑母，誰知到遲，已先去了，因此進來到此。』左公冷笑道：『既是送行，那有人去方來之理？且直入室中，那間房乃二小姐臥房，汝怎敢進內？今日冤家路窄，不得輕饒。』

便向兩旁一喝，令家人六個，齊聲一個個掙拳勒袂齊趕上，團團圍住姓周人。拳頭巴掌如雨點，衆虎攢羊不敢行。你一拳來我一脚，帝臣打得沒頭頭。衣衫扯得紛紛碎，頭巾踏在地埃塵。又沒家童隨外出，因重圍沒救。打罷一場喝住了，衆人撒下兩邊分。齊喝帝臣朝上跪，不跪仍來動手行。帝臣今日被圍困，進了欄杆晦氣星。無可奈何來下跪，御史開言喝一聲。

『周帝臣知罪麼？』帝臣道：『小姪罪了！』維明道：『你這賊子，敗壞我的家風，淫污我家閨女，與你仇深似。今日小仲我忿，將來了你狗命殘生。』

言罷喝令來逐出，家人答應盡來臨。一齊趕出浪蕩子，御史抬身也出門。將來說與家人道：『徐家房屋尚無銀，且將此屏來封鎖，完上馬轉門。』且表帝臣回家去，將情哭訴父親身。如此長來如此短，孩兒被辱不非輕。通政聽了心中惱，算來是你自家錯。與他姪女爲醜，自然切恨結仇深。若說老左人一個，須要慢慢生心害此人。當面與他來理論，待到皇親他日坐龍亭，領兵圍了他家住。那時斬草又除根，如今他正得志，只得將仇耐在。

心不表周家父子話，書中仍說左家情。打點公子回家時，行裝一切盡完成。此日却好十九日，早間御史往書廳來了左清人一個，進來回話老爺聽。襄陽家信來送到，左元現在外邊存。維明便着來喚進，左元叩見老爺身。載來白米一百擔，更兼銀子五千金。八名家將來送到，船到通州運進京。二房奶奶還有信，言罷懷中取出呈。維明便着書童去，快喚公子到來臨。隨書答應來去了，御史將書開看明。申氏大娘親筆迹，開頭套語敘寒溫。備寫合家安好語，單單只苦自親生。嫁在晉家無好處，已生兒女一雙人。爲姑相待多惡薄，女婿無能是病人。孝貞魔難言不盡，寡嫂無能救女身。繼來叔叔來作主，如何安頓女兒身。維明看罷書一紙，愁鎖雙眉嘆息頻。誰料孝貞多薄命，遭逢袁氏老狐精。這般魔難如何處，路遠山遙莫理論。正說話間公子到，上前來見父親身。

左公道：「家中送銀米到京，汝可帶家人等速到通州，即日轉運你後日起身，就用此船，及家將等護送回去。」公子領命即行。

維明再問家鄉事，左清一一稟分明。又問考期當五月，三房可有信回呈。吾家小姐平安否，左元回稟考期真。三房常有音信轉，小姐安寧甚長成。算來今已十三歲，二人正在話談論。來了三位千金女，書房安候父親身。儀貞小姐還認得，問言：「此是左元身。」左元上前來叩首，見了千金三位人。儀貞小姐抬頭看，父親信上有書文。上前接過來觀看，維明見了暗思尋，被他看見書一紙，又有言詞怨我身。小姐看那書中語，靜英等去共觀明。看完移步仍歸案，大小姐開言叫父親。伯父所言淑婉姊，較前更覺苦難禁。姊夫身得虛癆症，袁氏妖狐磨煞人。二房伯母無從救，要懇爹爹發善心。怎生救拔大姊姊，如今主意若何能。維明便乃開言問：「你今叫我怎生行。」身在仕途難得轉，萬水千山兩地分。淑婉已經身落阱，終身做了晉家人。若說母家來照應，不過周其衣食濟其貧。你不見伯母書中話，送去恐遭袁氏吞。叫人却也無方法，只怨當年錯配婚。儀貞言有何沒法，只消接轉自家門。

維明道：「你不見書中說袁氏不回家久住，况你伯母現在同城，尚且不能，何況接到京中，且姊夫病重，

淑婉豈能遠行？德貞道：『便連姐夫一起接來，有何不可？』

維明聽了微微笑，事本無難儘可行，只怕老狐心不肯，怎生強接到家門？儀貞聽了心煩惱，爹爹言語不中聽，『難道那袁氏真個是九尾狐精，有什麼神通廣大，爹爹便這樣怕？據孩兒之意，現在大兄回鄉赴考，考畢便將姐姐接到家中一行，儘問袁氏一言。』

任從袁賊肯不肯，下了舟船竟起程。若還聲明夫妻意，便叫姐夫一同行，那怕他官牌大票來追捉，不會賣在晉家門。維明聽了重含笑，你言真是不中聽。

『誰家生了兒子，被媳婦帶回母家！今老狐之惡待淑婉，乃無影無形，雖說貧苦，現在姑媳相依，又未絕其衣食，且有晉德仍在，淑婉之苦，不過家道艱難，終日受老狐精瑣碎而已，如何便去強接回來。』

此情只好稍停待，俟我他年回轉程。自然相機來行事，安頓他們母子身。此時且勸寬心耐，有力今朝無處行。儀貞姐妹聽此語，不禁冷笑兩三聲。若還等待回鄉轉，知得何年方起身？姐姐料想無生理，必然磨殺晉家門。爲人做了男兒漢，誰知反怕老狐精？負了託孤先人語，不念孀居伯母身。若言歸去方安頓，分明推託惱中情。

德貞道：『況且爹爹爲官，不過是這左都御史，又不見的有個陞遷，還在京中做甚？』
不如早早回鄉去，救回姐姐命殘生。維明聽了多少語，你等今朝失了心。這些言語將誰說？這般挺撞是何人？你等與我分明說，言罷之時立起身。兩位小姐忙退步，靜英小姐甚心驚。

維明指着儀貞說道：『德貞一向醇良，近來也學你這般放肆，我此時無暇與你論理，少刻閑了，與你等慢慢細說。』

無端自己來取罪，料你難辭責罰刑。言罷了時回身轉，暗笑嬌癡妮子身。姐妹之情何太重？不顧尊卑竟撞人。言三語四無忌諱，乃尊不放眼中存。無端生此狡癡女，常受他們閑氣言。當時回了書房去，左元已自到中廳。叩

見夫人不必說，單說書齋三個人。」

靜英道：「兩位姐姐又惹下禍來如何是好？」儀貞笑道：「大大禍患，爹爹不過口頭言語，若要責罰，能費多少工夫何必消停等待？」

不過把言來恐譁，姐姐何須過認真？靜英說道：「真慈父，這等寬宏那裏尋？若還我等家庭內，這般挺撞惡嚴尊，登時跳起非輕可攪海翻江了不得。立時打死還嫌慢，一刀兩段如相應。」

儀貞笑道：「家父度量寬宏，再不與我等較量論起來，原不該把個挺撞爭奈目小性慍，再也不能按捺。爹爹一體孩兒性，果是慈悲天地心。言論一回同入內，夫人正問左元身，也知淑婉多少苦嘆息咨嗟細理論。晚間御史方回轉，早聞之事不提。」

次日絕早，永正回家，銀米盡到，夫人一一查點收貯，忙了一日。王公子又來辭行，款留夜宴。

明朝廿一身早起，秉衡公子別雙親，并同小姐三人三個一齊送到二府門，維明說與親生：「吾兒今日轉回，城途中早晚須謹慎，當體雙親遠念深。到家祭掃先墳墓，代吾致意各鄉。照應淑婉大姐姐，可接之時同到京。田園諸事清查理，安一孀居伯母身。吾當不久歸鄉井，自然母子得安寧。汝與妹才同舟去，休教放達不拘心。我之耳目非比別，風吹草動也知聞。光前裕後男子志，莫負麻閣教育勤。魚龍出沼騰霄漢，候你蟾宮折桂香。永正受教躬身謝，兒離膝下轉鄉城。惟請大人休掛念，少費天高地厚心。孩兒考畢當回轉，雙親早晚保安寧。夫人也囑親生子，在路風霜要小心。父親之言須謹領，早整歸裝慰母心。公子一來，頭諾又別千金三個人，仰仗妹子及賢姐，膝下慇懃慰二親。三人聽了齊聲諾，大兄保重路途行。叮囑一回辭母出維明，親送共行程。家人家將來隨後，送出彰儀一座門。御史吩咐家人等，一路維持要小心。公子下馬來拜別，衆人叩別老爺身。一齊上馬都別了，看他去遠始回程。」

王公子昨夜落船，停泊馬頭，守候左公子到了，一同開船上路。

不言公子途中事，單說官員路上情。趙杜左家無甚事，老黃船上有新文。

看官，你道黃御史船上有什麼新聞？原來御史之妾巧蓮，本是蘇州妓女，性愛風流，且有三分姿色，又復稍知文墨，配了山西男子，心厭相豪，又是年不相當。

因此巧蓮無可奈何，那有真心對主人，明裏開顏暗垂淚，面前行樂假消魂，久已心中懷別意，要查消愁解悶人。細想家中無別個，誰人與我最相親。

只有公子的先生，但只是住在外邊，無從下手。雖則夫人忠厚，那小姐十伶百俐，稍有些風吹草動，難以相瞞。今巧蓮害了小姐，夫人又爲女兒身死，愈加癡呆。

全然不管家中事，巧蓮在外獨稱尊。化費老黃錢許多，交結家中大小人。買得個個都歡喜，萬般隱瞞老爺身。只得老黃身出外，巧蓮便到外書廳。只言散步閒玩耍，勾引先生教書人。

先生乃揚州府江都縣人，姓甄名利，胸中全無學問，只會吟幾句歪詩，故此二黃也能吟咏。甄利年方三十歲，與巧蓮同庚，賦心輕浮，心術不正，也在花柳場中過日，因此家中取他一個渾名，叫他甄混賬。

老黃粗忽，全不管任他混賬在家門。因此巧蓮常出外，弄粧打扮及時新。眉杪眼角傳情意，不覺惹動先生混賬心。姨娘出外無別意，想必區區掛在心。他既美意來尋我，區區豈反獨無情？自然要體姨娘意，與他混賬結私

情。看：巧蓮房中使女春柳，常送茶點，來到書房，甄利問是呂姨娘房內丫環，遂斗膽題了一詩，夾他送與巧蓮觀

區區常坐在書堂，每見娘行到小窗，兩道娥眉傳密意，一雙俏眼送情腸。

莫非有意憐孤客，想是無心對老黃？敢望佳人示消息，可容混賬到蘭房？

巧蓮一見，正中下懷，便令春柳回復先生，謹依來命便了。從今以後，但有空隙之處，你來我往皆可。

因此兩邊相約定，時常混賬往來行合家買囑爲心腹，無人告與老黃聽，只有花奴與待月，常與夫人議此情。當初小姐詩箋好，是他拾下起謀心，挑動老爺添靈怒，故將小姐傷殘生。他竟做出如斯事，勾結先生混賬人有朝拿住他踪跡，查明告訴老爺聞，管教送彼殘生命，小姐黃泉也稱心。

因此兩人時刻巡察，爭奈他心腹人多，兩人混賬半年，正當二月十六合定起身。黃家人口不多，止用三號大船，老黃夫婦併巧蓮及上房使女坐在頭房大船，居於中艙之間，前艙後艙坐幾個童僕聽差。二號船是先生與兩位公子及衆家人等，三號船都是家人婦女廚役大夫人等。在路行了幾日，此日廿一早飯時辰。

停舟一字排早膳，老黃猶睡未起身。巧蓮早起來梳洗開了中艙左右門，隔窗瞧見甄混賬，妖嬈掩口笑盈盈。先生一見魂兒落，對了妖嬈手指心。巧蓮點頭來會意，見得人來抬轉身。

甄混書童不色膽如天，一時按捺不定，那大船上艙內兩個書童，原是先生心腹。混賬悄悄地作了一詞，密招書童與他商議。今晚我上大船頭艙內，要約呂姨娘會一句說話，你即將此字傳送與姨娘，袖中摸出兩錠銀子，送給書童。二人歡喜道：『相公若過船來，我們到船頭坐坐，讓你便了。』先生大喜稱謝不盡。兩童回到大船，趁空把紙團遞與巧蓮。巧蓮倚艙門悄悄觀看，乃一首生查子。

今宵殘月明，我到船頭上，當地坐中艙，只把娘行望，輕彈板壁三，不用燈兒亮，莫負好春光，兩人權混賬。

巧蓮看了心歡喜，好個多情多義人。我們板鋪居左右，待他一衆睡沉沉，悄然出去誰人曉。且遂情人混賬心，妖嬈打算都停當，專心只等夜黃昏。早膳用罷開船走，高拽歸帆去入雲。人人都待窗前坐，綠水青山挨眼新。他

人歡喜無心事，悲傷只有一夫人。記得爲官京國去，一般在此路中行。那時我女年三歲，能言能笑始能行。老賊原來多愛惜，舟中玩耍悅親心。只爲巧蓮生妬忌，刁唆搬弄是非情。因爲老賊方失愛，吾女年長漸知聞。日疎日遠生身父，漸漸傷殘天性恩。誰知一日施毒手，捕風捉影了殘生。今朝棄職回鄉里，人人無恙轉鄉城。眼前只少親生女，追思往事暗傷心。夫人洒淚沾衿袖，老黃見了怒噴生。開言便喝夫人道：「又來無故淚盈盈，家內號哭也罷了，途中豈可這般行！想你眼中多少淚，哭到何年斷哭根？」夫人聽了劈面唾：「我今自哭我親生，追思昔日皇都去，一般在此路中行。膝前有我親生女，笑語熙懃悅二親。今朝合宅歸鄉里，我的孩兒那裏存？冤魂何處啼紅血，屍骨飄流加痛心！」

『我那靜英的兒……』

你身原是河中長，今日歸舟水而行。孤魂苦忿娘親母，隨我船兒返里門。雖然骸骨無踪跡，歸家與你立空墳。夫人說罷肝腸斷，掩面悲哀淚滿襟。花奴待月都垂淚，老黃聽了此言論。回頭追想從前事，憶起當年多少情。中也就流下淚，知嘆長吁兩三聲。開言說與夫人道：「此事雖然我狠心，也因那個不肯女，全無半點老爹心。憶昔當初年幼日，我原愛似掌中珍。誰知長大多忤逆，把我渾如陌路人。但知有母而無父，終身躲避不相親。早間安睡無偷魚，遠庭則叫一聲。回頭便入房中去，膳時方得出房門。從無半句言和語，似啞如聾何等慘人。我身或遇生疾病，不來看視半分。我身或遇多煩惱，不解勸一言論。看他面上如霜雪，走到親前冷似冰。全然不像親生女，豈不殘天性恩這般？」子如陌路，死亡却也不關心。夫人聽了持正語，你心但只怪他身。不知自己嚴聲色，一見他來怒氣生。全無覆載包含意，虎視眈眈像吃人。每朝早出來安候，難得和顏應一聲。孩兒若有私竄過，決無容恕半毫分。打時必定加毒手，罵使開聲是賤人。疾病痛癢全不問，耽擱青春不議婚。幼年畏你如狼虎，只思相避不相親。長成每每遭凌辱，自然仇恨冷其心。持正聽了無言語，巧蓮見了這般。手指岸上開言說：「老爺

可到這邊臨岸上佳景如仙境，勝如那邊甚堪睜。持正聽說來走過，巧蓮移坐與他身。夫人暗罵妖嬈婦，老賊些些略轉心。他便立刻來解去，狗肺狼心何太深。幾時天報淫媚女，替我娘兒把氣伸。此時二人並倚船窗上，談談笑笑話知心。全然不睬夫人苦，看看行到日西沉。順風已息轉蓬索，鳴鑼一棒把舟停。相依塘汎灣頭歇，緊緊幫來一字橫。船家收拾都完畢，上岸沽酒綠楊村。三號船排吃夜膳，二黃忙過大船門。相見爹娘敘閑話，船中俱各點明燈。塘汎堤邊更鼓起，早將晚膳到船門。公子過船陪混賬，各人晚膳用完成。從容收拾二更鼓，黃老夫婦都睡了。衆人打鋪都停當，各各寬衣就枕衿。吹燈滅火都安睡，霎時之間滿船靜。巧蓮此際心歡喜，衆多人盡睡沉沉。如何混賬還不到，此時正好過船門。悄悄地披衣來坐起，專聽船門彈指聲。但聽窗外船邊上，恰恰如人步履聲。船停水面輕輕晃，這番一定可人臨。

巧蓮遂悄悄下床，把丫頭低喚使探衆人。却有花奴因夫人日間提起靜英小姐，心下感傷，轉展不睡，因此船晃動驚醒，正要開言，悄聽得巧蓮下床，低聲呼喚殘月光明，恰正看見花奴心中暗想：甄混賬一定過船且住。

方纔船隻輕輕晃，分明船上有人登。難道這樣無廉恥，水路之中也亂行。自然約了甄混賬，潛來船內敘私情。我且假裝來睡着，看這妖嬈怎樣行。

只見他喚了幾聲，無人答應，遂聽得船門上彈指三聲。

便見巧蓮回步轉，悄然開了內艙門。潛蹤攝足挨身出，花奴側耳細聽聞。低低切切來私語，半句言語聽不真。花奴聽了多一會，船艙寂寂悄無聲。想必兩人沉睡了，心中打算自思尋。果然色胆如天大，公然在外睡沉沉。我且趁他來睡着，將情說與老爺聞。代我小姐將仇報，教你殘生活不成。好個機會休錯過，正是蒼天開眼睛。花奴忙即抬身起，悄悄穿衣起步行。

便到銅爐內取紙煤子，點了小燈，走到夫人床前，低低喚醒。夫人問說：「那個花奴道？」夫人快喚醒了老爺。巧蓮半夜起身，到頭艙去了。」夫人驚問道：「去做什麼？」花奴道：「夫人難道不知快喚醒老爺去看便了。」夫人一會心明白，忙即披衣坐起身，連搖叫喚黃持正。夢中驚醒老黃身，含糊便問：「何事？」夫人附耳說緣因。巧蓮半夜抽身起，不知走向何方，存下邊鋪上全不見，你今快快起抬身。老黃聽了吃了一嚇，那來這等事和因說罷，一聲忙坐起，夫人只叫莫高聲。持正手忙腳亂，急急穿衣不暫停，套上鞋兒移步走，取了花奴手內燈。兩邊鋪上來一照，果然不見巧蓮身。叫醒了頭人幾個，老黃急得汗汗淋淋，姨姐却到何方去，莫非短見赴河心。

一面便叫了頭等快快起來，叫喚家童人等，一面提燈照到頭艙內來。

此時中艙忙亂諸人起，驚醒船頭兩個人。剛剛合眼朦朧去，驚破雙雙混賬人。你搶衣裳索索抖，我尋褲子戰兢兢。巧蓮只叫如何好？先生只叫怎區分？兩人正在惶惶處，面前走到姓黃人。提對燈籠只一照，烈焰騰騰火直昇。左手提燈舒右手，照定先生混賬人。劈面一拳朝後倒，抖倒妖嬈淫賤身。老黃咬碎銀牙齒，恨少青鋒劍一根。一刀一個方了恨，大叫多人快張皇。

此時中艙內侍兒都起，花奴又趕叫家人，後艙四個家人慌忙抓起。

丫環艙內齊走出，老黃喝叫取麻繩，速把奸夫淫婦來細究，帶到中艙審問明。衆人只得尋繩索，上前來縛巧蓮身。

一齊叫道：「呂巧娘，穿好了衣裳罷！」老黃大喊：「穿什麼衣裳就罷了。」此時巧蓮慌攤在床上，動彈不得，一任衆人扯手縛脚。那甄混賬雖着了一拳，終是男子，還安掙扎，爭奈下半身蓋在被中，小衣未著，止披得上蓋衣裳，也顧不得呼的一聲，跳下鋪來，竟奔船頭逃命。老黃大喝一聲，淫棍休走，飛起右脚，踢中後心，倒在艙板之上。持正一把揪住，親自取繩網綁，此時家人都到，兩個書童也走進來。

看見船內混亂景，人人諱得戰兢兢。都道兩人魂落了，如何船內亂胡行。老黃網縛多停當，喝令家童左右人，將他帶進中艙去。兩個童快起身，此時燈燭輝煌亮，扛抬兩個進艙門。只因船上烘烘鬧，人人驚起盡抬身。船家人等都知了，黃家兄弟失三魂。急急穿衣齊走過，見了先生併及巧蓮身。盡皆網縛餓餒樣，赤足蓬頭兩罪人。二黃一見驚呆了，老黃看見二人臨。回身便向船頭上，解下腰刀兩手擎。響一聲抽出鞘，凜凜霜降冷氣生。刀尖指定妖嬈婦，賤人據實快招明。是何時日通姦，怎生往來兩邊行。從頭據實供招出，送你雙雙上路行。巧蓮胆戰魂元落，兩淚交流難出聲。老黃大喝從實說，妖嬈便叫老爺身。一時不合行差事，去秋來往到如今。今朝不意當場獲，親手拿姦的。真不比小姐詩箋事，何必將情再說明。老爺若念夫婦義，要想同眠共枕幾十春。兩個兒子奴奴出，養下坟前拜孝人。將功折罪免一死，任你今日重施。老爺聽了哈哈笑，賤人做出這椿情。如何還想殘生命，言罷之時又轉身。刀尖指定甄混賬，淫棍奴才罵一聲。怎的這樣來，大胆與主人姬妾通情。禮義廉恥歸何處，今宵殺你可該。先生見了哀哀求，大人連叫二三聲。只因在下多混賬，爹生眼養一般人。又是小夫人出外來勾引，在下又混賬。任他行，區區原是孤鰥客，怎禁婦女自挑情。自然不免來混賬，定然之理豈差分論。起今朝這件事，豈區區一個人台宅之人都混賬，不合在下住家門。若有一人不混賬，久已將我趕出門。大人返己來自責，今朝殺我不該。應老黃聽了他的話，不禁暗哈笑失聲。

「這姦奴不枉叫做甄混賬，死在臨頭還說這混賬言語。既是他先勾引，待先殺淫婦，再來砍你驢頭。」
 考黃說罷回身轉，提起妖嬈婦身。一把青絲來揪任，提起鐮刀下絕情。巧蓮諛得連聲叫，黃威兄弟走真魂。踉跟趕上齊拉臂，雙雙跪在面前存。只叫爹爹請息怒，願聽孩兒一語論。娘親雖則行差事，還望爹爹念往情。服待爺爺二十載，生我孩兒二個人。祖宗後代從他出，算來還是有功人。爹爹今日看兒面，饒恕姨娘一命生。二黃說罷齊聲哭，巧蓮大哭動悲聲。先生也自號啕哭，斐氏夫人見此情。上前也勸黃御史，相公今且聽緣因。途中不

便將人殺，你今還要細思尋。老黃見衆言如此，收轉鋼刀不則聲，消停良久開言道：「既然二子苦求情，『饒他一刀，投下河中，與他全屍而死。』」

喝令家童忙動手，與我提出船頭河內沉。左右家人齊應答，巧蓮哭求兩親生。念我懷胎十月非容易，乳哺三年費盡心。愛惜公子如珍寶，二十年來撫育恩。今朝救母殘生命，求你爹爹發善心。二黃聽了心如割，叩首連連告父。不看僧面看佛面，望求饒恕母殘生。老黃見了心大怒，亂踢黃威這兩個人。你們願把烏龜做，老黃怎肯頂龜名。難道不知乃父尊性格，生平最恨這般情。當初爲女詩牋事，未曾實跡兒分明。尙且立刻來處死，何況今朝這段事。當場現獲親手捉，怎肯容他一命生。親生兒女還要殺，何！妖嬈妾婦人畜生。要救生身母待我，今宵自刎身。斷然不學烏龜，活在陽間怎做人。言能橫刀喉下刎，夫人說得走真魂。趕來一把忙奪住，相公豈可自輕生兒呵。父親生得如此性，此事今朝難解分。二黃吐際真無奈，叫天不應地無門。雙雙抱住生身母，痛哭號陶叫母親。因何一日來失志，今朝做出這般情。與他廿載爲夫婦，豈不知父狠性情。叫兒怎樣能救你，留母之時父不生。母生父死如何好，父在娘沒怎理論。阿呀皇天呵，怎能今日天方便。替人解了這椿情，一番說罷齊倒地。慟地號大大放聲，巧蓮哭得昏沉去。在船個個慘傷心，老黃大喝如雷。震快把賤人提出門，家人只得齊走上，動手擗拾兩個人。二黃抱母牢不，哭啞喉嚨難出聲。老黃劈手分開了，家人積了就行。親身押到船頭上，喝叫拋下莫遲停。家人只得來鬆手，拍聚兩響落波心。連繩帶索沉到底，分明好似老餛飩。清泉滿腹雙雙死，何年認母再投生。只因害了黃小姐，辜逼死在波心。當初母子分離日，何等傷心慘目情。誰知暢快無一載，今朝母子也離分。天道循環終不錯，爲人豈可喪良心。當下衆人無不嘆，盡說天公報應真。老黃眼見投河畢，方始胸中氣稍平。此時天已東方亮，走進頭艙坐定身。尙然未及開言語，只聽得岸上兩三人。

原來是塘汛土兵丁，因官船上亂烘烘，哭聲震地。特來訪問船家，得知此事，故此走來查問。『老爺船內沉

下河中的，却是甚人？在此塘汛地上，與小的都有干係。」持正便喚上船來，與他說明自家姬妾，與先生在船內行姦，當場現獲，因此投下河中。船家夫人等俱已知道，你等不必驚疑。遂令家人取銀子十兩，賞與數人。只因明代做到高官，家人犯法，當時處死，所以汛兵領銀，不敢多言，叩謝而去。老黃又因污了舟船，亦賞舟人銀十兩。此時天色大明，夫人在中艙解勸兩個公子，持正還在頭艙內細細審問書童，併丫環春桃，盡得其詳，遂把二童一婢，各責數十擗板，方始開船上路。

花奴待月多暢快，裴氏夫人怨氣平。家中沒了妖嬈婦，老黃不久復初心。夫妻仍舊多和睦，台意同心琴瑟鳴。見他思想親生女，十分懊悔不安寧。太平回轉家中去，教子攻書幹正經。此是後話，休提及，詞中且說國家精神。宗天子年衰邁，自春至夏病多侵。時常七月十四日，聖駕賓天龍馭昇。百官扶立皇太子，總攝朝綱多少情。殞殞之事都已了，擇吉登基定衆心。擇了八月初一日，新君即位坐龍亭。

下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下，欲遵先帝遺命，立鄭妃爲皇妃。左御史等奏請無封后之例，天子准奏。鄭妃兄弟都含恨，新君懦弱不英明。我們算計多容易，管教占得錦乾坤。那時一舉將仇殺，殺盡冤家左姓門。遂囑鄭貴妃於中取事，這新君的廟號，叫做光宗。皇帝懦弱仁慈，鄭貴妃選得後宮美女四人，深夜進上光宗。天子光宗在青宮之日，已經沒了王妃，寵愛一個李選侍，如皇后一般。天子言聽計從，鄭國泰遂鑽他門路，保奏他爲當朝首相，與方從哲共掌威權。李選侍又使其弟李進忠盜出內庫美珠，晝夜送與從哲，以他保奏立爲皇后。天子猶豫，留中不發。

宮闈內閣交連結，外庭臣子不知聞。奸臣按定都不發，相機行事暗中行。左公等輩亦不曉，政事如前事帖寧。此時八月初五日，晚間便說與夫人。七月初旬家信到，孩兒無恙抵襄城。子塔三人都入汴，趙杜場中盡有名。

「今年八月乃新君即位，恩科五人，必向武昌鄉試，諸事已畢，自然歲底方回。」

二弟青州新政善，昨宵也有信來臨。我欲寄信襄陽去，併與青州兩處行。燈前無意來作字，可喚儀貞來到臨。着人去請大小姐，玉人聞命到中廳。上前來見生身父，御史開言說事因。兄去襄陽來赴考，我身有事外邊行。母親堂上獨自爲，何只躲在房門。但知有了黃家姊，不知堂上有雙親。三人品字牽連定，出來進去必同行。有何要事商酌結，爲一黨任閨門。小姐聽了回言答，孩兒纔自到中廳。剛剛轉背方入內，爹爹呼喚急趨庭。何曾日躲閨房內，只問娘親便曉聞。

夫人笑道：『果是纔進，但三人坐守同行，時刻不離，却說得不差。』維明道：『今喚你出來，並無別事，明日要打發家人往青州襄陽兩處，故着來寫此兩封書信。』

便叫取過文房寶，小姐開言說事因。爹爹欲使兒書寫，自將草稿打完成。孩兒照樣來謄寫，省得燈前再費心。左公聽見微微笑，家信常談不用文。

『有甚費心之處，却要我與你起草。』小姐道：『爹爹責備孩兒的去處太繁，只恐寫得不佳，又惹一番責備，不若自家起草，還覺太平些。』左公暗想：『這妮子不知有甚心事，故假此爲辭，便與他起草便了。』

言罷之時來取筆，兩封字稿打完成。便叫小姐來近案，將去謄真莫暫停。就此寫了封完固，來朝絕早要行程。侍兒搬座近几案，玉人提筆便書文。照依稿中言和語，青州一信寫完成。送與左公來看畢，將來封固說緣因。

『兒覺心中一時煩悶起來，襄陽一信帶去房中寫罷。』維明暗想能作別字，便覺心煩。我看這妮子必打算做些私弊在內，故不肯當面作寫。

我且任他房內去，看他怎樣巧計生。便道：『既是心煩悶，且消停處暫消停。儀貞起身來告退，袖其字稿轉房門。』德貞小姐開言問：『爹爹喚去爲何因？』儀貞答言書家信，湖北青州兩處行。

當下儀貞便道：『二妹，爹爹命我書寫襄陽家信，寄與大兄，不過勉強他不可久留，併今冬務要回家之話。』

却不提接取淑婉之言。我故心生一計，只說煩悶，把字帶到房中來寫。今只做爹爹之語，要着落大兄身上，務必將姊姊接回。大兄料不敢違命，自然向晉卿理論。接了回來，那時間人已接回，亦無可如何了。」
總教查出其中弊，拚以責罰我當承。兼淑婉親身到也，還不便責儀貞。你道此事堪行否？德貞聽了，喜歡心靜。英小姐連稱妙，如今快寫莫遲停。

儀貞城桌上取過文房四寶，起草，立時間家信寫就，與二人觀看。都道：「這般寫去，何愁淑婉不回？當時便將家信封完，固三人正要出房門。侍兒來請用晚膳，手持燭照行程。回移蓮步來堂上，見了雙親兩大人，各皆入位來請用。儀貞飯罷立抽身，袖中便把書探取，開言稟告左公聽。此間即是襄陽信，方纔繕寫告完成。原稿爹爹曾看過，照依式樣自抄騰，故而趁手來封好，說罷隨將信呈。左公聽說心暗想，忽然察寶此中存。日間代作青州信，寫罷書牋露口中。送吾相看方緘印，此信如何擅自竟將口私封，固不呈。目再觀明，想爲這封原信稿，未曾提及孝貞情。伊等姊妹多恩愛，欲將接取到都京，欲遂虎威狐假計，故爾偷天換日行。托我言詞施巧計，信中竄改舊書文。此時且莫來追窮，拆看之時再理論。」

當下維明接過書來，向儀貞道：「既已寫完，便可交付信人，起身前去。說畢，一徑往書廳去。」
儀貞聽說心中想，父親幸未起疑心。只等家人送信去，今番妙策讓我行。孝貞何時來京，聚首團圓喜十分。須知去定從人欲，未必今宵勘破情。按下玉人心上事，書房且表左公身。將書就案重翻，攷揭開封面看分明。一紙家信來拆出，從頭至尾誦其文。

上面寫着字付，永兒收覽接來信。知汝安穩抵里，並悉汝及桓王兩婿，均得人泮，我心頗慰。一幹乃發軔之始，尤要奮志讀書，勉圖上進，不可稍存玩愒。致墜家聲，刻下鄉試，想已赴鄂，何日可旋？襄郡居家宜謹守繩尺，慎勿蕩檢逾閑，稍蹈浮夸陋習，勉之戒之。榜後料理家務，即可起身。冬間必須到邸，各房戚族，可爲我道念，亦

無他囑，惟是汝姊淑婉，托身非所，我刻刻疚心。近聞伊在晉家，百般磨折，殊少生理。汝出京日，我曾面諭，可接時即便回來。目今揣度局勢，刻難再緩。況我受二房大嫂再三諄囑，揆之情理，又豈容坐視？信到後，先接汝姊，暫住家中。然後再回袁氏。我日夜記掛，急欲汝姊一晤，諒袁氏不能十分推阻。汝來京即可回，最為要事。此女依我，乃受兄託孤之重，非比他人。其女一日不安，吾心亦一日不安。汝當依此速速接回，非所以安淑婉，適足以慰親心也。望切望切！見字之後，即寄回音，餘不多贅。

御史看了書一紙，不禁頻頻笑失聲。吾之所料誠無謬，果然妮子這般行，恁般小小閨中女，慣使機謀太任性。我今若不加嚴戒，他全不改半毫分。今宵且自休提起，內堂倚仗有娘親。明朝安候來書室，那時我便問他身。

遂向燈前重寫了一封家信，封固停當，將假書收過一邊，喚進兩個家人，付與家信，至左升處支領盤纏，吩咐來日早行。

諸事已完，方入內，便向夫人說事。因家信已付人去，明晨絕早便行程。儀貞小姐聽此語，方纔放下一條心。維明又不提此事，自然不曉這搭情。閒談良久，更深了，三人告退，轉房門。更其衣冠書房睡，幾番已過。又大明御史上朝公事畢，辰牌時分，轉房門。更其衣冠書房坐，來了千金三位人。移步近前來，安候維明。一見左儀貞，喝教站立書案側。我今有話問你身，呆了儀貞大小姐。靜英兩個盡驚心，左公使問儀貞女。昨方襄陽家信內，到底可會更改否？今朝對我說分明。玉人忽聽嚴親問，不禁滿面起紅雲。暗想家書俱發去，如何還問這搭情。莫非疑惑重冒我，只得回言答父親。怎敢擅改爹爹字，照依草稿不差分。維明道：言猶不吐，而須拷打始言明。離坐起身拿戒尺，小姐驚慌說事因。爹爹却有何證據，說明其事再施行！

「罷了！原自家不合，生你這樣女兒。」

剛似父而柔似母，剛柔鍾在一人身。正是楚卿多晦氣，得將此女配終身。

第二十八回 左維明金殿打奸臣

鄭瑤仙帥府劫佳人

「難道就是只般歇了？其實氣他不過，却還緊處他一處，方纔曉得。」

空言叱起儀貞女，便叫走近案前。臨本該今日來重責，弱質姣柔不可禁。故此暫且來饒你，知罪還該自認承。與你一題來做出，做得佳時恕你身。前情一概吾不究，若是無才做不成。吾當仍用書房法，寫作差池責手心。重打一十無輕恕，那怕你頑皮女學生。

「你常把別人之作，任意更改；我如今即以唐詩一聯，罰你更改；乃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你把這溶溶淡淡四字，與我更換更換。」

諒你詩才深似海，必能移改勝前人。若還不及前人句，打了還教跪此廳。玉人聽了無言語，低頭思想細搜尋。兩句古詩真絕唱，有何字眼勝前人。思來想去難更改，靜英小姐在旁存。也替儀貞來思想，果難更改古人文。改了四字容易事，文義安能勝古人。左公便問儀貞女，可曾改了說來聽。儀貞道：「言兒淺學，一字今朝改不成。左公說道誠如是，始終不免要施刑。好生走上來領責，莫作方纔苦惱行。正待起身拿戒尺，侍兒兩個進書廳。稟道：午膳俱齊備，請老爺小姐內中行。」

左公道：「且叫妮子入去用膳後，臨暇從容。」再說大小姐走到窗前，當天說道：「蒼天在上，我左儀貞今日今時，對天立誓，將來若再與父親代筆，永世不敢爲人。死於江心之內。」左公笑道：「只妮子纔得了赦書，依舊犯法，嗣後若有所使，你敢不奉行！」

言罷之時出外去，三人齊恨老嚴親。果然可惡直捉弄，怎不叫人恨此人。把人這樣來處治，安身無地好難禁。當時只得輕蓮步，同到中堂上面存。五人歸坐同用膳，夫人抬眼見親生。驚問儀貞大小姐，何故腮邊有淚痕。儀

貞聽母問何事不禁低頭兩淚傾。手中碗筋都停放，拭淚無言不則聲。左公見了心焦躁，埋怨夫人多語論。好好孩兒來用膳，問甚腮邊有淚痕。擲筋起身離座位，一聲長嘆外邊行。夫人驚問全不解，德貞併及靜英身。便把寫書多少事，從頭說與母親聽。夫人桓氏方知道，開言即便叫儀貞。兒今何苦來如此，孝貞已嫁晉家門。窮通富貴他命定，時刻牽懷何益情？父親說道回鄉轉，自然安頓接回程。何消這等來性急，改寫家書惱父親。你在書房遭譴責，我身却又不知聞。可惱你父心難測，內中怕我護兒身。因此迴避書房去，使人不曉半毫分。從今切莫多事了，當體娘親愛女心。小姐聽了夫人語，拭淚開言答母親。爹爹未把孩兒責，請放慈懷天地心。如今棄筋來出外，伏望娘親請轉身。夫人忙令傳話出，外邊速請老爺臨。回覆老爺衙門去，夫人聽了不則聲。四人只得同用膳，一切閒事且休論。早又八月初九日，儀貞小姐慶生辰。初十却說朝中事，君王得病不安寧。鄭妃姊弟心歡喜，於中取事最相應。

光宗之病，本因哀毀先帝，又日理萬機，煩勞所致，治法只宜清補。不想鄭貴妃暗囑內醫崔文昇，投以大黃等攻伐之藥，連用二劑。

君王服了文昇藥，頓然泄瀉不能停。一夜起身數十次，病倒深宮難起身。此時八月廿六日，諸臣問疾到宮門。君王強起陞龍座，乾清宮內見諸臣。各部大臣朝見畢，都問龍體可安寧。天子備說多沉重，夜來泄瀉不曾停。一夜起身數十次，目眩頭昏不可禁。

朕今召見諸卿，爲皇長子未正東宮，即今冊立儲位，卿等當同心輔佐，勉爲堯舜之君。更有李選侍侍朕勤勞，撫皇長子如親母，厥功懋焉，可速封皇貴妃。此時皇長子侍側，選侍立在御屏之後，聽了此言，揭開幃幔，伸手將皇子挽了入去。少時只見皇長子出來，啓奏父王說：『選侍要封皇后。』天子默然不語，諸大臣面面相視，無不驚訝。時方鄭二人正要上前保奏，早有左御史出班，奏問：『皇上于初十日得疾，不過少覺違和，臣等

在外庭，不知宮中服誰人之藥，遂至聖躬如此不安。『天子道：』連日服內醫崔文昇之藥，所用乃大黃等清涼之劑，苦不能言耳。』御史道：『醫家用藥，有餘有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此疾，起于煩勞，日理萬機，精神糜費，于法正宜補之。崔文昇既非醫家，何得不明此理，而擅用此等攻伐之劑？一服不能奏效，即速常止，行悉心斟酌，調護聖躬，何得遲進大黃，致聖體衰弱至此？』

文昇用藥今如此，還是無心出有心，無心不效，當速止，有心其罪不容輕，可磔不足償其罪，請將發下有司。君嘗問有無私弊事，那時再詔御醫，臣悉心斟酌調護聖體，自然聖體神安寧。更請宮闈侍御，心寡愆復神。君大健而臣大降，分理陰陽泄自停。遣侍封妃封后事，聖躬全愈再施行。君王聽了維頌奏，沈吟點首半時辰。聞卿所奏，誠無謬，准卿所奏，即施行。文昇發下刑部獄，諸卿再擇御醫。左公謝恩，隨班立轉上方，從哲一人，臣薦一人，李可灼，專治金丹醫理，明使供奉調聖，管叫一册立安寧。天子聽奏心歡喜，傳教速進莫遲停。此時久坐龍宮內，諸臣退步出宮門。左公便問方丞相：『可灼原來是甚人？醫不三世難嘗，閣下還宜倍小心。倘然有偏差池處，不得推辭你弒君。從哲聽了，連連天朝中獨是你忠臣，我等難道非臣子，豈不心中也要存？』

『今李可灼實是名醫金丹，乃紅鉛所製，專降邪火上昇，皇上之疾，正宜服此。』

料然斷沒差池處，服下金丹立起身。御史不必來多事，開口無端說弒君。御史聽了微微笑，各官俱自轉回程。原來李可灼即是鄭國泰的私人，鄭貴妃囑崔文昇用了攻伐之劑，鄭國泰通謀，又使李可灼製下紅丸，却是方從哲輔導于上，那紅丸雖治虛火，却和了金石之藥，其性墜下行。光宗久瀉之人，如何禁得此？乃奸臣算定機謀，真個弒逆暗行，上干天怒。

此際文昇拿下獄，急以皇親一品，臣罷了罷了真罷了！又有張差禍臨，若經左來審問，一定機謀敗到根。團圍只在廳前走，打發家人兩路行。探訪刑部如何審，探聽朝中有甚情。人奉命如飛去，登時回報老奸臣。文

昇還未來訊鞠，御史回歸私宅門。聞說明朝方審問，朝中羽報報車情。

『乃是莽金衍劍班不來世，攻打雁關被圍匝月。總兵江顯謨不能守禦，急奏入朝告急請救。現在方選樞等在在房議論，請老快快入朝。』

一言喜壞鄧國泰，抓耳撓腮大笑聲。世間有此奇緣巧，佛保天佑我真命君。高呼左右忙打轎，如飛趕進午朝門。正時奸黨人一衆，同聚朝房裏。一見國泰齊迎住，從哲開言說事因。今有山海關前來告急，國舅商量事怎行？

國泰道：『有甚商量？只有打發老左星夜提兵，此邊救急，我與閣下同到宮去保奏便了。』從哲與周商孫、國英等同聲說道：『去了此人，雖是眼前暢快，但只叫他掌握兵權，更爲難制。况老左頗有將才，若再平定邊關，得功不少，非但害他不得爲虎添翼，降伏愈難。』國泰道：『火燒眉毛，且顧眼下，若不將老左打發出去，他若審定崔文昇一案來，恐我們禍事不少。』

正當事急無一法，且先拔去眼中釘。更有老王人一個，同做參謀去領兵。聽說莽金多厲害，顯顯何等智謀臣。尙且不能來守禦，况於老左一文臣。老王有甚謀與略，料然難抵敵英雄。管教戰死沙場地，那得生還故國城。放心保舉奸雄去，從哲聞言便起身。兩人同到宮中奏，光宗天子准了本。奉旨明晨來召見，二奸歡喜出宮門。且說御史回私第書房，即寫表宣文。諫止紅丸不可服，本進宮中奏聖君。天子看本心未定，紅丸已進御前呈。

李選侍勸請服一丸，或得奏效也未可知。

三更服了紅丸藥，石王龍覺安寧。安眠御榻直到曉，氣爽神清好幾分。

此時李選侍紛紛議論，都說方從哲李可灼真忠臣。皇上這等重疾，被他一服金丹，好了一半。若准左維明之本，不服紅丸，焉能起病。此乃左維明奸計，巴不得皇上昇遐，他要改家爲國了。

君王聽了妖嬈語，龍心不悅。左維明論來其實當治罪，無奈今朝用此人。且傳聖旨來宣詔，飭伊星夜赴邊城。不言旨意離朝去，且言御史到衙門，提出文昇人一個，正要將他訊問。明忽然內侍傳宣詔，左公奉旨那消停。文昇帶去仍收禁，下堂飛馬趕朝門。影清宮外來聖旨，來了王公大理卿。二臣召到金塔下，象簡當胸見聖君。

天子道：『昨邊臣緊報入朝，有莽金勾結班不來，世攻打雁門關被圍一月，姜黜謨不能守禦，事在燃眉。故令左維明領禁兵十萬，星夜赴邊援救，限九月初一日起行，授維明平番都督，黃金印，上方寶劍，任施行。』維明謝恩來奉旨，又詔忠良大理卿，命汝參贊軍中事，賜你苦施白銀印黃金。山關半靜回朝日，麟閣標首名。二卿正芳謝恩同領旨，都問龍體可安寧？

天子道：『昨夜服下紅丸，甚為神清氣爽，喘定身安，李可灼真忠臣也！朕已令其再進一丸，此疾便可愈矣。』左御史奏道：『紅丸本婦人陰精煉成，藥性重墜下行，陛下聖體久虛，服下此藥，不過暫快一時，蓋因其能將虛火立降，故覺頭目一清。此時當命御醫悉心斟酌，另投補劑，方可安全。臣願陛下不可再服紅丸也。』天子聽了，心不悅道：『朕自得疾以來，尙未有今日清快。紅丸真有起死回生之效，如何不服？卿等不明醫理，切勿妄言，再傳大內，賞可灼銀百兩，令二十九日，再進紅丸一服。』

君王不聽忠良諫，墮入奸臣計內。存來朝進上紅丸藥，暗送無常死不明。二臣無奈辭君出，奉旨提兵不暫停。忙將部事來交卸，不能鞫問姓崔人。又因從哲來保奏，超脫文昇出禁門。御史等到三更後，方能回轉自家門。夫人等衆猶坐待，一齊迎接問軍情。問知家將們來報奉旨出關退敵兵，不知此事真和假。左公回謁告夫人：

『果然詔我與王華伯同赴雁門關，來日點齊兵馬，至九月初一日起行，但今日天子沉重，方鄭等盡懷不軌之心，我等去後，朝廷大事，未知如何。』

夫人奉命稱曉得，不禁兩淚落衣襟。三位小姐心中苦，更深只得各安身。次日絕早抽身起，早有兵部衙門差

到人送到兵符勘合花名冊，左公當下出門行，相會王黃大理寺教場坐下點雄兵。

驗得盔甲鮮明，器械齊整，人俱少壯，馬盡驍雄，十萬大兵，屯紮城外，候初一日起行。

點完兵將天未晚，大理相辭轉回程。維明再向城外去，夜傳號令按諸營。初更時分方回轉，不進中堂坐大廳。三十二名家將齊傳到，十六名點得緊隨身。

留十六名家將，保護家眷起身吩咐：『我去之後，汝等不可一時擅離，一應閑人不許放進。初五日合宅起行，于路尤宜謹慎，倘有疎虞，則罪在爾等，各宜凜遵。』

十六名家將齊聲應，又傳持戟衛軍門。吩咐小心來看守，放進小人罪非輕。更托西賓陳與蔣，相煩照應外邊情。謙樓滴盡蓮花漏，銀箭催殘天漸明。左公即起梳洗畢，從人隨侍出城門。按點諸營嚴紀律，下令軍兵勿擾民。進城又別諸僚屬，直到黃昏又出城。夜來號令傳已畢，回歸私宅已更深。和衣略睡天色曉，正當初一始黎明。

早有數十員偏裨將佐，併衆軍隊伍整齊，府門伺候。

維明便與夫人別，四揖深深把禮行。夫人洒淚心中苦，將言吩咐二三聲。三位小姐齊行上，深深拜送父親身。儀貞小姐心傷切，泪下腮邊似雨傾。一齊送到書廳上，左公作揖便行程。吩咐軍將城門候，辭皇別駕到朝門。侍從簇擁紛紛去，剛到朝門大吃驚。但只見滿朝文武紛紛到，火把燈籠滿地明。人心惶恐都失色，傳說聖駕歸天龍馭昇。九門提督將城鎖，嚴戒京師內外城。左都御史心中駭，方從哲把令來行。率領大臣人一衆，來到昭陽正院門。

方相率領諸臣舉哀已畢，獨不見皇長子在宮。左公便問內侍，聖駕升天，何等大事，殿下何在？諸近侍都說：『皇殿下不知何往？』正芳道：『聖駕已崩，當速請殿下臨御，如何回說不知？』

數名近侍如飛去，大臣一衆出宮門。即刻來到金鑾殿，抬起頭來吃一驚。但見一人鄭國秦，指揮內侍一班人。

常中就珠簾掛，說道快請娘娘上殿庭。諸臣看定都不語，左公移步上前行。用手指定來喝問：懸此珠簾爲何？內侍未及回言答，國泰聞言曳步行。一直走近都御史，逐步高聲說事因。

「左御史你不知道麼？我等昨夜奉天子遺詔，道皇長十年幼，未可以臨天下。李選侍已封皇后，奉旨垂簾聽政，共輔幼子，待十年之後，歸政入宮，故懸簾遵先帝遺命，請李娘娘出宮，以定大事，你乃軍旅之人，只朝事與你無分，山海圖危在旦夕，你快些領兵走罷。」

左公聽了雙眉縐，一盆烈火透青雲。此時更不開言語，袍袖提來右手伸。將他劈面只一掌，但聽呵呀叫幾聲。階跟一直連退，脚根不著如浮雲。遠遠擲去七八尺，跌倒金塔響一聲。頭上落下烏紗帽，腰間玉帶碎紛紛。幸得殿前校尉來扶起，急把烏紗帶頂門。國泰立定時半晌，盤牙落下一兩個。滿口鮮血順手淋，左右整衣並束帶。良久方纔定了神，搥胸頓足號呼叫。怒氣沖冠火直噴。

「呵呀！不得了了！得左維明你只奴才，狂得如此，我是皇親國戚，大老元勳，你御史多大，怎麼動手打我，豈有此理！老夫今年齊頭六十，去年又買你姪女做了小老婆，何等快樂。正在身子二十四分虛弱，怎麼得你那船重手經你一下，打落我三個盤牙，只是那裏說起？」

罷罷！真罷了！定要與你把命拚。御史指定鄭國泰，老賊今朝聽我論。你圖謀不軌多年久，帝在東宮就有心。張差挺擊奸謀敗，登極之初進。夫人文昇暗下參差藥，三投猛劑是何心。引撥一黨王從哲，致君疾重有妖人。紅丸兩進丹方藥，內外交連弑一君。既已弑君崩了駕，應當即位奉儲君。僞傳遺詔欺天下，架言遺命拒朝臣。皇子春秋已十六，何用垂簾聽政人。你敢擅把朝綱紊，使回天之禍見當今。可惜我先奉詔，提兵出外離朝門。不能究此紅藥寸寸磔奸人一黨人，老賊怎敢出一話。上方寶劍在吾身，外庭之亂猶可後。先除內賊斬奸臣，國泰聽了一席話，說得啞口無言不作聲。御史喝令將簾撤數名近侍去簾門，更傳速請皇長子，駕出慈寧到殿庭。宮

官奉名忙忙去，一般奸黨盡寒心。此賊竟如硬鐵漢，全然不怕任何人。幸而保舉提兵去，若在朝中了不成。皇親枉思千條計，綿綉江山坐不成。

當時只見宮官出來復命道：『皇殿下不在慈寧宮內，其實不知去向。』左御史心中大怒，曳步上前，將國泰一把執住，你只老賊快說，皇長子在那裏？國泰一時手足無措，只得說道：『我那知皇子去向？你要問，只問李娘娘。』大理寺道：『原來李選侍藏匿皇子，只等說我們文武諸臣齊赴乾清宮門請駕，敢不放皇子出來。』一班奸黨真無奈，難拘忠良正直臣。只得離了金鑾殿，齊赴乾清永禁門。見守門宮監都持梃，攔住朝中文武臣。此乃禁宮誰敢進，大怒忠良御史臣。叱其宮監休胡說，怎敢今朝不放行。我等來請皇殿下，誰藏皇子不容行。言罷親手推門入，宮監無言洪後行。衆臣正要都入內，聽得傳呼殿下臨。

與衆官遠看，見舊侍王安，扶出了皇長子自內出來。左御史問道：『聖駕已崩，不知殿下何在？』皇子道：『孤爲李選侍匿于閣中，不容出外，詢問先生等一齊入宮，選侍他方纔放出。』

百官擁定皇殿下，金鑾殿上到來臨。扶立皇子登龍位，階前拜倒衆公卿。千萬萬口呼萬歲，即其正位定乾坤。皇子傳諭諸文武，還當另自下良臣。

此時殮殯先帝，停梓宮白虎殿上。初六日登基，大事已成。時有左御史出頭奏道：『臣奉先帝手詔，速救山海關一圍。今朝入朝，面辭聖駕，何期醜馭昇遐，不蒙明諭。臣所痛心飲恨者，崔文昇之猛劑，李可灼之紅丸，遂令先帝一夕暴崩。人言藉藉，傳說宮闈外庭互相連結。臣謂專制垂聖，第李選侍素志改家爲國，實鄭國秦初心，故敢匿殿下于閣下，懸珠簾於朝中。臣等不忿，捨死入宮，始得奉駕登位。今願殿下早正天位，以定人心，乾斷獨行，勿爲羣小所算。礎之昇可灼之屍，以謝先帝，斬皇親國戚之首，以快中外。臣民選侍速令移宮，李黨勿于國政，如此，則朝綱整肅，萬里江山久安矣。』

微臣只望旋師轉，再覩龍顏面聖君。皇子聽罷忠臣奏，淒然不覺淚沾襟。先生輔國今三代，皇祖先皇均信任。深在朝定倚爲樑棟，何期奉詔去邊庭。先帝駕崩孤冲幼，中外交連有異心。先生幾時回朝轉，寡人怎免作廬陵。此行若得烽烟淨，星夜旋師轉朝門。左御史叩頭垂涕泣，只得辭王別駕行。大理寺卿辭聖出，遂傳諭旨餞朝臣。遠送東郊三十里，二臣上馬疾行程。御宴欽賜長亭上，衆官同奉酒三樽。

維明暗中心起鄭賊，說什麼姪女爲妾之言，莫非秀貞落於賊手。我于今軍旅在身，何暇及此。果然有此，仇恨益深。家小在京，如居虎口，卽著送行，家將等早回。汝等可在外面揚言，只說我留下坐京探，于數千里絡繹不息，只探出奸賊異謀，連夜勒兵回剿，與他勢不兩立。

衆人奉命齊別去，各官送罷盡回程。三聲炮響雄師發，隊伍森嚴十萬兵。旌旗牙纛風中捲，刀槍劍戟似麻林。五色綉旛遮日月，三簷曲蓋護鮮明。聞鼓進來聞金退，紀律森嚴赫赫驚。遙望邊關來進發，鳥飛不下獸亡羸。慢言御史提兵去，朝中再說衆奸臣。去了老左人一個，大權依舊衆奸行。

且到初六日，我們奉李娘娘垂簾聽政，貶了皇長子出朝，將大權盡歸我等。然後再貶退選侍，詐稱迎請福王，王莽之所爲，方能服人心，而定天下也。

奸黨議論都已定，又復商量一件情。如今老左身去了，報仇雪恨要私行。領兵圍了他私宅，殺盡冤家一滿門。出我從前多少氣，報復張差一案情。便去差人來探聽，左家可否在京城。

探子回轉說：「左夫人尙在京中，初五日卽要動手去了。」左御史怕有人害他家小，留下坐京探子，沿途絡繹不絕，往來打探。若害了他家，飛速勒兵回來，誓不兩立，還要分兵幾路，斬草除根。

奸臣聽了吃一說，他先防備這虛情，照舊這樣來看起，有力難殺左家人。老左不是孤身人，現擁貔貅十萬兵。我們若要圖大事，豈堪再與彼爭衡。且等大事圖謀就，遣將興師滅此人。丟了此人方好動，那時夷族不留停議。

論一回都散去，即言國泰轉家門，便與有權來設計，既然不殺左家人，要他長女人一個，必須強搶到來臨。難道他爲了一個女兒，也值得勒馬回關，相殺不成，遂着了九去，先結識了他一班家將，到初四日，老左去得漸遠，喚着瑤仙小姐，帶領多人前去，必能劫來此女。

他女儀貞爲我妾，羞煞烏龜老左身。奸臣算計多停當，謀成巧計搶佳人。不言老賊行惡意，詞中單說左家情。自從御史提兵出，夫人檢點速行程。一家大小俱收拾，終日匆忙不稍停。喚了大船七八隻，諸般停當盡完行。此日正當初四日，用完飯罷未時辰。夫人坐在中堂上，只見四五個家人報進門。

都慌慌張張說道：『不好了！今有男女八九十人，簇擁一個戎妝醜婦，騎在馬上，說是鄭皇親的小姐，石將軍的夫人，要進會夫人講話。門上回他，他就立時大怒，把守門軍打倒，不容分說，衝將進來，衆家人阻住不了。已到二廳上來了。』夫人聽了，大驚失色，問道：『家將何在？』回道：『聽得門軍說，不知被什麼人邀到酒店去了。』

夫人好不多疑惑，是何奸計到來臨？相公出去方四日，果然奸賊就生心。正說之間來到了，紛紛擁進許多人。屏門格扇乒乓響，男女喧嘈不辨聲。

夫人抬頭一看，果有八九十男女，擁着一婦人，虎面豹睛，身長六尺，頭帶扎額金冠，插着兩根雉尾，穿身立蟒錦袍，執了一對利斧，足踏皂靴，宛如男子。但見他挺起胸膛，拽開大步，直走進來，隨人一齊擁上，連男的也要進來。被左家僕婦齊聲喝住，都站在天井之中。又見從旁是自己家人，也有三四十人，擁進，看見這般光景，不知如何，都擁塞兩廊護衛。那虎面婦人，跨進中堂，對左夫人舉手道：『左夫人，瑤仙甲冑在身，不拜。』言罷了時回轉首，第一張交椅坐其身，夫人主位來坐了，只得開言問一聲。

『鄭小姐有何貴幹，擁衆到此。』

瑤仙見問微微笑，高聲回答說原因。夫人問我來何幹，你且今朝仔細聽。我無別意休驚怕，一團美意到來臨。聞得夫人有位大令愛，儀貞兩字是芳名。生得傾國傾城色，特來做個好媒人。夫人聽了心詫異，口稱此語好奇文。

『小女久聘定桓氏，鄭小姐不必做媒。』瑤仙笑道：『我這媒非同小可，就是令愛有了親事，也說不得要讓一遭。』左夫人也笑道：『放屁胡說！那有親事可以讓得的。』瑤仙道：『你道我說的，是何等之人麼？』就是父鄭國舅當今丞相老皇親，只因先母在日多嚴厲，不許房中置小星。去年不幸身亡，家父孤單哭，母親目前要置賢姬妾，苦無中意女佳人。因聞你的大令愛，年方十八在閨門，姿容絕代無雙品，滿腹文章海樣深。因此我爹心多羨，願以黃金千兩呈。著我等迎大令愛，第一位姨娘讓彼尊。夫人休得來推却，快叫小姐出來臨。左夫人聽說瘋狂語，勃然變色起無明。心中大怒毛髮豎，轉復微微哂一聲。

『住了！鄭瑤仙你莫非得了失心瘋病症，故進我府來放屁胡說麼？』

我這裏堂堂御史千金女，何物奸奴敢起心大膽胡言真放屁。小覷吾家罪非輕，夫人說罷抽起身。正要開言喝衆人，瑤仙一聽冲冲怒，當時直立就抽身。一手按定腰間斧，環眼睜圓喝一聲。住了！你敢放肆將誰罵，我這裏堂堂將軍一品正夫人。今朝以理前來講，你敢狂言罵我們？

『左維明的妻，你敢道三聲不肯。』

夫人聽說重重怒，大喝猖狂潑賤人。我連連不肯三千萬，你敢今朝怎樣行。瑤仙更不回答，曳開大步上前行。腰間掣出宣花斧，手擎拿定左夫人。

把斧頭指定兩廊人衆，呼喝道：『你等衆人敢上前者，我就將你家主母砍作兩半。』速速進去，叫左儀貞出來。衆家人男婦見瑤仙動手，正要上前，忽聽得他這般吆喝，欲待上前救護，恐怕傷了夫人，不敢走動，進退

兩鄰。瑤仙又指定夫人，微微冷笑道：『老左的妻子，你聽著，你家女兒，與一品公侯，做了個小老婆，也不辱沒，你敢不從？你如今丈夫又去滿朝文武，皆我腹心，我今日便殺你全家，從何處伸冤理枉？你便喚出儀貞與我，饒你性命，萬事全休；若說半個不字，我只宣花斧砍你爲肉醬，你肯不肯快回我話？』夫人面不改色，笑道：『鄭瑤仙，你只般作爲，好似荆軻劫秦王之事，我桓氏便拚一死，怎肯將左女送與奸賊？』喝令衆人通報小姐，令其速速自盡，等老爺回朝之日，問他罪名。

衆人答應，誰敢動，且將略按外邊情，題起三個閨中女，正當並坐綉房門，忽見幾個丫環女，慌張失色進房門，報稱小姐不好了！禍事臨門了不成。三位小姐俱驚絕，齊聲便問甚何情。侍兒喘息從頭說，怎生要害我夫人從頭至尾說一遍，驚嚇香閨三個人。儀貞小姐抽身起，誰知竟有這般情。

『且等我出。』靜英小姐扭住道：『賢妹不可輕出，你若出外，豈不被他搶去？』儀貞低頭一想道：『不好，那狂婦既擁多人，帶刀懸斧，打進門來，已是個必搶之勢。母親若是知機，只該與他謙讓遜順，緩退其師，方可再生良策。誰知一時按捺不定，竟與反面，既反了面，必無善退之理。如今沒奈何，只得待我自送出去，與他搶去便了。』

玉人說罷忙移步，二人見了失三魂。忙忙趕上來扯住，不可今朝造次行。儀貞便道：『差矣，他今執住母親身，我如不出圍難解，傷了慈親了不成。』姐姐妹妹速放手，待我冒險親身試一行。二人扯住牢不放，靜英小姐淚雙傾。

『大妹你是斷斷去不得，必不得已讓我代你去罷。我當日身遭橫禍，若無年伯相救，死已多年，救命之恩，報於今日。』

言罷靜英丟了手，抽身就要外邊行。儀貞一把忙扯住，如何姐姐只樣行？

「你乃爹爹所救，今若輕生，不如不救；況將你陷入賊黨，我心何安？將來有何面目見我爹爹？」

他把姐姐來救了我，我却將你作替身。此事斷然行不得，你且深藏內室門。待我一身來出外，切莫前來惹禍根。小姐說罷，身出外，兩人扯住，不容行。一齊流淚來哭勸，儀貞小姐怒生噴，喝聲：「你等真差了！如何你等不分明？現今吾母多危急，怎不容人去救親？不放我身來出外，難道此房鐵桶是金城？少時趕進來搶劫，只恐一連三個進奸臣。如今我是來出外，還可留你二個人。言罷，頓脫衣衫袖，脫身飛步出房門。叱令侍女將門鎖，莫教小姐外邊臨。左右侍兒齊答應，二人哭倒在房門。儀貞小姐離香閨，蓮步忙移急急行。一直來到中堂上，抬頭舉目看分明。只見人山人海紛紛擁，男女挨排數不清。當中一婦身長大，搖頭晃腦貌猙獰。左手把定夫人袖，右執宣花斧分明。高高揚起鋒朝下，不離慈母頂梁心。小姐分開人一衆，站立堂前喝一聲：

「鄭瑤仙不得驚傷吾母，左儀貞在此。」

小姐一聲來說罷，堂上堂下衆多人，一齊擁進來看見，個個人人都眼睜。男男女女多看了，眼光散亂盡離魂。莫不是九天仙子離瑤闕，月殿嫦娥下彩雲。不信此女左小姐，看來不像是凡人。怪道國舅來搶劫，果是佳人絕代稱。且說瑤仙正在來猖獗，耳邊忽聽說儀貞回過頭來，只一看，佳人立在面前存。瑤仙定眼來觀看，一呆了半時辰。原來就是左小姐，仰面哈哈大笑聲。果然好個多嬌女，一貌如花沒處尋。怪不得我父心想慕，原來這等貌娉婷！

「就叫做儀貞，你出來了麼？我乃當朝丞相鄭皇親之女，鄭瑤仙，只因我父慕你姿容，故著我來迎你，貯於金屋。不想你令堂不從，反將言語傷觸，小姐知機，可速上轎，我便饒汝母親。」

小姐未及回言答，桓氏夫人大怒噴，指定小姐來喝罵，畜生何故到中廳。忠佞從來如水火，兩邊何等結仇深！你身今日來出外，莫非有意到他門，甘心與賊爲姬妾，不思祖父墜家聲。你身若是吾家女，立刻抽刀自刎身。若

還不是吾家女，任你去做奸臣使喚人。夫人說罷，心越怒，儀貞聽了此言論，便近前向母雙膝跪，母親息怒暫停。凡事須要看機變，且聽孩兒一語論。

『此賊既入虎穴，焉肯不得虎子？孩兒就死無難，但兒死母必遇害，母子俱亡，何益於事？爲今之計，不若苦

捨孩兒一付，兒亦素明大義，萬不失身，請母不必以孩兒爲念。今家中諸事已安，即速起身回去要緊，兒若不死，相見有期。除是父親即刻來，方能解得，不然，則徒事遷延，終歸無益。母親不必阻攔，他日自然分曉。』

儀貞說罷，抽身起，開言喝問衆多人：『你等轎子今何在？衆人道：『有應齊聲。』

事既如此難分解，果然此女是才人。若然你父人一個，平日仇冤海樣深，當年爲那張差事，公堂之上命來拚。登時擊下刑部獄，逼我將軍陪小心。千言萬語來求告，叩頭下跪屈黃金。前日又把皇親打，把他打得血淋淋。提起你父冤仇恨，怒髮冲冠破五雲。若還不爲來迎你，趁他出外去提兵。仗這兩柄宣花斧，砍你仇家一滿門。言罷，喝聲抬轎進，衆人階下應齊聲。幾個家人忙出外，登時轎子到來臨。小姐更不來就，攔盤龍寶劍緊隨身。叫聲母親兒去了，下堂便進轎中門。瑤仙喝令來鎖了，揮手忙令火速行。一衆豪奴齊擁去，滔滔隨轎盡行程。瑤仙執定夫人臂，手提大斧後頭根。左府衆人無可奈，只得擁定夫人同出外。紛紛嚷嚷多挨擠，只聽滔滔脚步聲。一乘大轎如飛走，哄然一擁；牆門。瑤仙見轎相去遠方，纔放了左夫人。舉手叫聲多，呀，喋翻上馬齊隨跟。宣花大斧腰間插，加上三鞭去似雲。十分得意忙行走，一路只聞歡笑聲。不談小姐歸鄭府，單言哭倒左夫人。廳前雙頓金蓮足，搶地呼天罵賊臣。一衆家人垂手立，一家男婦失三魂。人人都道蹺蹺事，個個皆稱了不成。一衆婦人來相勸，團團圍住左夫人。兩個西賓全沒用，將身縮在正中廳。盡叫書童傳話出，相勸夫人且保身。夫人氣得無休息，看日色漸西沉。只見那十六名家將回來了，一個個面色矍然酒意深。回家方曉稀奇事，失驚倒怪落三魂。齊言只便如何處，只得前來見主人。十六名家將齊跪下，小將們偶然外邊行。不料家中竟有如此事，失於救護罪千

斤。夫人一見重重怒，手指階前十六人。此皆爾衆奴才過，十分懈怠不當心。公然盡數來出外，不留一個在家門。以至他入無人境，有誰攔阻半毫分？小姐被強來搶去，合家嚇得膽魂驚。爾等所司何等事，公然出外去游行。老爺何等嚴吩咐，全然不聽半毫分。

十六名家將一齊叩首，皆稱萬死。夫人道：「我亦無閒暇問你，且等老爺回來處治便了。」

言罷叱令家將退去，移步進中廳。早見甄貞貞小姐一齊痛哭在中廳。大小丫環來圍住，人人啼哭痛傷心。夫人又復號啕哭，頓足捶胸大放聲。中堂哭做聲一片，如喪考妣一般能。正在哭得多熱鬧，左升回話到中廳。

道：「啟上夫人，一時事已如此，夫人且免悲傷，善休貴體爲上。况大小姐平日才智過人，不讓男子，自能隨機應變，保節守貞。只看小姐從容慷慨，此去必有奇謀，或奸賊反送在小姐手中，亦未可定。夫人且不必掛念。方纔夫人可曾聽得瑤仙說，要殺盡全家之語，萬一今日小姐前去，若逼不從，奸賊發怒，其禍不測。小的愚見，不若儘今夜工夫，將這隨身行李並人口俱下船中，等來日天明，開船走去，留幾個得力家人，在京打探小姐消息，連夜寫信報知老母，不知夫人尊意如何？」

夫人聽了，將頭點左升之語，甚中聽。既然事不宜遲，僱其車輛，莫遲停。左升領命忙出外，夫人說與靜英聽。『我方寸已亂，不能執筆，賢姪女可與我立寫一封。』小姐領命，喚侍兒取過文房，只見兩個家將進來回話，夫人喚到廊前問道：「汝等探得消息如何？」張雲傳祿稟道：「小的們去到鄭家，始見重門緊閉，隨後有人出來，問他誰皆不答，白白守了。只一會，竟不能探得分毫消息，只得回覆夫人。」

夫人疑惑無言說，二人退出外邊行。夫人又問二小姐你姐如何出外臨，有甚言語商量否？德貞日問雙淚傾，但將姊姊方語，從頭告與母知聞。夫人聽了無言語，果然不合硬來行。恨我一時難按捺，不及孩兒智量深。料他怎肯從奸賊，定拚一命喪殘生。言罷夫人心中苦痛哭，姣兒淚似傾。汝父出門方四日，誰知兒便遇災見分明。

割去心頭肉，叫我今生怎理論？兩位小姐心悲痛，淚濕衣衿又失聲。何方打聽真消息？是生是死賊家門？不知姊姊花容貌，如何奸賊得知聞？平空說道深明慕，禍起蕭牆平也生。莫非暫爾花園去，園牆外面有人睜？德貞道也難猜料，夫人恨恨說緣因。爲何你父來嚴戒，不容汝等去園亭？原說恐防來惹禍，他身先見不差分。怎奈汝等全不聽，果然惹得恨臨身。夫人說了重又哭，可惜姣兒沒處尋。枉生你容顏，獨占人間色。枉叫你百家諸子盡，皆能枉了你幽閑貞靜端莊體。枉了你溫柔敬順孝雙親，枉了你婚姻許配桓公子。枉了你才子佳人難配成，叫我今生那得兒相見？可憐你年紀輕輕早喪身！夫人哭得喉嚨啞，德貞姐妹慟悲聲。侍兒僕婦都來勸，一齊相勸不會停。總管左升來覆命，只勸夫人莫痛心。事行一切都停當，夫人止淚說緣因。著左安左禮前來到，同言家信都完成。小姐道言多寫畢，送與夫人觀卜明。便叫快快封完固，家人兩個到來臨。著人遞出家書去，夫人吩咐說緣因。須當曉夜起程去，到軍門營中人付與盤費銀廿兩。二人應答速行程，晚時上牘無心用，急忙收拾到三更。燈籠火把齊點起，照得如同白晝明。隨身行李登車載，挨排轎馬到廳門。夫人小姐齊出外，侍兒僕婦緊隨跟。紛紛擁擁離京門，出了京都儀一座門。按下左府登程去，提起方纜一伙人。劫了一人左小姐，歡天喜地轉回程。儀貞坐轎前頭走，將仙騎馬後頭跟。男男女女無人聲，穿過街巷走如雲。著人先到家中報，恰逢國泰在中廳。一聽報到心歡喜，拍手哈哈大笑聲。老左呀老左，你平時用盡千般惡，幾次三番害我身。

『今日你的姪女兒，都落吾手，討盡便宜，真正暢快。左右衆人齊說：『大老爺且自慢誇口，論起理來，也沒甚便宜。老爺娶了他的女兒，老左如今到是丈人了。』國泰喝道：『胡說做小的父親，與奴才一樣，怎算丈人？』正說之間，來到了衆人開了正屏門。一乘大轎來歇下，瑞仙下馬到中廳。

道：『孩兒奉父親之命，左儀貞已經搶到。』便把左夫人母女一番舉動，細細說明。

國泰大喜連稱贊，我兒真是女中英。便命瑤仙來坐下，快叫扶出左儀貞。衆人開了黃金鎖，齊來捧出玉娉婷。儀貞喝退諸侍女，欠身出轎自行程。老賊座中朝下望，好一似流水行雲步上廳。亭亭袖手端然坐，國泰睜眼細看明。頭上細看來到脚，眼不回睛像死人。足有半個時辰後，方思回頭問衆人。

方信道，羞花閉月非虛語，落雁沉魚果是真。西施見你難稱美，王嬙比你腳邊塵。評徧裙釵無第二，古今往來那裏尋。大台山上神仙女，洛浦瀟湘佳麗人。前生是我修來福，今朝消受這娉婷。國泰不住來觀看，顛頭播腦不曾停。

儀貞喝道：「老奸臣鄭國泰，你不必多言，只說却我左儀貞到此，意欲爲何？」

國泰悚然吃一說，回頭說與姓丁人：

「阿喲這聲口倒像老左。」於是國泰也正色道：「左美人你問我意麼？且聽我說。」

只因我老，命裏多晦氣，夫人是個醋壺瓶。不許我房中來置妾，稍有兒胡亂行，翻倒醋瓶非小可，門拴面杖一齊行。打得老爺無路走，親娘叫得震天鳴。還要頭頂馬桶牀前跪，日間直跪到三更。國泰尙未來說畢，小姐開言喝一聲：

「住了！只些胡說，誰來聽你！」國泰笑道：「美人不消性急，我只幾句，譬之破題一般，少不得說到美人身上來。」

只因爲了夫人妬，因之金屋少佳人。去年幸婦身亡過，區區沒了管頭人。雖然年已過花甲，還想風流樂幾春。因此吩咐堂官去，黃金不惜買娉婷。豈知美色天下少，總嫌不中老爺心。因聞老左親生女，傾城傾國字儀貞。故此老爺心愛慕，害了單思病在身。汝父在家難下手，故奏他身去領兵。特差小女來尊府，却你娘娘要你身。難得美人多慷慨，欣然來到我家門。若還要問區區意，算來不是喪良心。不過要你歌喉婉轉譜紅豆，舞袖翩躚捧玉樽。國泰說完一席話，儀貞小姐盡聽明。不覺蛾眉一縷銀牙挫，星眼圓睜火直噴。轉思忽又微微哂，手指奸臣喝

一聲。

「老賊住口。你且聽我言！」

你身却是何人物？仗姊宮中做貴人。妄稱國舅皇親戚，目無天子滅朝臣。改家爲國謀不軌，謀害東宮藏禍心。我父審明挺案，法堂寸磔汝奸臣。蒙恩不殺來逐放，何期不死又來京。既能成立歸班位，只該業兢報天恩。不思痛悔從前過，依舊還行賊子心。暗與貴妃連一黨，深夜宮中進醫人。三劑大黃謀大寶，兩丸紅藥弑明君。一代帝王遭毒手，登基匝月喪奸臣。禁幽皇子宮闈內，選侍垂簾膽請行。朝綱顛倒因何故，奸賊心中包甚情。無非要篡明天下，做效曹瞞王莽行。

「罷了！此皆我父之過，先帝既賜上方寶劍，亂臣賊子早應先斬後奏，然後出京，不該留你性命。你賊又生無法之心，搶劫大臣之女，我左門祖父世代忠良，今日左儀貞怎肯屈節於賊？今日慷慨前來，將此逆鱗而蹈白刃，如國家有福，奸臣死儀貞之手，儀貞無命，此身死奸賊之門。只此數言，更無他說，奸賊勿得妄想！」

儀貞說罷一席話，國泰言言盡聽明，點頭不住連聲喝，回身說與姓丁人：「此女果是女中英雄，議論活像老左，看他聲音口氣，併這鐵錚錚身分，竟與老左一板印成，真個此父此女，比他堂妹秀貞竟分天壤。」丁九笑道：「真是老左生的女兒。」國泰回過來對儀貞小姐道：「左美人，依你這等說起，竟不是上門與我做小，竟來與我拚命了！我做我的奸臣，與你什麼相干？我謀爲不軌，篡位弑君，你也管我不得。怎麼奸賊長，奸賊短，罵一個不亦樂乎？又不是你的兒子，怎麼便這樣教訓起來。可笑可笑！」你賊尙未說完畢，惱了瑤仙狂婦人，呼的一聲來跳起，手指儀貞罵賤人。回頭說與鄭國泰，你這老賊誠爲半死人。他把你這樣來大罵，全無半點怒生噴。還要此語來談笑，如此爲人沒正經。待找拏出腰間斧，當頭一劈快中心。國泰聽了心中惱，便向瑤仙喝住聲。

「休得胡說，你一個婦人家，怎麼這般猖狂？」瑤仙怒道：「原來這老狗不知好歹，我本替你不平，誰知你倒惱了。」

誰知倒反來揭短，良心喪盡老牛精。國泰聽了心大怒，喝罵：瑤仙狂賤人，怎敢這樣來放肆？口出狂言罵父親，倚仗自己身出嫁丈夫是個大將軍，所以眼中無父母，可想身軀那個生惱？區區翻轉面，就把一兩板子待怎生？瑤仙聽心大怒，老牛你敢打誰人？可知這斧上雙眼，從來不認你爹親，你若動來他也動，管教你變爲兩個老牛精。國泰氣得渾身抖，口內連稱了不成。

「誰想賤人，竟要殺父，奇事奇事！」瑤仙道：「你可弑君，我亦可殺父。」

瑤仙說罷回身轉，不別而行就出門。揚長牽手匆匆去，門前上馬便行程。國泰見他身去了，唧唧噥噥罵賤人。「別家女兒，這般肖父，我這賤人，全沒父氣。就叫左美人，我正要與你說，被他打斷了話頭，如今賤人去了，你且上前聽我細說。」

老賊說罷回身轉，朝南高坐挺其身。頭上紗帽重一繫，指定千金叫美人。可知你父人一個，與我仇冤結到今。想你未必全知曉，待我從頭訴你聽。他身自恃居言路，官做西台風憲臣。當朝首相全不理，國戚皇親不在心。我奏君王復礦稅，他上金鑾扳駁人。把我區區來面辱，要斬常朝興利人。政事堂中來議論，公然不赴轉衙門。我們知禮來相請，他出言無狀又傷人。妻籍我家財充府庫，斬吾首級掛朝門。大罵一場來出外，街心又打我家人。扯下馬來三十板，把我堂官辱不輕。張差本是瘋癲輩，自家持棍到宮門。他扮區區將彼詐，一派虛詞陷害人。手扯供詞當殿讀，敕令雙雙去跪聽。誣陷我身天大罪，一家老小下牢門。刑部堂上施威武，監中囚我大千金。逼得女壻將頭叩，方纔放饒轉回程。擬成罪案當朝奏，要把我碎副凌遲斬滿門。幸而姊作椒房寵，奏王留得命殘生。削除爵祿回鄉里，燈消火滅作平民。三年之後剛入朝，又復欺凌不當人。五兒屋上來借路，開弓一箭溶埃塵。借他

打我三十棍，遠從背上寫尊名。國英毒酒將他害，平空冤屈我兒身。鬚眉扮作紅妝女，萬福深深叩在塵。他朝南高坐公然受，口口聲聲叫婦人。先帝駕崩天命絕，冤我區區弒君皇。只因皇子年輕幼，要議垂簾聽政人。滿朝文武官不少，人人個個不開聲。獨他看見珠纒挂，高聲喝問爲何因。區區未及回相答，巴掌連連打面門。手又重來力又猛，三個盤牙落埃塵。一交撞到金塔下，幾乎送了命殘。打了幾遍還不足，澈根到底罵奸臣。倚仗上方懸寶劍，竟要將吾兩段分。大明皇帝升遐後，分明天下讓他爭。挺身打進昭陽殿，搜出年輕小主人。不遵遺詔他專任，公然挨立主乾坤。嘮叨多少稀奇奏，要殺回朝幾個人。做盡對頭作盡惡，不留餘地半毫分。我與他冤仇深似東洋海，千年萬載不甘心。我本待一日登龍位，領兵圍住你家門。無分老幼雞和犬，合家斬草不留根。那時再起人和馬，領兵殺到大營門。拏住你父囚車監，千刀萬剮氣纔伸。只因聞得他有女，生得無雙玉貌女娉婷。所以暫解心頭恨，要搶劫回來做小星。若是女兒被我淫污了，還可心中氣略平。看你美人情面上，饒他再活幾年春。若是你今心不順，登時發點我雄兵。怕他走到天邊去，走上雲端不敢生。逢人便殺焚玉石，把首級拏來細點明。一個個與你來過目，那時纔把你一條繩。衣衫來剝盡捆起，任我施爲任我行。料你區區一女子，只怕不能敵我這奸臣。國泰說罷哈哈笑，儀貞聽了暗心驚。若還再觸奸臣怒，果然難保一家門。我今帶有防身器，只好自刎咽喉立喪身。我死一身雖乾淨，只怕奸臣愈覺怒生嗔。全家性命難保，誠爲無益枉輕生。不若將計來就計，殺了奸臣始稱心。玉人是默默沉沉想，低頭不答老奸臣。國泰見了微微笑，正待開言重語論。忽見家人來報進，道方相差人在外存。朝剛有多少軍機事，老爺悶坐任家庭。火速快到朝中去，不可挨延片刻停。老爺聽說忙忙起，吩咐中堂左右人。美人送上東樓去，傳令西樓左美人。本是仙身堂姊妹，著他勸解好回心。衆人聽了齊響應，國泰回身自出門。衆人相請左小姐，又請西樓假秀貞。儀貞來到東樓上，紅雲也即到來臨。

只怕儀貞認出，心懷鬼胎，誰知儀貞竟呼三妹。紅雲竊喜，竟以姊妹稱之。儀貞即令衆人皆退。

儀貞竟爾難分別。樓中單剩兩千金。儀貞使乃開言問，翁鬚送你周家去，如何却到此間存。現在賊家多少日，你今與我說分明。紅雲暗喜心纔放，竟把奴家當秀貞。也想起秀貞難過意，不覺腮邊兩淚傾。就從翁鬚拐賣來說起，說到如今苦逼要成親。已在他家十個月，做了偏房下賤人。儀貞小姐聽完了，勃然變色問緣因。

「原來你竟舒心帖意，在此做了妾婦。」紅雲含羞說道：「爭奈被他強逼，我也無可奈何。真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是個勉強相從。那有甚舒心帖意。」儀貞歎息道：「罷了罷了！家門出你這人，把左氏家聲玷辱，到這般地步，想必我這名頭也是你舉薦的呢？」紅雲道：「這個與我何干？乃是你那邊桂香說的，就是這條計策，也是他的主意。」儀貞驚問道：「如何桂香也到此間？」紅雲遂將丁九娶桂香爲妾之事，細說一遍。儀貞歎道：「不想這賤人，直如恩將仇報。」紅雲問道：「姊姊，你今到此，却是如何？」儀貞道：「你管我甚麼老賊若來，你也不消攔阻，不來你也不消勸進。」紅雲道：「老賊只思篡位，要廢了皇長子，奉選侍垂簾，他與方從哲專攬朝政。等歸併大權之後，再廢選侍，自己登基，因此終日在朝，難得回家一宿。」儀貞道：「老賊既是不來，你且陪我在此，閑話片時。」

紅雲聽罷稱常得，便呼侍女獻香茗。開言又問：大小姐，自從去歲我離門，奸奴可否曾拏著周家公子若何能？伯父曉得如何說？母親怎樣痛傷心。儀貞小姐聽伊問，從頭一一說他聽。父親都中回家轉，聞知大怒到周門。周家回道無踪跡，方曉奸奴拐去身。丫環也走無尋覓，叔父前來告父親。爹爹將叔深埋怨，差人尋你影無形。通行廣捕文書去，至今猶未獲奸人。嫡母終日傷心苦，帝臣躲避不知聞。直到叔父山東去，一家大小起身行。止存空屋門來鎖，爹爹却往那邊行。誰識帝臣周賊子，在你房內慢哦吟。父親見了心大怒，叱令家童左右人。一頓亂拳來打出，十分狼狽始逃生。紅雲聽了雙流淚，枉費當初多少心。姻緣到底難成就，今生怎得進他們。此身落在奸臣手，羞見江東父老身。况兼怎得回家轉，自嘆今生枉做人。這場惡夢何時醒，不如短壽早歸陰。儀貞看見他啼

哭，心中想起許多情。不知母妹如何苦？今番可否起行程？定然又氣還又苦，母親苦壞怎區分？我已一身投羅網，將來怎得出他門？若還到此他該死，定然一劍斬奸臣。他家怎肯干休罷？我也難保一命傾。今生要見雙親面，只好三更夢裏尋。同胞手足俱永訣，桓郎枉自對婚姻。玉人思想肝腸斷，淚灑珍珠似雨傾。兩人相對多悲切，紅雲相勸且安心。誰樓早又初更度，下邊備酒上樓門。真秀貞立起來激請，儀貞小姐自思尋。賊家飲食非我用，既然要殺老奸臣。須知不食人無力，當時離坐始抬身。二人對面齊歸位，待兒左右奉金樽。珍鮮百味般般美，愁腸撒去且談心。儀貞小姐終勉強，刻刻時時轉殺心。紅雲勸飲將筵散，衆人收拾下樓門。

儀貞便叫：『三妹，借一隻金針，一索麻線來與我。』紅雲便問：『姊姊何用？』儀貞道：『問我做甚？你只取來便了。』紅雲忙著侍兒，到西樓索取針線到來。兩人坐到三更，假秀貞方纔別去。儀貞猶坐，面前四五侍兒在旁伺候。儀貞道：『你等不睡，在此做甚麼？』一個侍兒上前說道：『老爺今晚未回來，我們伏侍小夫人睡了，方好去睡。』

儀貞一聽蛾眉繡，登時離坐又抬身。把那侍兒只一掌，衆人一見盡心驚。儀貞喝令俱退去，衆人只得盡回身。縮進內樓私議論，好個裝威作勢人。

『同是左門之女，西樓小夫人待我何等親熱；這一個纔進門來，就做出主母威勢，好不怕人！怪不得老爺說左御史兇惡，他女兒還這樣厲害，那左御史自然不同。』一個侍兒道：『他怪你叫了小夫人，因此大怒，你原不該這樣稱呼，老爺還沒與他成親，我們叫他左小姐纔是。』一個侍兒道：『他不許我們進去，是甚麼緣故？莫非尋死。』一個道：『方纔好好吃酒吃飯，又不見他啼哭，又不見他思量，只怕未必尋死。他既不要我們伏侍，樂得自在逍遙，大家且睡一覺。』

不表侍兒都去睡，外樓單說左儀貞。見一衆侍兒都去了，起身自己閉樓門。依然默默燈前坐，聽得譙樓交四

更。鄭府合家入睡，盡萬籟無聲。滴漏沉內，樓鼻息如牛叫。儀貞小姐始抬身，將燈移近牙牀睡，解鬆羅帶脫衣衿。此時九月深秋，北方寒冷，小姐內中穿一件水綠花綾錦襖，上罩白綾面衫，外蓋是元青緞錦披風，粉紅裙，紫綾錦褲。儀貞將上蓋長衣卸下，把內裏的衣衫都連結縫了，餘剩針線藏好袖中，以便取用。又取出寶劍，往燈下玩看一回，暗想這口寶劍昔在園中砍那個妖怪樹精，尚且應手立斷，這奸賊血骨之軀。

算來是你該倒運，今朝搶我左儀貞。他道世間女子皆無志，人人都像秀貞身。脅之以威能害怕，陷之以利便回心。豈知女子非常志，賽過英雄男子身。三軍可以來奪帥，匹夫立志不能更。只等他身來到此，管取奸臣身首分。玉人獨自來思想，譙樓早又五更深。聞外面人聲息，果然老賊不回身。此時且自和衣睡，合眼朦朧暫歇身。未成一夢天已曉，合家大小起抽身。儀貞方始來驚起，早到西樓假秀貞。看問小姐同在下，忽聞樓下有人聲。原來是國泰打發兩個家人回來傳話說道：

老爺朝內多少事，不能得空轉回程。你等在家人一衆，不可怠慢東樓左美人。早晚供應要齋正，要長要短任他性。一班婦女多領諾，服侍千金加小心。

自此儀貞在樓端坐，足跡不下樓來。日間紅雲相伴，晚來靜坐觀書，每夜到四更，守老賊不回，方和衣少睡。單表左府人一衆，初四三更出了京。張家灣口將船泊碼頭，守候把舟停。

直到次日午後，留在京的家人到來，回覆說打聽小姐消息道：『在他家平安無恙，現在東樓居住，小姐談笑自若，並無他故。』左夫人等聽了，俱疑惑不定，只得吩咐開船，竟赴山東而去。且按下不題，却說鄭國泰在朝，至初六日，竟奉選侍垂簾，言皇長子失誤哭臨，昏庸幼冲，不繼統，遵先帝遺詔，如嗣君不能勝任，貶爲東昌王，連夜出京，到東昌府安置。李選侍再奉遺詔，封鄭國泰方從哲爲左右丞相，俱加公侯爵秩，總攝朝綱，選侍但垂拱而已。二賊日理萬機，國泰乃無工夫回家少息，因此把儀貞耽擱東樓，再說左安左禮接了家書，連

夜動身馬不停蹄，走了兩日兩夜，初至六傍晚時候，早已望見大營。

慌忙來到轅門首，向其軍政說分明。軍政司上帳來稟上，他使叫進二人身。家人來到中軍帳，望見中軍二大。懷中便取家書出，將來呈上老爺身。御史把書擎在手，却不開書觀看。默默不說來立起，因圖便向火中焚。遂對兩個家人道：汝二人速速轉回程。

「我此時王事在身，安能顧其家事？以後切勿再來。」

二人答應忙出去，大理寺開言問事。因左兄府上有甚事，自然緊急使來臨。左公聽問，回答：目今王事在於身。安能再及家中事，拆開徒使亂人心。正芳倍覺心中服，也不將言再問。次日拔寨三軍起，速向邊庭趕路行。單說左安並左禮，依舊兼程曉夜行。趕著大船忙走上，將言稟與左夫人。夫人聽了無言語，著二人且歇去安身。老爺公而忘家事，這樣奇冤不問明。在路行程無幾日，早到東昌府署門。先使家人來府內，將言通報姓桓人。應徵聽了，歡喜親身接妹進衙門。夫人相見來安頓，左夫人細說許多情。應徵夫婦驚呆了，這便如何怎理論。桓夫人大哭親媳婦，這便如何待怎生識禮知書明。大義決然不保命殘生，應徵細想全無策，只得開言勸妹身。且待妹丈向朝日，報仇雪恨賊奸臣。當是一家安頓東昌府，又寫書信報二房門。致德夫妻俱大駭，如何就有這般情。身在青州難得到，只得回書勸嫂口安心。按下山東多少事，再說京師周帝臣。

一向差人探訪三小姐下落，並無踪影。直到九月初一，周通政回家，說與兒子並朝中之事道：「老左打了老鄭，他說甚買了姪女爲妾，難道左秀貞竟落他家不成？」遂差人向鄭府留心打探。時因左府無人在京，鄭家也不瞞了，因此連從前之事俱打聽明白，回報帝臣。

帝臣因此心中恨，這般一個賤妖精，怪我錯認人不識，誰知你是負心人。我還在此癡癡想，他到安然鄭府門。失了琵琶彈別調，公然竟嫁老奸臣。枉費區區心一片，恩情拋去九霄雲。安心樂意來嫖賭，再莫思量這賤人。是

時九月十八日，奸臣謀定篡龍庭。早間聚集諸文武，金鑾殿上議分明。要知地覆天翻事，下回之中再表明。

第二十九回 儀貞宮內刺篡賊 維明軍前射妖狐

上回說衆奸謀篡，先廢嗣君，使選侍垂簾聽政。國泰又揚言於朝，說選侍究非皇帝，太后不可臨朝。今皇長子由校有過而廢，以次該立福王常洵，遂將李選侍貶入冷宮。選侍遂爲衆奸所賣，交出傳國寶璽，涕泣入宮。悔恨不及。國泰既逐選侍，遂聚百官于朝，厲色瞋目，問如何迎立福王。百官屏氣息聲，不敢回答。當有方從哲位居右相，倡衆上前道：『由校當廢，立長不及，信王幼冲，一誤不得再誤，但朝廷不可一日無君，須請國舅元勳監國。』鄭國泰故意推讓，至再至三，從哲道：『目今莽金內犯，金闕震驚，人心洶懼，國舅以伊周之才，當衛霍之任，不可拘牽形跡，以失天下之望。』鄭國泰眼觀四面，無所顧忌，便道：『國不可一日無君，既承諸公推戴，我且權爲監國，以待福王。』衆奸黨道：『福王德薄才庸，不足君臨天下，老丞相功德巍巍，便做了堯舜，况且違天不祥，天命人心，皆在丞相。』國泰大喜道：『既然天命人心，皆在于朕，朕亦何敢不從。』衆奸黨遂扶國泰登位，周通政忙出詔書，當殿宣讀，百官皆舞蹈山呼。略有幾個忠正之臣，皆怒髮冲冠，出朝而去。此時衆奸黨朝賀已畢，改完永順，大赦天下，封方從哲爲一字並肩王，周商爲文格特大學士，孫國英爲吏部尙書，李可灼爲太醫院判，崔文昇掌司禮監。立鄭有權爲太子，鄭貴妃爲長公主，瑤仙爲壽寧公主，石如嶽爲駙馬都尉，統領禁兵。又遣使齎詔通行十三省，令各督撫入朝，其餘文武百官俱各封贈。只有兩處心腹病根，左維明擁兵雁門，皇長子尙在山東，欲起兵去剿，奈即位之初，人心未定，不便興兵。周商爲老左至戚，去勸他入朝，如不從命，再發兵征討。東昌王年幼孺子，且置勿論。又頒即位詔書，布告天下，應該典例，命該部奏聞。諸事一一俱停妥，各官奉變急行程。國泰坐在金鑾殿心中，想起左儀貞，直教速備鸞輿去，迎到朝中見寡人。

更將宅眷都迎入，侍御慌忙領旨行。須臾一概都迎到，國泰開言語近臣。餘人盡入宮中去，秀貞封作貴妃身。另將旨意朝中去，詔書單召左儀貞。小姐來到金鑾殿，昂然不拜老奸臣。國泰見他端正立，含笑開言叫美人。

你當日不肯充祿衣之數，朕今貴爲天子，你若相從，你便是正宮皇后。小姐聞言，心中暗想：不料這奸賊果然篡位，我左儀貞正好與先帝報仇，誅此逆賊。

那時玉人拜倒金鑾殿，口呼萬歲拜皇恩。國泰見之心大喜，慌忙傳旨賜平身。左右宮娥并內監，昭陽儀仗就來迎。上服九宮八卦襖，繫山河地理裙。珠冠帶上烏雲冕，艷色朋姿更耀人。龍鳳掌扇分左右，昭陽印劍在前。登輿竟轉深宮去，這時樂煞老奸臣。傳旨退朝排大駕，鈞天樂奏轉宮門。呆了朝前文共武，眼光散亂盡離魂。何來這等真佳麗，仙容一見使人驚。身雖已到宮中去，光華猶在殿前明。我等魂兒都去了，目光停住怎收神。莫非國舅能仙術，詔下瑤台月殿人。內有智者開言說：你道佳人甚姓名，他是老左親生女，其名稱作左儀貞。今年方始十八歲，腹內文才海樣深。國舅方知才貌絕，趁他老左去提兵，將他搶劫來家內，要逼佳人做小星。聞知不肯相從，順庭前罵賊鐵鋒鏗。今日見他爲天子，欣然從順謝皇恩。可見女子楊花性，貪圖富貴志移更。國英聽了嗟嘆道：他父忠良正直人，生平最恨鄭國泰，開言開口罵奸臣。誰知其女多相順，不能與父一條心。可惜這樣如花女，嫁此蕭蕭白髮人。天桃灼灼倚松柏，雲髮蒼蒼配綠雲。好似觀音朝古佛，王母娘娘並壽星。從哲聽了微微笑，這天報千刁萬惡人。當初我計雖然拙，他笑罵人來入骨筋。如今折到他女子，嫁了奸臣損節名。老左一朝知此事，管叫氣斷肚腸根。衆人聽說都言是，果然現報不差分。言談良久都散去，各歸私宅莫談論。且言老賊離金殿，忽然想起姓丁人。非他夫婦生良策，怎得佳人歸我身。區區今日登龍位，豈堪不報有功臣。

忙傳旨出朝，封丁九爲戶部員外，毛氏魏氏俱封宜人。

內侍傳旨朝中去，駕轉昭陽正院門。穿宮太監忙啟奏，儀貞小姐出來迎。奸臣好不心懽喜，美人免禮只平身。

便入皇宮南面坐，但見畫棟雕梁矚目新。磨磚地下鋪綉毯，椒塗四壁盡糊綾。白玉瓶中珊瑚插，紫金爐內異香焚。奇珍嵌鑲盤龍椅，珠簾瑤深映月燈。銀瓶珠箔層層映，碧檻雕欄曲曲明。御座牙牀嵌八寶，龍盤綉帳盡銷金。兩行彩女齊排立，宮娥綉襖舞衣新。老賊細石心中想，此間定是寢宮門。吩咐一聲排夜宴，珍山餚海密層層。左有宮娥齊奏樂，笙歌縹緲過行雲。佳人此際輕移步，玉手纖纖捧玉樽。艷彩袖生蘭麝，嫵娜柔腰環珮鳴。慢啓櫻桃呼萬歲，輕嚙挪黛笑含春。願王滿飲三金爵，永坐山河萬歲春。秋波俊眼含情意，此時迷煞老奸臣。卿可爲孤歌一曲，朕當洗耳聽歌聲。儀貞小姐微微笑，只恐不中我王聽。國泰笑道：休謙遜，寡人拱手聽仙音。小姐聽說心中想，嘆笑無知老賊臣。

『我想此不過仰杖椒房之戚，得以進身，胸中有何學問？我就將心中之事，口占小詞，當面嘲他，看他覺與不覺。』於是儀貞領命，手執檀板，慢轉鶯吟，啟一點櫻桃，如兩行碎玉，歌曰：

『鐵石心腸，盡一片忠心報國，觸目珠簾畫棟，大明宮闕，八百公侯俱束手，三千甲仗都從賊！峨眉今夕報君仇，心何烈！』

白壁志，青松節，挾匕首，披丹赤。數迢迢良夜，漏聲將徹，龍鳳枕前飛白刃，鴛鴦帳裏噴紅血；奸雄命盡却難逃，今當絕。』

右調滿江紅。

小姐歌完詞一闕，餘音嫋嫋繞行雲。國泰大喜連聲贊，小姐抬身又奉樽。我王既是心懽喜，伏惟滿飲酒三樽。奸臣難却佳人意，只得又飲三杯醉七分。

便對小姐笑道：『美人，你方纔所歌，妙極的了！但曲中似有白刃紅血字樣，甚覺不祥，不知此是何命意？』小姐笑道：『春生秋獲，當此深秋肅殺之時，商音當合，宜歌此曲。』國泰道：『方纔五音錯雜，聽得不明，美人』

何不再歌一遍？」小姐一笑，遂復歌云：

『鐵石肝腸，盡一片忠心報國，縱目處珠簾畫棟，停雲留月，八百諸侯朝玉陛，三千劍佩瞻金闕；愧峨眉也願報君恩，丹心烈。』

花燭夜，深秋節，鴻雁至，楓林赤。聽銅壺點點，漏聲將徹。天上嚴霜飛白刃，林中杜宇啼紅血。嘆春歸花事久闌珊，芬芳絕。」

老賊聽了心大喜，果然絕妙好詩文。美人真是才如海，信口成章不費心。寡人聽了難拋捨，還來再唱一仙音。玉人聽了微微笑，謹當奉旨再成文。但是陛下聽歌畢，還願再飲酒三樽。國泰滿口連應是儀貞，又復轉鶯聲。歌曰：能以新聲換舊詞，人間無此俊專諸。但聽子規歌殘夜，便是蛾眉盡節時。

國泰拍手連聲好，只有新詩更好聽。

『但寡人聽後詩中有專諸二字，這專諸乃是個刺客，不知美人何故用他。』小姐笑道：『陛下不知賤妾幼稱轉珠，蓋因臣母孕妾在身，夢一珠於盤中旋轉，臣母取而懷之，遂生臣妾。』國泰笑道：『卿具此絕倫才貌，可惜美人不能詩賦耳。』小姐笑道：『陛下無詩，則有酒而已。』

一連又奉三金爵，老賊其時醉十分。朦朧雙眼難擡起，看定佳人笑說：因我與美人能聚首，正是奇緣結得深。早知與你爲夫婦，不該得罪令尊身。如今已遣周商去，詔取回朝謝國恩。正要封他爲國丈，王公爵祿不相輕。未知他可相從否？美人定識父親心。玉人見說微微笑，口稱陛下聽其情。臣妾生來酷肖父，志同道合合一般人。要知臣父從否？但觀臣妾可知。聞我今若肯爲夫婦，他身也肯做君中。國泰聽了微含笑，卿已朝順寡人身。小姐笑道：誠如是，自然臣父也來京。言罷便令宮娥女，奉飲三杯萬歲君。國泰聽了連搖手，寡人已是醉沉沉。

儀貞道：『只是三杯喜酒，必是要吃的。』

國泰只得來飲過，大醉沉沉二十分。將身靠到盤龍椅，雙眼斜睨話不明。便叫收去殘筵席，起身一溜上前行。竟來勾搭如花女，小姐見之忙起身。拂袖退步開言說，雖爲夫婦是君臣。吾王酒醉來失體，臣妾如何胡亂行。忙令宮娥扶萬歲，伏侍歸牀安寢身。兩傍宮女齊動步，大家來奉老奸臣。與他脫袍解衣帶，扶上龍牀覆翠衾。金鈎下了盤龍帳，遂請娘娘安置身。

小姐道：『我能自己伏侍，各位都請自便。』原來只些都是大明宮娥，因此小姐不肯輕慢。』

宮娥聽說都出外，掩上深宮日月門。各人自去來安宿，宮中單說左儀貞。見宮娥一衆都去了，四顧房中沒有人。凝神靜聽催花漏，聲傳銀箭已三更。六宮杳杳人聲寂，但聞牀上有鼾聲。儀貞小姐抬身起，輕輕移步御牀門。上前揭起盤龍帳，手持銀燭照奸臣。但見他將頭仰臥龍鳳枕，蒼髯花白豎根根。一雙奸眼牢牢閉，鼻聲如雷酒氣噴。究竟年已過甲子，睡着渾如一死人。

儀貞近前，把枕頭往下一扯，量他全然不覺。心中一想，此時再不下手，更待何時？

回身放下通宵燭，燈前忙便卸衣衿。脫了上蓋龍鳳帳，解下腰間日月裙。頭上珠冠來揭下，依然仍是舊衣裙。盤龍寶劍來扯出，凜凜寒光殺氣生。使將雙袖齊捲起，柳眉倒豎眼圓睜。轉身仗劍來牀下，挂起盤龍寶帳門。銀牙咬定無明烈，潑天雄膽力通神。心中暗想道：左儀貞阿！你平日只用身包膽，今宵須要膽包身。報仇雪恨全在此，完節全名只此行。千萬不可來手軟，須要一刀兩段老奸臣。

儀貞便定眼看了奸賊，勃然大怒，直起殺心，不覺渾身用力，右手握劍，左手指定鄭國泰道：『你這奸賊，膽敢弑君篡國，又敢戲我女中豪傑，奸賊，你此刻吃我一劍！』

言罷之時，重拂劍，劍尖挑下綉鸞衾。剛剛露得咽喉出，重燭風鳴下絕情。纖纖玉手雙擎劍，凜凜寒光一道生。一劍砍來無阻礙，儀貞小姐大心驚。

只見那老賊在被中雙手往上一擡，兩足向下一擡，更無聲響。儀貞自想：『難道一劍不會砍著，怎麼手下全沒一些知覺，便彎倒身，仔細觀看，忽然牀頭一陣熱血如噴筒一般噴出。儀貞急急退步，早被血噴滿頭面，胸襟上也見鮮血淋漓。忙取燈近牀一照，早見國泰首級滾在半邊，牀中熱血汪洋，流來淌去。暗喜道：『不想這奸賊如此柔脆，只一劍便已落頭。』遂將帳鉤放下，走過一邊，遠遠坐定，心中想道：『殺便殺得痛快，明日賊子知道，怎肯干休，必將我置之極刑，不如趁今晚自刎。』遂拿起劍來，剛到咽下，又止住道：『且住，索性待明日晨賊子登位，拿我當朝審問，我再當朝罵賊一番，烈烈轟轟而死，豈不大快？』

玉人想得多停當，且將寶劍看分明，燈迎劍影風飄水，劍耀燈光月出雲，並無半點沾斑跡，果是奇珍賽七星。不意當年得此盤龍劍，今朝助我這奇勳。凡百事體傳先兆，算來也是數該應。便來腰下收藏好，傍棹倚燈立起身。銀盆淨面還洗手耳聽譙樓又五更，儀貞袖手呆呆坐，椒房宮裏暖相溫。雖然九月深秋後，不比民間寒氣沖。須臾滴盡連孔漏，絳幘雞人報曉籌。琉璃窗上光可射，宮娥大監盡抽身。一齊來到昭陽院，輕啓雙雙龍鳳門。一羣宮娥來走進，擡頭一看盡驚心。上前幾步還退後，面面相覷呆了神。但見一人左小姐，龍椅中間坐定身。胸前袖上都淋漓，粉容殺氣鐵青青。再看帳前都是血，牀沿上面血淋淋。宮人嚇得無理會，不敢開言戰戰驚。却又不好來動問，只見儀貞小姐說緣因。

『列位，你等皆大明宮女，不思舊主之恩，甘心從賊。』衆宮人一齊開口道：『娘娘在上，宮婢等豈忘舊君，爭奈女流，不能拒賊。』小姐道：『列位不必作此稱呼，我非奸賊家屬，乃都察院御史，現在雁門關領總督左公之女，只因此賊將我搶回，要想逼爲姬妾，幸我用權術得以守身。今又拘我入宮，欲加玷辱，國仇私恨，切齒于心，故于昨夜賺他飲醉，乘其熟睡之時，立將昭陽寶劍，將他殺死，以守女節，而盡臣忠。今賊尸現在龍床，列位可即報知賊子，我今已行大事，拚出凌遲。』

一衆宮娥來聽了，人人詫異更心驚。忙向龍床來一看，果見奸臣身首分。一齊都叫真奇事，又個個心中快十分。齊聲盡叫左小姐，真是乾坤第一女中英。大明列祖聞何得，豈不敬明朝一位大忠臣。節烈俱全真難得，不愧忠良左姓人。小姐呵但是你今已把奸臣殺，賊子聞知了不成。如何保得殘生命，必須算計去逃生。玉人聽了微笑，多承列位這般情。我今原是來拚命，如何愛惜這殘生。若還出去逃生命，去做拋頭露面人。遇着好人尤其是可，若還再遇有心人。所謂躲過雷公逢霹靂，儀貞殺不得許多人。只恨老天付我這紅顏貌，弄得惹禍招災不太平。不如坐此來待死，任他把我怎施刑。殺人償命從來定，只博得青史傳留萬古名。不枉了寒家世代忠良後，我便含笑歸泉少怨心。一衆宮娥聽此語，贊嘆連連不息聲。無奈只得來傳出，三宮六院盡知聞。假秀貞聽了心大訝，如何小姐這般行。這件事兒了不得，慌忙乘輦出宮門。霎時來到昭陽院，控頭一看果然真。紅雲轉身雙頓足，埋怨儀貞一個人。如何做出這樣事，怎便將他殺了身。有權知道了不得，萬副千刀送你身。姐姐呵爲何這等多孟浪，更不思前算後行。儀貞一聽心大怒，立起身來叱罵假秀貞。

「住了！莫非我殺了你的丈夫，你心中痛。」紅雲道：「呀！我本好意爲你，誰知姐姐倒怪起我來。」儀貞冷笑道：「我若不殺老賊，除非也像你賣身與他方好。」

自是老賊多晦氣，平空搶我左儀貞。任教使盡千條計，篡了龍庭坐不成。不要說別樣，他把你這樣來凌辱，難道不該兩段分。我上爲國家除逆賊，下爲家門把氣伸。不必思前並算後，任他賊子碎分身。你今不用乾著急，休出胡言惱我身。紅雲聽了難開口，早已滿朝文武盡知聞。如飛去報僞皇子，有權聞得這般情。並不吃驚與失色，反覺心中喜十分。

「暗想道：『有這奇事，我正愁此老活到幾時？我于何年卽位，誰知他做了一日，立便嗚呼，我且去宮中一看。』」忙把金冠龍服來穿了，鑾輿乘坐入朝門。一程一程赴昭陽院，慌忙來到寢宮門。一班宮女來迎接，龍牀來看父

尸靈。身子蓋着青羅被，人頭滾在枕邊存。有權假意號啕哭，盤龍椅坐下問一聲。

『皇上是誰人弑的？』儀貞小姐走上前一步道：『是我殺的。』

有權聽了抬身起，定睛細細看娉婷。呆呆不覺酥麻了，魂魄飛上九霄雲。

原來那有權更比國泰好色，一向雖知搶了左儀貞，却爲關防，不曾看見此刻一見儀貞，不覺渾身骨節酥麻，心神飛越，掙了半晌，勉強說道：『你就是左儀貞麼？好個潑天大胆，你將甚麼器械，將我父王弑了？』小姐道：『先帝在天之靈，命我以昭陽寶劍，斬此逆賊，我與他並無君臣，何以弑稱？』有權聽了，冷笑道：『你這女子，我父王如此愛你，即位之初，便立爲后，何等隆重，大都青春年少，自然不嫁老年，所以把他殺了。但殺便殺了，殺人償命，大抵非剛即斬。只我千歲爺看你這如花玉貌，其實可愛可憐，因此不忍加誅，但不知你心上可能從我？』儀貞聽了，冷笑道：『鄭有權，我左儀貞若肯失身，何分彼此？你速殺我，不必多言。』

有權聽了心中想：這般美貌一佳人，走遍天涯尋不出，比天上仙姬還勝幾分。豈因此老將他殺，且將貶入冷宮門，使人慢慢將他勸，從順孤家始稱心。當時座上抬身起，喝令宮娥太監們：

且把左儀貞逼入冷宮，待寡人即位後，議罪正法。有權說罷，就把老賊的平天冠，赭黃袍，自己穿戴。

龍車鳳輦來乘出，鈞大樂奏到朝門，聚集百官文共武，金鑾即位坐龍庭。百官朝拜三呼畢，有權殿上就開聲：傳旨殮殮先帝，將自己妻子立爲皇后，姬妾俱封貴妃，各官俱加三級。又對百官道：『宮中訛傳先帝乃左儀貞所殺，方纔親自鞫問，並不是他，不知何人下此毒手。且等訪明獲犯議罪，爲今之計，當以剿滅由校爲先。但一來即位之初，二來天氣漸冷，未可用兵，且等明春再議。』

百官聽了他言語，人人心下暗思尋。刺殺主上無別個，料然必是左儀貞。多分見他容貌好，心中要想此佳人。因此秘密來掩飾，殺父之仇不理論。所謂亂臣生賊子，果然天道不差分。且既篡了明天下，明朝後代不除根。禍

王現在河南省，楚王又鎮武昌城，山東更有皇長子，信王雖幼在朝門，留下多少中興典，只怕王位龍亭坐不成。有權退朝宮門進，且說多謀女俊英，衆人引入寒宮內，朝見垂簾聽政人。選侍見了開言問，卿乃何人到此存？小姐一來啓奏，選侍聞言兩涕淋。

『不意卿年幼女子，竟能殺賊報仇，我乃垂簾聽政之人，被奸臣所賣，冷宮一進，何日朝天？』儀貞笑道：『當初娘娘原不該聽信奸臣，貶廢皇子，當時若讓殿下登基，豈不守先帝之基，保娘娘登位，如今大事已去，且免愁煩。』臣父現擁重兵，況十三省藩鎮之臣，未必齊心從賊，自然扈從殿下，恢復神京，娘娘便見天有日矣。』選侍聽了長吁嘆，不知何日復神京。此時選侍皇女八公主相逢，小姐左儀貞十分歡喜，多投合，談今論古，極知心。又且紅雲來照應，日將美品送宮門。雖在冷宮不受苦，且話提兵都御史，統領貔貅十萬兵，曉行夜宿來進發，遙望邊庭趕路程。正當九月十二日，師行正在路途程，恰好將入邊關地，曠野平陽接隊行。

頗有些鄉間男女趕出來，遠遠站立，看兵馬經過。御史在馬上左右看，忽見高梁窩內走出一個老者，道裝打扮，鶴髮童顏，十分面善，見他立定觀看，兵馬經過。

維明見了心奇異，停車勒馬自思尋。這個老人多面善，我自何方見來臨？左思右想多一會，陡然登時想在心。此人却是那一個城隍山上住杭城，素香居士狐狸怪，當初逃去杳無形。因何今日來出現，看我兵行有甚因？仔細觀之，委實不錯，此時主將立馬，帥旂便停馬步三軍，見住帥旂，一齊紮住。

御史看得真不錯，果然真是那妖精袋中弓取龍角面，壺中箭拔皂雕翎，飄的一聲箭飛去，老人倒在塵埃塵。霎時眼不見了，呆了三軍將士門。

維明便令數名軍士，去高梁窩內覓此老狐。軍士奉令攢入，尋了一回，馬前繳令，說不見老人踪跡。此時王正芳也在中軍同行，便問左公道：『兄何故射那老人一箭？』維明笑道：『兄不知此老人乃一妖狐所化，當

年在浙江識面，我欲拿他，他使術逃去，不想又於此地出現。方才那一箭射倒在地，誰知他又隱身而逃。素香居士自從城隍山逃入山中，又救了女兒，借尸還魂。後來聞得仍被左御史滅了，老狐無奈，不敢前去報仇。當時嫌山中冷靜，便化作人形，各處遊玩。此日却好在野外閑行，因見大兵經過，統兵主將就是殺女仇人，我一十六年來不見他，不知此時如何光景，要立往認他一認，故此仰着頭，只看那中軍馬上坐纛旂下，自然就是維明，正看處，忽見帥旂立定。老狐不知何事，暗想當初在浙，還是個美少年，今年中年了，看他英風銳氣，不殊疇昔，爲何立定人馬，必有緣故。正在仰頭望，却不隄防一枝弩箭飛來，中他左足，老狐跌倒在地，忙隱身躲入乾河，不敢現像。因此軍士尋他不見，直待大兵過盡，他方忍痛爬了出來。咬牙切齒聲聲恨，與彼何仇，下毒情無端射我這一箭，幸而得道不傷身。有心趕上前途去，報仇雪恨，吃他心。奈何他是天星降，恐違天道罪非輕。

左思右量，只得隱忍。暗想當年曾助李五作亂一場，未能成事，蓋因國祚麻長，所以空勞心力。如今大明氣數不滿三十年，國運已衰，何不再像前番，尋去幫助，也好享用些人間富貴。我如今拔去此箭，倒在地下呻吟，且看誰來救我，便授他異術，助其成事便了。

老狐想得停當，不去拔出一雕翎，將身倒在塵埃地，口口聲聲叫救人。呻吟叫苦多一會，那邊來了兩樵人，每人挑了柴一擔，走到跟前把脚停。一齊開口稱老丈，你是何方那裏人，因何跌倒荒郊地？聲聲叫苦，嘆呻吟。老狐見問，雙流涕，我本延安府郡人，無男無女無妻室，今年八十三，春一生念佛看經卷，所以手輕脚健有精神。今朝偶到邊關地，荒郊閑步散心情。却逢一起兵馬過，中其流矢倒埃塵。傷了左足難行走，腿中現帶一雕翎。可憐臥此荒郊地，定然送與虎狼吞。難得二位來問我，望兄救我命殘生。二人聽了妖狐語，低頭仔細看分明。果然左腿一枝箭，鮮血汪洋往下淋。樵夫把眉便來纒，可憐連叫兩三聲。

便道：『老丈，你臥此荒郊野地，少時日暮，就有虎狼，必送性命。待我們替你拔箭，扶你到家，權且住夜。』老狐千萬多謝，那兩個後生把他扶將起來。

一人挑了柴兩擔，一人扶了老狐，口中不住聲呼痛，一閃一拐往前行。走過幾里荒郊地，抬頭看見一鄉村口，一間茅草屋，一人歇擔便推門，兩人扶進狐狸，草屋之中坐定身。一人便去燒湯水，老狐開口問原因，請問善士人兩位，高姓尊名，那裏人行年多少，尊庚了？作何生計，過光陰？那人見問，回言答：『老丈聽我說明。』

『在下姓王名森，今年五十八歲，方才那個乃是小兒，名喚好賢，今年二十九歲。我兩個本是直隸深州人氏，向來原有薄薄家私，只爲連年荒旱窮困不堪，沒奈何逃荒在外，妻子死在中途，父子無生，流落在此，探樵度日。』老狐聽了，點頭嗟嘆。少時，王好賢捧上茶湯，老狐稱謝不已，便向腰間摸出一錠白銀，付王好賢道：『小善士，我看你氣蕭條，如何養我？今可將此銀去村中買些食物，我老漢生平最喜吃燒酒雞飯，你可多買回來。』王森父子十分歡喜，好賢忙到村中，買了些雞蛋、牛肉、米麪等物回來，父子忙安排燒煮。老狐四顧無人，便去門後現出本相，將自家狐尾割了一段，籠入袖內，仍變人形，向草堂坐定。

妖精默默心中，難得王家父子身，一片好心來救我，正是前生緣法深。我今要訪人共事，除他再去覓何人？待他兩個來出外，向他說與這樁情，王家父子安排就，一樣樣搬出門，煮熟肘子三五隻，滿盤牛肉熟騰騰，燒酒麪餅都排上，三人撥凳坐安身。老狐只食雞子酒，其餘食物不沾唇。王森父子心奇異，便乃開言問一聲：

『老丈爲何祇吃這二件？』老狐道：『從來只這二件就夠了。』好賢笑道：『不好得罪老丈，聞得說道：狐仙便喜吃燒酒雞蛋，爲何老丈也愛他？』老狐聽了，微微一笑，對二人說道：『二位，你道我是何人？我本生於宋仁宗時，到今七百餘歲，我號素香居士，原是由中一位得道狐仙，神通廣大，難得你二位到來救我，真個一點善心，獲此奇福。』王森父子拿着酒，聽他說這許多來歷，原來一個狐精，不覺面容失色。老狐笑道：『二位』

不須害怕。」

我身雖是山中怪，道高德重不傷人。所以躲過天雷劫，修煉山中歲月深。感你二人心地好，我今對你說其情。目今大明氣數看盡，天下縱橫盜賊興。稱孤道寡人無數，占州據府奪乾坤。搶金擄帛騙女子，任意施爲最稱心。我看二位賢父子，尊容不是採樵人。何不聚衆圖大事，不該束手坐鄉村。二人聽了言如此，不禁失笑說緣因：我們只爲逃荒出，無家無室一貧。採樵尙不能餬口，何能聚衆亂乾坤。自家獨立成何事，除是投奔作亂人。老仙卽是有此意，何妨指引我們行。孤精聽得微微笑，果然二位是癡人。你要聚衆何難事，有我仙家助你們。

言罷，就從袖中取出一段狐狸尾，付與王森道：「老善士，我這件寶物，非同小可，你若取火焚之，異香十里。人若聞之，其心如醉，必定尋香嗅氣，遠近來歸。你可自稱爲聞香教主，只說奉佛祖之命，普渡世人。若要來歸法教，都要喜捨資財。卽今擇個吉日，便在此處地面，立教招徒，待人多財足，然後與之共圖大事，未有不成者。」你今依我行將去，包管人來集似雲。兵精糧足來興事，何愁不得錦乾坤。二人聽了心歡喜，多感仙家助我們。便將那段狐狸尾，燒著毛兒聞一聞。果然異樣香撲鼻，不比人間蘭麝馨。二人大喜忙藏了，茅屋留下老狐狸。擇了九月十五日，立起聞香教法門。王森燒動狐狸尾，異香馥郁四方聞。惹動四方諸百姓，個個聞香走來尋。說了佛祖來渡世，都願皈依教法門。數日之間人數百，王森家聚累千金。暗中招募強梁輩，各府各縣惑愚人。老狐看見聲名盛，辭別王家父子身。我今且自歸山去，安頓家門再出塵。助你舉兵成大事，此時你且集人心。個個再三來拜謝，妖道遁法轉山林。按下此間邪教事，再說提兵領將人。正當九月二十日，到了旁關一座城。許多武將來迎接，維明細問敵人情。備言其勢難抵擋，現今圍困此間門。姜公死拒難抵敵，終朝攻打實難禁。我等各守諸要地，不能前去救關城。左公當下將安息，來日天明統大兵。都從別口來出寨，離關五里伸安營。今日安下人和馬，明朝先探敵人情。

著數名小校，前往哨探雁門關下，可有敵兵。敵人立寨何處？探子回來，探得雁門關被圍，水泄不通。姜總兵日夜守禦，十石將窮，十分危急。又探得敵人糧草大寨，都在長嶺山屯紮，離此十里之遙。左公聽了，發放探子歸營。王正芳道：『既是此關危急，我等急領兵疾戰，方可解危。』左公道：『我兵遠來疲乏，一戰不勝，反失銳氣。今可令先鋒毛文龍，領一枝人馬，竟去搗敵人長嶺山大寨。敵人知道，必速回兵，此圍魏救趙之計也。』

將軍奉命來上馬，率領三千生力兵，直奔長嶺山大寨。擂鼓搖旂喊殺聲，不說救兵將圍解，且表關中姜總兵敵人攻打無休歇，多方守禦費精神。更無良計將兵退，死拒關門無計行。此日正在攻打處，總兵提調敵樓門。忽見敵人陣脚多鬆動，馬步三軍退後行。中軍坐纛遙遙去，軍將惶惶盡退行。滔滔擁擁如潮水，去一層來又一層。耳邊只聽金聲響，總兵心下不分明。遙望敵兵都去了，忙差探子聽軍情。

方知左御史來救，離關五里安營。令毛將軍領兵搗敵人大寨，因比軍心大亂，撤圍而去。姜顯謨得信大喜，賊既退敗，我等何不出關追殺，前後夾攻，必獲全勝矣。

一聲令下三軍起，擂鼓搖旂殺出城。星飛電轉來追趕，敵人聞後有兵。一心只想來巢穴，不敢回兵與人爭。緊催人馬前頭走，文龍正見敵兵臨。排開陣勢攔去路，立馬橫鎗候戰爭。蟒金出馬來交手，雙槍並舉定輸贏。班不來時忙來助，文龍單騎戰雙人。三將交鋒無數合，趕到關中姜總兵。三家招動人和馬，混戰沙場天地昏。敵人難抵明朝將，倒戈回馬盡逃生。中軍傳令忙忙走，只往山前大寨行。文龍雖謨亦不趕，各收人馬盡鳴金。一齊來到中軍帳，各人報上各人名。

奪了多少馬匹器械，斬首二百餘級，盡赴大寨上帳獻功。御史慰勞畢，令姜顯謨回關守禦，應付軍糧，待退盡敵兵，方入關去。

總兵奉令回關去，軍糧應付大營門。御史息兵三日後，戰書投下敵人營。約其次日來交戰，統領雄師十萬兵。

離山五里排陣勢，將臺高搭自登臨。周圍地勢詳觀看，遙遙覘望敵人營。左邊長嶺山一座，右邊一簇樹成林。中軍坐旛風中飄，寨後空虛無靠身。御史看了微微笑，敵人失勢不知兵。

「安營立寨，怎使前後空虛？我只略施小計，可以一戰而定。」遂入中軍，令毛文龍領本部人馬，趁兩軍交戰之際，你便越過長嶺山，趨在他後寨縱火，攻破大營，收他中軍坐旛。三軍沒了眼目，自然潰奔，我即以全師攻之，必獲全勝。文龍奉令速去。御史遂令偏將許良中出營，抵敵挑戰，許勝不許敗，違者軍法從事。

良中奉令來上馬，率領三千精選兵，直抵敵營來挑戰。班不來時，領三軍出營接戰。中華將，左右參謀兩個人，齊上將臺來觀戰，兩將交鋒各逞能。來往盤旋三十合，不濟良中許姓人，手中漸漸刀法亂，來將英雄勇更增。御史傳令擂戰鼓，急如爆雷震山鳴。將軍陣上真急煞，手使雙刀重萬片。左招右架全無力，不聞本陣有金聲。罷了真罷了，待要奔逃回轉營。拖刀縱馬如飛走，敗兵隨將走如雲。番將挺槍追趕下，敵人大隊似潮臨。搖旗吶喊如蜂擁，御史觀之大吃驚。敵人大隊如飛下，沖動三軍了不成。出其不意攻無備，我且斷送追兵逐北人。袋內取弓壺拔箭，覷得分明看得清。前拳對準撒後手，弓如滿月矢如星。颼的一矢飛出去，著了英雄縱馬人。一心只顧追敗將，不防暗箭怎藏身。咽喉中了無情鐵，翻身落下馬鞍心。明兵一擁梟首級，戰馬空回主將傾。敵兵諕得魂飛散，吶喊如潮四散奔。

御史道：「汝既爲將，豈不聞鼓進金退。汝不聽金聲，焉敢擅退？」許良中道：「小將其實力怯，戰不過來將，只得退回。」左公道：「將令已違，無煩饒舌。」叱軍政司將許良中斬訖報來，軍政司立將良中梟首獻上。御史令傳首諸營，三軍股慄，隨傳副先鋒杜松聽令。

左松斬了失機將，又令先鋒杜姓人領兵前去來挑戰，不許輸來只要贏。若還違令嚴軍法，良中爲戒可知聞。將軍奉令忙上馬，自領三千本部兵來抵敵營來叫戰。日言一衆敗殘兵，逃回本寨來報說，蓋世將軍送了命。莽

金聽了心大訝，如何一戰便亡身？

『我與他舉兵以來，百戰百勝，從無對敵；不料他今身死，剩我孤軍，焉能取勝？』忽又見探子報來，有一猛將，面驅轅門叫戰。

莽金聽報飛忙走，頂盔貫甲那稍停。留下千軍來守寨，盡起兒郎馬步軍。上馬提刀冲殺出，陣前正遇杜將軍。各通名姓來交手，刀戟相迎盡逞能。兩軍戰鼓如雷震，慶戰沙場日月昏。往來戰了五十合，杜公漸漸戰加正。不聞本陣金聲響，怎敢收兵退後行。今朝想來都是死，再教四戰陣前傾。抖擻精神施勇力，儘把渾身本事逞。將軍忘死人難敵，回戰如龍繞滿身。疾風驟雨奔敵將，不離左右後前心。耳聞戰鼓聲愈急，助威吶喊震天鳴。三軍鼓勵齊掩殺，戰敗番邦將莽金。虛掩一刀回馬起，三軍將士盡逃奔。忽聞本寨軍聲沸，滿天烟霧火光明。急急抬頭來望處，中軍坐纛影無形。軍心大亂齊吶喊，棄甲拋戈走似雲。莽金諱得魂飛散，我軍大寨那方行。明兵背後來追趕，急急逃奔救日營。剛得長嶺山兒下，文龍一騎探前軍。莽金大怒來交手，二馬相交正戰爭。杜公背後追兵到，正副先鋒並合軍。明兵大隊齊掩至，雄兵猛將困孤軍。金聲鼓響翻河海，殺氣瀾漫九霄雲。殺得旗靡幟亂拋，戈甲鳥飛獸散各自忙。沙場遍地人頭落，長嶺山前草不青。士卒凋零無一半，莽金撇下二將軍。提刀縱馬冲圍出，落荒逃竄走烟塵。先鋒領衆忙追趕，看看追上敗殘兵。遙望莽金身不遠，文龍馬上把鎗橫。左取弓來右拔箭，悠悠洩漏皂雕翎。颯得較親飛矢去，斷送英雄死不聞。左脅中了無情箭，翻身跌下戰鞍心。衆兵急欲來相救，背後追兵潮湧臨。棄了主將齊聲喊，越嶺踰山四散奔。莽金勢盡兵俱潰，重傷在體不能行。長嘆數聲無可奈，摸刀自刎倒埃塵。明兵追上梟首級，耳聽金聲收大兵。盡獲糧車并器械，一戰成功一策勳。個個擷敲金蹬響，人人如吹凱歌聲。齊趕雁門關上去，喜壞了關帥姜總兵。迎進大兵安立寨，主帥齊歸總鎮廳。邊廷將士都稱賀，拜服神機妙算人。賞勞血戰諸軍士，捷音飛報到朝廷。御史息兵還候旨，坐鎮雄關緊起城。按下此事且慢表，單說東昌

小主人。

第三十回 奉密詔元戎勤王師 定民變御史解弟圍

皇長子駐輦山東先帝行宮，合府官員，皆來朝見。皇子揮涕而見臣士，備說奸臣亂國，選侍垂簾，寡人遭貶出京，眼見祖宗基業盡屬他人，卿等勤王，正在此日。此時衆官紛紛議論，請殿下降詔四方，急令各鎮起兵討賊，恢復神京。皇長子猶豫不決，舊侍王安道：『若降詔四方，恐各督撫等異志，今朝中奸黨雖多，並無智勇，何必動天下大兵？殿下但下一密旨，左維明，令其邊事稍定，卽星夜撤兵回京，尅日恢復。此人忠直，且有將才，只他足矣。』皇子准奏，便差王安奉密旨，由旱道速赴山海關。又過數日，知貶選侍鄭國泰竟已篡位東昌，各官心中惶懼，只怕他賊兵來收皇子，皇子亦曉夜不安。

不言此地多般是非，再說邊關一段情。一自敵兵平靜後，顯謨盡瘁大勞神。旬日之中身病故，左公總鎮守關城。終日思量朝事壞，不知奸賊怎乾坤。新君在位年冲幼，奸佞盈廷是怎生。此時十月中旬日，正坐雄關帥府廳。偏裨將佐千百總，一齊參見進轅門。正芳也在參謀位，忽有坐京探子報新文。朝中貶了皇殿下，送到戶昌府內存。選侍垂簾來聽政，皇親宰相掌乾坤。又于此月十八日，貶令選侍冷宮門。龍亭坐了鄭國泰，詐言迎請福王身。百官勸進爲真帝，奸臣篡了錦乾坤。王左二公聽罷了，果然奸賊這般行。滿朝文武都從賊，殿下東昌危十分。衆多將士皆切齒，奸臣焉敢亂胡行。起兵殺到京中去，扶保故主返神京。衆人正在紛紛論，軍士前來報一聲。

『外有大臣官位，自稱大學士周商，齋詔到此，要見總兵大人。』左公便著進來。

軍士當時忙不住，令旂傳接出轅門。周商隨令來走進，抬頭觀看暗心驚。但見塔下兩行刀斧手，堂上偏裨將士臣。金盔銀甲懸刀劍，威儀凜凜兩邊分。左都御史朝南坐，側首參謀大理卿。左右護衛皆武士，操戈執戟密層

層。周商低首來走上，偷睛觀看上邊行，全無半點歡欣貌，滿面嚴霜殺氣騰。心中甚是多志，骨軟筋酥把禮行。深深拜倒塵埃地，左公端坐不抬身。待他拜罷來立起，方始開言問一聲。

「汝何周商，到此何幹？」周商道：「奉新君旨意到此，欽召兩位大人回朝加職。」王芳道：「新君何人？」周商道：「因奉先帝遺詔，言皇長子昏庸年幼，非萬乘之才，廢為東昌王，就為封國。」維明道：「既廢太子，現今那個為君？」周商道：「先時李選侍垂簾聽政，只為衆心不服，故貶冷宮，要迎了福王即位。現在朝中無主，乃方鄭二公監國總理朝政。」王芳道：「迎請福王，何人主意？」答道：「是各大臣合議。」維明道：「你這大學士職銜，封於何人？這道旨意是何人？」周商道：「鄭皇親使下官入閣，這旨意即出自監國之君。」正芳冷笑道：「鄭國秦何人縱使監國，何得稱君？且妄稱旨意，擅自封官，你如今畢竟是那朝臣子？」周商見二人互相駁問，難以遮飾，只得明言道：「其實衆心推戴鄭公，今已即位，所以下官稱為新君。他敬二位大人，俱係樑棟之才，故來詔取授職。」周商說罷，著從人捧過龍袱，取出詔書，兩手高擎，正待宣讀。

早見那左都御史軍重怒，揮手塔前叱衆軍。還把周商擊下來，網綁推出轅門獻首臨。一聲令下齊聲諾，塔下轟然雷震鳴。轉上兩傍刀斧手，登時擊下姓周人。魂飛胆裂言難出，戰戰兢兢出了神。詔書撇在埃塵地，雙刀架在下塔心。打去烏紗摘去帶，剝下紅袍網綁繩。單三扣來雙五扣，五花大綁出轅門。一面黃旗軍命到，三聲礮響便行刑。鋼刀起處人頭落，偏倒屍骸頸血噴。可憐一個周通政，今朝一命送殘生。提進首級當堂獻，左公即令衆兵軍。可以首級盛木匣，著他從人齎去示奸臣。又將賊詔毀焚訖，免得惑亂衆軍心。剛剛一事方完畢，又見軍人報事因：

「有一個太監，也說道：奉旨而來，要見總兵大老爺。」左公道：「速速着他進來。」軍士執旗來出外，王安隨令到堂中。王左二公抬眼着，記得他是舊內臣。見他上前參見畢，御史開言問一聲：

「目今朝中逆臣篡位，你是那邊的臣子，奉何人之詔到來？」王安道：「原來老大人已知此事，王安乃明朝臣子，奉的是陛下密旨，來詔二位大人星夜回朝，速救國難。」

左公聽了言如此，方纔離座起抬身，吩咐左右排香案，統領三軍將士們跪聽。王安宣讀罷，撤開香案，坐分賓。王安細告朝中事，殿下東昌危十分，不知邊事寧貼否，可能就此撤回兵。左公聽說回言，答：「一戰成功，定太平。只因姜顯謨病故，我鎮關中候玉音。今朝方識朝中事，更有周商到此行。奸賊背君吾已斬，正議班師回帝京。既然殿下密召，即日回兵，不暫停。」

甚時留王安過了一宿，次日入關，乃十六日。御史表請杜松屯兵雁門關鎮守，毛文龍爲平關總兵，經略邊事，分撥已定，即自起程。

關中將士齊遠送左都御史領全軍，秋毫無犯，嚴紀律，遙望山東進發行。於路聽得人傳說，奸臣篡位坐龍庭，止得一日爲皇帝，何人刺死在宮門。宮中秘密無人曉，如今賊子堂乾。二人心中多疑惑，按下兵行在路程。且說有權登位後，一心只想左儀貞。日日使人宮內去，要勸佳人轉回心。儀貞小姐多推托，必須父命始成婚。

有權暗想，老左怎肯來朝，雖然周商費詔而去，只怕還要斬了來使，也不可知。又停數日，忽然左小姐生出病來，日加沉重，因此有權不能強逼。

過了十月中旬後，費詔從人盡轉程。黃門官便來啟奏，許多木匣進朝門，只說進貢兼賀表，打開一看，甚心驚。原來都是人首級，斬其來使帶回程。十三督撫無不怒，並無一個順奸臣。人人都要興兵馬，殺到京師剿逆臣。有權甚是心中怒，諸臣不服怎區分。須當遣將興兵馬，北討南征定太平。燕京一帶都歸順，各州各府發精兵。城守護防都嚴緊，沿途城池要當心。石如玉封爲大元帥，京師守護統全軍。御林兵馬勤操練，日不安來夜不寧。不說有權來備禦，再表途中左將軍。大兵到了青州府，城外安營歇了兵。左公坐在中軍帳，心下思想一椿情。吾弟現

在兗州府，如何不見出來臨？豈不知兄長來到此，他今何以不知聞？

便著軍士持令箭入城，傳青州太守相見。軍士奉令入城，少頃繳令道：太守衙前，擁千餘百姓，要殺進衙門，誅他一家老小，喊殺連天。軍士們不知何故？訪問傍人，曉得十數日前，有一人姓王名好賢，到此城中燒香聚衆，稱爲聞香教主，不上數日，歸附數千。太守說他是妖人，前日親拿到聞香教主，拿回衙門，太守夾棍，要他招出真情。王好賢說：『並非妖術，乃奉佛祖差來，普渡人世。』太守不信，將他囚禁私衙，打算開釋，不想教主至晚間燒動異香，那些弟子俱聞香而至，要向太守索取教主，太守不放。因此千餘弟子結隊而來，各持兵刃，要殺進衙門。一來要救教主，二來要殺太守一家，三來要占據青州府郡。幸太守衙中有數十名家將驍勇，死拒府門，城中游擊守備都領兵馬在府前，與他打仗。那夥人皆亡命之徒，官兵反不能取勝。

城中大亂，天反覆，百姓逃亡盡出城。太守一家難得出，困在高衙無處奔。攻進衙門非小可，看看危急十三分。軍士們探得真消息，特來繳令到中軍。御史聽罷了多少話，悠悠頂上走真魂。擊了甚麼聞香教，奔出天大一事。情十餘家將中何用，安能死拒府衙門。慌忙離坐抬身起，開言說與正芳聽。兄在軍中來節制，弟入城中一看臨。說罷了時忙出外，轅門上了駿駒行。領了五百人和馬，電掣星流趕進城。但只見城中百姓紛紛走，結隊成羣沒命奔。男啼女哭號呼叫，盡言反了快逃生。忽然撞見兵和馬，走了三魂並二魂。父南子北都離散，四分五散又逃生。

御史忙令衆軍，招呼：『爾等百姓，休得逃散，我等乃是官兵，特來討捕反賊，汝等速速回家，休得拋棄家業。』衆軍即四面招呼。左公在馬上，但聞城中喊殺震天，果然大亂，暗思此乃民變，豈可盡誅？忙拔令箭一枝，著軍士回營，令先鋒吳廷英領三千人馬，火速圍住青州城，不得遲誤。

得令已罷，忙忙走，紛紛人馬進城門。把四門都下千斤闌，不放軍民逃出城。但見滿天烟火明如晝，軍民百姓

亂紛紛。填街塞巷如潮湧，東奔西走要逃生。盡言反賊多兇惡，官兵將敗不能勝。游擊守備多逃散，此時殺進府衙門。太守一家難逃命，眼見青府歸賊人。可惜好官行錯事，不該把佛當妖人。維明耳聽如此語，誠得三魂走二魂。攻進府門了不得，一家性命化爲塵。統領人馬如飛走，登時到了府衙門。

看官，一個府城不過千餘兵馬，游擊守備管領太平世界，雖設下教場操演，不過故事虛文；如今猝然民變，武官下令調兵，早已個個說死，反不及百姓齊心，因此官兵殺敗，將備皆逃。御史剛到衙前，正見衆亂民攻進府門，紛紛擁擁。

是時日暮天昏暗，火把燈球徧地明。人人手內鋼刀亮，鐵叉鐵斧亂縱橫。御史始得心略放，令衆軍飛擁入衙門。馬步三軍齊奉令，橫冲直撞實難禁。軍中混雜齊擁入，登時擠滿大堂門。驚了亂民人一衆，何處官兵也進門？又不舉兵來相救，一同混入有何因？此時倒不輕動手，各執刀兵立定身。左都御史來進府，只見軍民混雜不分明。

自把號旂執在手中，左右一招，這左御史麾下，都是有紀律訓練的人馬，不比得烏合之衆，見號旂一動，早已走成陣勢，層層紮住大堂。

叮噹鎧甲刀鎗亮，盜纓一片似紅雲。個個執弓統搭箭，御史居中坐定身。正要開言還未出，忽聽三聲大砲震天鳴。遙聞四面齊呼喝，想是先鋒圍了城。

此時衆亂民看見官兵進府屯紮，又聞霹靂礮聲，驚慌了都打張奔逃。只見居中一人開口問道：「爾等衆人，還是青州百姓，還是那方亂賊？今日這般舉動，意欲何爲？」

衆人聽得如此問，大家觀看領兵人。身長八尺威儀肅，貌壯聲雄氣概清。蟒袍玉帶腰懸劍，朝冠上綴絳紅纓。左有弓來右有箭，內裏還穿甲掩心。年紀約有三十外，不是青州游守臣。腰橫玉帶官不小，何處元戎忽到臨。見

他問話高聲，都是青州府內人。

「只因這左太守拿了我們的教主進衙，非刑拷打，囚禁府中。我們都是他弟子，昨日前來求告他放還教主，太守不依，反喝衙役們將我等打散，又說是一班妖黨，要通詳上司，將我等剿滅，因此衆心齊變，插血爲盟。今日到來，要盡他一家老小，救出我們教主便罷。」左公道：「原來爲此，但是你這教主，有何法力，遂致爾等衆心齊附？反把那父母官，疾如寇仇，要將他一家殺絕。」

衆人聽了齊說道：「教主原非凡世人，他是佛門弟子靈山住，佛祖差他下世塵，授與異香，聞十里，要來普渡世人。凡人歸了法門，非小可，度上靈山，朝至尊，根行深者爲仙佛，根行淺者做公卿。佛爺這樣施恩德，如何枉說是妖人？平空擊至衙門內，帶進三堂審此情。一連夾了三夾棍，要他認說是妖人，那有這樣傷天理，不體諒民情十二分。」

「先時我們並不曉得，是他黑夜帶領多人，共闖了教主的法門，鎖擊進府。幸虧教主夜來燒動異香，城裏城外，處處皆聞。我等衆人尋香而至，方知教主遇難，訪問衙役們，始知其故。因此衆心忿怒，不要說我等是他弟子，就是合城百姓，誰不說太守糊塗？是以我等來殺他，並沒一人救護。游擊守備領幾個疲兵到來，都被我們殺敗，如今你們這些人馬，那裏來的？紮大堂上面，敢是要護這太守不成？」御史聽了衆人這番言語，點頭說道：「原來做教主，乃是仙佛，所以百姓們這般信服。此一事果是太守不好，如何將仙佛拿來，用官刑拷打？以至激變衆心，這都是他錯了我非別人，乃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刑部尙書左大人，前因雁門關被圍，奉先帝詔命，授爲平番大都督之職，統領十萬雄兵，兼賜上方寶劍。九月到邊，一戰而定。今乃奉詔班師，路經此地，訪得城中妖民叛亂，殺官劫庫，欲據青州。這府中太守乃吾胞弟，故我令十萬大兵，將這青州府圍得水泄不通。自領精兵入城，一來救護太守，二來洗盪妖民。故先問爾等叛亂因由，然後舉兵剿殺。」

今據爾等言明白不過爲此些些小事情本來都是良百姓祇爲著心堅奉佛神要救教主人一個是個蠅攢蟻附這般行。頓然背了朝廷法，要殺官劫庫占州城，我如一令傳將去，十萬雄師壓進城，千餘首級不夠殺，死無噍類盡除根。可憐你等禍自招，平時却盡是良民。不過來了這個聞香教，只爲崇信虛無一念誠。况兼還有倡亂者，未必千人盡起心，我今不忍加誅戮，且以良言勸你們。

『爾等若奉吾言，就此納下刀仗，散伙而去，且住城中，我使青州府放還你等教主，你等明早來領教主，同回作亂之罪，一概不究，容爾等仍作良民。如不聽吾言，就只府堂上的一枝人馬，也够勦滅爾等。何況城外還有大兵？』衆亂民聽了，這許多言語，方曉得他就是朝中的忠臣左御史，當年曾經諫停礦稅，天下人民感戴，原是一個好官，誰想他領兵到此，我們若不依他，他就用這枝人馬相殺，再請進城外大兵，焉能抵敵圍了四門，又不能逃走，真個被他斬盡殺絕。

既然他把良言勸，不在此就收兵，放還教主也罷了，占據青州且慢行。衆人默默低頭想，早走出爲頭兩個人，身長六尺多雄猛，上一步說高聲。

『既是左老爺這般吩咐，小人們無有不依。但是我們教主，不知生死如何？今請老爺令太守放出教主，與我們看一看，我們就散了。』

御史道：「言何難事，登時令兩軍入內行，速令青州快出來，軍士忙忙入內行，且言致德人一個，只因擊了那妖人，誰知弄出飛天禍，急得三魂走二魂，只憑十數名家將，府門抵死拒千人，還望我兄官兵動，前來剿滅這般人，躲在衙中雙束手，更無半策去施行。夫人小姐都嚇壞，一家男婦沒頭奔，聞得府衙攻破了，令宅俱響大放聲，致德此時真急煞，著家將們且拒一堂門，快些放出聞香教，只求百姓罷刀兵，正在關門與閉戶，東藏西躲亂紛紛，忽聞千數人飛報，一片傳呼有救兵，好了好了真好了，從天降下救命星，不必東藏并西躲，不須閉戶與關門，大

爺十萬雄師到，圍得府堂鐵桶似金城。二爺正在中堂上，緊閉堂中八扇門。忽聽此言高聲問，你們囉唆爲何情？家將們闖進中堂說道：『亂民攻破府門，紛紛擁入，忽有許多明盔亮甲官兵也擁進來，擁塞大堂。只見堂中一面號旗，左右招展，那官兵走動，勢如長蛇，把些亂民都擠了下去。如今一枝人馬把大堂守得水泄不漏，亂民不能殺進，都在天井中擁塞，小的們正不知何故，忽然看見兩面大旗，上寫著平番大都督左六個大字，這豈不是救兵來了？』

二爺一聽心花放，登時撥去石千斤。果是吾兄來到了，真是天地祖宗靈。忙著合家大小休躲了，後邊且莫放妖人待我出去來看看，言罷之時往外行。剛剛走到了那三堂上，一枝令箭到來臨。軍士扯腿雙手舉，大人來令府尊行燈光之下來看看，正是同胞手足人。慌忙趨步來相見，弟兄常禮盡躬身。

御史道：『且慢敘閒話，只問你因何拏了這聞香教主，以致他弟子做出這等潑天大事。如今那教主可還在麼？』致德道：『妖人王好賢，十月中旬到青州府內，終日燒香聚衆，誘惑民心，引有千餘百姓，都去附他，十數日間積金千萬，此等所爲，與劉天敘李五等何異？兄弟做地方官，豈有不拿之理？如今妖人現鎖在後堂，尙未起解。』維明道：『弟言差矣！百姓都說佛祖差來度世，你如何說是妖人？將他鎖拳刑訊。青州百姓盡皆不服，自然此人真是活佛，方能如是，不可屈他。你如今快去請教主出來，與他們一看，以安衆心，使各解兵而退。至明早將教主送出，隨他任他燒香聚衆，與你何干？要管這閒事。』

致德聽了言如此，不禁失笑說其情。大兄怎曉如此語，兄弟全然不解分。既統大兵來到此，豈懼區區這亂民？只消一令，傳出登時盡殺不留根。如何放那妖人出滋長，刁風怎治民。左公喝道：休胡說，這般何以服民心？速將他來放出，少若遲延軍法行。二爺聽了心無奈，只得差人入內行。把那妖人開了鎖，將他帶出到堂門。衆人答應忙忙去，須臾帶到姓王人。維明燈下抬眼看，果然不是善良形。便對好賢來舉手，高姓尊名已曉聞。舍弟不

知多冒犯，屈將仙佛作妖人。好賢忙便躬身答，口內連稱老大人。好賢實是靈山產，佛天差遣下凡塵。普度善士無惡意，府尊冤屈不該應。

左公便對衆說道：『你們教主無恙，大家認明，可納下兵仗速散，至明日領回。』那兩人便上前道：『老爺何不今晚就把教主與我們接去？』維明道：『今晚不能，一者黑夜之中，恐你們領去後，再生異志；二來我要請教佛法，爾等不必多言，如再不退，便傳軍士放箭。』衆人沒奈何，只得各將刀槍叉棍，撇在塔前，哄哄而散。霎時走空，階下兵器堆高數尺。左公方傳令五百軍士出外，將府衙圍繞擁護，又曉諭平民，雖然兵馬圍城，乃提防有變，與百姓秋毫無犯，勿得驚疑，又令把好賢鎖禁。

青州方覺青寧了，大堂之上坐安身。方見那紛紛衙役來到了，又來了青州文武臣。上堂參見御史，盡說全虧老大人。維明便問游擊等，可曾損折幾軍兵？將軍等避于何處？此時方始進衙門。武官見問多慚愧，只得回言說事因。官兵雖則來戰敗，未曾傷殺一軍兵。

左公笑道：『這是見機而作，或走快了，所以不曾損折，却也虧將軍等平日操練這走法甚精，不枉朝廷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游擊等滿面通紅，無言可答。此時衆官等都說些奸臣篡位之事，青州府左致德捐出羊酒，勞賞衆兵。

一衆官員都回去，譙樓早已二更深。衙中晚膳來用罷，耳邊已是鼓三更。左公坐在二堂上，家將傳齊左右分。自己隨軍十六個，二房還有十餘名。燈籠火把如白晝，大堂紅燈耀光明。案下再點光明燭，朝南坐下活閻君。青州太守傍邊坐，傳呼帶出那妖人。鎖條悉索來堂上，案前雙膝跪埃塵。御史便令開刑具，把妖人擊下剝衣袴。左右家將齊答應，上前扯下姓王人。渾身衣服都剝下，落出狐狸尾半根。左右拾了來獻上，二人燈下看分明。且將置在公案上，著把賢網縛緊麻繩。一絲不留渾身赤，攢蹄網得像銀鉤。

御史令三十名家將，齊掣腰刀，都架妖人身上，方說道：「王好賢，你是何處妖人？到此燒香聚衆，意欲何爲？此術傳自何人？若一一招明，還你一個身子。汝再不吐，就此亂刀之下，立砍肉泥。」看官那王好賢被知府擎到衙門，雖說三次夾棍，都是皂隸用情，道怕佛門弟子，不敢得罪，故此不知痛楚，不肯招承。今見左御史這等威嚴，又自己渾身赤膊，自頭到足，涼滲滲的鋼刀架滿，早謊得魄散魂飛，心寒膽落，連聲叫道：「將爺們不要動手，願招願招。」

衆人方把刀回轉，齊聲吆喝快招成。好賢此際無可奈，只得從頭吐實情。自逃荒到此來說起，直說到燒香聚衆因。異香就是狐狸尾，黨羽如今萬數人。還有兩家同結黨，他叫鴻儒是真名。還有一個于宏志，三人合意要奪錦乾坤。此情都是狐仙教，小的供來字字真。伏望老爺饒性命，從今改過做良民。

御史聽供畢，命錄下供詞，對好賢道：「汝來日照口供，莫更一字，對你衆徒弟朗朗供招一遍，我便饒你性命，放你仍做良民。」好賢聽了，滿口應承。維明便令鬆繩，與他一禱，仍令發押過一邊。著家將們看守，再出府門，點一點五百人馬，各按隊伍，圍繞衙門不許走動。此時已近五更，致德邀兄到內堂坐定，二位小姐出來拜見伯伯，方說起儀貞小姐被劫之事。左公聽了，嗟嘆數聲，默然無語。

須臾天已黎明了，一齊來到大堂門，押出好賢人一個，傳進衙前五百軍。命教燒動狐狸尾，異香馥郁四方聞。維明說與親兄弟，素香居士老狐精。那女狐原說香狸種，所以芳香能惑人。路旁射了他一箭，誰知又做這般情。老狐可惜逃走了，未能除此怪妖精。二爺聽說言正，是兩人正在話談論，勿聽外面紛紛語，來了問香法教人。哄亂亂挨上擠，一時擁進府衙門。兩道丹墀俱立滿，進一層來又一層。郁馥異香香更盛，擡起頭來吃一驚。但見那垂檐高立狐狸尾，燒起香煙滾滾騰。再往堂上來一看，朝南高坐領兵人。檐前立定問香教，背綁牢拴赤了身。左右數名刀斧手，鋼鋒架定姓王人。五百雄兵來繫住，刀鎗劍戟似蘇林。一班百姓渾呆了，不知就裏半毫分。道

今朝還我聞香教，如何教主這般形刀鎗器械收了去，赤手空拳怎樣行？且當堂燒得狐狸尾，因何怎樣異香馨？正然不解無理會，只得聽御史開言說一聲：

「昨夜許你們送遠教主，決不失言，爾等勿得驚疑，且各靜聽你教主說出燒香聚衆的始末原由，然後再領回便了。」遂喝好賢將昨夜口供速速對衆供出，饒你性命。王好賢無可奈何，只得對了衆人高聲供吐。王好賢立公堂，情由細訴，叫一聲：諸徒弟，法教門人，你知我王好賢那方人？氏父名森，深州住，北直良民。祇爲著歲飢荒，家財消耗，因此上逃荒出，離了鄉城。我父子來到了山東地面，在村中無活計，樵採爲生。那一日路經由荒郊野外，見老人身中箭，倒在埃塵，祇聽得叫救人，聲聲慘慘。吾父子憐他老，動了慈心，攙扶了到家中，權時將息。必得在荒郊地，蛇虎傷生。那老人進柴扉，原因細訴。感我們恩和義，取出花銀，排夜膳，飲燒酒，惟吞雞子。任盤中他物在，略不沾唇。因此上，動人疑，將他盤問。那老人全不隱，直告真情。却原來，非世人年逾七十，是一個深山內，得道妖精。他自號道元門，素香居士。道德高，神通廣，從不傷生。爲觀兵，左御史射其暗箭，他跌倒荒郊地，試觀人心。想當初，延安府，妖人李五，這狐精，還相助，作亂與兵。此一番下山來，並無他意。道明朝，洪福淺，天運將傾，四方賊起，異心紛紛，作亂。他感我愚父子，願助與兵。割一段狐狸尾，稱爲異寶，燒動了香馥郁，十里皆聞。必然能動人心，尋香而至。詐稱言，仙佛降，普度凡人。立教名，開法門，開香教。在山東，行邪教，煽惑人心，積資財，收弟子，結交亡命。徐鴻儒于宏志，一黨之人。却不料，我又親，一朝病故，想因他無福分，難坐龍亭。止剩我王好賢一人，獨霸。今到來青州府，一樣施行。那裏是奉天差，靈山佛祖，那裏有奇香寶，普度凡人。說甚麼根行深，成仙成佛，那能够歸我教，便做公卿。止不過，惑人心，一番胡話。懷異心，謀叛逆，乃是真情。笑愚人，更不知，其中訣竅。只道我真佛差，敬奉如神。今日裏敗機謀，勢難瞞隱，對你們無可奈，親口招承，要哀求衆門人，賢徒弟，告官長，施恩典，求我回程。

一席話，乃是我，根由始末。信口供無虛假，字字皆真。

奸賢一一招成罷，千餘弟子盡聽明。一團信佛真誠念，脚根伶俐頂衆心。我們只道真活佛，降臨塵世度凡人。誰知是個挑柴漢，狐精教導亂胡行。異香就是狐狸尾，妖邪法術哄愚人。思量謀反並作亂，因而廣積許多金。我們爲甚多相信，自捨資財與此人？又不生心來造反，誰肯平空做賊人。思量懊悔真懊悔，反做出無天無法人。爲了一個挑柴漢，要殺清廉太守尊。殺官拒捕爲大逆，做了違天犯法人。

衆百姓們想到此處，不覺通身汗下，戰戰兢兢，寂然無話。只見左御史問道：「教主口供，你們都聽得了？」遂吩咐左右解縛，把王好賢與衆百姓領去罷。左右應聲，將要動手，只見衆百姓齊聲說道：「啟上老爺，小人們不要這厮了，任從府尊拿去，當做妖人解省罷。」左公道：「昨夜爾等爲這教主，要殺府尊一家，與官兵打伏，劫庫占城，甘此違天重罪，連身家性命，一切撇開，何等緊急。爲何今日，還你教主，又不要了？」衆百姓道：「我們只道活佛臨凡，又被陸仲葉成兩個唆成此事，故此妄爲。如今聽他自己說出，這許多始末，纔曉得他是一個樵夫行的，都是邪術，還要他做甚？小人們又不謀反，倒白白送了他多少資財，如今懊悔無及。」左公道：「既是不要，押在一邊，你等衆人之內，誰是葉成陸仲？」衆人便指着前面兩個長大的道：「就是他兩人。」左公令刀斧手，把二人細綁。

衆兵應聲擊下綁，兩人頂上走真魂。御史堂上重開口，便對諸多百姓云：爾等不必心驚懼，各皆靜聽我言論。並非別話無他意，不過將佛法根由解你聽。

「這佛法出于何地？他生于西域，只是一夷人，一樣飲酒食肉，至他修練的道理，不過不生不滅，本性常存。他道地萬物人世之事，并連自己的身體髮膚，都是個空，一概沒有的，所有不過是一點本性。只這性字，時刻不忘，所以這性不滅。倘這一個身死，又尋出一個身，假說道轉世投胎，即是從前一點本性，未嘗生滅，過而

復始。這一個道理，便謂之延壽長生。何嘗再有別法？此等人不過獨善其身，自修自練。他看得天地萬物，連自家身體，一切皆無，那裏還曉得別人，要皆普度佛之一教，乃漢明帝時，使人迎佛骨於西域，始入中國，延及至今，所以後賢稱明帝爲千古罪人。自傳此法，又有些讀書人，造出經典，如多心金剛相嚴法華等類，不過也是仿他之意，說一個空字，並無別樣。至于天堂地獄，度鬼超亡，都是無稽妄說。何曾有甚佛法？至愚夫愚婦歸此教，即削髮爲僧尼，或在家修道，終日對他禮拜叫喚，點燭燒香，真乃徒費精神，枉勞唇舌。那活佛埋在西域之中，你便走到他常面去燒香禮拜，他也並不曾看見，只作空空。况此地千山萬水之隔，去叫起佛來，何能叫應？所以這奉佛一事，最爲無謂。你等良民，只該尊重父母，和睦兄弟，鄉黨鄰里之中，勤耕力作，使衣食無虧，骨肉團圓，享太平之福，亦爲足矣。何必痴心妄想，妄成佛成仙，爲卿爲相，誤信此等妖賊，把自己的汗血之勞，衣食之費，白白送他。還要引爲一黨，共爲賊盜，一朝敗露，九族全誅，那時節，還是叫得應王好賢，還是喚得應靈山佛？我替你等想到此間，實爲痛心。即據昨日之事，若非遇我到此，片言解散，你等擁進府門，殺害太守一家老少，朝廷震怒，督撫調兵，你這千餘民命，豈不蕩洗一空？我今日憐你等盡是愚人，不過爲妖言所惑，誤聽倡亂之民，若能悔過，仍是善良，何忍誅戮？今但將兩名倡亂之賊，明正其罪，放你等回去，仍作良民，各安本業，切不可再生他意，若有妄作，安能復遇一左御史乎？」

左公堂上一席話，丹墀百姓盡聞明。一個個寒心透骨遍身汗，不覺號啕盡放聲。齊齊拜伏塵埃地，千人高叫震天鳴。這便是百姓真父母，這便是活佛爺爺降世塵。小人們痛悔從前過，再不爲非做歹人。如此御史如天德，願你萬代公侯蔭子孫。歡聲動地真感激，御史當時使起身。腰間掣出上方劍，付與司刑武士們。把奸人推出梟首級，衆人接劍就行程。押出反叛人三個，連舉三刀六段分。首級提進當堂獻，立教梟首四城門。揮退塔前諸百姓，統領雄師便起身。開放青州城一座，收了三千鐵甲兵。合府官員都送出一程，早已到軍營止芳接入軍中帳。

備問城中一段情，古人莫及半毫分。

傳令大營埋鍋造飯，左公立作文書，即發軍健連夜上省，至督撫衙門投遞，著他密拿徐鴻儒、十宏志兩個逆賊。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營行在路無幾日，到了東昌府郡城。合府官員都出接，安營城外把兵屯。王左二公忙下馬，一衆官員共進城。行營朝見皇長子，君臣見了喜歡心。皇子細說朝中事，逆賊同謀廢寡人。又只得密詔賢卿等，商量恢復帝京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226B

